

馮玉奇著

小言
說情

金

屋

淚

痕

華英書局印行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金屋淚痕目次

次	目
第一章	冒雨抱不平 黑暗層層含冤入地獄……………一
第二章	熱心作說客 甜語蜜笑裏藏尖刀……………一五
第三章	腐敗家庭兄妹各作無恥事……………三三
第四章	破碎心靈父母十日竟俱亡……………四八
第五章	誤認是知音 從此造成惡命運……………六六
第六章	因妬生惡意 搬弄是非爲爭寵……………八六
第七章	探病舊知流淚眼 對流淚眼……………一二
第八章	施虐棄婦斷腸人 泣斷腸人……………二七
第九章	設計賺惡棍 痛報此仇……………四三
第十章	心虛疑暗鬼 一病成瘋……………五九
第十一章	爲找情郎來海國 不意一躍成紅星……………七九
第十二章	偶隨舞客去康樂 無心得悉泥美人……………九六
第十三章	難收回春效 魂斷人間……………一一四
第十四章	曾作金屋嬌 空餘淚痕……………一三〇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金屋淚痕

馮玉奇新著

第一章 冒雨抱不平 黑暗層層含冤入地獄

天空黑越越的，滿佈着濃密的水雲。空氣是非常的沉悶，簡直連一些兒風都沒有。草屋子裏面本來已經夠潮濕得令人難受的了，兼之五月裏黃梅天氣，一回兒落雨，一回兒出太陽，把人們的心頭更會沉悶得好像鎮壓了一塊鉛質那麼笨重的東西一樣的不舒服。

坐在窗口旁的那個盛璞姑，她低了頭兒，靜靜的祇管幹着手中的活針。在她的感覺中，眼前映現着的那塊雪白的料子愈顯愈灰色起來。忽然從窗外吹進來一陣狂風，把她鬢邊的頭髮都一絲絲的飄飛起來。因為是驟然之間的，她驚得微抬了粉臉兒，明眸望到窗外天空中已黑了一大半，祇有西邊的一角還亮着白茫茫的天空。她把手兒抬上去掠着散亂的雲髮，方才意識到般的自言自語的說道：「天爺又要落大雨了唉！我的爸爸還沒有回來呢！」

隨了她這兩句話，風兒又是緊吹了兩陣，接着聽到一陣洒洒的聲音，天空中黃豆般大的雨點已是傾盆樣地倒翻下來了。璞姑蹙了眉尖，放下手中的活針，站起身子，把窗門去關上了。祇聽病臥在床上的母親，帶了顫抖的口吻。低低的問道：「璞姑！雨下得大吧！你爸爸這一下子又淋得不成樣兒的了。」

「媽！也許爸爸會在人家屋簷下躲避一回兒的。」璞姑的心頭雖然同樣地感到十二分的憂愁，不過爲了年老臥病的母親着想，不得不向她柔聲兒的安慰。

誰知這時候，却聽一陣嘻嘻哈哈的聲音笑進來。璞姑回眸去望，見是她的哥哥阿狗。不知怎麼的？一見了阿狗，她心頭就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阿狗雖然已是二十歲的年紀了，但是由於他先天不足的緣故，竟是傻頭傻腦的彷彿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這時候他手裏拿了一根竹竿子，在竿子的頂頭繫了一根繩，下面却宕着一隻小小的烏龜。他高興得什麼似的，一面笑，一面指着烏龜。罵道：「他媽的！你這個小烏龜！今天被我吊着了。」

璞姑見了哥哥這一個情景，她心頭有些兒生氣。遂白了他一眼，嬌嗔似的說道：「哥哥！你也給我少發一些兒傻勁了。媽是病臥在床上，爸又辛勞在外面，天下了這麼的大雨。你心中不担一些兒憂愁倒也罷了，還這麼的高興着胡鬧，我問你心肝到底有沒有啦？」

「妹妹！你別……生氣，我沒有胡鬧呀！」阿狗被妹妹這麼的責問，他停止了笑聲，顯出那副尷尬的臉孔，急急的辯解着。

璞姑雪白的牙齒，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有些怨恨的表情。說道：「那麼你還不快給我把烏龜去丟了嗎？你該明白你已經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了。成天的做着這些小孩子的事情，給爸媽知道不是叫她們老人家心中生氣嗎？」

「可是我把這小烏龜捉住了要報仇呀！我如何能把它放走呢？好妹妹！你就讓我這小烏龜殺了吧！」阿狗顯出很認真的神氣，話聲帶有些兒央求的成分。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倒不禁爲之愕然。一時又好氣又好笑的啐了他一口，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你還要滿嘴裏胡說嗎？唉！你真是太不掙氣了。」

「妹妹！你不要冤枉我吧！我何嘗說過一句謊，我真的要報仇，非把這隻小烏龜殺死了不可

的。阿狗一面說着話，一面把竹竿上吊着的烏龜在地上一陣子亂甩，大有恨聲不絕的樣子。璞姑見他的舉動雖癡，却似乎有些作用般的。這就凝眸含顰的問道：「哥哥！我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要這樣的惱恨小烏龜呢？」

阿狗這才抬頭望了她一眼，怒氣沖沖的說道：「妹妹！你不知道嗎？李大媽的兒子真是個小王八！小烏龜！他自己的娘偷了漢子，做了小烏龜，還罵我騷子！他媽的！我挺他，他的勢力又大，一吼就來十多個，把我圍住了。我恨得什麼似的，沒了辦法，今天給我捉到了一隻小烏龜，所以我要報仇，把它摔死了，出了我心頭這一口怨氣。」說到這裏，把他的腳還在地上的烏龜連踏了兩腳。

璞姑聽他絮絮地說了這麼一大套的話，心頭才算明白他的意思了。一時在無限哀怨之中，不免也感到了他一些可憐的成分。搖了搖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李大媽的兒子人家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本來你已經二十歲了的人，爲什麼和他小孩子要廝混在一處呢？哥哥你千萬別當着人家面前罵小烏龜，被人家量耳刮子你可不要叫冤枉，回頭吵得爸媽的身上又叫他們生氣。哥哥！你就給我安靜一些兒在家裏住住吧！」

璞姑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嘩啦啦」的一聲響雷，把個阿狗嚇得踢聲的大叫起來。璞姑芳心裏也吃了一驚，但她慌忙走到床沿邊去，拍着盛老太的身子。安慰她道：「媽！你不要害怕，這是天氣悶得太厲害的緣故，所以响起雷來了。」

「孩子！我沒有害怕，阿狗傻得這一分樣兒，叫我太心痛一些了。」盛老太搖了搖頭，握住了女兒的手，低低的說。她想到兒妹倆人聰明和呆笨的差別，心頭有些難受，眼角旁不禁湧上一

顆熱淚來。

璞姑見她傷心的神情，芳心裏自然也有些悲酸的意味。眼皮兒一紅，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拿着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用了溫和的口吻。低低的道：「媽！你不要傷心了，哥哥也是一種病，在他本身上說，確實是已夠憐的了。你老人家也別生他的氣了。」

「唉！他本身固然可憐，我們又何嘗不可憐？照理，他也有二十歲的年紀了，正應該幫助爸爸做一些兒工作。如今成天的癡癡顛顛，我們還不是白辛苦了一場嗎？」盛老太很心灰的說到這裏，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了下來。

璞姑除了陪着母親淌淚之外，她再也安慰不出一句什麼話兒來。這時候外面風狂雨暴，俄而似萬馬奔騰，俄而似千軍哭喊。且雷聲不絕於耳，電光閃爍不停。令人心驚胆寒，身子不期然的會瑟瑟地發抖。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得外面叩門甚急。且又人聲嘈雜，連喊阿狗璞姑開門。盛老太聽得清楚，忙急急的說道：「孩子！準是你爸爸回家來了，快去開門吧！」

璞姑三脚兩步的奔到草堂，祇見阿狗已開了門兒，外面擁進四五個男子，他們抱着一個滿身沾着污泥的老者。仔細一瞧，那還不是爸爸嗎？璞姑心頭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啊啣了一聲，奔了上去。叫道：「爸爸！爸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這時四五個男子中有個名叫金志毅的，他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生得高高的個子，挺結實的身材兒。他的手中原抱着盛老實的人，今見璞姑一面問，一面已是哭出聲音來了。這就告訴她道：「璞姑！你爸爸被張三爺廠內的卡車撞倒了，快給他先躺一回兒吧！」

璞姑聽了這話，真急得什麼似的，立刻引導他們進內。房裏上下首原有兩張板床，上首是盛

老太和璞姑睡的，下首是盛老實和阿狗睡的。這時金志毅把老實放到下首的床上，回頭向璞姑望了一眼。說道：「你且不要哭，先擰把臉水來給你爸爸擦個面孔吧！」

璞姑見床上的爸爸，全面孔都是泥水，且嘴角旁尚沾有鮮血，混合在一處的情景，使人更感到十分的害怕，今聽金大哥這麼的說，遂點頭匆匆的拿面盆盛水去。可憐盛老太在病中得此惡耗，心頭一陣劇痛，臉色已變成了死灰。她竭力掙扎着，猛可的坐起身子。叫道：「天哪！你太殘忍了，怎麼老實被卡車撞傷了嗎？」

金志毅回頭去望，見盛老太的身子又巍巍然的倒下床去。於是忙到床邊，向她安慰着說道：「老太太！你不要焦急，你是有病的人，快別這個樣子吧！老伯伯雖然是撞傷了但生命還不至於十分的危險，你放心好了。」

盛老太一見了志毅，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氣力？她身子又從床上坐了起來。這回她一把將金志毅的手臂攀住了，含了滿頰的淚水。急急的叫道：「金大哥！老實如何會被卡車撞倒的？他要不要緊？唉！我們一家是全靠他的呀！天啊！你難道把我們窮人要活活的逼到死路上去嗎？」

「老太太！你安靜些兒躺下吧！老伯伯不要緊的，你放心好了。」金志毅聽了這幾句話，心頭也激起了無限的沉痛。含了一眶子熱淚，一面向她柔和地安慰，一面把她身子扶倒床上躺下了。盛老太氣喘吁吁，也自覺再也支撐不住，她倒在枕兒上，淚水像泉湧般的直滾了下來，金志毅遂又走到老實的床邊，見璞姑拿了盆水已給他拭淨了臉兒，含了淚水向他叫着爸爸。盛老實微睜眼睛，他見了志毅站在床邊，遂點了點頭，表示感激的意思。志毅忙問道：「老伯伯！你那兒

撞傷了？」

「我……我……這兒痛得很！……」
盛老實把手兒捂着腰肢，斷斷續續的回答。緊鎖了他稀疏的眉毛，淚水淋淋地落下了兩頰。

金志毅明白他是內部受了重傷，覺得生命十分的危險。若不送到醫院去急救，恐怕是難以活命的了。他痛恨着這些土豪劣紳仗勢欺人，撞傷了人家貧民，還罵人家瞎了眼睛，該死的東西！唉！窮人的性命難道真的比狗還不如嗎？他憤然的說道：「璞姑！你不要哭，我們立刻到張三爺那裏去理論，叫他拿醫藥費出來給伯伯送醫院去急救，你們贊成嗎？」志毅說到後面，又向旁邊四個村民問了一句。他們也激起了心頭的公憤，遂齊聲的說好，大家回身匆匆的走了。這時阿狗見爸爸傷得這麼的厲害，心頭也十分的痛傷，聽金大哥都這麼的代抱不平，於是也恨恨的說道：「大哥！我也跟你們一同去，他媽的！現在是什麼世界？就給他們橫行嗎？」

盛老實雖然受傷很重，不過他的人兒還非常的清楚。他耳聽着窗外發狂般的風雨之聲，他心頭覺得很過意不去。遂顫抖叫道：「金大哥！你……你……回來。」璞姑聽爸爸這麼的叫，遂忙站起身子。也喊道：「金大哥！你回來，我爸爸喊你。」

「老伯伯！你有什麼話跟我說嗎？」金志毅被她喊住，遂又走近床邊來，望了老實一眼，低低的問他。

盛老實把手指了指窗外，搖了搖頭。低聲的道：「金大哥！外面的風雨太大了，你們也要顧着自己的身子。且待雨小一些兒，再去和他們理論吧！因為我雖然是受了傷，但還不覺得怎麼樣？大概睡一兩天會好起來的。」

金志毅見他說着話，皺了雙眉，把身子向上挺了挺，那種神情顯然很痛苦的分析。他知道老實的傷是很厲害的，其所以這麼的說，無非顧慮我們被雨淋濕罷了。於是連忙說道：「老伯伯！你不用顧慮我們的，因為這事情很要緊，早些問他要醫藥費，可以早些到醫院裏去醫治呀！璞姑！你好好看護着爸爸，我們去一回就回來的。」

璞姑見他一面說着話，一面把身子又向房外走了。因為他這樣熱心仗義，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感激。情不自禁的把身子跟着走出，低低叫聲金大哥。志毅回過頭來，見璞姑淚眼盈盈的已站在身旁，這神情是令人感到了楚楚可憐的。遂說道：「璞姑！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嗎？」

「金大哥 我太感激你了。」璞姑說着話，淚水也跟着淌下來。

「璞姑！你別這麼的說，我們應該互助的義務。你等着，我們立刻就回來的。」金志毅安慰了她幾句，身子又向大門外走了。

志毅帶了阿狗等衆人冒了大雨前進，匆匆的到了新民紗廠的門口。祇見兩扇大鐵門關得緊緊的，於是擰了電鈴。不多一回，那扇偏門上就開了一個小圓洞，裏面探出一個兇狠的臉兒來。他見這幾個淋得落湯鷄那麼的人兒，遂瞪着眼兒。喝問道：「你們這些人到這兒來作什麼的？」志毅聽問，遂走了上去，叫了一聲阿根哥。說道：「我們是找你們經理張三爺談幾句話，因為有些兒事情跟他要求。」

阿根和志毅是認識的，因為志毅在過去也曾經到廠裏做過工作。後來和張三爺鬧了意見，所以辭職告退的。阿根此刻瞧清楚是志毅，遂開了門兒，給他們走進裏面。問道：「金先生！這麼的大雨，你作什麼要緊事情來和我們經理要求呀？」

志毅遂把來意向他告訴了？並且說道：「人家盛老實是個可憐的耕夫，且家裏人全都靠他過活的，所以這事情可不是兒戲的。」

「金先生！那麼你一個人進內去見經理吧！因為這許多人進去，怕張三爺心裏就會不高興的。他的脾氣，你終也該知道。」阿根見他們的身子濕淋淋的，生怕弄髒了經理室，張三爺要責怪自己，所以向他微笑着說。

志毅聽了，也覺不錯，遂向阿狗等衆人說道：「你們等在這兒，就是我一個人進去也好。」他一面說，一面把頭上那頂呢帽甩了甩雨水，遂跟着阿根走進經理室去。

張三爺是個三十二歲的男子，生得短小精明，平日待人十分的刻薄。他此刻坐在經理室內的寫字檯旁，耳聽着風雨之聲，口裏吸着一截雪茄默默地出神。忽然見阿根領進一個全身稀濕的男子，定睛一瞧，却是從前辭職的職員金志毅。心頭暗想，難道又來要求復職了嗎？但天下沒有這麼容易的事情，心裏雖這麼的想，表面上還顯出僞笑。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金先生！聽說你這兒告退後，近來很得意吧！今日到來，不知有什麼貴幹嗎？」

「也不見得這麼的得意，不過也沒有餓死。張先生！今天到來，我是向你請求一件事情的。」金志毅聽出他這幾句話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諷刺的成分，遂淡淡的一笑，他老實不客氣的把濕淋淋的身子就在沙發上一屁股坐了下去。

張三爺心裏雖然有些肉疼着這簇新的沙發套子，不過他既然坐了下去，也奈何他不得。皺了眉毛，把雪茄攔到烟缸上去。問道：「是件什麼事情？不過我聲明在先，如今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管閒賬的了。」

「我知道，不過這是關於張先生廠內發生亂子的事情，你不管也得管的。」金志毅見他預先聲明，不禁冷笑了一聲。他在沙發旁的茶几上烟罐子裏取了一支烟捲，一面劃了火柴，燃着了吸烟。

張三爺見他這一種態度，心裏有些兒憤怒。不過聽他這幾句話，心頭也有些兒吃驚。忙慌張地問道：「你說的什麼？我廠裏發生什麼亂子的事了？」

金志毅道：「你們廠內的卡車，把我家的鄰居盛老實撞倒了。現在受傷很重，恐怕生命十分的危險。盛老實是個很可憐的耕夫，且家中全靠他過活的。所以我來要求你，承認負責他的醫藥費把池立刻送到醫院裏去急救，這件事情你應該得負責管一管的吧！」

「哦！有這一種事情嗎？不過我們廠內開卡車的車夫都經過相當的訓練，所以照我的猜測，他們決不會闖禍撞傷人的。你也許弄錯了，這一定不是我們廠內的卡車。」張三爺蹙了雙眉，他把雪茄又啣在嘴裏吸了一口，慢斯條理的回答，表示毫不相干的意思。

金志毅聽他這麼的回答，氣得猛可的跳起身子來。瞪了他一眼把手中的煙捲丟了。說道：「張先生！並不是我說話無禮貌，你這樣的回答，簡直是放屁之至！你可以保險你們車夫不闖禍嗎？我可以給你一個證據，你們車上還有工頭湯大彪坐着，他這奴才還罵人家瞎了眼睛，該死的東西！照此說來，你們有錢的可以橫行不法了嗎？」

張三爺被他這一頓教訓，倒是弄得啞口無言，臉兒一陣紅一陣青的。不過他還鎮靜了態度，噴了一口煙捲。淡淡的說道：「阿根！你把大彪去喊了來，問過了他，我才相信，金先生！你不用出口傷人，且坐下來等着吧！」

金志毅聽他這話也說得有理，遂點了點頭，把身子又在沙發上坐下了。站在旁邊的阿根，聽經理這麼的吩咐，遂匆匆的退出。不多一回，阿根領進一個矮大塊頭的男子走進來，這人就是湯大彪，生得一臉橫肉，他是張三爺唯一的爪牙。當然走進室內，向張三爺鞠了一躬。小心的說道：「三爺！你叫我有什麼事情嗎？」

「金先生說你坐了卡車把一個什麼叫做盛老實的撞倒了嗎？這件事可是實在的嗎？因為他要我們賠償醫藥費，假使沒有這一回事的話，那我們不是無名損失嗎？」張三爺把手指了指旁邊坐着的志毅，向大彪很認真的樣子說。

湯大彪走進來的時候倒沒有注意沙發上坐的什麼人？此刻聽了三爺的話，遂回眸向志毅望了一眼。因為兩人剛纔在路上已經多了口角，此刻仗了主人的勢力，自然不肯認錯的。遂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這小子分明是敲詐來的，他這個老東西自己撞上來送死，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啊！車夫阿六還連連的撒過喇叭的呢！」

金志毅在路上的時候，因為大彪是坐在車廂內的，要和他爭論也是無濟於事。此刻人兒已站在自己的面前，於是他這一股子怒火再也忍耐不住了。猛可的又站起身子，走進一步，把手兒一揚，祇聽「拍」的一聲响亮，大彪的頰上早已着了他一記挺結實的耳刮子。志毅猶怒氣沖沖的罵道：「他媽的！我打你這個心肝全無的走狗！人家性命不值錢，是送上來尋死的嗎？你這狗蛋！真氣死我了。」

老實的說，大彪在平日祇有把手掌落在別個小工的頰上。想不到今日自己也嚐一嚐五枝雪茄煙的滋味，因為自己一個矮大塊頭，平日氣力也不算小，可是被志毅這一下子耳光，他身子也會

被打得倒退兩步。雖然他很想有個還手的舉動，不過在張三爺的面前，他就覺得不敢放肆。他知道三爺是個愛面子的，打我等於打三爺一樣，三爺自然有顏色給他瞧的。所以大彪把手兒按住了頰上，連喊好好。說道：「你敢動手打人，你……好好！你真有胆量！」

「金志毅！你太沒有禮貌，你在我的室內，胆敢打我手下的工人，那你簡直是豈有此理極了。就說我們卡車撞了人，與你又有什麼相干？他可不是你的老子呀！老實的說，這是沒有憑據的事情，你別在我這兒敲詐錢財。識趣的，你快給我滾出去。要不然，哼！可怨不得我沒有情分的了。」張三爺見志毅動手打人，他心頭也勃然大怒。遂猛可的站起身子，把手向門外一指，對他聲色俱厲的怒喝着。

金志毅想不到張三爺也會說出這種天良全沒的話來，他心頭這一氣憤，把臉兒變成了鐵青的顏色。因為是過分憤怒的緣故，他已顧不得一切的禮貌。因為他明白在這個時代，武力就是公理。他猛可的奔到寫字檯旁，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西服領帶。左右劈拍一陣子响聲，打得三爺呆呆地怔住了。志毅大罵道：「你們這些吃人不吐骨的惡魔！簡直是個殺害貧民的劊子手，我今日非打死你這個奴才不可。」

湯大彪見三爺也受他的侮辱，於是走到他的身後撲上來搥打。金志毅慌忙放了三爺，一個回身，和大彪扭住了大打起來。阿根見事情不妙，遂立刻翻身走到外面去報告警察。這裏志毅和大彪在經理室內打得一個落花流水，把寫字檯上所有的物件，以及壁上懸着的鏡框子，都紛紛的在室中亂飛。張三爺躲在寫字檯下面，又害怕又痛恨。不料正在這個時候，阿根早已領着兩名警察到來。他們各執盒子炮，喝命住手。張三爺也從寫字檯下爬出來，他滿臉怒容的向警察道：「這

個人是前來搶劫財物的，快快把他帶到局子裏去重辦。」

「放你的臭屁！我金志毅豈是搶劫財物的人？你們兩人不要誤會，他們仗勢把卡車撞傷了人還行兇！」志毅聽了，慌忙向警察急急的辯解。

「胡說，分明是你上門來行兇，你還誣人嗎？這兒不是你聲明的時候，到了局裏，你再和局長說吧，那警察却不由分說把志毅押着就……」志毅冷笑了一聲，點頭說道：「好！我們走！」

那兩個警察見他倒也爽快，遂和張三爺點了點頭，押着志毅一同走出廠門口去。阿狗和衆人見了這個情景，都吃了一驚，遂走上來拉了志毅的手。叫道：「金大哥！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你又沒有什麼罪？爲什麼要押到局子裏去呀！」

志毅哈哈的笑道：「這就是有錢人的世界呀！不過公理是祇有一條的，你們大家跟我一同到局子裏去走一趟吧！我想局長當然不會把老百姓當作罪犯看待的。」

「好！我們大家一塊兒走，你若有了罪，我們大家也一同辦罪好了。」衆人齊口同聲的說，顯然，他們的神情是這一分兒的憤激。

風是呼呼的狂刮，雨是倒坍樣的狂落着。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天是有些變了的樣子。除了兩個警察身上披着雨衣和雨帽，金志毅和阿狗等一行人都是落湯雞般的清淋着，遠遠地在雨縫中消失了他們的影子。

到了警察局，局長沉着臉兒，很嚴肅的問明了警察對於志毅所犯何罪？志毅聽了警察的報告，當然竭力的口稱冤枉。局長遂問道：「那麼你到新民紗廠找經理是作什麼去的？」

志毅聽了，遂把新民廠裏的載貨卡車，撞傷盛老實；自己因爲鄰居關係，激起義憤之心，故

而前去請求他們負責醫治的話，向局長告訴了一遍。並且說道：「不料他們毫無心肝，不但不肯承認負責醫治，而且還笑盛老實自來送死。小民一時憤怒，動手打了他們幾下耳光，這是事實。至於搶劫財物，完全誣告良民。」

「你這些話可都是真實的情形嗎？」局長見他臉無懼色，滔滔而談。知道他說的定是事實，遂故意又這麼的追問了一句。

「局長！金志毅說的完全是事實，他是一個有俠義的好公民。」衆人在旁聽聽要站着，不待志毅的回答，就異口同聲的給他辯白。阿狗這時倒也聰明起來，他未到公堂前來，向局長跪了下去，大聲哭起來。說道：「局長！被撞傷的是我的爸爸，可憐他年紀已老，實在傷得很厲害，你發發慈悲心，救救我的爸爸吧！」

局長被他這麼的一哭，倒也動了惻隱之心。遂吩咐把他拉起，皺了眉尖。說道：「你且別哭，是否事實？跟他到家裏……」調查兩字還沒有說出，忽然案前電話鈴「丁令令」的響起來。局長伸手接過，放在耳邊，唔唔响了兩聲。一回笑，一回點頭。一回又說了兩聲別客氣，他放下聽筒的時候，立刻把臉兒變換了，顯出一副駭人的兇相。冷笑道：「你們這般無業遊民，分明到此敲詐錢財，花言巧語，尙敢相欺本局長嗎？來！把他扣押起來，明天再審。」

志毅見局長突然的變卦，心頭早已明白個中的祕密，這就一陣子哈哈的大笑。仰天長嘆道：「今天是落着雨呀，黑越越的，我們在這個環境之下再也見不到光明的了……」

「局長！金大哥是冤枉的，他是好人哪！」阿狗哭喪着臉兒，向局長低低的哀求，他尙希望局長的垂憐。但局長因了這一個電話，他的意志已決，頭也不回的自管退到局長休息室內去了。

他的那顆心兒，暫時祇好像塊冰鐵了。

阿狗在無限失望之餘，又見警察押着志毅走了。他急得奔了上去，抱住志毅的身子。哭出聲來叫道：「金大哥！爲了我們，不是太委屈你了嗎？」

金志毅被他這一抱住，也由不得一陣痛傷。把他扶起身子，撫着他的濕淋淋頭髮。含淚沉痛地說道：「阿狗弟！你不要哭，他們不會來同情你的滴淚，因爲他們的心不是血和肉混合成的。我倒並不傷心我的入獄，因爲佛氏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我傷心的是你的爸爸，可憐他的生命是被惡魔硬生生的奪去了。唉！我們大家都太窮了，假使我有金錢的話，我不必再向他狼心狗肺的人請求，立刻可以把你爸爸送到醫院去急救。現在我已失却了我幫助你的能力，我再不能可以救你爸爸不死了。天哪！這是我們的窮人命該如此嗎？」

金志毅這幾句沉痛的話，把其餘四個村民也激動得淌下眼淚來。阿狗抱住了志毅的身子，兀是嗚咽着哭泣。志毅也由不得流淚道：「阿狗弟！你快快的回去吧！請這四位大哥幫助一下，設法把老伯伯送到醫院裏去是正經一。

阿狗再要向志毅說話，被警察很命的踢開了。阿狗跌倒在地上，眼瞧着志毅被他們押着遠去了，他不禁又放聲大哭起來。

這兒四個村民把阿狗勸住了，他們無限憤怒的走出了警察局的大門。大家在大雨縫中匆匆的回到阿狗的家裏，阿狗一脚跨進臥房，祇聽妹妹伏在床上痛哭之聲，令人心碎腸斷。他吃了一驚，奔了上去。慘痛地叫道：「妹妹！爸爸死了嗎？爸爸死了嗎？」

第二章 熱心作說客甜語蜜笑裏藏尖刀

天空是暗沉得可怕，室中像地獄那樣的淒慘。璞姑送着金志毅等走後，她匆匆的依然回到房中。盛老太在上首床上向她急急的說道：「孩子！你爸老是呻吟着，你問他什麼地方疼痛？可要喝一口開水嗎？」

「爸爸！你要喝開水嗎？你那兒疼痛，我給你撫摸一回好嗎？」璞姑聽媽這麼的說，遂悄悄地挨近床邊，俯了身子，含淚顫抖地問他。

盛老實雖然感到腰肢像斷折那樣的疼痛，不過他爲了安慰病中的老妻起見，還是竭力忍熬住疼痛。搖頭低低的說道：「我沒有什麼疼痛，我也不想喝開水，給我靜靜的躺一回，就會好的。璞姑！你媽現在熱度可曾退了嗎？你去安慰她，叫她放心，我沒有什麼危險，她自己身子很重要緊。」

璞姑聽爸爸互相這麼的關懷着，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她心頭祇覺無限的悲酸，因此把滿眶子裏的眼淚，再也忍熬不住撲簌簌的落了下來。她移着沉重的步子，又走到母親的床邊，勉強忍住了淚水。說道：「媽媽！爸安慰你不要傷心，她靜靜的躺一回就會好起來的。你此刻熱度怎麼樣了？」璞姑一面說，一面伸手按到她的額角上去。經此一按，由不得芳心大吃一驚。原來火炭般的一團，比早晨更要燙萬分。她喲了一聲，正欲說話。却見媽對自己搖了搖手，這當然是關照自己別聲張的意思。璞姑心頭是疼痛極了。她含了淚水。祇好說道：

「爸！媽的熱度已退得多了，你也放心養息吧！」璞姑話聲是在顫抖，她感到自己的心有針

在刺，她的淚又沾了整個的臉頰。盛老太明白女兒心頭的痛苦，她也已經老淚縱橫的了。室中是沉寂得死過去了一樣的淒涼，祇有窗外的風雨之聲，像發狂似的怒吼！盛老太似乎感到室中益發黑暗下來了，她眼前幻像出許多可怕的情景。向璞姑低聲的說道：「孩子！天已夜了嗎？爲什麼黑暗得這個模樣兒？你快亮了油燈吧！我心裏有些感到害怕。……」

「媽！……你害怕什麼？……」璞姑被母親這麼的一說，她身子一陣抖動，心頭也激起了莫名的恐怖。一面問他，一面已亮了床邊桌子上的那盞豆火樣的油燈。

在豆火棧油燈的光芒下，瞧着室中那些傢具更顯得分外的寥落和淒涼。璞姑不相信這是所謂人住的臥房。她感覺到自己置身已在荒涼的墳墓裏一樣悲慘難受了，忽然盛老太似乎聽到了什麼似的，指着門外。叫道：「璞姑！你聽，這不是你哥哥叫門的聲音嗎？他和金大哥等一定回來了。」

外面的風和雨實在落得很大，璞姑沒有聽清楚這個叫聲，因爲母親既然這麼的說，那當然是不會錯的。她在黑暗中彷彿眼前又展現了一線光明，心頭歡喜得什麼似的，她一面急急的奔出去，一面還連聲喊着哥哥！你回來了嗎？不料璞姑走到草堂裏的時候，瞥見到大門是半開着，這才意識到自己剛纔送他們走後，並不會把大門關上過。失望像一枚尖銳的利箭，立刻又刺穿了她的芳心。她知道母親心中因爲記罪哥哥和金大哥的緣故，這完全是她的心理作用，其實他們是並沒有回來呀！璞姑一面想，一面走到門口探首去張望一下。外面街道上黑越越的，風刮得緊，雨也下得大。因爲是靜悄悄的一個路人都沒有，在她那顆脆弱善感的芳心中自然也更激起了無限的淒涼。忽然她聽到一陣「洒洒」的劃水聲音，隱隱的觸送到耳鼓。不知怎麼的？聽到了這個陰森森的聲音，她心頭一陣吃驚，頓時毛髮悚然，全身不寒而慄。慌忙翻身又走到房中來，一面張

着自己的胆量，一連的咳嗽了兩聲。叫道：「媽！你聽錯了，哥哥和金大哥並沒有回來呀！」誰知說到這裏突然瞥見床上的爸爸，兩手兩腳慢慢地伸長直了起來。璞姑這一害怕和吃驚，她立刻奔了上去。高聲地叫道：

「爸爸！爸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孩子！沒有什麼……」

「璞姑！你爸爸怎麼了？你快來扶我起床和你爸爸說幾句話呀！」

盛老太見璞姑向爸爸這麼的叫喊，她明白老實為勢是萬分的慘重，說不定他已到最危險的時候了嗎？所以她也顧不得自己身子的熱度是這麼的盛，她終於掙扎着坐起身子來，急急的說。璞姑見爸爸雖然微睜了眼睛尚對自己這麼的安慰，不過他的神色是十分的不好。心中也憂愁到爸爸是個垂死的人兒了，她覺得母親這幾句話當然也包含了一些訣別的意思。雖然芳心是片片的碎了，柔腸是寸寸的斷了。不過她沒有辦法，祇好扶了母親顫抖的身子，走到父親的床邊來。

盛老太是個上了年紀的人，她當然比璞姑多知道一些，遂先用手去摸他的額角。因為並沒有十分異樣的感覺，所以她才稍為放下了一些心。但盛老實的感覺却相當的靈敏，他把盛老太的手兒捉住了。說道：「你……你……你……身上的熱度依然高得很呀！怎麼你能起身呢？唉！你快去床上躺着吧！我沒有什麼的。……」

「老實！你別管我，你身上現在那一處疼痛？唉！我們窮人的命太苦一些兒了。」盛老太見他很清楚，因為他能辨別自己手兒有熱度。於是坐到床邊，靠在璞姑的身上，望着老實的臉兒，一面說着話，一面眼淚已撲簌簌地滾了下來。

盛老實見妻子哭，他的淚也像泉湧。搖了搖頭，說道：「別說這些話了，我們也不知道前生作了什麼孽？所以今生才有這麼悲慘痛苦的遭遇。唉！窮人就是比狗比豬仔更不及的呀！璞姑！你扶媽仍舊去躺着吧！有病的人怎麼可以久坐？你也想明白一些兒，生死大數，誰逃得過呢？」其實老實很明白自己已是不救的了，所以在後面這幾句話，就是勸慰妻子別爲他死而傷心的意思。

「媽！你就聽從爸的話，去躺着吧！」璞姑含了淚水，也向盛老太太低低的勸慰。盛老太因爲自己雖然坐在床邊，而全身却完全靠在璞姑的懷裏，可知自己病得確實連坐都支撐不住了。因此也祇好仍由璞姑扶到上首床上去躺下了，望了她一眼。低低的道：「孩子！你好生去看護着爸爸吧！」

璞姑點頭答應，遂又走到爸的床邊坐下。祇見爸閉上了眼皮，緊鎖了眉毛，似乎痛苦得十分而又不敢呻吟的樣子。她芳心裏悲哀極了，遂低低的叫聲爸爸！盛老實微睜開眼睛，望了女兒一眼。祇見女兒帶雨海棠那麼的粉臉，倍倍楚楚可憐。便顫抖地問道：「孩子！金大哥還沒有回來嗎？」

「爸！金大哥就可以回來的了。」璞姑點了點頭，淚水在她粉頰上縱橫的交流。

「可是……我也許是等不及他回來了。」盛老實沈吟了一回，才抖動地繼續說出了這一句話來。他喉嚨了一聲，腰肢似乎欲斷下了的樣子。

「爸！你怎麼啦？你爲什麼要說這些令人難受的話呢？」璞姑伏下身子去，她幾乎已經要哭出聲音來了。盛老實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說道：「孩子！你別哭呀！爸今年已是五十六歲的

人了，照理，原也將死的人兒。常言道，人生五十非爲天，那我也不算短命罷！祇不過我今日的死，未免太慘一些兒罷了。……」

璞姑聽他說到這裏，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光景。沈痛的悲哀，像江湖似的澎湃。泣血的傷心，像山瀑般的傾瀉。她的心是碎了，她的腸是斷了。嗚咽着說道：「爸！你快不要說這些話了，金大哥回來還要把你送到醫院裏去救治呢？」

「祇怕不中用了吧！孩子！我死之後，這一分家庭的負擔，可憐竟要負到你的身上了。因爲你哥哥是個廢人呀！唉！我怎麼能忍心？你是個僅僅十八歲的女孩子呀！思想起來，真叫我有死不得啊！不過我傷已無挽救的辦法，唉！……」盛老實痛心疾首的說到這裏，他緊鎖眉毛，一陣子搖頭，眼皮又合上來了。

璞姑以爲他已咽氣了，急得邊哭邊叫道：「爸！爸！你……去不得呀！你不能去呀！」上首床上的盛老太聽了女兒這兩句話，她已猛可的坐起身子。叫道：「璞姑！你爸……完了嗎？」纔問了一句，她的身子已從床上直跌到地板上來了。璞姑因爲發覺爸爸已經氣絕身死，她慘痛得再也沒有理會上首床上的母親已經跌落地下了，她伏在盛老實的屍身上已嘔陶地大哭起來。

窗外的風並沒有停止，雨也依然倒瀉般的落，老天也在替他們作不平鳴嗎？

璞姑正在慘痛欲絕的哭泣着，忽然一陣脚步聲奔進房中來。聽哥哥的口吻慘痛地問道：「妹妹！爸爸死了嗎？爸爸死了嗎？」於是連忙回身叫道：「哥哥！爸爸已經死了，金大哥呢？你們可曾向張三爺拿了醫藥來嗎？」

阿狗因爲回答不出什麼話來，他猛可伏到老實的屍身上去，也失聲地痛哭起來。璞姑這時一

眼瞥見到母親，已跌在地上昏絕過去了，於是她已管不得已死的爸爸，急忙奔到母親的身旁，她抱到床上，靠在自己的懷內，祇見母親口眼緊閉，手脚冰冷。因為她急糊塗了的緣故，以為母親也已氣絕死了。這就抱着她的身子，忍不住也撞撞顛顛的哭泣起來。

盛老太原是一時昏厥的緣故，經過璞姑這一陣子撞頭的哭泣之後，倒把她悠悠地醒轉來了。盛老太既然醒回，她向璞姑問了一聲你爸真的死了嗎？她也放聲痛哭起來。這時四個村民見盛老實已死，盛老太又昏厥了，他們也覺得這是悲慘到了極點。因此站在房中，除了淌淚之外，却默地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可以安慰她們。

過了一回，璞姑把母親搬到床上。她見四人中有一個是林大哥，遂拭了淚痕。向他們急急的問道：「林大哥！金大哥怎麼沒有回來呀？」

林大哥長嘆了一聲，頓足恨道：「這個世界再沒有光明的日子了，盛姑娘！可憐金大哥被張三爺關到屋子裏去了。」

「什麼？什麼？金大哥有什麼罪？張三爺憑什麼要把他關到屋子裏去？難道青天白日之下的屋子裏也滅絕公理了嗎？」璞姑突然聽到了這個消息，她氣得全身有些兒發抖，在萬分慘痛之餘，不禁倒豎了柳眉，圓睜了鳳目，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的神氣。

「公理？哈哈！這個時代，這個世界，還談得到公理兩個字嗎？」林大哥聽她這麼的說，他含了眼淚，忍不住痛心地大笑起來了。盛老太在床上似乎也聽到了這個消息，她大聲地叫道：「金大哥犯了什麼罪？他要受這麼的委曲？我們窮人沒有活命的資格，我們全家就死到張三爺的家裏去吧？……」

璞姑見母親有些瘋狂的樣子，因為她是有病的人，所以忙又把她身子按倒床上。含淚安慰她道：「媽，你快不要這個樣子，你是有病的人，爸爸已經死了，你老人家若再有一長兩短，叫我女兒孤零零一個人豈能再活得下去嗎？媽！窮人雖然命苦，但到底同樣是地上的人類，誰不是十月懷胎而養下的呢？我們憑什麼要死到他的家裏去？環境愈惡，我們應該更奮鬥着活下去，活下去！」

「是的，我們窮人若沒有活下去的資格，那麼何必要生長到大地上來？璞姑。我們在水火熬煎中活下去吧！」盛老太點了點頭，她說到後面這一句，又不禁爲之聲淚俱墜了。接着向林大哥等四人說道：「爲了我家的事情，累各位奔波淋雨辛苦，叫我們心頭感激不盡。此刻時已不早，你們家中也都有事，所以請各位自便吧！」

林大哥道：「老太太！你別這麼的說，我們誼屬鄰居，理應盡個互助的務義，不過所可惜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現在且暫過一宵，明天我們大家再來商量料理老伯的後事吧！」盛老太和璞姑聽了，含淚稱謝。林大哥等又把阿狗勸住了哭泣，方才各自匆匆的回家去了。

這裏璞姑把一條乾毛巾蓋到爸爸的臉上去，想到爸爸橫遭慘死，以爲後事如何料理？往後怎麼的生活？金大哥爲了我們含冤入獄，如何對待他住？種種的事情，覺得無一不是傷心的資料？因此伏在床邊忍不住又慘痛地哭泣起來。

盛老太在一度痛哭之後，覺得事到如今，徒然悲傷也是沒有用的。於是向阿狗叫道：「你快把妹妹勸住了吧！因爲哭傷了身子，明天還得做事哩！」

「妹妹！你別哭了，媽在叫你有話對你說哩！」阿狗聽了，遂含淚把璞姑身子推了推，低低

的勸告。璞姑聽媽有話對自己說，遂祇好收束了淚眼，一同走到媽的床邊去。問道：「媽！你有什么話跟我說嗎？」

盛老太拉了女兒的手，逗了她一瞥可憐的目光。低低的說道：「事到如今，傷心也沒有什麼用了。既然我們還得活下去，那麼你們也該做晚飯了，餓壞了身子不是更受痛苦嗎？」璞姑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如何吃得下飯呢？哥哥！你詳細的告訴我，金大哥和你到張三爺那兒去的經過情形是怎麼樣的？他們不答應也就完了，如何把金大哥還捉到局子裏去？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阿狗聽了，遂把到新民紗廠去的情形告訴了她。並且說道：「當時我們等在門房間的門口，過了一回，祇見門役急急的出來喊警察，說金大哥在裏面行打人。所以把他捉到局裏去了，在局裏我們也向局長保證金大哥是好人，不料局長毫無心肝的却說金大哥是個無業遊民，心存敲詐，所以把他扣押起來。」

「唉！那真是我們害他的了，叫我們心頭如何對得住他呢？」璞姑聽了這些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淚水又滾滾地落了下來。

盛老太眼睛裏也含滿了淚水，說道：「不過我們終要設法把他去保釋出來才是的，社會上好的人太多，歹的人太多，苦的人太苦，樂的人太樂。爲什麼一樣是個人，就有這樣天壤的差別呢？」

娘兒倆祇管傷心着，阿狗却有些餓得受不了了。遂向璞姑低低的道：「妹妹，你給我燒飯去吧！我實在餓得厲害呢！」盛老太覺得兒子到底是傻驢的，不過也怨不了他。遂向璞姑催道：

「你就給他燒飯去罷！吃不下，稍許吃些兒，不吃也是不好的。」璞姑聽母親這麼的說，遂也走到外面燒飯去了。

這一晚上阿狗和璞姑當然都沒有睡，但在十二點鐘的時候，阿狗伏在桌子上却呼嚕呼嚕的睡去了。璞姑沒有去叫醒他，因為明天還要做事，也由他睡熟了一回子。這時候四周是萬籟俱寂，可說一絲兒聲息都沒有。因為天空中的雨已停止，風也息了。璞姑見母親閉了眼睛，兩頰緋紅，神情是十分的昏沈，可見病勢又加重了許多。她心頭是多麼的悲痛，想到明天爸爸入殮的一筆費用，以及媽媽瞧大夫的錢。一時又焦急又傷心，暗暗地忍不住又啜泣了一回子。

第二天早晨，這出乎璞姑的意料之外，天氣却分外的晴朗，太陽光由地平線上昇了起來。她想和母親商量如何料理爸爸的事？不料母親病得昏昏糊糊，却有些人事不省的樣子。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聽阿狗在草堂外叫道：「妹妹！金寶姊妹來瞧望你了。」璞姑一聽，慌忙匆匆的迎了出去。

金。原來就是湯大彪的妹妹，今年二十一歲，生得也七八分的姿容。她是在新民紗廠內做女工的頭，這一半固然是大彪的力量，而大半還是全靠自己犧牲了色相所得的代價。昨天聽大彪告訴卡車撞了盛老實的話，因為自己和璞姑原是閨中膩友，所以第二天一早，她就來探望璞姑了。當時金寶見璞姑兩眼紅腫，臉沾淚痕。遂拉了她的手兒，顯出很驚訝的樣子。問道：「妹妹！你怎麼哭過嗎？伯伯撞傷了，今天可好一些了嗎？」

「姊妹！你還問好了嗎？爸爸已經死了呢！」璞姑聽她這麼問，心中一陣痛傷，淚水忍不住又滾了下來。

「什麼？伯伯已經死了嗎？他屍身現在什麼地方？你預備怎麼的辦呢？」金寶想不到盛老實已經死了，她忍不住也大吃了一驚，急急的問她。璞姑把嘴兒向房內努了努，禱淚告訴道：「我今天正預備給爸爸入殮呀！可是媽又病得厲害，此刻昏昏沈沈的人事不省，所以真叫我又痛心又焦急，恨不得立刻也死去了乾淨哩！」說完了這幾句話，不禁掩着臉兒嗚咽不止。

金寶被她哭得傷心，眼皮兒一紅，淚水也奪眶而出。遂安慰她道：「妹妹！你快不要說死的話，事情到了這個地步，終得一件一件的辦舒齊不可。第一，把你爸爸先入殮了。第二，再請大夫給你媽診治。」

「話雖這麼的說，不過妹妹的環境，你是明白的，一時叫我那裏來這許多的錢呢？」璞姑停住了哭泣，向她紅着臉兒低低的說。接着又道：「姊姊！你怎麼知道我爸爸被卡車撞傷了？哦！莫非你在廠內昨天就知道了嗎？可恨這個張三爺，他非但不承認，而且還把金大哥捉到局裏冤枉他敲詐呢！你想，有錢的人也不是太不講理了嗎？」

金寶對於這件事情的曲折，她是在哥哥那兒知道得很詳細的了。因為自己和璞姑是朋友，所以曾經埋怨哥哥太無人道一些。大彪說當時撞倒的並不知道就是盛老實，後來和金志毅彼此有了氣恨，因此也就鬧翻了。這時金寶聽璞姑又無限憤恨的告訴，遂對她說道：「妹妹！你也不要完全怨張三爺不好，因為金大哥也有錯處，他竟動手打三爺的耳光。你想，三爺是個何等樣身分的人？他肯受這個委曲嗎？我知道三爺這個人的脾氣是吃軟不吃硬的，所以你應該和他好好兒的說，他如何會不承認嗎？」

「哼！金大哥終不會一到廠內就打他耳光的，因為他不肯承認，金大哥才動了怒的。所以金

大哥沒有錯，他無非仗勢欺壓貧民罷了。一璞姑聽她的語氣尙有庇護三爺的意思，一時心頭頗不以爲然，冷笑了一聲，遂恨恨的抬白她。

金寶却並不因她的抬白而生了氣，仍舊笑了一笑。說道：「不過在這裏還有一個原因，你終該知道金大哥也在新民廠內做過事情，而且又因多嘴而告退的。兩人心意不合的見了面，彼此還有好話說出來嗎？所以我的意思，此刻我伴你一同親自去向三爺要求，叫他幫些兒忙，把伯伯成殮結果了，三爺一定會答應的。」

「不過老實的說，我爸爸等於死在他手裏一樣的，他就是我殺父的仇人，我如何再肯去要他的垂憐？所以姊姊這一分兒的美意，我是祇有表示心領謝謝，不能前去再討她的沒趣了。」璞姑聽她這麼的說，雖然很感激她的代爲着想，但自己到底搖了搖頭，婉言拒絕了她。

金寶把她手兒握了一陣，說道：「妹妹這話雖然說得有志氣，但是你完全錯了。你爸爸被卡車撞死，與三爺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呀！如何能把三爺當作仇人看待呢？因爲這是車夫的不小心，以命運而說，也是你爸爸劫數難逃。所以你也祇好想明白一些兒的，你若不去問他拿一些錢，那麼你怎麼把伯伯成殮呢？況且以後的問題可多着，你媽瞧大夫固然也要錢你們的生活又怎樣的辦？所以你去和三爺一說，也許他還會給你們兄妹倆的工作做，這是關於你們一家生活問題的事情，你應該加以鄭重的考慮才好。我和妹妹因爲彼此知己，所以完全一片好意，沒有一些捉弄你的意思。」

璞姑聽了她這一篇話，由不得暗暗的沉思了一回。心想，說三爺殺了我爸爸，這話原屬有些過分。因爲他無非是新民廠的經理，卡車撞死我爸爸，豈能怨到經理身上去？不過自己恨他，也

無非因為他把金大哥捉到局裏去罷了。但是他們兩人因為有私仇，所以鬧僵的，也許他真的肯幫我一些兒忙嗎？璞姑這樣想着，覺得自己需要他幫助的地方正多，於是把金寶的手也握了一陣，很親熱的樣子。說道：「姊姊！我雖然很愚笨，但終也不會把你這一分兒好意猜做惡意的。不過你話雖這麼的說，我們去要求三爺幫忙，他是否能夠答應？這還是一個問題呢！」

「祇要你肯去要求他，我倒可以担保三爺會答應你的。」金寶聽她這話分明已有情願的意思，遂很認真的對她說。璞姑十分感動的和她握了一陣手，秋波逗了她一瞥感激的目光。說道：「姊姊！你這樣熱心的幫助我，叫我拿什麼來報答你才好？」

金寶搖了搖頭，說道：「妹妹！你別說這些報答的話，我是因為伯伯死得太可憐太悲慘一些了。而且又知道妹妹的環境太惡劣一些，自己能力又薄弱，所以我陪你去懇求張三爺，這也無非聊盡人類互助的義務，豈望你報答的嗎？」

「不過我心裏終記着姊姊的恩典是了。」璞姑感動地回答她。金寶道：「那麼妹妹此刻就跟我一塊兒去吧！」璞姑點頭說好，遂向阿狗叫囑道：「我跟姊姊去一回兒就來的，你好好看守着在家裏。媽回頭醒來，你告訴她，說我到廠內向三爺求幫助去，你知道嗎？」

「我知道的，那麼你請三爺給我也找個事情做做。唉！現在爸爸沒有了，還有誰來養活我呢？」阿狗一面點頭，一面淌着眼淚向妹妹關照。璞姑聽了，倒又暗暗的歡喜。想不到爸爸一死，哥哥倒腦子清醒一些兒過來了。遂答應了一聲，和金寶一同到新民廠裏去求見張三爺了。

金寶對於她今天的來意，倒確實是一片好心。不過在她無非是個女工的頭，如何有把握肯定張三爺會答應幫助璞姑呢？在這裏當然有個曲折的緣故。原來金寶當初由大彪介紹進廠，也祇不

過是個女工而已。後來被張三爺發現了，覺得在女工之中，金寶實在可以說是鶴立雞羣，因此使另眼相待，立刻把她陞為女工的頭，並且時常約她出去遊玩。反正張三爺有自備汽車，來回都市裏去遊玩，也是極便當的事情。金寶對於三爺的另眼相待，芳心裏豈有不明白的道理？因為三爺是個經理的身分，他肯愛上自己，這還不是天大的造化嗎？金寶既然有意，那麼這自不必說，她是做了三爺伴眠的人了。金寶今日帶璞姑去見張三爺，在她是做一件好事情，不過她沒有理會到張三爺是個色迷迷人，而璞姑又是個國色天香的姑娘，因此在下面又引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悲慘故事來。

兩人一了廠裏，金寶叫璞姑先在經理室門口等一等，她悄悄的推門進內。祇見張三爺坐在沙發上吸雪茄，茶几上還放着一盃熱氣騰騰的牛奶。他見了金寶，遂笑嘻嘻的向她招了招手。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有一件事情跟你談談。」

「是件什麼事情？」金寶走到他的身旁，秋波斜乜了他一眼，低低的問。

「是這一件好事情……」張三爺拉了她的手，故意要她彎了身子，湊在她耳邊說話。不料金寶湊過粉臉去的時候，張三爺却在她小嘴兒上嘖了一下，笑嘻嘻的說出了這一句話，金寶方知上了他的當，這就噤了一聲，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張三爺還要抱了她身子去摸索，金寶搖了搖手。低低的道：「你別鬧，你別鬧，我今天帶來了一個人，請你發個慈悲心，幫助她一下，因為她實在是太可憐的了。」

「你說的是誰？他在什麼地方？要我怎麼樣幫助他呢？」張三爺生平最不受聽的就是要自己幫助人家，不過在金寶的面前，他還不敢立刻表示拒絕的意思。一面放下她的手，一面皺了那

條眉毛，向她低低的問。

金寶道：「人就在門口等着，祇要你答應了，我就可以叫她進來見你的。」張三爺見她回身就要去叫的神氣，他急得連連的搖手。說道：「慢着，慢着，你好歹也給我說一個明白，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呢嗎？你何必急得這一分兒模樣？她也不是什麼強盜綁匪，難道一見了她的面，就會把你架走了不成？妹妹！你進來吧！」金寶披了披嘴，俏皮地說。說到妹妹兩字，聲音是特別的提高，她伸手已去拉開經理室的門，這就叫璞姑進內的意思。

張三爺聽她喊了一聲妹妹，方知她帶來的是一個姑娘。心裏這才緩和了許多，暗想，我倒要瞧瞧她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才兒呢？因此對於金寶的拉門，是沒有再去阻止她。就在這個當兒，祇見外面步入一個身材適中的姑娘。金寶道：「這位就是經理張三爺，三爺！這是盛璞姑娘。」

璞姑聽她已經介紹了，這就向他行了個四十五度的鞠躬禮，低低的叫聲張三爺。張三爺在璞姑走進來的時候，因為她是低着頭兒，所以祇見到她的身材，而不見到她的粉臉。雖然是沒有瞧到她的粉臉，但他腦海裏就有這麼一個感覺，修短合度，這四個字那姑娘可以當之無愧。如今璞姑向他抬頭低低的招呼，三爺自然也把她瞧了一個仔細。這就暗暗地叫了一聲好一個秀麗的姑娘，雖然璞姑是亂頭粗服，而且眼皮紅腫，不過那一股子嫵媚的風韻自然地顯露出來。和金寶相較，更覺美麗十分。他心裏蕩漾了一下，但他還是擺出一副經理的架子，略為一點頭，把手兒一擺。說道：「盛姑娘！你請坐罷！金寶！你給我代為招待招待。」

金寶見他瞧到了璞姑之後，雖沒有驚喜欲狂的舉動，不過他臉上已堆了微微的笑容。忽然想到了他是個色中餓鬼，一時倒有些懊悔不該多事了。但事情已到這個地步，且也不必再顧慮這些了。遂向璞姑低低的道：「妹妹！張三爺請你坐下，你祇管坐吧！」一面說，一面又給她倒了一盃茶。

張三爺見璞姑雖然在對過沙發上坐下了，不過她的表情還顯出嬌羞萬狀的樣子。於是開口低低的問道：「盛姑娘！你今日到來見我，不知有什麼貴幹嗎？」

璞姑還以為金寶已經和張三爺說明白了，想不到他還問我原故，這就向金寶望了一眼。金寶把小嘴兒努了一努，這就叫她說話的意思。璞姑知道還沒有說明來意，於是她顯出洒脱的態度。說道：「三爺！昨天你們廠內的卡車，把我爸爸撞倒了，當時有個姓金的鄰居前來向你請求給我爸爸負責醫治，不料你不但沒有答應，反而把金大哥捉到局裏去。現在我的爸爸已經死了，我今日到來，雖然不是向你敲詐來的，不過却有個小小的要求。因為我家太貧窮了，第一，沒有錢給爸爸入殮。第二，請你給我們兄妹倆介紹一些工作做做。假使你有人類同情心的話，那麼你就答應我的要求。否則，我立刻可以告退的。……」

金寶聽璞姑說話倒很不老實，一時不免替她捏了一把汗。可是萬不料張三爺却一些兒也沒有生氣的意思，臉上祇顯出驚訝的神色。忙說道：「盛姑娘！你千萬不要聽了一面之詞，以為我是個這麼蠻不講理的人嗎？你快瞧瞧四壁的鏡框上的玻璃片不是全被金志毅打碎了嗎？他到這兒來原是有意思和我搗蛋的，對於令尊受傷的事情，他倒並沒有十分的提起，我見他藉故敲詐，所以我把他捉到警察局裏去的。盛姑娘！想不到你的爸爸會傷重而逝了嗎？唉！太可惜！太可憐了。照

情理上說，確實，在我們廠內是應該負完全的责任。不過車夫當然也並非故意喜歡闖禍撞死人的，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恨事。如今事情已到如此的局面，別的挽救也沒有，對於姑娘這一個要求，我一定可以完全的答應你。那應盛姑娘府上一共還有幾個人呀？」張三爺一面說着話，一面已站起身子，坐到寫字枱的旁邊去了。

璞姑想不到他這一篇話却說得仁義道德顯然是個很豪爽的個性，這就情不自禁的楞住了一回子。抬頭見壁上的鏡框子，真的玻璃都沒有了。心頭由不得暗想，難道金大哥借了我們的事情真的故意向他搗蛋吵事嗎？一面想，一面口裏答道：「我家裏還有一個媽，一個哥哥，別的沒有什麼人。既承張三爺熱心幫助了我們，那當然使我們十分的感激。」

「你也不用說那些感激的話，因為我覺得你們的家庭確實是太可憐一些了。就是你爸爸並非我們廠內車子撞死的，那我也應該盡個互類的義務呢！何況又是我們廠內車夫闖的禍，所以這一件遺憾的事情，我還感到相當的抱歉。這兒是五百元鈔票，你先拿了去給你爸爸料理後事。至於要找工作做，這是一件再容易也沒有的事情，待你一切舒齊之後，你四兒妹倆祇管到我這兒來好了。」張三爺聽她居然感激自己，一時心頭真快樂得了不得。不過他表面上還是顯出一本正經的樣子，一面抽開抽屜一面取了五疊鈔票，放到桌角旁去，很和善的說着。

金寶覺得一錢如命的張三爺，也祇有在女人的面前肯情願願的把鈔票拿出來。於是給璞姑代為拿過鈔票，交到她的手裏去。笑道：「妹妹！你聽到了沒有？那麼你就謝謝張三爺吧！」

張三爺不待璞姑回答，就連忙正經的說道：「不用謝，不用謝，這是理所應該的事情，而且我祇有抱無限的遺恨。唉！可憐他老人家真的被卡車撞死了。不過人死不能復生，徒然傷心，於

死者固然無益，且亦有傷身子。況你尚有老母在堂，更應該順變節哀，以慰老母之心才好。」

璞姑見他慷慨贈送五百金，而且又聽他這麼表示同情的樣子安慰自己。一時把剛纔從家中走出的那一股子怨恨的意思漸漸地消失了，她含了一眶子悲哀的熱淚，脈脈地又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點頭說道：「張三爺！我很感激你的安慰，我一定聽從你的話，不再傷心了。現在我尚有一個不情之請的懇求，不知你能夠答應我嗎？」

張三爺聽她首從自己的話，心裏有些喜悅的意味，遂忙含了微笑。說道：「盛姑娘！你太客氣，怎麼說是不情之請呢？你祇管說出來，我苦能夠辦得到的，當然可以答應你的。」

「這件事情祇要你肯答應，當然是很能夠辦得到的。就是請你向警察局裏去說一聲，把金志毅放了出來吧！雖然他和張三爺心中原有私怨，不過昨天被捉的原因，說起來終是爲了我們而起的，所以我心中感到極度的不安。張三爺若能饒恕他這一遭，那我情願向你叩個頭的。璞姑這才平靜了臉色，向他低低的訴說。

張三爺聽她這一篇話，不禁把臉上的笑容漸漸地收束了。他心中暗想，莫非他們兩人已發生了愛情嗎？否則，金志毅昨天爲什麼這樣的赤胆忠心給她代爲請求，而今天她又代爲給志毅這麼關切的求情呢？經過這一陣子細想，他把一肚子的歡喜都消散了。遂沉吟了一回，皺了眉头。低低的說道：「盛姑娘！並不是我不肯答應你，因爲這小子昨天委實太放肆了，我被他行兇侮辱，若不早刻鳴警到來，幾遭他的毒手呢！現在既提到局裏，局裏自有審判，我也無權過問。所以這件事情我真的辦不到，請盛姑娘原諒我才好。」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知道沒有挽救的餘地。雖然芳心裏未免有些怨恨的意思，但是也沒有什

麼辦法。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却是默默了一回子。方才站起身來，向張三爺又鞠了一個躬。說道：「那麼我得回家去料理爸爸的事，我們明兒再見了。」

張三爺點了點頭，說我不送你了。金寶偷偷地向張三爺撇了撇嘴，逗給他一個嬌嗔，遂含笑送着璞姑走出了經理室的門口。在走到廠門口的時候，璞姑回身握住了金寶的手兒。很誠懇的說道：「姊姊，全仗你熱心互助，使妹妹解決了今日的難關，我心裏感激着你了。如今你別送我了，你不是也得工作去了嗎？」

金寶點頭說別客氣，你一路走好。那麼我也不送你了。璞姑於是和她握手分別，匆匆的自管回家。到了家裏，祇見林大哥等四個人正等着自己回去。說道：「盛姑娘！我們四個人昨夜回家，盡力設法，祇湊成了一百元錢，聊盡互助的義務，請你收下吧！」

璞姑聽了，不免感激零涕。遂向他們再三道謝，並且說道：「承蒙相助之情，真是刻骨銘心，不過現在我已有了五百元錢，足夠給爸爸料理後事了。諸位大哥也都是貧苦的環境，所以請你們不必再客氣了。」

林大哥等聽了這話，都驚問璞姑那裏來這一筆鉅款？璞姑遂把湯金寶姊姊帶自己到新民紗廠親自求張三爺幫忙的話訴說了一遍。並且說道：「不過現在還得請各位大家幫助的是出一些氣力，購辦衣衾棺槨的東西。」

林大哥等聽了，一面答應，一面都不勝奇怪，想不到張三爺竟會大發慈悲心來了，但也無暇追究思忖，大家拿了鈔票匆匆前去購辦衣衾棺槨了。天下的事情，祇要有了錢，就沒有不解決的問題。所以到了這天晚上的時候，盛老實不但已入了殮，而且已擇地安葬了。璞姑向林大哥等幾

個幫忙的人，再三道謝，他們也都各自回家。這黑璞姑阿狗因一夜沒睡，頗覺精神疲倦，因為母親昏沈睡着，所以也不驚動她，各自脫衣就寢。

第三章 腐敗家庭兄妹各作無恥事

「妹妹！你給我燙些兒酒，我今夜倒很想喝兩盃。」湯大彪和妹妹金寶從廠內回家，金寶在院子裏做飯，大彪含天走出來向她低低的說。金寶在油燈光芒下繞過媚意的俏眼兒，向她遞了一瞥怨恨的嬌暈。說道：「你喝了酒，可不是又想到李大媽家裏去了嗎？哥哥！村子裏的人全都知道了，他們竊竊私議的，多難聽呢！」

「管他媽的！現在這個年頭兒，誰管得了誰？況且民國法律，寡婦有自主權呀！」大彪在紅過了一陣臉兒之後，却裝出不介意的樣子，低低的駁辯。

金寶嘆味的一笑，抿嘴笑道：「那麼你打算娶李大媽媽給我做嫂子了嗎？可是人家的孩子也有十三歲了，明天給人家叫起油瓶來，你受得了嗎？」

「娶她作妻子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今年三十歲，她比我大五年哩！不過你的嫂子死了之後，我這兩年來實在太寂寞了，也無非暫時維持維持罷了。」大彪聽妹妹這麼的說，搖了搖頭，一面回答，一面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表示很傷感妻子死的神氣。

金寶道：「話雖這麼的說，不過嫂子死後，你原該是一個繡絃才是。這樣子一年兩年擱下來，也不是一個道理。萬一李大媽得了身孕，這更是糟透的事。再說……我也不能夠一輩子給你幫着料理家務的呀！」說到這裏，粉頰上不免非過了一陣紅。似乎有些難為情，把身子別過去瞧

鍋子裏燒着的飯菜了。

大彪聽妹妹這麼的說，心裏當然明白她的意思，且鎖住了眉尖的表情，大有哀怨的意態。遂笑道：「我當然不能爲了自己，而叫妹子一輩子攔在家中住下去的。我不是早已跟你說過了嗎？祇要三爺肯娶你回家，我是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金寶笑了一笑，却沒有作答，大彪走近一步，繼續的問道：「妹妹！你幹嗎不回答我？難道心中還怨恨着我嗎？」

「誰怨恨着你？不過你終也該先娶了嫂子之後，我心裏才放心安慰呀！」金寶這才回眸斜睨了他一眼，赧赧然的笑了。大彪點了點頭，說道：「我很感激妹妹的意思，不過一時裏找相當的人材也是很不容易的，往後我當託人隨時留心着罷！」

「祇怕被李大媽迷住了，又忘記娶嫂子了，還以爲自己已經有了妻子的人了。」金寶披了披嘴，低聲鬼俏皮着他回答。

大彪忙笑道：「你放心好了，這是決不會的。」金寶道：「其實我也爲了哥終身幸福着想，才這麼說的。因爲你不是也有三十歲的年紀了嗎？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孩子，老來靠傍誰過活呢？」大彪點臉道：「可不是？我也明白妹妹是完全爲了我一片好心。」

兄妹倆一面說着話，一面已把飯菜燒好。兩人一同端到屋子裏，放在桌子上，大彪把酒壺握來，在盃子內滿斟了兩盃。笑道：「妹妹！你也陪我喝一盃吧！兩人一同喝，興致好哩！」金寶搖了搖頭，瞟了他一眼，說道：「你興致好，我可沒有興致哩！回頭你去快樂，我一個人孤單單的留在家裏，喝了酒心頭不是更會感到難受嗎？」

大彪細細回味她這幾句話，覺得二十歲妹妹實在也很需要異性慰藉的了，這就嘆味的笑。說道：「妹妹！你也不會孤單單的，今天我聽三爺說晚飯也在廠內吃，不回公館裏吃，憑他這一個舉動，我就明白他今夜也許有來找你的意思。所以回頭我走了之後，你們不是也成雙兒可以談心了嗎？」

金寶自己說出了這兩句話兒之後，她心中已經感到很有些難爲情了。如今破哥哥這麼的一說，她益發羞得緋紅了兩頰，向他啞了一口，忍不住又低頭笑起來。不過她在羞澀之中，到底也有些兒喜悅的成分。於是抬頭又低聲的故意逗她一句說道：「哥哥！你自己心裏高興，別拿我開什麼玩笑？他是個有名的怕老婆，敢不回家去吃晚飯嗎？」

「妹妹！你真傻了，一個男子怕老婆，其實都是外表的。見了老婆的面他就怕起來，若一轉身，就決不會怕的了，我沒騙你，你祇管喝着酒等着吧！三爺保險今夜會來瞧望你的。」大彪自己一面連連的喝酒，一面笑嘻嘻的回答，表示內心這一分兒得意的神氣。

金寶雪白的牙齒，微咬了殷紅的嘴唇皮子，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雖然沒有再說什麼話，不過她握了個酒盃，真的陪着大彪也慢慢地喝酒了。

兄妹倆喝完酒吃畢飯，大彪連面孔都來不及揩，他就向妹妹說聲再見，匆匆的走了。金寶在給他關上屋子門的時候，心頭不免感到孤獨的淒涼，情不自主的嘆了一口氣。不料這一口氣沒有嘆完，忽然門外又有人篤篤的敲起來。金寶怨恨的道：「哥哥！你真太忙了，又是什麼東西忘記帶了呀？」

「我的心肝兒！因爲你那個櫻桃似的小嘴，我沒有帶在身旁，特地來問你要的呀！」這是出

乎金寶的意料之外，開門進來的，不是哥哥，却是心頭正記惦的張三爺。他說邊笑，一腳踏進屋子，就抱住了金寶的身子，在她軟軟的櫻唇上接了一個甜吻。

金寶那顆芳心中自然有說不出的驚喜，尤其在微醉之後，她對於三爺這一吻，全身每個細胞中全都充滿着無限的快感。於是抵起了脚尖，也就給他溫存了一回。方才推開他的身子，逗了他一瞥又怨恨又嬌嗔的白眼。很快的走到門旁，先把門兒關上了。

張三爺見她臉龐兒白裏透紅，彷彿出水芙蓉一般，令人感到十二分的醉心。這就上去把她手兒拉住了，望了她一眼。笑道：「爲什麼給我白眼看？我在門口先碰見你的哥哥，他說你需要我來和你作伴嗎？」

「呸！我真不需要你，你聽哥哥的胡說。……」金寶聽了，方知他們在門口是碰見過的。遂啞了他一口，笑盈盈的說。但她立刻又漲紅了嬌容，掙脫了他的手，拿了桌子上的油燈，先逃進自己臥房裏去了。

張三爺暗自聲言可人心意的，遂摸索着跟到她的臥房。見她握了熱水瓶在倒茶，遂走到她的背後，搭着她的肩胛，低頭在她脖子上吻香。笑道：「你不要口硬骨頭酥，李大媽需要你哥哥去作伴，那麼你就需要我來作伴的，這是一定的道理，你還賴什麼呢？好妹妹！我真想死你了。」

「好三爺！你喝過了多少酒？爲什麼一見了面就怎麼的胡鬧？快喝盃茶吧！坐下來正經的談談。」金寶回頭過來的時候，嗅到他嘴裏吹出來的一股子酒氣，方知他今夜在廠中也喝了很多的酒。大概是因爲醉了的緣故，所以他便顯得格外的涎臉了。於是含了滿臉的媚笑，一面拉到床邊

坐下，一面茶盃交到他的手裏，柔情密意的說。

張三爺這時正感口渴，遂牛飲似的喝完了，放到桌子上去，把金寶拉到懷裏，笑嘻嘻的道：「好妹妹！你不是也喝過酒了嗎？大家都喝過了酒，興趣濃厚一些，我們就早些睡吧！」

「不！我不要，時候早哩！你性急什麼？我得問你一句話，你今夜到我這裏來作什麼來的。」金寶鼓着紅紅的小腮子，忤怩了一下腰肢兒，撒嬌的神情問他。

「那還用說得？當然是因為多天不會和你相聚，你也記罪，我也想念呀！」張三爺見她嫵媚得可愛，遂把手兒覆到她的胸部上去。假着她的嬌容，笑嘻嘻的作答。

「那麼除了這個，還有另外其他的作用嗎？」金寶並不拒絕他手兒的頑皮，把身子更緊偎住了他，秋波逗了他一瞥神祕的目光，俏皮地問。

張三爺再也想不到金寶這姑娘却像鬼靈精似的會說到自己的心眼兒上去，因為自己今天的來意，果然尚有另外的作用，所以一時裏倒不禁愣住了。但立刻又笑着反問她道：「照你猜想，難道我尚有其他的用意不成？」

「何必問我？反正死人肚子裏自己明白。」金寶見他這表情大有給自己猜中了的樣子，一時心頭不免又感到無限的怨恨。冷笑了一聲，把身子離開了他的胸懷，坐到床沿上去，大有生氣的意態。

「金寶！你這話說得太令人莫明其妙了。我明白什麼呢？一個人生氣終要有一個道理，你到底爲什麼又怨恨我了？好歹不是也該給我說一個詳細嗎？」張三爺故作不瞭解的樣子，把她肩膀又去扳過來，認真地問她。

金寶撇了撇嘴，逗給他一個白眼。說道：「我問你，你今天見了盛璞姑之後，是不是你又想愛上她？叫我來給你做幫手嗎？」

「噢！你這話奇怪了，這又不是我去叫她來的，都是你自己把她帶來的呀！我因為瞧在你的分兒上，所以幫她一些忙，你怎麼又向我喝起這一罐子醋來了呀？」張三爺聽了這話，心頭暗吃了一驚。不過他還鎮靜了臉兒，向她笑嘻嘻的責問。

金寶被他這麼一問，倒是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暗想，這真是我自己多事，好心反害了自己。於是嬌嗔地道：「不過我並沒有叫你去愛上她呀！」

「可是我原沒有愛她呀！況且就是我愛上了她，這與你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的呀！」張三爺拉了她的手兒，慢慢地吐露出自己的意思來了。金寶聽了這話，猛可掙扎了他的手，冷笑了一聲。說道：「憑你這一句話，就明白你有愛上她的意思。雖然你愛上她，這也算不了什麼希奇。不過你前兒答應娶我回去組織小公館的話，爲什麼還不肯實行？我知道你們大爺的脾氣，見一個愛一個，不是有了璞姑之後，便想把我拋去了嗎？……」說到這裏，一股子悲酸觸鼻，女人唯一的法寶就是眼淚，這就倒在床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

張三爺被她一哭，這就急了，連忙也在床上歪倒了，和她躺在一頭說道：「好妹妹！你這個真的太會多心了，我若有把你拋棄的意思，那麼我一定不會好死的。我唸了這麼的重誓，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嗎？」

金寶聽他唸了重誓，雖然不再哭泣了，但是還雪雪索索的抽噎着。淚眼盈盈的斜乜了他一眼，低低的道：「反正你拋棄了我，我也會立刻自殺的。」

「好妹妹！別說自殺的話，我愛你的呀！」張三爺見她楚楚可憐的神情，心頭有些感動。遂拿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同時把一條腿攔到她的腰肢上去，一面湊過嘴兒，又在她的櫻口上默默地吮吻了一回。

金寶趁勢把身子也偎了上去，給他溫存了一回。她要在柔媚的手腕中克服他，達到她勝利的目的。過了一回，她微仰了臉兒，哀怨地道：「那麼你幾時給我組織小公館？祇要我和你實行了同居的生活，你就是再娶再討別人家做小老婆，那也不關我什麼事情的了。」

你倒情願給我做個小？」張三爺笑嘻嘻的問她。

我不情願？我爲什麼身子交給了你？哼！你說這些話，你真沒有良心！」金寶聽他問了這句話，心頭又有些怨恨，說到末了的時候，眼淚忍不住又淌了下來。

張三爺忙把她身子緊緊摟住了，吻着她的臉兒。笑道：「你不要冤枉我，我是最有良心的了。好妹妹！決不要哭了，你若信不過我，我可以把這枚鑽戒給你做擔保的。明天我叫人去租了房子，立刻請你去做太太，再不用到廠內辛苦了。」

「三爺！你這話可真的嗎？」金寶聽他這麼的說，方才破涕爲笑，驚喜萬分的樣子問他。

「當然真的，不過我也要有一個條件，……張三爺了點頭，他把自己手中那枚鑽戒脫下了，在將套到金寶指兒上去的時候，又低低的要求。

金寶見了這一枚鑽戒，把她眼睛已照耀得仗亮的了。因爲在還沒有套到自己的手指上，芳心裏是多麼迫切和難受。遂情不自禁的說道：「好三爺！你快說吧！不要說一個條件，就是一百個條件，我也可以答應你的。」

「這個條件，就是要你給我做個幫手，把璞姑也擁到我的懷抱裏來。」張三爺吱唔了一回，方才在她耳邊低低的說了出來。

「哼！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們這般男子真是我們女性的魔星呢！人家璞姑還祇有十八歲的一個姑娘，況且平日爲人幽靜溫文，恐怕不會答應你的吧！」金寶聽了這個條件，心頭酸溜溜的未免有些兒不受用。遂白了他一眼，冷笑著搖了搖頭，表示給他一個絕望的意思。

誰知三爺聽璞姑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姑娘，他心頭自然愈加要想她非到手不可了。於是把這枚鑽戒先在她的手指兒上套了，一面向她身上不停地頑皮。笑道：「我的好太太！我愛璞姑，對你原沒有一些兒損失的。祇要你肯幫忙，玉成了我這個美事，我不但不會忘記你，而且更把你當作親娘一般的孝敬哩！」

金寶被擾得肉癢，一面彎了腰肢吃吃的笑，一面微着嘴兒。說道：「你此刻說得好，回頭我把璞姑給你弄上了手，你還會想到我這個人了嗎？因爲我自己明白及不來她美麗年輕的。」

「好太太！這分明是你的多心，我若有了她，忘了你，決不會好死的。」張三爺急起來，他祇好又向金寶唸誓。

金寶噁了一聲，故意把手兒在他嘴上一按。說道：「我不許你再說死活的話，你又來了這一套，反叫我心裏感到難受的。」

張三爺笑道：「你難受作什麼？祇要我不忘記你，當然不會死的。好太太！那麼你到底肯答應我這個要求嗎？」

金寶心頭暗想：我若不答應他，他也未必肯中止他的野心，一樣的要被他弄到了手，那我也

樂得作一個人情。於是點頭道：「我也早向你說過，祇要我和我同居了，你就是再去愛上別個女子也不關我的事了、不過這兒我要問明白你的，就是你把璞姑弄得了之後，將她怎麼樣的安排呢？」

張三爺沉吟了一回，方才附了她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金寶微蹙了眉尖，秋波逗了他一瞥怨恨的目光。說道：「雖然我很贊成，不過我也有些害怕……」

「奇怪了，你害怕作什麼？」張三爺把手兒去鬆她的小衣，不解似的問她。

「我怕這麼的一來，我就會得不到你的愛了。」金寶並不拒絕他的進行，她正要預備設法把張三爺屈服到她的手腕下來。

「這是決不會的，我左擁右抱，祇有增加愛你的心，如何會把你冷了嗎？你若不相信，我又要唸誓了。」張三爺的手已覺得柔若無骨，滑凝如脂那麼的可愛了。

「不！我相信你三爺！」酒後的金寶，心頭的熱情也爆發出來了。

室中的燈光熄滅了，夜是黑越越的，沈默在四周的寂寞中。

第二天早晨，金寶服侍三爺吃畢點心。向他說道：「璞姑今天把爹人殮下葬，而且她的娘又病得很厲害，所以她這幾天未必會到廠裏來工作。今天我想不到廠內工作去，到她家中去望望，安慰安慰她好嗎？」

張三爺點頭道：「你這個意思再好也沒有，本來你快要做大太的人了，還上廠內作工去幹嗎？我給你這塊牌子取銷了，你從此不必上廠了。」金寶聽了這話，心裏真有些說不出的歡喜，抿嘴嫣然的一笑，秋波却又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這裏金寶送三爺走後，她知道哥哥是直接由

李大媽家裏到廠中開工去了，所以也不用等他，把門關上，忽忽的走到盛璞姑家中去。

到了盛家，見阿狗在草堂上吃早飯。遂低低的問道：「阿狗弟！你妹妹在家裏嗎？」阿狗見了金寶，忙起身相迎。說道：「妹妹請大夫去了，因為媽的病勢很厲害。金寶姊！你早飯吃過嗎？快請坐一回兒吧！」

金寶道：「你自管吃飯，不用客氣，我到房中去瞧瞧你的媽。」她一面說着話，一面把身子已走到臥房內去了。

不多一回，金寶走出來。說道：「你媽此刻倒睡得很熟，所以我不敢驚動她。你妹妹去了多少時候？昨天把你爸爸入殮後，還多着幾元錢？」

阿狗匆匆已吃畢飯，他倒了一盞茶送到金寶坐着的桌上。說道：「妹妹才去了不多一回兒，昨天人殮下葬的費用，一共用四百六十多元，大概還剩了四十元錢吧！金寶姊！昨天的事情，多虧你幫助了我們，真叫我們心頭感激得很。聽說三爺已答應我們到廠內去作工，不知什麼時候可以進廠呢？」

金寶微欠了身子，向他道聲謝謝。一面說道：「這是隨便你們的，你們預備那一天進廠去工作？就那一天好了。三爺既然答應了你們，這倒不成什麼問題的。」

阿狗點了點頭，站在金寶的旁邊，憨然的傻笑了一回。忽然他端了一把椅子，在她的身旁坐下來。望着金寶塗過一圓圈胭脂的粉臉，低低的道：「金寶姊！你今天不上工廠裏去作工嗎？」

金寶見他賊忸嘻嘻的樣子，這舉動好像含有些兒什麼作用的神氣，一顆芳心，由不得暗暗地

好笑。秋波斜乜了他一眼，點頭道：「是的！阿狗弟，你今年也有二十歲了，爲什麼還不娶個妻子呀？」

金寶這幾句話原是故意逗他開玩笑。不料聽到阿狗的耳裏，心頭倒是跳動了一下。情不自禁把她的手去拉過來，說道：「金寶姊！你想，像我這樣的人誰肯嫁給我做妻子呢？假使金寶姊肯愛上我的話……嘻嘻……」說到這裏，聳了聳肩膀，他已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

金寶見了他這一副傻頭傻腦的模樣，心裏又好氣又好笑，暗想，那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不過她表面上還顯出難爲情的樣子，有意吊吊他的胃口。笑道：「阿狗弟！你真的愛上我嗎？別動手拉拉扯扯的，回頭你妹妹回家瞧見了，不是很不好意思的嗎？」

「我當然真心的愛上你，金寶姊！我覺得你真的太美麗了。妹妹此刻還不會回家，我們親熱一回兒沒有關係。好姊姊！你肯不肯嫁給我呢？」阿狗雖然傻得很，不過到底也有二十歲的年紀了，他似乎也懂得男女間的事情。這是因爲生理上的變化，使他也感到非有個異性安慰不可了。他握了金寶白嫩的纖手，怎麼捨得放下？含了滿面的微笑，自不量力的向她求起婚來。

金寶聽了這些話，真有些忍俊不置。遂把秋波水盈盈的斜乜了他一眼，忸怩了一下腰肢兒。羞人答答的笑道：「阿狗弟！這叫我一個女孩兒家如何好意思回答你呀？」

「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反正此刻家裏又沒有第三個人。好姊姊！你答應我吧！」阿狗見她這麼的說，還以爲她心裏已經情願，祇不過害着難爲情罷了。所以他心頭是充滿了甜蜜的滋味，拉了她的手兒，話聲是包含了央求的成分。

金寶見他竟真的大發起傻勁來，這就弄得沒了辦法。暗想，我真悔不該跟他說笑話了

見紙管沉吟着不作聲，他便回她跪在腳旁。說道：「金寶姊！我聽人家說，男子向女子求婚要跪下的，莫非你怨我沒有向你跪下嗎？現在我給你跪下叩頭，你終可以答應我的了。」

「阿狗弟！你快起來吧！我就答應了你可好？」金寶被他這麼的一來，不禁吃吃地好笑起來。因為生恐璞姑回家瞧見，所以姑且答應了他，低低的說。

「阿狗心裏這一快樂，把昨天爸爸慘死的傷心也忘記了。他一面爬起身子，一面要去抱金寶的身子。笑道：「好姊姊！你既然答應了我，那麼你快給我親一個嘴吧！」說到這裏，把他露了那排焦黃牙齒的嘴兒湊了上去。

不料就在這時，忽聽「拍」的一記响亮，金寶的手掌早已落到阿狗的嘴巴上去。這一下子打，把阿狗心中大吃了一驚，身子竟跌倒地上了。怔怔的問道：「金寶姊！爲什麼你又不愛我了嗎？幹麼打我呀？」

金寶既打着了他，倒又嫵媚地笑起來。說道：「阿狗弟！你不懂得男女的愛情嗎？我這一下子打你，就是表示心中愛你的意思，你知道嗎？快起來，你再給打兩記耳光，這表示我心頭更愛你了。」金寶的心兒倒也真狠的，她一面說着話，一面揚了手兒，老實不客氣的又在她頰上連打了兩記。她站起身子，笑道：「阿狗弟！我走了，回頭再來瞧瞧你的妹妹吧！」

阿狗被她打了這麼兩記耳光，可憐他心中還感到甜蜜的，真有說不出的喜悅。不過聽到她要走了的話，這才急得從地上爬起，正欲伸手去拉住她的衣角，忽然見妹妹已經請了大夫回家了，她一見金寶，慌忙走上來。親熱的叫道：「姊姊！你多早晚來的？真對不起你！爲了我們的事情，又累你忙碌了。」

「纔來了不多一回兒，妹妹！你快把大夫伴進房去給老太太診治了，我們再談話吧！」金寶點了點頭，一面告訴她，一面催她伴大夫進房。璞姑於是引導王大夫到房中，金寶也一同跟入。璞姑走到床邊，低低先叫了一聲媽！盛老太嚳微的答應了一聲，卻沒睜開眼睛來。璞姑端了椅子，給王大夫在牀邊坐下。蹙了翠眉，低聲的道：「你瞧我媽好像很昏沉的樣子。」

王大夫點了一下頭，把盛老太按過脈息。又叫璞姑把她嘴兒開了，看過舌胎，他問了一回病情，遂坐到桌子旁去開藥方。璞姑輕輕的問道：「王大夫！我媽這病不知要緊嗎？」王大夫道：「她的病不是一種原因，又溼瀝，又是心臟衰弱，況且平日因操勞過度，而營養不足，所以病情確實是很危險，且瞧她吃了這一帖藥再說吧！」

璞姑聽了這話，心頭是非常的難受，她覺得母親的病實在是很危險的了。遂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也祇有暗暗傷心而已。這裏王大夫開好方子，璞姑送他出門之後，遂叫阿狗到街上配藥去。金寶見她臉有淚痕，似乎十分悲傷的神氣。遂拉了親的手兒，悄悄地走到外面一間。安慰他說道：「妹妹！你快不要傷心了，老太太這病，吉人天相，自然慢慢地會好起來的。祇不過最要緊的是錢，我剛才聽阿狗弟說，昨天一共用去四百六十多元的錢，那麼所剩又是不多了。所以我得向三爺去懇求，他一定會再幫你忙的。」

璞姑把手背揉擦了一下眼皮，秋波逗了她一瞥無限感激的目光。說道：「姊姊！你這一分情義對待我，這叫我心頭真是感激萬分的。不過三爺已經承他的情分，幫了我一次的忙，第二次當然難以向人家開口的了。所以我的意思，請你先帶我哥哥去見三爺，就在廠中給他做一個工人。至於我因為媽病得很厲害，家裏終要有一個人照顧她的，所以我就緩一步進廠去工作，祇要姊姊

肯幫助我這一下子，我已經是很歡喜的了。」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保險在我的身上，妹妹祇管放心好了。不過你千萬別太傷心，自己身子保重一些兒要緊。」金寶握着她的手兒，頻頻的點了一點頭，很認真的答應她。璞姑除了感激之外，拉了她手兒，也表示十二分親熱的意思。

不多一回，阿狗忽忽的配藥回來了。璞姑於是忙着攙旺了炭爐子，把藥包一味一味的透在藥罐子裏，攔到炭爐子上去煎藥。金寶道：「我走了，那麼你叫阿狗明天到廠裏來找我的哥哥好了，我會向哥哥關照的，因為這兩天我是請着假沒有上工去。」

璞姑因為心裏祇管憂愁着母親的病，一時也沒有心思去留住他。點了點頭，道聲謝謝你，煩你的神了，隨她走了。阿狗見金寶走出門口去，他便追着跟出，在大門口拉住了金寶。低低的問道：「金寶姊！你到底答應嫁給我嗎？」

「答應嫁給你的，今天晚上，你到我家裏來向我哥哥求婚好了。祇要我哥哥也瞧中意了你，那當然什麼問題都沒有的了。」金寶怕被他纏繞不過，遂心生一計，向他笑盈盈的回答，一面轉了身子，便匆匆的走了。

阿狗滿心歡喜，他瞧着金寶窈窕的情影消失了後，方才含笑回到屋子裏來。璞姑望了他一眼，低低的問道：「哥哥！你追出去跟她說些什麼話呀？」

「沒有說什麼，我問她明天什麼時候到廠裏去找她的哥哥，他說早晨八點鐘光景。」阿狗不好意思把這些話告訴妹妹，他雖然傻，但倒也會圓一個謊，含笑回答。

璞姑聽了這話，心中好生驚訝，想不到哥哥現在真的會這麼細心起來了。遂點了點頭，說

道：「哥哥！現在爸爸是沒有了，你應該努力奮鬥一下，非好好兒做一個人不可哩！」

「妹妹！我知道的，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兒做一個人的。」阿狗點着頭兒回答，表示很認真的神氣。璞姑覺得爸爸死後，哥哥換了一個人的樣子，她在無限悲傷之餘，終算也得到一些兒安慰。

兄妹倆談了一回話，藥已煎好，璞姑把藥汁逼出碗內，端到母親的臥房裏去。這時盛老太已睡醒過來了，她見牀前站着的璞姑。遂低低的問道：「孩子！你爸爸真的已經死了嗎？……」

璞姑聽母親問出這一句話兒，心中一陣悲酸，淚水早已奪眶而出。一時也不知道怎麼的，回答才好？愣住了一回子之後。方才低聲叫道：「媽！你也不要去想這些悲哀的事情了，爸爸不幸死了，這也沒有辦法的事。現在你自己病得這麼的厲害，終要好好兒的休養才是。媽！我已給你煎好了藥，我服侍你喝下了好嗎？」

「你已煎好了藥？我難道已經瞧過大夫了嗎？那麼錢從那兒來的？孩子！你爸爸還躺在下首的床上嗎？」盛老太心中似乎感到十分驚異的樣子，低聲兒問她。

璞姑聽媽這麼的問，可見昨天她是昏糊到那一分的地步？遂含了眼淚，把昨天金寶陪伴自己去見張三爺的話，向她告訴了一遍。並且在床邊坐下了，一手挽住她的脖子，一手拿了藥碗，湊在她的嘴邊，服侍她喝藥。

盛老太這才明白了的神氣，愣住了一回。說道：「那麼從此以後，再也見不到你爸爸臉兒的了。……」說到這裏，不禁老淚縱橫，嗚咽哭泣起來。

璞姑也引逗得淚如雨下，遂祇好向她勸慰了一回。把藥汁服侍她喝完，方才放倒她的脖子，

叫她靜靜的躺一回兒。

兄妹倆吃午飯的時候，璞姑心中不免又想起了這個爲我們而受累入獄的金大哥。她覺得不管金大哥和張三爺有沒有私怨？這次的人獄，到底是爲了我們而起的原因，在我們心中當然有無限的抱歉。我若不去瞧望他一次，這在良心上實在太說不過去。於是對阿狗說道：「哥哥！我飯後要到局裏去探望金大哥一次，不知把他怎麼樣的判決？你給我好生看管在家，別到外面去亂逛，媽要茶要水的時候，你該好好兒的服侍她，我一回兒就回家的。」

阿狗聽了，點頭答應。說道：「妹妹！你這話很不錯，金大哥是世界上第一個熱心的人，他爲我們入獄受苦，我們若不去瞧望他一次，這我們還能算是一個人嗎？」

璞姑於是匆匆做畢，收拾碗筷，倒了一盆臉水，對鏡略事修飾。然後又到母親房中去望了望，見母親仍是安靜地睡熟。並不敢驚動，向阿狗再三叮囑兩句，這才匆匆的趕到局裏探望金大哥去。

第四章 破碎心靈父母十日竟俱亡

金志毅坐在一間溼悶得令人有些作嘔的獄室裏，他手托了兩頰，望着眼前這一堆齷齪的稻草，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憤恨。他覺得社會是太黑暗了，永遠見不到一些兒光明的。緊握了鐵一般結實的拳頭，恨恨的在自己手心上猛擊了一下。然而在這一這個時候，真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金大哥！金大哥！」

突然一陣顫抖而軟和的呼聲，觸送到志毅的耳朵裏來。使他驚奇得連忙抬頭望去，祇見鐵柵子外已站着一個修短合度的姑娘，這是盛璞姑呀！他心中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又喜歡又驚心的站起身子，猛可的走了上去。叫道：「璞姑！你爸爸怎麼了？」

「我爸爸已經在前天晚上死了。……」璞姑低聲兒告訴了這一句話，她已經聲淚俱落。但當他秋波掠到志毅臉頰上的時候，使她不禁夫聲地叫了起來。原來志毅的頰上，是一輪一輪的印着青紅色的傷痕。她啊啾着道：「金大哥！……你……」說到這裏，她好似已明白了一切，這就痛到心頭的嗚咽地哭泣起來。

金志毅當然明白她是因為發現自己臉部的傷痕而所以哭泣的，雖然很感激她的意思，但心頭是一萬分的沉痛。他臉上兀是含了剛強的微笑，說道：「璞姑！你不要哭，哭決不能驅逐我們四周的黑暗。我們失掉法律保障的窮人，我們是祇有受這個委曲和痛苦的。然而我相信不久之後，會把世界上的窮富強弱一古腦兒同歸於盡的。璞姑！你爸爸死後，你把他老人家怎麼的入殮呢？唉！你太可憐了。」

璞姑雖然是停止了哭，不過她却並沒有回答他對於爸爸人殮的話。她把手兒從鐵柵子外伸到裏面去摸志毅被鞭過的臉頰，她的手是發抖。淚眼盈盈的凝望了他的可怕底臉龐，哽咽着道：「金大哥！你太受一些委曲了，爲了我們，使你挨了這個痛苦，這叫我心中如何的對得住你，天哪！金大哥犯了什麼罪？他要遭這樣的苦刑呢？難道世界就這麼的黑暗，一些沒有公理了嗎？」璞姑說到這裏，伏在鐵柵子上，忍不住又哭泣起來。

金志毅對於璞姑這個舉動，在萬分沉痛之餘，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安慰。遂把她纖手兒握住了

一回，安慰她說道：「璞姑！你別這麼的說，這是我們窮人的命運。錢能通神在這一個世界這一個時代中，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公理兩個字呀！」說到這裏，又把手去抬她的下巴。接着又道：「我倒並不傷心我的被打，因為我記得，這是張三爺賜給我的恩典。終有一天，我也會有痛快狂歌的時候。祇是你的爸爸死得太冤枉了，太可憐了。璞姑！你別哭了，你該告訴我，你怎麼給你爸爸人殮呢？」

璞姑這才抬起淚眼盈盈的粉臉，微蹙了眉毛兒。嘆道：「昨天早晨，湯家的金寶姊伴我親自去懇求張三爺，他才幫助我五百元錢，給爸爸人殮下葬的。」

「湯家金寶姊？她不是大彪的妹妹嗎？」金志毅聽了這話，他想到大彪那種助紂為虐走狗的行爲，使他疑惑到金寶的慈悲，恐怕是含有了一些不良的作用，因此情不自禁的向她急急的迫問了一句。

「是的金寶姊並且要求張三爺，給我們兄妹兩介紹到廠內去工作，張三爺也答應我們了，我求三爺設法放了你，但是他不應，說你和他是私怨的，唉！我竟沒有能力可以救你出獄，那我怎麼的好呢？」璞姑聽他這麼的問，方才又低低的告訴他。

志毅聽了這話，他沒有作答，呆若木鷄似的出了一回子神。忽然啊呀了一聲，把璞姑的手兒握住了。說道：「璞姑！你明白你站着的位置危險嗎？」

「怎麼啦？金大哥！你這話我太明白了。」璞姑驟然聽了這話，頓時吃了一驚，粉臉失色的向他急問。

但志毅聽了，却又吱唔了一回，沒有說話。良久方才說道：「璞姑！這不是我的多疑，我覺

得——對你這一分的熱心，決不是真正的熱心，一定有着惡意的作用。璞姑！你是一個很聰敏的女子，你該明白張三爺是個一錢如命的奴才，他會慷慨幫助你五百元錢，我想他是不懷好意的，你千萬的要留心才好。」

璞姑聽了這話，心頭也是別別的一跳。暗想，這話倒也說得有理，不過仔細一想張三爺是個經理的身分，難道會看中我一個貧窮的姑娘嗎？這當然因為志毅和他怨仇，所以猜疑到這一層上面去了。不過志毅爲我而關心，這終是使我感激的一回事情。遂點頭說道：「金大哥！你放心，我決不會上人家當的。那麼你什麼時候可以出獄呢？」

志毅冷笑了一聲，說道：「什麼時候出獄？昨天他們竟判決我六個月的徒刑，哈哈！這……不是太公道了嗎？」志毅說到這裏，忍不住發狂的大笑起來。

但是璞姑却又暗暗地落下眼淚來，她明眸充滿了無限抱歉的目光，凝望着志毅的臉兒，說道：「金大哥！那是我苦苦你的了。在這六個月的日子中，叫我心頭能夠一日安嗎？唉！難道我們沒有辦法起來反抗的嗎？」

「當然會有這麼的日子，不過在光明未來臨之前，我們是祇有在黑暗中熬煎着痛苦。璞姑！你不用爲我而難受。好在我沒有爸媽，也沒有兄弟姊妹。本來就是這麼孤另另的一個人，把監獄當作了家也是很好的。」志毅的臉上始終是含了果決的微笑，用了真摯的語氣，向她低低的安慰。

璞姑在萬分感動之餘，又感到他的可憐，拉了他的手又哭泣起來。說道：「金大哥！你爲了我們挨受這六個月的痛苦，我終不會忘記你的情義。……」

志毅被她這麼的一說，倒也激起了一些兒女之情。遂把她纖手兒撫摸了一回，心頭感到了一陣莫名的悲哀。說道：「璞姑！你別說什麼情義的話。你現在是祇有一個母親的姑娘，而且你母親又病在床上，哥哥是個傻驢的人，所以今後你的負擔是更重了。我希望你從艱苦中掙扎着一條光明的生路，千萬不要受人的愚弄，而步入了滅亡的道路才好。」

「我知道，在我們四周的環境雖惡，但我們應該圖光明的前途。金大哥！你真是我的知己，因為我媽病得實在厲害，萬一母親不幸的話，這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呢？」璞姑一面說，一面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了下來。

志毅被她哭得傷心，眼角旁也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安慰她道：「你別傷心，想伯母吉人天相，定會病占勿藥。……即使不幸的話，你可以把我家中的物件全都賣去，以應急難。然而我們終希望她老人家能夠好起來。」

「是的，金大哥！我太感激你了。」璞姑感無可感，淚又泉湧。志毅情不自禁的把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然而他自己的眼淚也奪眶而出了。

兩人正在互相安慰互相傷心，法警前來催促了，志毅見她尚有依戀之情，遂也囑她小心回去，璞姑在無可奈何之下，含了淚水也祇好移步跨出了地獄的大門，懷了一顆痛傷的心靈，懶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阿狗問道：「妹妹！金大哥碰見了沒有？他什麼時候可以出難呢？」

璞姑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實在太豈有此理了，金大哥竟被判處徒刑六個月呢！你想，這個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呢？」

「那真是可惡之至，金大哥為我們挨受這個痛苦，那不是太委曲了他嗎？」阿狗聽了這個消

息，不禁把脚一頓，也表示無限痛恨的樣子。

璞姑沒有回答什麼，淚水又撲簌簌的落了下來。她跟前又浮現了志毅臉頰上一條一條的傷痕，她對於張三爺開始有了怨恨的意思，她覺得三爺是太以殘忍一些了。過了一回，方才向阿狗問道：「媽有醒來過沒有？她可曾問起我這個人嗎？」

「她醒來要喝茶，我倒給她喝，她問我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告訴了她，她忍不住又暗暗地淌了一回眼淚。」阿狗點了點頭，遂低低的告訴她。

璞姑嘆了一聲，瞧時鐘已三點多了，於是收束了淚痕，慌忙給母親去煎二汁的藥。煎好了藥，親自拿到床邊，低低叫聲媽。盛老媽回睜見了璞姑，便問道：「孩子！你回來了嗎？金大哥怎麼了？」

「金大哥沒有怎麼，他……他……大概就可以出獄的。」璞姑見母親問了這兩句話，同時淚水也淌了下來。她爲了生恐母親得知金大哥受曲的消息，更會傷心增加病體的。所以她竭力忍耐住痛心，含淚低低的安慰她。

「唉！金大哥太熱心太仗義了，反而累害了他自己，叫我們怎麼能夠對得他住呢？」盛老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心頭是感到無限的抱歉。

璞姑拿手帕給她拭了淚水，用了溫和的語氣。說道：「媽！你別傷心了，你是有病的人，應該好好兒的保重自己才好。我給你服侍喝樂吧！」

盛老太太點點頭，璞姑於是挽了她的脖子，又給她喝完了藥汁。用開水給她過了嘴，然後把她扶倒床上。問道：「媽！你肚子餓了嗎？這兩天就沒有好好兒吃過一些兒東西。」

「可是我却吃不下什麼，胸口好像有什麼東西塞住着似的。」盛老太搖頭回答，忽然她又想到了什麼般地。說道：「金寶這姑娘真也難爲了她，張三爺想不到很聽從她的話嗎？這真是強盜放出良心來了。那麼明天你們兄妹倆不是都可以上廠裏作工去了嗎？」

「是的，剛才金寶姊又來瞧瞧過媽，因爲媽睡熟了，所以沒有驚醒你。我已向她說過，叫哥哥先去上工，我緩一步，因爲媽在病中，不是也得有個人服侍才好的嗎？」璞姑一面按了她一下額角，一面把毯子給她蓋蓋好，悄聲兒回答。

盛老太却沒有作答，她似乎又欲睡熟了的樣子。璞姑暗想，喝過了藥，原該睡熟了一回的，於是和阿狗輕步地退到房外去。晚上吃過了飯，阿狗想到了金寶說的話，他心裏是甜蜜十分。遂對璞姑說道：「妹妹！我到外面去散一回步一回兒就回來的。」

璞姑怨恨地道：「媽病得這麼的，就在家裏安靜地睡了吧！」

「今夜月色很明亮，我在家裏悶得慌哩！」阿狗却不肯聽從妹妹的話，一骨絡轉身，已奔到外面去了。璞姑喊他不住，因此也祇好由他，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阿狗走出了家門，一口氣奔到金寶的家裏。遂篤篤的敲了兩下門，開出門來正是金寶自己。阿狗樂得什麼似的，笑嘻嘻的問道：「金寶姊！你哥哥在家中嗎？」

「哦！你此刻來作什麼啦？不是關照過你，叫你明天早晨到廠裏找我哥哥去嗎？」金寶突然見了阿狗，倒是愣住了一回子。原來金寶下午曾到廠內去玩過，張三爺說今天晚上仍舊睡到她的家裏來。金寶心中自然十分歡喜，所以和大彪說明三爺真的要娶自己作妾的話。大彪知道張三爺和妹妹正在熱戀頭上，自己識趣，所以今天放工後，就到李大媽家中吃飯去了。金寶此刻聽了敲

門之聲，以爲三爺來了。萬不料却是阿狗，她心頭有些失望。一時還以爲他是問職業來的，遂向他很討厭的說出了這兩句話。

阿狗聽了這話，也是怔住了一回。說道：「金寶姊！你這話奇怪了，你臨走的時候，不是自己叫我晚上來向你哥哥求親的嗎？」

其實金寶對於這句話原是爲了脫身之計，說過早已忘記了。此刻被他一提，這才明白了。忍不住好笑道：「不過今天晚上哥哥出去了，你明天晚上再來吧！」

「湯大哥出去了嗎？那麼這真是一個好機會呀！金寶姊！我們不是可以談談愛情了嗎？」阿狗聽了這話，心裏反而更加的喜歡起來。他一面說着話，一面給金寶代爲關上了門兒。金寶想到三爺回頭要來，一顆芳心，不免急得了不得。意欲向他翻臉，罵他出去。但轉念一想，這個曲死，我何不開他一個玩笑？也好叫他知道我的手段。於是立刻含了媚笑，拉了阿狗的手。說道：「你要和我談愛情嗎？很好，我一個人正寂寞哩！阿狗弟！來，我們到房中去坐吧！」

阿狗聽了這話，驚喜萬分的樣子，他到底還有些胆怯。說道：「金寶姊！我能到你房中去坐嗎？回頭湯大哥回來，會不會罵我的嗎？我的意思，就在草堂上談愛情也可以的呀！」

憑他這兩句話，就知道阿狗所謂談愛情，並沒有什麼野心的企圖，因爲他原是一個忠厚的人。金寶因爲要實行她玩弄的計劃，所以她還把阿狗手兒握緊了一些。笑道：「傻孩子！談愛情當然是到臥房裏去談開心呀！反正哥哥此刻不會回家的，就是回家了，我也可以設法叫你逃跑的。不要害怕，快跟我到房中來吧！」

阿狗是個二十歲的年紀了，他聽了金寶這兩句誘惑的話，因此把他一顆寂寞的心也說到活動

起來了。於是跟她到了臥房，祇見房中的傢具比自己家中要好得多。阿狗心裏想，這是大姑娘的閨房呀！他樂得拉開了嘴兒祇管笑，覺得自己是幸福極了。

金寶見他站在房中祇管呆若木雞般的傻笑着，一時覺得他到底是個騃子，芳心也由不得暗暗的有趣。遂笑道：「阿狗弟！你坐呀！爲什麼老是出神幹嗎？」

阿狗聽了，這才點了點頭，遂把身子坐到桌旁椅上。笑嘻嘻的道：「金寶姊！你的臥房真清潔真好啊！假使給我們作爲新房，那叫我心不知樂得如何是好呢？」

金寶撲的一笑，說道：「照你這麼的說，不是我嫁給你，竟是你嫁給我了。」阿狗紅了臉兒，吱唔了一回。方才問道：「那麼我能夠嫁給你嗎？假使能夠的話，我就嫁給你也不要緊。因爲我的家不及你家好，你若嫁給我，你如何住得慣呢？」

「你嫁給我也可以，不過你得叫我丈夫了呀！」金寶覺得和這個騃子談話有趣，一面回答，一面忍不住吃吃笑起來了。

阿狗似乎也覺得男人家做妻子，這是一件難爲情的事，因此也紅了臉兒却没有回答，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金寶停止了笑，遂問他又道：「阿狗弟！你和別的女人可曾談過愛情嗎？」

「沒有，我和金寶姊談愛情是第一次。」阿狗這才羞澀地望了她一眼，低低的回答。

「那麼沒有和別的女人發生過……關係嗎？」金寶忍不住又噗哧的笑起來，她厚着臉皮，終於向他問出了這一句話。

「什麼關係？怎樣發生的？我沒有知道呀！」阿狗似乎解其意，望着她怔怔地愣住了。這兩句話聽到金寶的耳裏，益發大笑起來。阿狗被她這麼的一笑，也更弄得莫名其妙。遂皺了眉毛問

道：「金寶姊！你爲什麼這樣的好笑？」

金寶這才停止了笑，把手帕拭了拭眼皮。說道：「我知道你大概還是一個童子貨吧！你既然連發生關係都不知道，那如何能夠和我談愛情呢？」

阿狗道：「我和你現在不是坐着談愛情嗎？照你說，要如何的樣子才能夠算談愛情呀！金寶姊！你告訴我吧！」

金寶見他傻得這個程度，遂不再跟他多纏繞。芳心暗想，這傻子倒還是一個處男哩！可憐我被張三爺估污，他又不是一个處男，那麼我這一輩子就永遠沒有嚐到處男的滋味了。想到這裏，一顆芳心倒由不得怦然的一動。但轉念一想，我會在一個傻子的身上轉念頭，這不是也癡得太以可憐了嗎？阿狗見她蹙了眉尖兒，作個沉思的樣子。遂又問道：「金寶姊！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呀？」

金寶正欲說句什麼，忽然聽得門外又有人敲門的聲音，她明白三爺來了。這就故作驚慌的神情，低低的道：「啊呀！不好了，你聽，我哥哥回家來了。」

「真的，你哥哥回來了，那可怎麼的好呢？……他會憤怒嗎？」阿狗似乎也發覺了敲門的聲音，他猛可站起身子，急得臉兒有些灰白的顏色。

「他當然會憤怒的，你千萬見不得他，否則，他會把你送到局子裏去鎗斃的。」金寶也裝出害怕的神氣，認真地告訴他。

阿狗聽了這話，嚇得心胆俱碎，全身不禁瑟瑟地發起抖來。這就撲的一聲，向金寶跪倒在地。苦苦哀求道：「好姊姊，你是愛我的，你可憐我，快些兒救救我吧！」

「阿狗弟！你別這個樣子，快些起來！哦！有了，你還是向床後的窗口跳出去吧！這樣子我哥哥就不知道了。」金寶一面把他拉起身子，一面指了指窗口，急急的說。同時把身子已奔到窗口旁，把戶推開。阿狗一時急慌了，也就管不得許多的危險，就把身子向窗口跳了出去。

在阿狗跳出窗子去的時候，金寶聽到「撲通」的一聲。她明白自己的計劃是成功了，遂抿嘴一笑，立刻把窗戶關上，她取過一隻腳盆，放在床邊，又把熱水瓶的水倒在腳盆內。然後方才匆匆出去開門，進來的當然是張三爺。他帶了埋怨的口吻，說道：「敲了這麼半天的門，你還祇有現在聽到嗎你在什麼？莫非在偷和尚了？」

張三爺後面這句話原是她開玩笑的意思，不料聽到金寶的耳裏，心頭由不得暗暗地吃了一驚。遂故作嬌嗔的神氣，恨恨的白了他一眼。說道：「我偷和尚？要末偷你的娘哩！」一面說，一面關上房門，遂回身走了。

「好太太！我和你說句玩話，你認什麼真的？那麼你在房中作什麼呢？」張三爺見她生了氣，遂趕上一步，拉了她的手兒。用了央求的口吻，向她求饒。

「我在房中作什麼？你自己進去瞧好了。別人家等了大半天，你不來，我要洗腳了，你偏又來了。還說我偷和尚，叫我生氣不生氣？」金寶拉了他一同步進房中，一面絮絮的說，一面恨恨的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

張三爺見房中果然放了一隻腳盆，裏面還倒了熱氣騰騰的水。這才明白她是預備洗腳了，遂笑嘻嘻的道：「我原冤枉了你，現在我給你洗腳好不好？那你終可以不用生氣了。」張三爺說着話，却把她拉到床邊去，是要服侍她洗腳的意思。

金寶聽了這話，粉頰上立刻浮現了一朵玫瑰的色彩。她把手指劃到他的頰上去，撇了撇嘴，笑道：「虧你說得出，難爲情怕嗎？我想三爺在家裏一定常常侍候太太洗腳的，所以在我的面前也鬧這一套把戲了。是不是？」

「你這話正說到我的心眼兒上去，我不但給太太洗腳，而且還給太太洗屁股哩！好太太！今天我也給你洗一洗吧！」張三爺賊忸嘻嘻的笑着回答，他把手兒去抬金寶的腿兒，同時把她的絲襪已褪了下去。

金寶被她這麼的一來，不免又羞又急，漲紅了兩頰。一面掙扎，一面推開他的身子。嗯了一聲，笑道：「你給我少涎臉吧！一個男子漢，給女人家洗腳，你還會發財了嗎？」

張三爺笑道：「你這話錯了，我今天有做經理的地位，全靠天天給太太洗屁股洗出來的呀！俗語道：『怕老婆會發財，越怕越發。』所以我倒挺願意給你洗腳的。」

得啦！得啦！照你這麼的說，那般銀行經理，公司經理，也和你工廠經理一樣，專門給太太洗屁股才有這個地位的嗎？」金寶邊說邊笑，說到後來，幾乎笑得花兒亂抖起來了。張三爺也笑道：「當然啦！那一個經理不是全靠給太太洗屁股洗出來的？好太太！來來！我給你洗吧！不會生硬的，因我已經畢業的了。」

「那你把作經理的人也瞧得太不值一個錢了。……三爺！你別鬧了，正經的，我給你洗一洗脚吧！昨天晚上我就發覺你脚怪臭的。金寶這才停止了笑，很正經的向他說。不過她既說出了口，又有些難爲情的樣子，紅暈了嬌容嫣然的笑。」

張三爺點了點頭，把她抱住了，親一個嘴。說道：「好金寶！你待我真好，所以我愛一心愛

你哩！金寶却披了披嘴，白了她一眼，她蹲下身子來，給三爺脫去了鞋子洗腳。說道：「你也知道我待你好嗎？那麼祇要你良心放在當中，不要忘記我也就罷了。」

「你放心吧！我到死也不會忘記你的恩情哩！金寶！你的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張三爺見她臉部有些哀怨的表情，遂含了笑容安慰她。

金寶握了他的腳正給他放在盆水裏洗濯着，聽他說死，遂把手在他腳底心裏抓了一下。張三爺怕癢，把腳一跳，那水就濺，金寶一面把金寶回頭向他連吐了幾口唾沫，恨恨的白了他一眼。笑道：「你真要死了，濺了一嘴巴，多醜的。」

張三爺忍不住格格的一陣子笑，說道：「誰叫你的手抓我腳底的，人家肉癢嗎？金寶！這味兒鮮不鮮？」

「你還說這些話，我擰你……」金寶啐了他一口，把手擰他的小腿肚。張三爺叫痛，祇好連連的求饒。金寶才放了手，匆匆的給他洗畢揩乾，方才把盆水端到外面去倒了。待金寶回到房內，見他已脫去了西服西袴，祇穿了一件汗背心短袴，仰天躺在床上出神。遂問他道：「你要喝茶嗎？」

「我不要喝茶，你走到床邊來坐着，我跟你說話。」張三爺回過頭來，向她招了招手，低低的說。金寶坐到床邊去，張三爺拉住她手兒。問道：「我娶你做姨太太，你對大彪說過了嗎？」

「說過了，哥哥是沒有不贊成的道理，因為他知道你今夜又要睡到這兒來，所以他也避你而睡到李大媽家中去了。」金寶紅暈了兩頰，有些難為情的樣子回答。

張三爺笑道：「這是在你妹子面前樂得放交情的話兒，其實他自己何嘗不喜歡睡到李大媽家中去呢？金寶！你說這話對不對？」一面說，一面把她身子向自己懷裏拖下去。金寶笑了一

笑，却沒有作答，把身子趁勢歪倒，和他並頭躺在一起。張三爺問道：「爲什麼不答我？難道我這句話說得不對嗎？」

「我不知道，反正問你們男子自己是了。」金寶明昨逗給他一個白眼，搖了搖頭微笑着回答。

「問我們男子自己？那麼你們難道也不愛這個嗎？」張三爺嘆的一笑，把她的手捉放到自己的身上去。金寶慌忙把手縮回，不料張三爺卻捉住了她，按着不放鬆。笑道：「金寶！這是你的寶貝，你不喜歡嗎？」

「你再胡鬧，我索性把你摔斷了。」金寶紅暈了兩頰，她厚着臉皮，嗤嗤的笑。

「祇怕你捨不得……」張三爺抱住她的身子，吮吻她的嘴。同時他的手伸下去，插進她的腰肢裏去。金寶在這情形之下，她給張三爺又來了一套人上人的把戲。

次日早起，金寶問他道：「你叫人租定房子沒有？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進新屋，做太太去呢？」張三爺道：「在一星期之內，準給你住新屋子是了。那麼對於璞姑的事情你千萬要給我玉成了美事才好的呀！」

金寶逗給他一瞥怨恨的目光，說道：「我和璞姑同樣是一個女人，爲什麼你了有我，一定還想璞姑呢？唉！你們男子真的也太貪得無饜的了。」

雖然同樣是個女人，不過滋味完全是有分別的。有的像生梨，爽快無比。有的像蜜橘，酸中帶甜，令人回味。好金寶！你就幫幫我的忙吧！張三爺聽了，却涎皮嬉臉地回答。

金寶伸手向他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但不知有個什麼感覺？她紅了兩頰，笑着又逃到房外

去了。不多一回，她端了一碗點心進房，放到桌子上。說道：「三爺！我正經的對你說，你若一定要愛上璞姑，那麼你可不要肉疼着金錢。因為璞姑這兩天爲了母親的病，請醫撮藥，正在鬧着沒有金銀，所以你快些給我再拿三百元錢來，去接濟璞姑的需要，那麼好叫璞姑心裏感激你呀！」

張三爺雖然一錢如命，不過在女人身上化錢，這是再情願也沒有的事情。當時在皮匣子裏取出三疊鈔票，放到桌子上。點頭笑道：「三百元錢算得了什麼？金寶！你給我代爲送過去，假使以後還短少錢用，我可以再給她的。」

金寶聽他這麼的說，芳心裏至少也帶有些酸素作用的。遂撇了撇嘴，說道：「在璞姑身上你就把錢視作糞土了，在我那兒可曾化你千兒八百的大錢嗎？」

「金寶！你如今已作我太太的人了，還向我吃這個醋，這也太沒有意思的了。往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難道還有什麼分別嗎？你想，昨夜我把這枚最心愛的鑽戒也交給了你，你還要向璞姑妬忌，這你也太量窄的了，金寶！好太太！你要鈔票，三千五千我都會給你哩！何況是三百五百嗎？」張三爺聽她這麼說，遂把她身子拉到懷裏，一面向她肉麻地溫存，一面向低的說。

金寶聽了這才滿心歡喜，逗給他一個白眼，嫣然的笑了，三爺吃畢點心，方才匆匆的回廠內去。這兒金寶收拾舒齊，把三百元錢藏入懷內，也到璞姑家裏去了。到了璞姑的家，祇見璞姑愁眉苦臉的坐在草堂上發呆。於是低聲兒問道：「妹妹！你媽可曾好些了嗎？」

「姊姊！我媽也不見什麼大好，但我哥哥却又病倒了。唉！這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呢？璞姑

見了金寶，慌忙站起身來相迎，蹙了眉尖告訴着，她眼角已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眼淚。

「你哥哥怎麼也病起來了？那麼今天又不能上廠裏工作了呀！」金寶心頭暗吃了一驚，她有些懊悔，不該把他開這個玩笑的。同時她又有些焦急，生恐這個傻子從實說出來。

「昨天晚上，他說要出去散步，我勸他不住。誰知不到一個鐘點，他就沾了滿身糞汁回來。說他一不小心，落在便缸裏了。姊姊！你想，又臭又髒，當時真叫我沒了法兒。好容易把他洗淨了，換了衣服，誰知今天早晨全身也發熱了。叫我心中急不急呢？」璞姑這才又怨恨又好笑的告訴出來，但她免不得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金寶聽阿狗並沒有把實情說出，心頭這才落了一塊大石。雖然感到有趣而幾要笑出聲音來，不過見了璞姑掛着眼淚那種悲的神情，所以祇好竭力忍住了笑。握住了她的手兒，很表同情的樣子。安慰她道：「妹妹！你快不要傷心了。唉！你哥哥真的也太淘氣了。現在終得請太太給他診治才好呀！」

「不過家中的錢又……唉！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覺得真的再也活不下去了。……」璞姑想到自己的處境，她傷心得伏在金寶的肩膊上哭泣起來

「事到如今，哭也無益。妹妹！我這兒有三百元錢，現在暫時沒有什麼用處，你就拿着用吧！待你將來有錢的時候，再歸還我好了。」金寶一面說，一面摸出三百元鈔票，交到她的手裏去。

璞姑見金寶這樣對待自己，心裏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淚盈盈的望着她。說道：「姊姊！你自己不是也要用的嗎？我怎麼好意思借你這許多錢用呢？」

金寶道：「沒有關係，我不是說這些錢沒有用處嗎？你祇管拿着用，我和你像姊妹一樣，你不用客氣了。」

「那麼三百元也太多，拿一百元先用一用，將來不夠，再問你要好了。因為借了你這許多，怕往後歸還不出，反叫我爲難了。」璞姑把兩百元錢交給她說。

金寶道：「你怕什麼，你有錢就還給我，沒有錢，我也不會逼着要你還的。妹妹！你祇管大了胆子拿着用好了。此刻我尚有事情，過兩天再來望你。」

「姊姊！你待我這麼的好，叫我拿什麼來報答你才是？」璞姑感動極了。拉了金寶的手兒，眼淚又簌簌的落了下來。

金寶把她又安慰了一回，方才自管走了。這裏璞姑收束了淚痕，忙着又去請大夫給媽和哥哥診治，可憐她一個人真也夠忙碌的了。

光陰像電光般的閃去，轉眼之間，已過去了一星期。在這一星期中的日子，阿狗的病是完全好了，祇不過盛老太太的病却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璞姑覺得媽的病是已到了垂危的地步，她除了暗暗哭泣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這天阿狗從外面回來，却哇的一聲哭了。璞姑正在憂愁母親的病，忽然見哥哥這個情景，心頭倒吃了一驚。遂連忙問道：「哥哥！你幹嗎哭了？受了誰的欺侮嗎？」

阿狗抽噎了一回方才含淚告訴道：「金寶姊姊被張三爺娶去做姨太太了。」璞姑哦了一聲，遂奇怪地又問道：「金寶姊姊給張三爺娶去做姨太太，與你什麼相干？你怎麼哭起來了呀？」

「她……她原本是答應嫁給我的呀！……阿狗把手擦了擦眼皮，說到這裏，忍不住又傷心

她哭了。

璞姑暗想，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哥哥又在發變動了。遂怔怔的問道：「你這是什麼話？金寶姊答應過嫁給你的嗎？」

阿狗這才停止了哭泣，把前天自己向金寶求婚的話，告訴了一遍。並且說道：「金寶姊說，她自己可以答應我，不過叫我再向她哥哥去求婚，祇要湯大哥答應，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不料我竟病了一星期，今天向湯大哥去求親，誰知他告訴我，她妹妹早已在三天前嫁給張三爺做姨太太去了。你想，這不是叫太痛心一死嗎？告訴這事，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璞姑聽了這話又好氣又好笑，而且又感到怨恨。遂一把他嘴兒捫住了，叫他不許放聲大哭。說道：「哥哥！你這人真在作夢呢！金寶姊是個怎麼樣的人兒？她會情願嫁你做妻子嗎？因為被你纏不過，所以故意和你開玩笑的呀！你這人真也無賴極了，她病得這變的厲害，你心裏一些兒不傷心倒也罷了，還爲了這些事情而哭起來，我問你，你對得起媽媽嗎？你有沒有心肝的嗎？」阿狗被妹妹這一頓責罵，他也覺自己太不應該一些了。遂停止了哭泣，收束了淚痕，低低的道：「妹妹！是的，我錯了，我不敢再爲這些事而傷心了。」

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得一嘩嘩的一聲響亮，彷彿在母親的房中。璞姑不知母親怎麼了，慌忙奔進房中，却是靜悄悄的沒有一些動靜，母親直挺挺的躺在牀上。璞姑突然有了一個恐怖的感覺之後，頓時大吃了一驚，不禁冷水澆頭。一陣寒意砭骨，毛髮悚然。立刻奔到牀邊，伸手一摸母親鼻子，已有涼意。這就哭道：「媽！媽！你快醒醒你的女兒吧！」

這時阿狗也走到牀邊，連問媽怎麼了？媽怎麼了？璞姑見母親已經死過去了的樣子，她痛到

心頭的忍不住放聲大哭。阿狗聽妹妹哭，他也哭起來。盛老太被兩人這麼的一哭，她微微的睜開眼睛，已失了光芒的向他們逼了一瞥，淚水也從眼角像蛇行似的流了下來。璞姑搖撼着她的肩膀，叫道：「媽！你去不得，你萬萬也去不得，叫我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怎麼過活好呢？」

盛老太非常的清楚，雖然她也不忍心拋下這兩個兒女死去，然而她再也支撐不住了，她合上了眼皮，就在喘氣吁吁聲中完了她最後的一口氣。璞姑想到十日之內，父母竟雙雙的慘亡。她痛心極了，她叫了一聲天哪！身子已仰天跌到地下去了。阿狗睜此情景，又急又傷心，一面哭，一面抱了妹子連連叫喊。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房外走進一個很摩登的女子來，她驚慌地叫道：「啊！阿狗弟！怎麼啦？怎麼啦？」

第五章 誤認是知音從此造成惡命運

阿狗見妹妹哭得昏絕倒地，心中正在無限焦急，抱住了璞姑的身子，連聲的叫喊。忽然房外走來一個摩登的女子，回眸仔細一望，原來却是金寶。這就急急的叫道：「金寶姊！我媽死了，妹妹哭昏哩！」

金寶聽了這話，粉臉顯出慌張的樣子。立刻奔了上去，把璞姑抱在懷裏，一面把手指按住她的人中，一面向阿狗說道：「你快倒盃開水來吧！」

阿狗聽了，遂忙着去倒茶，交到金寶的手裏。這時璞姑經金寶按住了人中之後，也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金寶這才落了一塊大石，把茶盃湊在她的嘴邊。低低的叫道：「妹妹！你快些兒定心，別傷悲了，自己身子保重着吧！」

「姊姊！妹子的命太苦了，我的媽又死了，還叫我做什麼人好呢？」璞姑睜眼見自己躺在金寶的懷內，遂叫了一聲姊姊，一面告訴，一面又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

金寶被他哭得傷心，眼皮兒一紅，由不得也流下淚來。說道：「妹妹！但事到如今，又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料理她老人家後事要緊嗎？你且起來吧！我們好好兒的商量。」說着話，把她身子從地上扶起，拉到房外，低低的又道：「妹妹！我這兒尚有五百元錢，你拿着料理老太太的後事吧！這裏叫阿狗弟去請幾個人來幫助幫助，否則，你們兄妹倆如何忙得過來呢？」

璞姑當初也不及打量金寶的服飾，此刻兩人相對站着，當然瞧得非常的清楚。金寶頭上是燙着鬆曲的長髮，身上是穿着軟綢的旗袍，脚上一雙白麂皮的皮鞋，一時暗想，從這一點子看，可見金寶是真的嫁給張三爺做姨太太的了。於是握住她的手兒，感激流涕的道：「姊姊！你這一份情義對待我，叫我怎麼好意思接受下去？」

「妹妹！你假使認我是你姊姊的話，那麼你就千萬不要這麼的說。一個人少不得有患難的時候，在我盡個互助的義務，也是應該的事情呀！」金寶拭着她的眼淚，很真摯的情意向她溫和的說。

姊姊！我心裏記着你的恩典是了。」璞姑感動地握了她一下手兒，和她表示無限親熱的樣子。一面叫阿狗去請林大哥等到來幫忙，一面又請金寶坐下，問她今天怎麼湊巧地會到我們家裏來？金寶附着她耳朵，低聲的道：「你知道沒有？我已嫁給張三爺作小……了。妹妹！爲了要吃飯，那也沒有什麼辦法。我心裏記着你媽的病，所以特地又來瞧瞧你一次，那裏料到你媽已經……唉！做人真的太空虛了。……」

「可不是嗎？……」璞姑回答了一句話，眼淚又撲簌簌的落了下來。接着又說道：「姊姊！你別那麼說，祇要彼此有真心的愛，做大做小都沒有什麼分別的，所以你用不用難受。……」

金寶聽她這麼說，以為她並不嫌做人家小而感到可恥，這樣覺得往後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所以心中暗暗的歡喜。把她又安慰了一番，說尚有別的事情，她先匆匆的走了。自從盛老太死後，金寶就把她們兄妹介紹廠內去作工，這樣有了一個月光景。時候已到盛夏的季節，天氣是非常的炎熱。這日於工，璞姑一路從工場間走出，一路低頭想着金大哥，足足在獄中受苦近四十天光景了吧！唉！可憐！如何想得到我母親又會死了呢！這一個月來，也不知忙些什麼？竟沒有第二次到監獄去探望他，這在他心中當然感到有些兒怨恨了吧！想到這裏，覺得今天回家後，洗了浴後，一定要買些東西去瞧瞧他一次了。

不料正在想時，忽然有人在她肩上了拍了一下。低低笑道：「妹妹！你低了頭兒在想什麼心事？怎麼我走到你的身旁，你還沒有發覺我嗎？」

璞姑冷不防之間，倒是吃了一驚。抬頭見是金寶，方才滿堆笑臉的叫道：「姊姊！好多天不見了，你今天怎麼倒有空上廠內來玩呀？」

「妹妹！這一個月來，你真瘦削得多了，我今天到廠裏來，特地請你上我家去吃晚飯的。因為我家你還不會去玩過，再說今天燒了幾樣好小菜，所以請妹妹大家敘一敘，不知妹妹肯賞光嗎？」金寶握住她的纖手兒，笑盈盈的問她。

璞姑笑道：「姊姊！你還說肯賞光的話，那真叫我心中不好意思極了。姊姊這麼的抬愛我，原該從命叨擾。不過這裏也有個不方便，一則我身上這麼寒酸，你家如今可比不了在娘家的時

候了，僕人衆多了，見了我這麼一個客人，不是會笑話嗎？再則張三爺在家中，我也很不好意思見他。」

金寶聽了這話，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笑道：「妹妹。你別傻了，我家中也祇有一個老婆子徐媽，她是僕婦，管得了你嗎？至於三爺，今天開董事會，大概今夜要遲些兒回家，而且他也許今夜要上妻子那兒去呢？妹妹！你別鬧客氣了，快些兒和我一同走吧？」金寶一面說，一面也不徵求她的同意，拉了她的手兒，忽忽的走出了廠門。見外面停着一輛汽車，車夫見兩人走出，遂拉開車廂，叫太太！這當然請兩人坐上車子的意思。

金寶點了點頭，先請璞姑跳上，然後自己坐了上去，一關上車廂，車夫阿三撥動機件，遂開到張三爺的小公館裏去了。在車廂裏，璞姑見金寶身穿一件湖色喬其紗的旗袍，一雙湖色的高跟皮鞋，儼然是個少奶奶的身分。和自己相較，真有天壤之別。覺得和她坐在一個車廂裏，做她的丫頭，恐怕還夠不到這個資格吧！想到這裏，兩頰紅上了一層嬌羞的紅暈，低下頭兒，却默默出了一回子神。

金寶却親熱地拉了她的手兒，低低的笑道：「妹妹！你爲什麼呆住着不說話？好像有什麼心事般的。」

璞姑在她伸過手來的時候，見她指甲是修得尖尖的，還塗上了一層紫紅的指甲油，益發顯得她手兒白嫩得可愛。而且無名指上還戴着一枚亮晶晶的鑽戒，閃人眼目的。於是情不自禁的把她手兒也捏了一陣，秋波望了她一眼。說道：「我憑一個人的環境變化起來，真也令人不可捉摸的。比方說我本來是父母俱全的人，那料到不上兩個月後的現在，却連一個大人都沒有了呢？」

唉！

金寶聽她這麼的說，心裏想到自己，本來是個貧窮人家的姑娘，現在也這麼的華貴起來。因了璞姑環境的惡劣，使自己心頭更感到得意的喜悅。遂含笑安慰她道：「妹妹！你也不要難受了，我想像你這麼一個姑娘，當然也會有好日子過的。」

不過我倒也並不希望再有什麼好日子過，能夠不再遭到什麼意外悲慘的打擊。我也很滿足的了。」璞姑聽她這話中，似乎誤會自己有羨慕她的意思。遂搖了搖頭，低低的回答。但說到末了的時候，忍不住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金寶笑道：「妹妹！你還祇有十八歲的姑娘哩！別抱這麼悲哀的觀念吧！」說着話，汽車已到張三爺的小公館，阿三把車門拉開，兩人忽忽的跳下。璞姑見是個小小的樓房，四周圍着一個院子，裏面種有樹木花卉，因為是夏的季節，所以樹葉兒頗為茂盛。金寶在鐵柵子門上的電鈴裏按了一下，不多一回，徐媽忽忽的出來開門。她含笑叫道：「太太回來了嗎？」

「唔！徐媽！這位是盛小姐。」金寶拉了璞姑跨進門檻子，向她低低的介紹。徐媽忙向璞姑彎了彎腰，叫聲盛小姐。璞姑也含笑點點頭，這兒金寶先陪她到客室，裏面全都紅木傢俱，真是古色古香，織塵不染的。金寶道：「我們到樓上坐吧！」說時，把璞姑又拉着走到樓上，祇見一排三間臥室，外面一間有些書房擺設的樣子。正中一間裏面全都西式傢生。金寶請她坐下，說道：「這便是我的臥房了，妹妹！你坐吧！別客氣的。」

這時徐媽跟着上來，倒了兩盃冷開水後，方才悄悄地下去。璞姑見室中的傢生真是富麗堂皇，考究得了不得。這就望了金寶一眼，微笑道：「這屋子全是你一個人住着嗎？你真好福氣。」

的。」

金寶憑她這句好福氣的話，覺得在她這回至少是包含了一些羨慕的成分。於是她身旁坐下，笑道：「妹妹！你還說好福氣，有時候我一個人真冷清呢！假使我有妹妹那麼一個人作伴的話，這才快樂哩！」

璞姑聽了這話，芳心也由不得跳動了一下。遂嘆的笑道：「姊姊！你怎麼說一個人呢？難道三爺不是人嗎？」

金寶紅暈了兩頰，輕輕打了她一下子手背。笑道：「他也不能天天伴在我這兒，到他那日子這邊不是也要去簽到的嗎？」

璞姑秋波逗；她一警神秘的媚眼，也忍不住微微的笑了很表同情的說道：「這麼大的屋子，一個人住着，確實也太冷清一些。不過姊姊明兒有了孩子之後，也會感到熱鬧起來的。」

「不過我也許是養不出的。……」金寶赧赧然的笑着。

「明兒肚子大了，我才問你嘴硬？」璞姑也嗤的笑着。

「太太！晚飯開到樓上來吃？還是在樓下吃呀？」兩人正在說笑，徐媽走來問她。金寶道：「又沒有什麼外人，你就開到樓上來吃。不過此刻時候尚早，你且先燒些兒水，給盛小姐就在這兒洗一個浴吧！」

「不！吃好了晚飯，我回家去洗吧！」璞姑聽金寶這麼的說，慌忙急急的謝絕着。但徐媽答應了一聲，却已忽忽的走下去了。金寶笑道：「妹妹！你急什麼？我這兒備有浴缸，洗個浴多爽快，難道在姊姊面前還怕什麼難爲情嗎？」

「倒並不是怕難爲情，因爲我又不曾帶着衣衫，洗好浴，不換衣衫，也是怪不舒服的，所以還是回家去洗的好。」璞姑微紅了兩頰，方才告訴出這個原因來。

金寶哦了一聲，笑道：「這個是不成問題的，我的短衫袴和旗袍都多着，你不能暫時穿着換個身的嗎？」一面說，一面站起身子。走到大櫥旁邊，拉開櫥門，取了一套粉紅小紡的衫袴，並一件月白麻紗的旗袍。回頭又道：「我和你個子兒差不多高，你穿起來，一定是很合身的。」

「不過姊姊忘記我是個載孝的人了嗎？如何能穿這個衣服呢？況且這樣新的衣服，我也不捨得給你穿上的。」璞姑笑着搖了搖頭，低低的回答。

金寶聽了這話，不禁啊喲了一聲。笑道：「可不是？我這人真糊塗極了。不過我也有素短衫袴的。」說着，把粉紅小紡衫袴，換了一套雪白洋紗的小衫袴。拿到她的面前，說道：「妹妹！這些麻紗洋紗的料子，你是可以穿的。」

璞姑對於這些雪白簇新的衣服，可說從未上過身子的。今日見了，心頭自然十分的歡喜。不過她兀是謝絕道：「姊姊的衣服，我怎好意思穿呢？再說弄葬了，多可惜！」

「妹妹！你別給我說什麼謬話了，衣服穿醜靨了，不是終可以洗濯的嗎？況且這一套衣服算得了什麼？我自嫁三爺後，就做了許多衣服，老實說，一個人穿，也穿不了這許多，所以妹妹若配身的話，我就送給你穿，你不用還我的了。」金寶却很爽快的樣子，向她這麼的說着。

璞姑聽了這些話，真是感到了意外的驚喜。她情不自禁的猛可抱住了金寶的身子，但既抱住後，却又立刻放開了手。金寶倒有些莫明其妙的，忙問道：「妹妹！你爲什麼呀？」

「我怕葬了你的衣服，姊姊！你待我太好了，叫我拿什麼來報答你好？況且我還拿着你八

百元錢，一個月來沒有還你一元錢哩！」璞姑望了望自己沾着污漬的衣服，低低的說。她把明眸充滿了熱情的目光，向她感激萬分地凝望。

金寶笑道：「這些錢我也不要你還了，你瞧我現在難道還短少錢用嗎？至於報答的話，可惜我不是個男子，否則一定要你做個太太的。」

璞姑聽她取笑自己，不禁羞紅了兩頰，嚶了一聲。秋波逗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嗔之後，也不禁報報然地笑起來了。正在這時，徐媽上來道：「太太！我已把熱水放在浴缸裏了，請盛小姐可以洗身去了。」

「妹妹！你來，我伴你到浴室內去吧！」金寶聽了遂拉着她站起身子，一同到浴室內。見裏面熱氣騰騰，浴缸內已放滿了熱水。金寶道：「這裏香皂香水都有着，妹妹！你自管洗浴，回頭我把衣袴襪子會送來的。」

姊姊！可是真累忙你的了。」璞姑見她已退到室外去，遂含笑點了點頭，一面感激地說，一面把浴室的門也就關上了。

金寶很得意的回到房中，誰知張三爺却笑嘻嘻的坐在沙發上吸煙。這就白了他一眼，急急的道：「噢！我叫你晚上九時後來，怎麼此刻就來了回頭事情弄不成，那我可不管。」

「好太太！我是來聽一個回音的，瞧瞧她有沒有在家裏？徐媽告訴我說盛小姐已在洗浴了，所以我才大胆走上來的。你別生氣，我一回兒仍舊要走的。」張三爺眉飛色舞的神情，一面站起身子向她鞠躬賠錯，一面已挨近到她身旁來拉她的手。

金寶秋波逗給他一個怨恨的嬌嗔，說道：「我事情給你成功了，你可不能有了新人丟舊人，

否則，我會氣得自殺的。」

「你放心，你放心，我是決不會忘記你的恩情。好太太！我是多麼的愛你啊！」張三爺把她拉到懷裏來，挽着她的脖子，連連的親嘴。

金寶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愛我？既然愛我，也不會再瞧中璞姑的了。」張三爺笑道：「也無非換換口味罷了。」金寶聽了這話，恨恨的擰着他耳朵。罵道：「放屁，你把我們女子當作什麼可以吃的東西嗎？」

「不！不！好太太！我跟你說句玩話，你快別生氣，放手饒了我吧！」張三爺半側着臉兒，閉了一隻眼睛，却不敢掙扎向她低低的求饒。

「沒有這麼的容易，你得給我跪下來叩頭。」金寶因受籠而漸漸放肆，起初她對三爺祇有一味的奉迎，現在她是要爬到三爺的頭上來了。張三爺笑道：「你當真要我跪下叩頭嗎？」金寶道：「自然真的，難道還有假的嗎？」

張三爺見她擰了耳朵不放手，這就把手直伸到她的膀下去，一把摸住了。笑道：「你到底放不放？」金寶肉癢，放了他耳朵，一骨絡轉身，便格格地笑着逃到床邊去了。

「好太太！你雖然厲害，但到底擋不住我這個海，撈月的解數。」張三爺見她逃到床邊去，遂十分得意的笑着說。

「好的！你不肯跪我，我也有辦法，今夜你就休嚐天鵝肉的滋味。」金寶在床邊坐下了，撇了小嘴兒，逗給他一個嬌嗔，她便轉着烏圓眸珠放起刁來了。

張三爺聽了這話，心中倒是焦急了。遂慌忙走到床邊，向她端端正正的跪了下去。笑道：

「好太太！我並非不肯跪你，因為玉皇大帝當初沒有坐定，現在既已坐定，那麼我理應行三跪九叩之禮了。」

「哼！我問你，你到底，跪的是那個？一金寶見他直挺挺的跪在自己的面前，她竭力忍熬住了好笑，兀是一臉嬌嗔的神情，向他冷笑着問。

「跪你這個玉皇大帝呀！」張三爺仰望着她的粉臉，嘻嘻的笑。

「省省吧！祇怕跪的是璞姑，不是我吧！起來，起來，我是不會記你情的。」金寶呖了他一聲，連連的揮手，是叫他別再跪着的意思。

張三爺笑道：「好太太！你的心腸也太硬了，我跪了你這許多時候，膝踝上實在疼得要命。你要我起身，好歹也攙扶我一下子呢！」

金寶聽他這麼的說，心頭也有些兒不忍。遂俯下腰肢去，扶他的身子。萬不料張三爺猛可的爬起來，兩手環住了她的腰肢，一把抱住。金寶冷不防被他這麼一來，身子幾向床上仰天翻倒。張三爺是壓在她的身上，對準她的小嘴兒吻了一個夠。笑道：「好太太！你要不要先收了頭會？免得你心裏又酸溜溜的不受用。」

「你不要給我發什麼神經病！回頭徐媽上來瞧見了，算像個什麼樣子？快起來吧！大熱的天，人家累嗎？」金寶秋波白了他一眼，手兒推着他的身子似笑似嗔的說。

「累什麼？累了就會快樂呀！」張三爺見她不答應，因此愈加裝出要實行的樣子。其實他那兒肯把寶貴的精神，此刻先用在金寶的身上去？也無非假惺惺兒罷了。金寶見他手兒不安靜的頑皮，遂焦急起來。說道：「你瘋了嗎？把衣服都揉皺了，回頭璞姑問起來，叫我怎麼的回答？你

再不走，我可惱了。」

「我走，我走，那麼我九點鐘準到。你千萬不要使我失望才好。」張三爺這才放了她身子，站在床邊，一面向她叮囑，一面把身子要走出房外去的樣子。

金寶也從床邊坐起，伸手理了一下雲髮。怨恨地遞給他一個嬌嗔，說道：「曉得，曉得，你別多嘴囉。」人家差不多要洗好浴了呢！她還沒有衣服換身哩！」說着話，把剛纔揀出的旗袍短衫衫並一雙湖色紗襪，拿在手裏，走到浴室門口去。

張三爺跟着到浴室門口，金寶向他揮手，是叫他步下樓去的意思。但張三爺此刻却有些想入非非，低聲兒笑道：「給我張望張望美人認浴的鏡頭。……」他說着話，把身子矮了半截，把眼睛湊在門拉手下的鑰匙洞裏去偷窺。

金寶心裏又酸又恨，拉他衣袖子。說道：「你這人……還不快……」張三爺眼睛正在大吃冰淇淋的時候，心中怎捨得就離開了？於是還偷窺着不休，金寶恨極，伸手在他頭上打了一下子。張三爺沒有防備，把頭撞在門板上，蓬的一聲。祇聽裏面環姑問道：「姊姊！是你嗎？」

「是的，妹妹！你洗好了沒有？沒有？我送衣服給你來了。」金寶一面含笑回答，一面白了他一眼，向他又連連的揮手。

張三爺眼睛雖然很滿足，不過頭兒也撞得很疼痛，因此擰着額角，向金寶苦笑子一下。身子一溜烟似的向樓下走了。

「姊姊！我正洗好了浴，謝謝你，又累着了你。」環姑在裏面含笑回答，她扭開了浴室的門，祇空了一條縫，在空縫裏伸出一隻雪白的纖手。當然她是接衣服的意思。金寶於是把衣服交

到她手裏，說道：「妹妹，穿好衣服快到房中來，我等着你。」

璞姑哦了一聲，她把旗袍先放在身上依了一下長短，覺得也不長也不短，心裏不免十分的喜悅。遂先套上小衣小袴，然後披上旗袍，穿了襪子鞋子，匆匆的走到金寶的臥室，金寶這間臥房是朝南的，此刻日影已斜，暮色籠罩了大地，氣候尚炎熱較之日中自然陰涼了許多。璞姑一腳跨入房中，就有一陣涼風吹在身上，頗覺精神煥發，遍體皆爽。因為浴後的緣故，更感到無限的輕鬆。金寶把那張百靈桌子移到落地窗口的旁邊，外邊是洋台，洋台上放了幾盆西洋草木，血紅挺大的花朵，襯着綠油油的葉瓣，是顯得分外的美麗。她坐在桌子旁，手托香腮，乘風涼，似乎還在想什麼心事般的樣子。回眸一見璞姑，祇覺眼前一亮，好像換了一個人的樣兒。她站起身子，喲了一聲笑道：「妹妹！你經這麼一打扮，真個是像仙子凌波一樣的美麗了。」

「姊姊！你又和我開玩笑笑了，我不依，嗯！」璞姑把腰肢兒一扭，撮着媚人的酒渦兒，逗給她一個嬌嗔。但她在嗯了一聲之後，由不得也抹嘴笑起來。接着又問道：「姊姊！正經的，我穿了你的衣服還覺得合身嗎？」

「唔！再合身也沒有的了，可見妹妹和我彷彿就是一個人。金寶點了點頭，忍不住撲的笑了。因為她這話是有些：妙語雙敲的，可惜璞姑是沒有理會到這許多的。」

璞姑見她側了粉臉，望着自己大有出神的樣子。這就走了上來，撮着小嘴兒。說道：「姊姊！你癡了，難道你和我初次見面嗎？」

「你倒有些像新娘娘，臉龐兒白裏透紅，好像吹彈都破的樣子，妹妹！我已給你預備了臉盆水，你再好好兒梳洗一回，這就更美麗了。」金寶一面說，一面拉着她走到梳妝檯旁，叫她在錦

櫥上坐下了。

璞姑心裏真是喜歡得了不得，遂羞澀地向她瞟了一眼，自管的梳洗了。金寶站在旁邊，忽然拿過一瓶噴壺式的香水，在她頭上就噴了一個夠。璞姑忙道：「姊姊！你快不要浪費了，多可惜的！」

「怎麼說浪費呢？妹妹今天做新嫁娘了，還不該化妝得香噴噴的美麗一些嗎？」金寶一面格格的笑。

璞姑的粉臉益發像玫瑰花般的嬌紅起來，站起身子。笑道：「我嫁給誰？姊姊要我嗎？」金寶走上去，拉她的手。笑道：「祇要你肯嫁給我，我會不要嗎？」璞姑向她啐了一口，把手指在她頰上一劃，忍不住嗤嗤的笑起來了。

金寶見她嫵媚得可愛，遂笑道：「妹妹！你再塗上一圈兒胭脂，抹上一些嘴唇膏，那一定會更美麗的了。來！我給你打扮吧！」

「不！姊姊！這個我是從沒有塗抹過。」璞姑搖了搖頭，表示不要塗脂抹唇的意思。金寶道：「今天偶然高興，塗一次也不要緊，難道真怕我會看中你嗎？」

璞姑道：「不是那麼的說，因為我有重孝在身，覺得不忍心塗胭脂呀！」金寶這才想到了，遂點了點頭，不再相強。笑道：「你真是一個好女兒……」正說時，徐媽拿上兩瓶冰汽水，倒在兩隻玻璃盃子內。向金寶道：「太太！吃飯還太早嗎？」

金寶一瞧手錶，已經七點四十分了。遂說道：「你把冷盆先拿上來，我們把酒慢慢兒喝起來，也就差不多的了。」說着，把璞姑拉到桌子旁坐下。又道：「妹妹！我和你這麼坐着一面吹

風，一面喝酒吃菜，那不是很有個意思嗎？」

「可惜我不是你的三爺。……」璞姑也怪淘氣，一面俏皮地說，一面抿嘴吃吃地笑。金寶見她風流嫵媚的意態，使人心動意動。遂笑道：「三爺今夜不會到我這兒來睡的，我正苦寂寞。那麼妹妹就給我做個三爺的代表可好？」

璞姑把手指劃在頰上羞她，脫口笑道：「我可沒有這個資格做你的三爺。……」金寶是個解風情的女子，她烏圓眸珠一轉，曖昧的一笑。說道：「哦！是了，你是少了一樣要緊東西，所以不配做三爺代表的，除非你在三爺那兒可以做我的代表。……」

璞姑聽了這話，急得連耳根子都羞紅了，把手向她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笑曠道：「姊姊！你胡說，我可搥你！」

金寶一面笑，一面把那盃冰汽水送過去。求饒道：「好妹妹！說句玩話認什麼真？快些兒喝汽水吧！」

璞姑把手去摸玻盃，覺其涼若冰。遂忙道：「冰過的嗎？太涼了，我不喝。」金寶笑道：「那爲什麼？是夏天的季節，不是愈涼愈爽快嗎？」

「但我不大喝冷飲的，怕會肚子痛。……」璞姑毫不介意的回答。

「哦！我明白了，你這幾天來了女孩兒特種病嗎？」金寶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問。

「沒有。……你又胡猜。……」璞姑秋波斜乜了他一眼，有些赧赧然的神氣，

「既然沒有，爲什麼怕喝了肚子痛。……」金寶見她嬌羞萬狀的意態，暗想，這可糟了。該是三爺沒有這個豔福。不遇她還要向她探聽一個明白，可知道事情的確實。

「真的沒有，你又不是男子，我還怕你幹嗎？因為我小心一些兒，所以雖然盛夏季節，我連冷開水也不敢喝的。」璞姑紅暈了嬌容，向她正經的解釋。

「那你也太小心一些兒了。我是不管這許多的。妹妹！稍許喝些沒有關係，……有了，我給你鑲和一些葡萄酒上去好不好？」金寶這才把憂愁又打消了，她說到這裏，忽然又有一個主意，遂笑盈盈的問她。

璞姑點頭道：「也好，光喝酒我也受不了，因為我是一些兒不會喝酒的。」金寶站起身子，在五斗櫥上取過一瓶葡萄酒，開了瓶塞，叫她先把汽水喝去了些，然後和上了葡萄酒。那雪白的汽水，經此一和，也就鮮美的好看了。遂笑道：「我也不喝黃酒了，這樣香噴噴的可口得多。」於是在自己盃子上也和滿了。

這時徐媽媽端上一隻盤子，裏面搬出四隻冷盆有油雞，有燒肉，有皮蛋，有鱸魚。都是下酒的好小菜，金寶見她把酒壺也取出了。遂道：「我們不喝黃酒了，你帶下去吧！」徐媽見她們盃中紅紅的顏色，知道是葡萄酒，遂把酒壺仍舊帶回到廚下去。

這裏金寶把玻盃向她舉了一舉，一面握了銀製的筷子，在四隻冷盆上指了指。說道：「妹妹！你不用做客，我們祇有兩個人，不用受一些拘束，隨意的吃吧！」

說一句可憐的話，這幾年來，對於這麼精美的小菜，璞姑是從沒有上過嘴。今日居然握了香噴噴甜蜜蜜的葡萄酒，吃着鮮美的佳餚，而且還坐在這樣涼快幽靜的環境裏。這在璞姑的心中，好像是在做一個夢。她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享受的竟是實在的事情。不過她喝的是甜的，吃的是鮮味的魚肉，這完全是事實。因了這是事實的緣故，使她想到父母在日時的苦況，她幾乎有些

食不能下咽的神氣。

金寶兒她喝過了酒後，粉臉是益發的嬌紅了。眼睛水汪汪的，顯出誘人的春情。在她以為璞姑一定是十分的喜悅，可是出乎意外的，忽然她放下盃子，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明眸中水汪汪的成分，却是凝成了露珠那麼的滾下來了。金寶心中當然是不勝的駭異，遂連忙低低的道：「妹妹！你怎麼啦？……」

璞姑被她一問，因為已有些微醉的緣故，所以那眼淚益發撲簌簌的直拋了下來。金寶忙把手帕遞了過去，說道：「妹妹！好沒意思的，歡歡喜喜的喝着酒，你幹麼又傷心起來了？」

璞姑雖然有些微醉，不過心頭還很清楚。覺得這是別人的家裏，我終不好意思就這麼的傷心起來。於是慌忙拭了淚水，微微的一笑。說道：「我沒有傷心，姊姊！因為我想到現在和姊姊同吃同喝的舒服，使我也想到過去的情形，所以我覺得有些難受的滋味。唉！我的爸媽真命苦。」

「妹妹！你也別傻了，過去的事還傷心作什麼？你自己身子這麼的嬌弱，應該保重才好。達人知命，所以你應該抱樂觀一些兒的。」金寶用了勸慰而又帶噴怪的口吻，向她低低的說。接着把酒瓶又在她盃中倒滿了，笑道：「今天是我的小生日，你別哭呀我要你向我說幾句吉利的好話。」

璞姑雖然不曉得今日是否是她的生日？然而她心中的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再淌淚。於是忙道：「呀！原來今天是姊姊的生日，那我還沒有送壽禮，如何倒可以來喝壽酒了呢？姊姊！我這人笨得很，說不來什麼吉利的話，願姊姊壽比南山，多福多子，將來五代見面吧！」璞姑說到這

裏，連自己也破涕嫣然地笑起來。

金寶吃吃的笑道：「妹妹！你還說笨呢！憑你這幾句話，已經是說得夠好的了。姊姊願你和我一樣多福多壽多男子吧！」

璞姑有些難爲情，秋波斜乜了她一眼，却是含笑不作答。金寶把酒盃又舉起來，說道：「妹妹！我們來喝個乾盃好嗎？」

璞姑聽了這話，因爲很想以酒消愁，所以十分的贊同。當下把酒盃舉起，她遞過來還和金寶握着的盃子碰了一下，在「叮」的一聲响亮中，兩人一仰脖子的喝了一個乾淨。金寶點頭笑道：「這樣子喝酒，我覺得痛快極了。妹妹！我們再來兩盃。」說着，把酒瓶又在她盃中倒滿了。這時徐媽把熱炒端上，一盆是燻糊筍絲，一盆是蝦腰三片。璞姑道：「姊姊！你太客氣，還燒熱菜哩！我們喝完了這盃酒，大家吃飯了好嗎？」

「忙什麼？連中三元，我們非喝三盃不可的。」金寶一面說着話，一面把酒盃又舉起來。璞姑不忍拒絕她，因爲葡萄酒是香甜的，所以她就將第二盃酒也一飲而乾了。金寶給她倒第三盃酒的時候，璞姑道：「這一盃酒我們不要一口喝完了，就慢慢地喝着好嗎？否則，我真會受不了。」

金寶點頭道：「也好，我們吃菜吧！」璞姑於是把筷子向盆子裏去挾菜吃了。葡萄酒這樣東西，喝的時候引人，因爲這是有些甜味的緣故。不過在不善飲酒的璞姑心中感覺，熱菜一下肚子後，那酒性也會立刻發作起來。而且喝急酒比較更容易醉人一些，所以在經過十五分鐘之後，璞姑全身的血液都膨脹起來。頓時頭疼腦脹，大有搖搖欲倒的樣子。遂忙道：「姊姊！我有些醉

了，這半盃喝不下去了。」

金寶見她粉臉如籠烟芍藥，若牡丹合春。知道她確實有些醉了，遂叫徐媽盛飯，並叫端上一隻紅燒全雞。璞姑雖然覺得菜是精美到了極點，但自己酒後的飯量會減少一半的。所以她忽忽的祇吃了一碗飯，遂坐沙發上去靠著了。

璞姑靠到沙發上的時候，她的眼睛也花糊起來。這時室中已亮了燈，徐媽給她倒上一盃茶。叫道：「盛小姐！你喝茶吧！」

金寶見她不作答，閉了眼兒養神。遂也忽忽飯畢，洗過了臉。笑道：「妹妹！你洗過了臉沒有？」璞姑道：「洗過了。」金寶擰了一把手巾，坐到她的身旁。笑道：「你真醉了，誰給你洗過臉兒的？怎麼說洗過了呢？」

璞姑這才睜開了明眸，望了他一眼。笑道：「是的，我沒有洗過臉兒，好姊姊！你給我揩一揩好嗎？」

「你真像個小妹妹了，也好，你別動。……」金寶笑着，把手巾透開了，按在她粉臉兒上輕輕的擦了一回。她把璞姑擦過了臉後，遂將手巾擲到徐媽的手裏去，徐媽一面接過，一面笑嘻嘻的端了盆水走下去。

璞姑這時頭腦更昏脹了，她靠在金寶的懷裏，有些難以自支的模樣。低低的道：「姊姊！我睡在你的懷中好嗎？」

「好的，妹妹！你是我的愛妻，我喜歡你。」酒後金寶的神情也有些異樣，雖然她是並沒有醉。不過她抱住了璞姑的身子，却在她粉頰上連連的吻香。

璞姑儘讓她抱着默默地溫存，她腦海裏浮上了一個挺英俊的臉，老是含了微笑的臉。但她忽然見這個臉兒，一回變成傷痕條條的很可怕的臉了。她芳心裏的悲哀，像江湖般地奔騰着。起初還竭力的忍熬着，但愈想愈傷心，愈想愈難受。胸口上好像重重地鎮壓着一塊石鉄那麼的東西。於是她情不自禁的終於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

金寶知道她確實已醉了，心裏雖然很喜歡，不過也感到她的可憐。遂攙住她的腰肢兒，偎着她的粉臉。低低的道：「妹妹！你怎麼哭了？別傷心，我伴你到床上去躺一回兒吧！」

璞姑被她帶扶帶抱的拉到床邊，真也奇怪，她已忘記了這兒是什麼所在？她糊裏糊塗的會把身子躺到床上去。她這時的心頭完全被悲哀佔據了，所以她唯一的希望是哭，唯一的需要也是哭，因此抽抽噎噎的真是哭得非常的傷心。

金寶見她這個樣子，心裏又好笑又可憐，遂把她那雙鞋子脫去了。給她蓋上一條細毯的時候，却被璞姑一個拉住了。說道：「姊姊！你別離開我，你應該陪伴我睡呀！否則，我太害怕了。」

「你害怕什麼？妹妹！我就陪伴你躺一回兒！」金寶沒有辦法，遂祇好脫了自己的皮鞋，也和她並頭躺倒，低聲兒安慰着她。

璞姑緊緊地抱住了她的身子，似乎放心了許多。不過她還沒有停止她的嗚咽，依然很傷心的哭着。金寶拍着她的肩胛，笑道：「你別鬧孩子氣了，姊姊不是伴在你的身旁嗎？你還哭什麼？安靜地睡一回子吧！」

「姊姊！你說，我命苦嗎？」璞姑不聽她的話，哭着回她。

「你命苦什麼？將來終有好日子過的。」金寶忍不住笑出聲音來回答。

「姊姊！你爲什麼不說我命苦？我死了爸媽，又累害了金大哥，我命還不苦嗎？姊姊！你要說，我真命苦。……」璞姑嚙嚙的哭泣着說。

「哦！我說，我說，你真是苦命。」金寶被她纏不過，祇好拍着她的身子，佯住她熱辣辣的粉臉，低低的依從了她回答。

「那麼姊姊你同情我嗎？你可憐我嗎？」璞姑也佯緊她的胸懷，又淌着淚水問。

「我同情你的，我也可憐你的。妹妹！你別多說了，靜靜的躺一回，那酒就會醒來的。」金寶知道她的嚙嚙，完全是爲了酒醉的緣故，所以她是要她睡去的意思。

「姊姊！我也知道祇有你才是我的知音。……我苦命哪！……」璞姑說着，她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停。

金寶聽她這麼說，又見她哭得這樣悲酸。一時良心發現，忍不住淚水也滾落下來。這就哽咽着道：「妹妹！我知道，我明白，你的命運確實太苦了。……說到這裏，她想不再做三爺的幫手，去摧殘人家姑娘的身子。然而梳妝檯上的鐘已鳴九下了，璞姑又醉得那樣的厲害，自己悔恨也已來不及。因此抱着她身子，也落了一回眼淚。

不料就在這時候，金寶發現張三爺的身子已站在房門口了。於是抽出一隻手來，向他連連的揮了兩下，三爺也聽到璞姑嗚嗚咽咽的哭泣，祇好含笑把身子又退出去了。

璞姑在金寶懷裏哭泣了一回之後，也就糊裏糊塗的熟睡了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候？璞姑又悠悠地醒回來了。她全身祇覺得軟無氣力，眼前顯得一片漆黑的，因爲是初醒的緣故，她

還有些昏沉的知覺。經過三分鐘之後忽然她意識到自己身上已沒有旗袍，把手一摸到胸部，連小衣都鬆散着。她吃了一驚，伸手再一摸到下身，她頓時啊啾的一聲叫起來了。慌忙叫道：「姊姊！姊姊！」

璞姑叫了兩聲，不聽有人答應。祇有鼻鼾之聲，响入耳鼓。這分明自己的身旁尚有人睡熟着。把手伸過去一摸，却是一個光滑滑的身子。憑她手指的感覺，這胸部是沒有雙峯聳起着，她明白這當然不是金寶。因了這個人不是金寶，理智告訴她，自己不是一個處女了，她又急又恨的「這……」地說不出什麼話，終於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第六章 因妬生惡意搬弄是非爲爭寵

金寶見璞姑假着自己的胸懷哭泣了一回之後，也就沉沉地熟睡去了。於是輕輕的推開她的身子，悄悄地跳下床來。套上了皮鞋，把手兒伸到腦後去攏了一下睡亂的雲髮。誰知張三爺又步到臥房裏來了，原來他沒有走遠，就在外面一間書房內坐着等候。一聽沒有了璞姑哭泣之聲，遂滿心歡喜的又走進來了。金寶向他搖了搖手，又向床上努了努嘴，是告訴他還祇有剛睡熟一回的意思。張三爺一面點頭，一面把金寶的手又拉着到裏面一間臥室內去。低低的道：「好太太！你真是好本領，我實在太感激你了。」

「不過：我覺得這姑娘太可憐一些了，三爺！你就饒了她好嗎？因爲她把我認作了知音，我却破壞她處女珍貴的貞操，那我不是太作孽一些了嗎？」金寶微蹙了柳眉，心頭有些抱歉的意思，向他輕聲兒的央求。

張三爺把她拉到那坑床上坐下，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又跟我喝起醋來了，是不是？」

「你不要胡說，我跟你吃什麼乾醋？因為她視我爲好人，而我却害了她，所以我良心感到不安的。」金寶林波逗給他一個嬌嗔，很認真的回答他。

張三爺把她身子偎緊了一些，他還不相信金寶是真心的話。遂也正經的道：「你這話益發奇怪了，她不過是個貧苦的姑娘，我愛上了她，給她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怎麼你就說是害了她呢？那麼我問你，你現在有這麼的地住，也是我害了你的嗎？」說到後面這幾句話，他免不了些生氣的樣子。

金寶被他也問住了，由不得出了一回子神。但她烏圓眸珠一轉，立刻又搖了搖頭。說道：「我和她的情形不同，我是情願嫁給你作個小的。她……在事先既沒有說明，是否情願給你做小？這還是一問題。雖然作孽的是你，而我把她引誘醉酒，這當然更是個中的罪魁，所以我有此不忍心。」

「你別給我說傻話了，那一個姑娘不要嫁丈夫的？老實的說，有許多姑娘都希望我跟她們發生關係，可以把她們娶做小星，因為我有的是鈔票呀！你不用擔憂到這一層，璞姑若不愛我的話，我什麼東道都請的。」張三爺笑了笑，絮絮的說，表示很有把握的神氣。

金寶冷笑了一聲，撇了撇嘴。說道：「你這話把我們女子也瞧得太不值一錢了，你以爲你是一個有錢的大爺，無論那個女子都會愛上你嗎？可是你錯？璞姑她決不會希望嫁給你作小的，除非你把她實行污辱了。所以爲了這樣，我心頭覺得太對不住她了。」

「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姦污了她，與你原不相干，就說是作孽，也是我的罪。金寶！你假使再勸阻我，那就是你吃醋，不肯我去愛上璞姑了。」張三爺挽着她的脖子，在她頰上溫情蜜意的吻香。

金寶仰開了粉臉，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也罷，我沒法勸阻你，也祇好由你去吧！此刻時已不早，你要幹快幹，回頭醒了，可不管我的事。」

張三爺聽了這話，不免樂得心花怒放，遂先把金寶親了一個嘴。笑道：「好太太！今夜委曲了你，你就一個人住在這兒吧！明天夜裏我一定補報你。」

金寶推開他的身子，啐了他一口。笑嗔道：「我真不希望你，大熱的天氣，還不是樂得清靜一些兒好嗎？」張三爺笑着扮個鬼臉，意思是你別嘴硬，祇怕見了寶貝也會笑的，遂悄聲兒的步到外面一間臥房去了。

璞姑在爛醉之後，她根本已像沒有了知覺一樣。張三爺站在床邊，在油燈光芒下，瞧到她此刻這一副嬌懶引人的睡態，使他的神魂立刻會飄蕩起來。他慢慢地坐到床邊，因為天氣太熱的緣故，璞姑額角上冒着點點的香汗，這像花含細雨紅愈潤的樣子，兩頰真彷彿是兩朵桃花的瓣兒了。張三爺不免躍躍欲試，然而所可惜的，她沒有醒着。不過在她醒的時候，也許不會進行得那麼的順利。於是他吹熄了燈火，終于實行偷香竊玉的工作了。

張三爺在暗中摸索，當然更感到了無限的興趣。可憐璞姑一個冷清玉潔的姑娘，在不知不覺中竟失却了她此生中唯一寶貴的處女了。

在經過一度振作之後，張三爺爲了種種的原因，他是急流而退的。他明白這當然因爲處女的

的緣故，他感到可愛，遂也欣慰地睡熟了。

璞姑伸手既摸到旁邊那個人竟是男子的身體，她心中這才明白自己是上了他們的圈套。因為是痛悔過了度，所以她忍不住哇的一聲哭泣起來了。璞姑這一哭不打緊，把旁邊的張三爺也哭醒了。他想起身燃了油燈，用好語安慰她。但仔細一想，這燈火是亮不得的。因為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倒不如黑暗之中，把她再度的溫存，她也許會快樂起來的。想定主意，遂把身子假了過去，把她緊緊地摟住了。低低的叫道：「璞姑！我親愛的妹妹！你不要哭呀！從此你就是我的了。」

璞姑被他一抱，因為胸部的衣襟已經散開了，所以感覺上是肉貼肉的。她一顆純潔的心靈裏，激起了無限的羞辱，這就伸手拍的一聲，暈了他一下子耳光。冷笑道：「你這喪心病狂的奴才！你快給放手，你竟敢破壞我女孩兒家清白的身子嗎？我和你去評個理，難道現在也是你有公理嗎？」

張三爺頰上雖然被打，不過他抱着璞姑的身子是並沒有放鬆。璞姑因為爛醉之後，兼之被他一度蹂躪，所以全身軟綿無力，雖經竭力的掙扎，還是無濟於事。張三爺遂忙說道：「璞姑！你我既已成爲一體了，難道你還要和我破臉嗎？況且你也是個愛名譽的姑娘，你若鬧了開去，這不弄反而跟你自己搗蛋嗎？妹妹！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無非一片癡心爲了愛上你罷了。」

璞姑聽了這話，暗想，真的，我唯一的處女已被他攫取去了。那我將怎麼的好？若一定和他翻臉吧！那麼我一個已失身的姑娘，更有誰來愛憐我？不過我若也答應給他做了金寶第二，那叫我心中如何對得住金大哥？因為張三爺是金大哥唯一的仇人呀！在這麼感覺之下，她忍不住又鳴

嗚咽地哭泣起來了。

張三爺見她並不掙扎了，而且又傷心地哭泣，這不啻是暴露了她的弱點。心中暗想，她聽了我的話，一定也情願的了。遂把她粉臉兒捧過來，親熱地溫存了一回。又說道：「妹妹！你別哭呀！你再哭，我的心也被你哭碎了。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到底。今日你把處女交给了我，從此你就是我的妻子了。你放心，我不會拋棄你的，只要你聽從我的話，你和金寶一樣，有好的吃，好的穿，好的住，而且更有其他種種好的享受。妹妹！你不要傷心了，你想明白一些，一個女孩兒終要嫁人的，你嫁了我，雖然是個小，不過妻妾是個名義，祇要給你享受一生的幸福生活，這不是比嫁個窮小子好得多了嗎？」

璞姑見他說着話，又來吻自己的嘴兒。這就恨恨的推開了他，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這般玩弄女性的魔鬼！你以為有了錢，就可以博得女人家的歡心了嗎？可是我決不情願給你做小老婆的。」

那麼事已如此，生米也成了熟飯，你預備怎麼樣辦呢？妹妹！我對你說，也不要太瞧輕我我的年紀也不算大，況且我……終不會待虧你的呀！」張三爺此刻彷彿是纔從棺材裏爬出來沒氣死人的樣子，小心地向她說着話。

璞姑聽到生米已成熟飯的一句話，她傷心得忍不住又痛哭起來。張三爺被她一再的哭泣，真也沒了法兒，遂拿了一方手帕，給她拭淚。低低的又道：「我是真正爲了愛你，所以叫金寶引誘你來我家的，金寶也是爲了真正的愛你，所以她並不吃醋的答應了我。妹妹！從此以後，你們可以在這兒一塊居住，不是有了道伴嗎？我終不會拋去你們的，你放心好了。」

璞姑聽了這話，並不作答，自管哭泣了一回後，却也停止起來。張三爺不聽她的哭聲，也不聽她的說話。遂把自己手指上另一枚鑽戒取下，套到璞姑的無名指上去。低低的道：「這枚鑽戒和金寶手中戴的一樣大小，我給你們各戴一枚。至於你以後的衣服鞋襪等物，我都可以給你簇新的做起來。我的計劃，裏面尚有一間臥房，是給你住的。假使你以為缺少什麼物件用的話，慢慢兒全可以給你添舒齊。妹妹！你現在終可以不用傷心了。」

張三爺在女人家身上的功夫也是二十四分的週到，他婉婉和和的終於把璞姑芳心也說得軟了下來。她在黑暗中摸了一下自己手指上的鑽戒，覺得是挺大的。雖然她沒有十二分喜悅的意思，不過她對於怨恨的成分也已逐步的減少了下去。

張三爺聽她還是不作答，遂把身子偎了上去。又道：「妹妹！你為什麼不說話，好歹也給我一個回答呀！」

「事到如此，你還叫我回答什麼好呢？不過我這兒也有一個條件的。」璞姑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方才向他說出了這兩句話。

「是什麼條件，祇要你說得出口，我終也可以完全的答應你。」張三爺聽她說條件了，換句話說，她已軟化答應下來了。心裏這一快樂，全身骨脊都輕鬆起來，忍不住笑嘻嘻的說。

璞姑道：「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條件，我既然嫁了你了，那麼我哥哥也就是你的舅子了。所以你應把他換一個好一些職位，別叫他做苦工了。」

張三爺笑道：「這件事也談不到「條件」兩個字，不過阿狗這人的材料不是做大事情的，你聽了別見氣。所以我的意思，除非給他做一個茶房，客人來倒倒茶，收拾收拾地方，這比做苦工

終好得多，不知你的意思以爲怎麼樣？」

璞姑雖然很生氣，但仔細的想，哥哥確實沒有一技之能，因此也祇有嘆了一口氣，却沒有作答。張三爺把手接到她的胸部上去，他把一條腿也攔到她的腿兒上去。笑道：「妹妹！你不高興嗎？但阿狗又不會記賬，又不會寫字，叫我給他做些什麼工作好呢？」

璞姑明知他有些老實了，但既已答應嫁給他了，也祇好承受他的熱愛了。遂說道：「祇要你能多照顧他一些，也就罷了。」

「那是當然的事，你祇管放心好了。……妹妹！你現在還恨我嗎？」

「誰和你涎臉？給我放尊重一些。……」

「……妹妹！你這話笑痛我的肚子，夫婦在床上還有什麼尊重兩個字嗎？」張三爺嘆味的一笑，低低的說出了這幾句話。璞姑這兩句話無非尚有怨恨他的意思，如今被他這麼的一說，也由不得好笑。這就啐了他一口，却没有回答。張三爺在黑暗之中雖然瞧不到她此刻臉部的表情，不過憑着她嬌喘吁吁的聲音猜想，就可知她的眉毛兒是緊鎖着，小嘴兒是微掀着，在想像之中也可以知道是這一分兒美麗可愛了。」

一綫曙光從黑漫漫的長夜裏破曉了，朝陽已從地平線上慢慢地昇上來。照到了人家的屋角，照到了人家的玻璃窗。金寶這天晚上是沒有好好兒的睡，她對於璞姑半夜中抽抽噎噎的哭也聽得很清楚的。當時她也吃了一驚，以爲事情少不得要鬧開來。可是璞姑哭了一回，却並沒有再哭。金寶心中暗暗佩服三爺工夫的巧妙，因爲自己有時候在他柔情蜜意的手腕下，也終會發不出脾氣來的。於是她想像着他們這一幕恩愛纏綿的情景，一顆芳心真不禁爲之怦然欲動起來。好容易她

閉了眼睛，口裏唸着阿彌陀佛。方才沉沉的睡去。不過第二天早晨，偏又很早的醒來。她再也睡不着，於是悄悄地起身，走到璞姑和張三爺的床邊來了。

張三爺和璞姑當然。並頭的睡熟着，最可笑的，璞姑却會柔順地躺在三爺的懷抱裏，因為三爺的一條臂膀竟作了璞姑的枕兒。從這一點看，金寶雖然不知道他們線毯裏的情景，也可知是那一分樣兒的親熱了。

金寶很想揭他們的線毯，瞧一個究竟。但到底太不好意思了一些，因此紅暈着嬌羞，望着兩人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不料就在這個時候，璞姑噤了一聲，却從睡夢中哭醒過來。金寶這就俯身拍了拍她的肩胛，低低的叫了兩聲妹妹。璞姑睜眸忽然見了床前的金寶，她芳心裏這一羞澀和怨恨，不禁把眼淚益發撲簌簌的滾了下來。金寶笑道：「妹妹！你們睡得這麼的親熱，你還傷心幹什麼呀？」

璞姑一面掀開線毯，一面跳下床來。金寶見她已穿舒齊衣袴襪子的，她披上了旗袍之後，又把線毯給三爺蓋蓋好。從她這個舉動上猜想，可見她已有愛惜三爺的意思。遂拉了她的手，笑道：「妹妹！爲什麼不多睡一會兒呢？昨夜辛苦了，今天這麼早起來，不怕乏力嗎？」

「姊姊！你害苦了我，你還要跟我吃這個豆腐……」璞姑無限怨恨的逗給她一個白眼，她投入金寶的懷抱忍不住又哭泣起來。

金寶明白璞姑此刻在自己面前的哭，一半固然是爲了委曲的緣故，而一半也是爲了怕難爲情。這就把她摟到沙發上坐下，用了抱歉而又疼愛她的口吻。說道：「妹妹！三爺確實因爲太愛你了，所以我不得不出這一個計策。不過我也因爲和妹妹感情好，所以才答應玉成了他。否

則，我如何肯犧牲自己呢？妹妹！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而且你更應該原諒我愛你的一片苦心。」

璞姑聽她這麼的說，遂拭了拭眼皮。嘆道：「姊姊！你已害了你自己，不料你還害到我的身上來。唉！他豈有真心的愛？也無非把我們女子當作玩物看待罷了。假使他是個多情人的話，他也不會麼的貪得無厭呀！」璞姑說到這裏，忍不住又淚下如雨。

金寶被她這麼的一說，良心受了正義的譴責，她的淚水也掉了下來。說道：「是的，我錯了，我害了妹妹的終身幸福了。不過事情已到這個地步，妹妹也祇好受一些委曲，和姊姊做一個同病相憐的人吧！」

璞姑雖然是萬分的怨恨她，但瞧了她落淚的神情，因此再也不忍去痛責她了。金寶見她假着自己，好像和自己有親熱的意思。遂和她拭了淚水，一面也收束了自己的淚痕。不禁又取笑她道：「妹妹！你也不要傷心了，我瞧你既然這麼的和他相倚相偎而甜睡着，可見你心中也未始沒有不愛三爺呀！」

「姊姊！你這話，我在醉後已被他失了身，叫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唉！你自己嫌冷靜，叫我來給你作個伴兒嗎？」璞姑聽她還俏皮自己，兩頰不禁又緋紅起來，恨恨的白了她一眼，這表情是分外的哀怨。

金寶撲的一笑，把她腰肢攆緊了一些。說道：「那麼你也別恨我了，譬如你嫁了一個村夫俗子。天天過着苦日子，倒還是這兒我們兩人生活着好得多呢！」

璞姑嘆了一口氣，她沒有作答。想到了金大哥這個人，她的眼淚又撲簌簌的滾下來了。正在

這個時候，張三爺也一覺醒轉來，他見兩人坐在沙發上淌眼淚。連忙坐起身子，拭了拭眼睛。低低的道：「噢！你們爲什麼都傷心着？我終不會待錯你們的。你們千萬不要自傷身子的了。」

金寶是個很會奉迎的女子，她見三爺醒來，遂走到床邊來服侍他起身。秋波白了他一眼，恨恨的道：「快樂的是你，怨恨的却是我，你瞧我得了些什麼好處呢？」

張三爺笑着道：「你妹妹怨恨你也無非一時之問罷了，我知道璞姑確實已很柔順地接受我的愛了。」

金寶聽了這話，遂向璞姑望了一眼。璞姑明白三爺的話，是說昨夜自己沒有拒絕他再度的溫存，一時羞得垂下了粉臉，再也拾不起來。金寶笑道：「妹妹！你聽聽，何苦來還向我頭上出氣呢？」

璞姑抬頭啐了她一口，微蹙了眉尖。說道：「你聽他的混賬話？……」金寶道：「三爺的手臂給你當作枕兒睡，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情，我倒相信三爺說的不是什麼混賬話。」璞姑啞了她一聲，羞紅了兩頰，不禁又垂下了頭兒。但三爺和金寶瞧了她這個嬌媚不勝情的意態，倒又笑出聲音來了。

這時徐媽倒上面水，給三人洗臉。她對於這一回事，似乎也早已明白得很詳細。當下向璞姑笑道：「那麼盛小姐大概也已變成我家太太的了。」

璞姑到此，方知她們是都預先商量定妥把我陷害的，因此低頭嘆氣。張三爺道：「徐媽！你以後稱呼，照她們年齡算，叫她太太，叫她太太好了。好在她們姊妹倆很好，決不會有爭風吃醋事情。」徐媽笑着答應，遂到樓下廚房裏燒點心去了。

從此以後，璞姑也給張三爺做了金絲鳥籠裏的芙蓉鳥了。阿狗由張三爺的提拔，在廠內辦公室中做了收拾清潔的茶房。阿狗聽妹妹也做了三爺的小老婆，他心裏是非常的氣憤。暗想：我們窮人連一個妻子都娶不起，有錢的人竟然兩個三個的娶討着，這個世界實在是太不公平了。雖然他很想起來反抗，預備把金寶去奪了回來。然而阿狗那裏來這個勇氣，也祇不過一種憤怒時的空想罷了。

璞姑因為心裏太對不住金志毅了，所以她沒有勇氣再到監獄裏去探望他。時時的長吁短嘆，終感到悶悶不樂。流光如駛，轉眼之間，殘暑已過。不知不覺的已到金風送涼，桂子飄香的八月裏天氣了。計算着璞姑嫁給三爺，已有了三個月的光景。在這三個月的日子中，三爺把她寵愛得像親娘一樣。璞姑說月亮是方的，三爺也會說她是對的。所以在這情形之下，金寶心頭的感覺，自然不覺慢慢的怨恨起來了。

這天夜裏，三爺是睡在璞姑的房中。兩口子躺在床上，三爺少不得又像孩子般的要向她纏繞了一回。璞姑哀怨地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你不要涎臉了，這幾個月來我就停了經，而且每天噁心漾漾的，所以我的猜想恐怕是已經懷孕的了。」

張三爺聽了這話，驚喜十分的笑道：「真的嗎？讓我摸一摸。……」他說着話，把手兒却按摸到璞姑的腹部上去。在他手的感覺上，果然結鼓鼓的似乎有些微隆的光景。這就又笑道：「妹妹！你若真的給我養了一個兒子，那叫我是太歡喜你了。因為我家中那個大的，和她結婚了十年，她也沒有放過一聲屁。就是金寶吧，我和她發生關係算來也有一年多的日子，然而她也沒有放一聲屁。我的年紀已三十以上，正憂愁着沒有一個孩子。如今和妹妹纔結婚不過三月，你就得

了身孕，那你不是太叫我心愛了嗎？」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一顆芳心中自然也同樣地感到得意和喜悅。遂把位按在自己腹部上的手兒拿下來，紅暈了粉臉，秋波迎了他一瞥羞澀的媚眼。低低的笑道：「不要多摸了癢斯斯的，人家怪難受。」

「你又放刁了，給我摸一回也不要緊的。妹妹！你是個十八歲的姑娘明春你是可以做娘的了。」張三爺不肯依從她，把手還是放到她的腹部上去摸索。一面把臉兒偎過去，在她粉頰上連吻了兩個香。

璞姑知道這是做丈夫的表示疼愛的意思，遂也不忍再拒絕他。白了他一眼，却又抿嘴笑起來。她的身子轉了個側，偎到三爺的懷內。低聲兒道：「三爺！你瞧我真糊塗，你那個大的姓什麼叫什麼？這十年來難道一胎也沒有育過嗎？」

「她姓高，名叫月華。今年二十八歲，和我結婚的時候，也祇有十八歲。不料她肚子不掙氣，沒有生育一個兒子，所以現在我討娶了你們。她也不敢多嘴的，因為她自己也有缺點的地方呀！假使你能養個兒子的話，你從此的地住也更高起來了。」張三爺遂悄悄地告訴了她。

璞姑微仰了粉臉，向他憨笑了一回。說道：「你口口聲聲的要養個兒子，假使我這次偏養個女兒呢！那麼你難道就不喜歡了嗎？」

「這也不會的，因為我知道你是很會生育的人，這次就是養女兒，下次總會養兒子的。你想，我幹嗎要不喜歡？所以你不必多疑，養兒子養女兒我都喜歡，因為你比她們到底強多呀！」張三爺聽她這麼的說，遂低低的安慰她。一面挽住她的脖子，把她的小嘴兒甜甜蜜蜜的吮了一

陣。

璞姑的芳心自然也得到了十二分的安慰，於是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的綿羊，給他默默地吮吻了一回。良久，三爺又問道：「妹妹！你停經多少日子了？我真沒想到我們的結晶會生長得這麼的快。」

「自從被你那夜後……」璞姑羞澀地說到這裏。逗給他一個嬌嗔，似乎尚有怨恨的意思。接着又道：「就一直沒有來過……」

張三爺樂得什麼似的，抱住了她又吻了一回。笑道：「這樣說，也許我們第一夜就凝成了的。妹妹！說起來真有趣，你醉得一些兒也不知道……」

璞姑聽了這話，又恨恨的逗給他一個嬌嗔。伸手擰他的腿兒，撇着小嘴。生氣地說道：「你別給我提起這些話了一提起，我心裏就會惱恨你的。你真是無賴！」

「那麼我們現在連小孩也快養下了，你難道還不满意這頭婚事嗎？」張三爺在笑過了一回後，他又向她這麼的問。表示有些不喜悅的樣子。

「當然不滿意，誰叫你做成圈套害我的？就是你愛我，也該明明白白的娶我做個小，那我倒也會答應你的。一璞姑表面上雖然薄怒嬌嗔的說，不過她身子在他的懷內還是偎得緊緊的，因為她怕引起丈夫的惡感。

張三爺也明白她是故意嬌的意思，因為憑這三個月來她對待自己的情景，真是十二分的多情。此刻聽她這麼的說，反而更感到她的可愛，遂笑嘻嘻的又在她小嘴兒上吮吻了一回。說道：「妹妹！我們來一次休息紀念好嗎？……」

「嗯！我不要，你別這麼的糊塗，這可不是玩的，你難道不希望有個強壯健全的孩子嗎？」璞姑聽了一聲，她忸怩了一下腰肢兒，鼓着紅紅的小腮子，表示不肯依從的意思。接着她又笑道：「三爺！你若真的忍熬不住，那麼你現在還可以睡到姊姊房中去的呀！姊姊也許很需要你的哩！」說到這裏，她紅暈了兩頰，不禁羞澀地又抿嘴嗤嗤的笑起來。

張三爺感到璞姑和金寶的個性確有不同的地方，金寶是熱情放浪的，而璞姑是幽靜溫文的。每次的合歡中，她總是羞答答的樣子，不及金寶的嘻笑如若。於是他祇好低低的道：「妹妹！我和你說句玩話的呀！其實我也很願慮到妹妹身子的健康。我們往後的日子長哩！你說對嗎？」

「三爺！你這兩句話我非常感激你。……」璞姑聽他這麼的說，頻頻的點了一下頭，撇着酒渦兒嫣然的一笑。接着又道：「不過我爲你着想，你當然受不了。所以我的意思，你從明天起，就不必再到我房中來，也讓我樂得清靜一些兒。」

張三爺把手去按她胸部，笑道：「是不是你討厭我？我們雖然禁止這個，但我也很需要時常瞧見你，抱吻你，因爲我是太愛你了。」

璞姑嬌媚地白了他一眼，笑道：「人家完全爲你的好，不料你還拿這些話來冤我。祇要你熬得住，你祇管和我一塊兒來睡好了。」

「我祇要吻你一下嘴兒，我已經很可以過癮的了。」張三爺捧着她的粉臉，涎皮嬉臉的說。璞姑啞了他一口，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第二天晚上，張三爺是睡在金寶的房裏。金寶因爲有些妬忌三爺待璞姑太好一些，所以芳心裏有些怨恨。雖然三爺待自己也並不壞，不過在她的感覺上，終感到三爺是有偏心。三爺見金寶

躺在床上並沒一些笑容，悶悶不樂的樣子。遂望着她笑道：「你有些兒不舒服嗎？」

「唔！明天我死了，你才開心。」金寶冷笑了一聲，負氣似的回答。

「奇怪了，你這話算什麼意思？」張三爺被她搶白得莫明其妙，向她愣住了。一回。

「我好好兒的，你說我不舒服，那你不是明明的咒念我死嗎？」金寶說着話，眼皮兒一紅，淚水已是拋了下來。

「妹妹！你這話說得好沒意思的，我因為見你悶悶不樂的樣子，所以問你有沒有不舒服？這原是爲了愛惜你的意思，怎麼你反而說我咒念你死？那你也太會多心的了。」張三爺見她淌淚，頗覺楚楚可憐的神氣。這就把她抱在懷內，用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低低的向她解釋。

金寶雖然柔順地躺在三爺的懷內，不過她的眼淚依然撲簌簌的淌了下來。張三爺奇怪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傷心？難道我有待錯你的地方？」

「何必問我？反正你自己心裏明白，當初叫我玉成你的時候，你對我怎麼的說？現在這三個月來的情形，反正你自己也知道的。」金寶用了顫抖的口吻低低的回答。她悲哀得有些哽咽的成分，幾乎要哭出聲音來的樣子。

憑金寶這幾句話，三爺就知道她怨恨自己冷淡了她，這分明是吃醋妬忌的意思。可見女人家終是最窄的，爭風吃醋，到底還是免不了的事情。遂笑道：「這完全是你的多心，你以爲我待璞姑比你親熱嗎？其實我是一視同仁，沒有厚彼薄此的心理。金寶！好太太！你到底太量窄了。」

「我當然是個量窄的女子，怎及得來妹妹的大度容人呢？所以我恨不得就死，讓你們一對可以過永遠快樂的生活。……」金寶聽他有埋怨自己的意思，這就愈加的惱恨，說完了這兩句話，

嗚嗚咽咽，哭了。

張三爺急得把手摀住她的嘴，嘆了一口氣，說道：「何苦來？你愈說愈不對勁了。我也並沒有說你不好，你何必這樣的多心？你以為璞姑在我面前有說你的壞話嗎？這是天地良心，她昨天晚上還叫我睡到你的臥房來呢！」

「哼！我也並沒有這個意思呀！不料你立刻就就庇護了去。當然，璞姑是個賢德的姑娘，我怎麼能和她相提並論呢？」金寶聽他這麼的說，心中更加怨恨，雖然是停止了哭，但她猶眼淚鼻涕的冷笑着說。

張三爺沒有辦法，祇好涎皮嬉臉的跨到她的身上去。笑道：「好太太！別生氣了，我向你賠一個不是，那終好的了。」

「誰和你涎臉？我沒有資格服侍你，你到璞姑房中去好了。」金寶恨恨的把他身子推下來，不肯依從他的需要。

張三爺笑道：「那你分明刁難我，憑良心說一句話，我確實沒有待錯了你。」說到這裏，手兒又插進到她的襯衣裏面去。

「我刁難你什麼？反正璞姑比我溫柔得多呀！」金寶這回雖然沒有把他手兒拉到外面來，但表面上還是顯出無限的怨恨。

張三爺捻着她櫻桃那麼的一粒，感到十分的有趣。遂笑道：「你知道璞姑是有身孕的人了，所以你才這麼的說，是不是？」

其實璞姑有身孕，金寶是並沒有知道，因為璞姑還沒有告訴過她。此刻驟然聽到了這個消

息，芳心更吃了一驚，不免愈加的妬忌起來。暗想，她若養了一個兒子的話，這還當了得。我的地位不是更沒有了嗎？但她表面上還顯出喜歡的神情，笑道：「你這話可真的嗎？她沒有跟我說起過，不知她有幾個月了？」

「她說自從那夜被我……經水兒就沒有來，大概也有兩三個月的光景了。」張三爺見她神情又喜歡起來，一時倒暗暗的奇怪，遂望着她低聲兒告訴。

「那麼我們不是有個孩子了嗎？怪不得我見她肚子有些高高的，原來是坐喜了呢！」金寶十分歡喜的回答，她伸手拭了拭自己粉頰上的淚痕。

張三爺忍不住開口問道：「金寶！她有了喜，你倒不妬忌她嗎？怎麼反而這樣的高興呢！」金寶暗想，三爺真也不是個好人，他倒試我的心了。遂白了他一眼，說道：「你這話算什麼意思？把我真的當作一個醋瓶兒看待嗎？老實的說，我真不會妬忌妹妹，因為我和妹妹是非常知己的，祇不過我心裏恨着你罷了。」

「你恨我作什麼呢？」張三爺聽她這麼的說，心裏也非常的歡喜，遂笑嘻嘻的向她追問了一句。

金寶冷笑道：「比方說，你問我不妬忌她嗎？這句話問在你的口中，我就感到你的可恨。因為你並不瞭解我的心理，以為我是個爭風吃醋好妬的女子。其實我也時常給你想着，三爺的夫人又沒有養一男半女，我的肚子也會不掙氣，如今當然希望在妹妹的身上了。妹妹有了身孕，這和我有了身孕是一樣的，因為這都是三爺的精血呀！那麼妹妹的兒子女兒，也就是我的兒子女兒，我心裏喜歡還來不及，如何還會妬忌她嗎？所以你說這些話，叫我聽了傷心。……」金寶一口氣

說到這裏，故意微蹙了眉尖，大有盈盈淚下的神氣。

張三爺對於金寶這幾句話，真把她愛到骨髓裏去。遂連忙吻着她的小嘴兒，連連的賠錯，說道：「妹妹！我是跟你開玩笑的，你千萬別認真生氣。我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我實在太愛你了。因為你這思想再對也沒有，她的兒子原和你兒子一樣的。不過妹妹比不了我那個大的，你當然也會生兒子的，你不信，今夜我們就製造起來，保險你的腹部也會隆高的。」三爺一面說，一面又頑皮起來。他把按住金寶胸部上的手，慢慢地滑到她的腹部上去。覺得滑如凝脂，皮膚真細膩得可愛。

「三爺！假使我不會養兒子的話，你會轉變愛我的方針而恨我起來了嗎？」金寶並不拒絕他的進行，她微咬着嘴唇皮子，在經過一陣子思忖之後，又向他低低的問出了這幾句話。

祇要璞姑會養兒子，你養不養倒不成問題的？假使你嫌寂寞的話，待璞姑養下第二個的時候，不是可以給你撫養的嗎？至於我的愛你不愛你，這決不是在你養不養孩子而說的？祇要你不偷漢子，我到死都不會轉變愛你的方針。」張一爺很正經的說到這裏，他又向金寶說笑話了。

金寶白了他一眼，怨恨地道：「你又說這些混賬話來氣我了，你給我住的好，穿的好，吃的好，我感激你還來不及。怎麼再會去偷漢子？那也太淫賤的哩！況且我們之中倘有這一回事，當然要被三爺趕出的了。」

「妹妹！我歡喜說笑話，你偏又喜歡認真。其實你偷漢子的人，就是我呀！」張三爺笑嘻嘻的說，他把摸在金寶腹部上的手兒又溜了下去。

金寶在他手兒溜下的時候，眉尖一蹙。赧赧然的笑道：「少頑皮一些吧！人家不疼痛嗎？」

三爺得意忘形的道：「三個人中，我覺得你最茂盛，好像春天裏的草一樣。」金寶聽他這麼的說，啞了他一口，也由不得嫣然地笑起來了。

張三爺覺得金寶所以使人可愛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子上，月華及不來她，璞姑更及不上她，自有一股子勾人靈的魔力，張三爺甘心地屈服在她的旗袍角下。

第二天下午，金寶見璞姑站在椅子上，要去拿取擱在衣櫥上面的鞋盒子。她慌忙走上去，阻止她把手擦上去。笑道：「妹妹！你快走下來，我給你拿取，你千萬要當心兒才好啊！」

璞姑聽她話中有骨子，遂回眸望了她一眼。一面跳下椅子，一面笑道：「是三爺昨夜告訴你的嗎？」

「唔！是的，你要把這鞋盒子拿下來嗎？」金寶含笑點了點頭，她要站到椅子上去，是代他拿的意思。」

「不！我是放到上面去的。姊姊！我跟你說話。」璞姑紅暈了嬌靨，她搖了搖頭，一面把椅子端到桌邊，一面拉了金寶到沙發上去坐下。接着又問道：「三爺對姊姊怎麼的說呀？」

金寶白了她一眼，帶了埋怨的口吻。說道：「妹妹！你也真不應該，爲什麼你有了身孕就不先向我告訴呢？也好叫我心裏歡喜。」

璞姑白嫩的粉臉上蓋了一層青春的紅暈，她偎到金寶的懷裏。羞澀地笑道：「並不是我不肯告訴姊姊，因爲我怕不是真的有了喜，說開去了那不是給人笑話嗎？」

金寶聽了，打了她一下肩膀。說道：「你這話益發不應該了，我把你當作親妹妹一樣的疼愛，你却對我還存了生疎的心。難道你對我說了，我還會來笑你嗎？」

「姊姊！你別生氣，這原是我的錯了。」璞姑聽她這麼的說，祇好含了嫵媚的嬌笑，向金寶賠不是。

金寶把手伸到她腹部上去按了一下，笑道：「三爺告訴我，說妹妹是那夜被他……以後，那經水就一直沒有來過嗎？」

「是的，而且近來終有些懶懶的，吞酸作噁，不知究竟是病是孕。那也許是一個問題呢！」璞姑羞答答的告訴，她微蹙了眉尖，似乎還有些憂愁的樣子。

金寶笑道：「我雖不會生育過孩子，但我倒很知道有孕的情景，照你說的，那當然是坐了喜。妹妹！你以後千萬別拿笨重的東西，小心一些兒，因為三爺沒有一個兒女，他是多麼需要一個孩子呢！你要想什麼吃，你祇管向我說，我會給你去買來的。」

「姊姊！你待我這麼的好，真叫我心裏感激得很！」璞姑對於她這兩句話自然是感到心頭，所以假在她的懷內，表示十二分親熱的意思。金寶撫摸着她已燙過的長髮，笑道：「你養了兒子，也等於是我的兒子，所以我一聽了三爺的告訴，我心裏就樂得什麼似的。妹妹！我們姊妹還用得到感激兩個字嗎？」璞姑點了點頭，她捧着金寶的臉頰吻了一個香，忍不住也喜悅地笑起來了。

這天晚上，張三爺仍舊睡在金寶的臥房裏。金寶笑道：「被你這麼的一說，我今天見妹妹的腹部，果然是隆得高高的。」

「可不是？再三個月後，你的腹部一定也會高起來的。」張三爺躺在床上，把身子偎近了她一些，笑嘻嘻的回答，瞧他的表情是分外的得意。

「我這肚子不掙氣，也許不會隆起來。」金寶故意把身子向他忸忸着，逗給他一個媚人的甜笑。

張三爺有些心神飄蕩，遂把腿兒攔到她的腹部上去。笑道：「你放心，我們再接再厲的工作着，終有一天，你的肚子會隆高的。」

「嗯！我不要，昨夜已經……今天晚上休息一回吧！」金寶把身子背過去，撒癡撒嬌的樣子，低低的說。

張三爺怎麼忍熬得住，遂把手兒去呵她的癢。金寶彎腰肢，格格的笑。這一種風騷的意態，足以增加張三爺心頭的慾火。遂扳過她的身子，把手去扯她的小衣。笑道：「不管，我有精神，你會沒有精神嗎？」

金寶半推半就的一面笑，一面白了他一眼，卻沒有說什麼了。張三爺見她今夜的神情有些木然的樣子，不比往常興奮。遂吮吻着她的小嘴，低聲兒道：「沒有勁，你在想什麼心事嗎？」

金寶微錫着眼兒，笑道：「我想妹妹的腹部隆高，好像不止三個月的樣子。」張三爺聽了這話，把一肚子的興奮都冷了下來，奇怪道：「你這話有趣了，我和她實行性生活也祇不過三個月的光景，難道她就有四五個月的身孕了嗎？」

金寶見他驚訝的神情，遂忙給他解釋道：「你這人又多心了，我的意思，是說她腹部高，恐怕將來是個雙胞胎。」

張三爺這人原很糊塗的，他心中暗想，璞姑的腹部果然很隆起着，莫非在三個月前早和別個男子發生過關係嗎？不過她初次給我……的時候，確實是個處女呀！可惜當時心慌意亂，卻沒有

細細的領略。現在唯一的證實，就是瞧她在那一個月裏分娩？這當然是很明顯的了。金寶兒他呆住了一回，自己未免感到有些吃力，遂把他身子推下來。故作嬌嗔道：「你這人真會多疑，我也不過很普通的說一句，你難道就疑心妹妹在過去早有愛人了嗎？」

金寶這些話在表面上似乎替璞姑辯護着，而實際上不啻是觸着張三爺的心。他點了點頭，沉吟了一回。說道：「我想到了一個人，璞姑似乎和他很有意思的。」金寶兒他居然疑心生暗鬼似的猜疑起來，一顆芳心，好生歡喜的。遂忙問道：「你別給我胡說了，妹妹和誰很有意思的。」

「你不記得那天你帶她來求我幫助她成殮爸爸這一回事情嗎？在她也會經竭力的結金志毅求情過，我想他們也許會有關係的。」張三爺皺了眉尖，低低的向她告訴了這幾句話。

「哦！這個金大哥嗎？……」金寶微蹙了柳眉，故意歧唔了一回。接着又搖頭道：「這大概不會的吧！雖然在過去我知道他們的感情原很好，不過現在金大哥還關在監獄裏沒有放出來呀！」

張三爺道：「現在當然不會，我就疑心他們在過去是有關係的，那麼這腹中的孩子也就是這個問題的。」說到這裏，心頭有些光火，他全身頓時感到有陣子熱脹。忽然他又很懷疑的道：「月華不會生育，你也不會生育，偏偏我和她就會凝成了結晶，這……似乎使我益發奇怪起來了。」

金寶聽他這麼的懷疑，真有些想入非非的，一時忍不住暗暗的好笑。但她表面上還顯出很認真的樣子，說道：「你不要多疑了，爲了我一句話，回頭給妹妹知道，她不是要怨恨我搬弄是非了嗎？三爺！你千萬別和妹妹存了芥蒂，否則，我可不依你。」

「你放心，我不會和她存了芥蒂的。」張三爺見她撒嬌似的假過身子來，這麼低低的說。一時還祇道金寶人兒忠厚，和璞姑確實很好的。遂摟抱了她的嬌軀，向她輕聲兒的安慰。

金寶見她神情有些納悶的樣子，遂把小嘴湊上去，吻他的唇兒。一面把小舌尖兒伸到他的口裏去，一面又吃吃的笑。張三爺被她這麼一來，兼之笑的時候乳峯一顫一顫的聳動。所以暫時把猜疑的心思丟開，他又情不自禁起來。

金寶爲了要得到他的專寵，所以格外的奉迎，並且又千叮萬囑叫他不許和璞姑吵鬧，張三爺點頭答應，在這個時候，他除了氣喘之外，是什麼話兒都說不出口來的了。

張三爺自從這天晚上聽了金寶的話兒之後，他把愛璞姑的熱度已由一百度而降至於七十度了。並且時常想探聽她的口風，欲知道她過去和金大哥的祕密。這天晚上，他是睡在璞姑的房中。在床裏故意又去摸她的腹部，含笑問道：「妹妹！你現在有幾個月了。」

張三爺的意思，要她糊裏糊塗中說錯了話，那麼可以確定她肚子裏的孩子是金志毅養的了。但璞姑却逗給他一個嬌嗔，嫵媚地笑道：「你這人年紀沒老，人兒已背了。今天問明天問，我不是早告訴你，我嫁你多少日子，這小命也有多少日子了。」

「那麼你嫁給我已有幾個月了？」張三爺還是故意糊塗的問。

「你做人做昏了，現在已四個月了。……」璞姑撲味的一笑，秋波逗給他一個傾人的媚眼。

「不過我摸你肚子好像有五六個月的光景。」張三爺的話更說得露骨一些。

「噯！我也有些擔憂，爲什麼這腹部隆起得這麼的快？不知會雙胞胎嗎？」璞姑卻沒有想到三爺的話是含有作用的，她蹙了翠眉，也附和着低低的說。

張三爺暗想，你這話就是虛心病了。但表面上他是絕對不說穿她，笑了一笑。說道：「假使是雙胞胎，我倒很喜歡。」

「不過雙胞胎生育的時候很危險，所以你喜歡，我又很擔憂。」璞姑聽他這麼的說，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似乎有些憂愁的樣子。

張三爺道：「也許不會雙胞胎，你放心好了。」璞姑把嬌軀僵了上去，顯出柔順的意態。說道：「但願不是雙胞胎，叫才叫我安心。」

「但你四個月的腹部確實太高，我真有些奇怪。……」張三爺把話愈說愈特別起來。

璞姑是個聰敏的姑娘，她也覺得三爺這奇怪兩字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作用的。這就微仰了粉臉，秋波逗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低低的問道：「你奇怪什麼呢？」

「我奇怪着也許是五六個月了吧！」張三爺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說。

「三爺！你這是什麼話？……你……」璞姑突然聽了這話，粉臉有些變了顏色。她說到你你兩個字的時候，她有些眼淚汪汪的樣子。

張三爺却不作答，似乎在窺測璞姑臉色的神情。璞姑感到太受一些委屈了，她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說道：「三爺！你在那天晚上難道還沒有仔細我是個怎麼樣的身體嗎？照你這麼的說，你……難道把我當作……」說到這裏，却再也說不下去，又傷心地哭泣不停。

張三爺真有些像活死人的神氣，他被璞姑這麼的一說，他的腦海裏又浮上了四個月前盛夏季節那夜的一幕。在模糊的回憶中，彷彿感到璞姑真是一個處子，那麼我簡直是啣血噴人，冤枉她了？這就又抱住她的身子，吻着她的粉臉。笑道：「妹妹！你快別哭，我和你開玩笑的，你認

「真作什麼？」

「無論什麼事都可以開玩笑，這也由你胡說的嗎？唉！你可不是死人，難道連我是個姑娘還是個婦人你當初就不覺得嗎？」璞姑雖然是停止了哭，但她薄怒嬌嗔的神情，顯然心頭是無限的怨恨。

張三爺被她責罵得啞口無言，因此祇好連聲的賠罪。笑道：「好妹妹！千錯萬錯終是我的錯，我因為喝多了一些兒酒，所以語無倫次，你祇當我是放屁，你別生氣吧！」一面說，一面又在她小嘴兒上默默地溫存。

璞姑仰開了粉臉，逗給他一個嬌嗔。冷笑道：「我想不到你這人糊塗會到這個地步，我和你結婚祇有四個月，而且完全是個姑娘，交到你的手中這是再靠硬也沒有的事，你還怨我這些冤枉，我問你，你良心對得住我嗎？」

「我已向你認了錯，你也不必再向我認真了，你摸我的臉頰，可不是發燒得厲害？這完全因為酒醉的緣故。好妹妹！你饒我這一遭兒吧！」張三爺低聲下氣的向她求饒，彷彿是個舞台上的小丑。璞姑嘆了一口氣，也就不再作聲，兩人自管的睡去。

次日早晨，張三爺自到廠內辦事去。金寶見璞姑賴在床上沒有起身，遂走到床邊去瞧她，見她眼皮兒有些紅腫的。遂驚訝的問道：「妹妹！爲什麼？你哭過了嗎？是不是和三爺吵了嘴？」

璞姑見了金寶，便拉了她的手，嗚咽地啜泣起來。說道：「姊姊！你聽聽三爺的話，混賬不混賬？他竟說我腹部有五六個月的身孕可以瞧。你想，我一個姑娘身子嫁給他，一共祇有四個月的日子，那來五六個月的身孕呢？這麼的痴血噴人，如何不叫我心裏難受？」一面說，一面又抽

抽噎噎的哭泣不停。

金寶其實早已明白是爲了這個事，遂很表同情而又顯出憤怒的樣子。忙道：「這話真是豈有此理極了，三爺難道是死人不成人不成？當初最可以明白的就是你到底是是否姑娘身子？他如何想得會跟你說出這些糊塗的話來？妹妹！你別哭，你別傷心。今天晚上，我代你向他辦個交涉，一定叫他向你賠個罪的。」

璞姑聽她這麼的說，心裏自然感激得了不得。遂握了她的手，親熱地叫着姊姊。可是她那裏知道在搬弄是非的，正是自己認爲唯一知己的金寶姊姊呢！」

光陰匆匆的過去，又是一個月了。這已是十一月裏的天氣，天空沉沉的，常常密佈着濃密的愁雲。這日璞姑坐在房中幹嬰孩穿的活針，忽見哥哥阿狗匆匆的走來。璞姑因爲阿狗是不常來的，今日到來終有些事情的。遂忙問道：「哥哥！你有什麼事情嗎？」

阿狗點了點頭，說道：「妹妹！我告訴你，金大哥已出獄好多天了。昨天我去瞧他，不料他却病在家中哩！真可憐的，一個人也沒有服侍他。而且他又貧窮得十分，我看他米缸裏米已是沒有了。所以我想問妹妹拿一些錢，去救濟他，也報答報答他爲我們關了六個月的監獄，不知妹妹也贊成嗎？」

璞姑聽到了這個消息，她芳心裏就會感到一陣子悲酸。暗想，是的，已過去六個月的日子了，連我腹中也有五個月的身孕了。唉！我竟把他壓根兒都忘記了。因此滿眶子中的眼淚，也就撲簌簌的直滾了下來。遂向他說道：「哥哥！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明天我自己會去瞧望他的。」

阿狗聽妹妹的話，遂告別走出房來。外面一間，原是金寶的臥房。阿狗進來的時候，原沒有見金寶的人，此刻見金寶却站在房門口出神，似乎偷聽的樣子。不過阿狗是沒有理會到這許多，他因為恨着金寶欺騙自己，所以理也不理她的自管匆匆的走到樓下去了。

金寶待阿狗走後，她又聽房內的璞姑低低的唸道：「金大哥！我太對不住你了。你的情分，我是祇好來生報答你的了。」說着，又嚶嚶啜泣之聲。金寶暗想，可見璞姑和金志毅確實有些愛情的，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明天我祇要如此如此，張三爺不是就會大怒起來嗎？想到這裏，不免暗暗的歡喜。誰知因此一來，同時也造成了她自己悲慘的命運，發生了下面的曲折離奇的故事來。

第七章 探病舊知流淚眼對流淚眼

下午吃過飯的時候，金寶悄悄地走到璞姑的臥房。祇見她手托香腮，好像在想什麼心事般的。遂含笑說道：「妹妹！今天我要到鎮上姨媽家裏去一次，大概晚上要遲一些兒回來。三爺回家的時候，你給我代爲告訴一聲吧！」

璞姑連忙站起身子，向她含笑點了點頭。說道：「好的，那麼姊姊早一些兒回家，免得叫我們擔心。」一面說着話，一面送着金寶走出房外來。

金寶點頭答應，遂披上了大衣，匆匆的走了。璞姑待金寶走後，她瞧了瞧手腕上白金的手錶，還祇有一點十分。暗想，我何不此刻趁空到金大哥家裏去探望他一次，反正三爺回家終要在六點以後的。想定主意之後，遂也披上了大衣。對徐媽說道：「我到街上去買些兒東西，一兩個

鐘點就回家的，你門戶當心一些。」

徐媽點頭答應，璞姑也急匆匆的走出了家門。她走在大街上，先在食品公司裏買了一廳餅干，並一廳應牌的牛奶。在璞姑這次到金大哥家裏去的意思，一方面固然是去探望他的疾病，而一方面也算是報答了他爲了我家的事而含冤關了六個月的監獄。匆匆的踏上了金志毅的家門，屋子的門是半掩上着，輕輕的一推，就推開了。志毅的家是沒有院子客堂臥房的分開，祇要一脚踏進門，就可以見到他的臥房。這時映在璞姑眼簾下的，床上躺着一個人，是並不認識的男子。祇見他長長的頭髮，黃黃而瘦削的臉頰，滿下顎的鬍鬚。璞姑以爲六個月的日子不上這兒來，所以找錯門口了嗎？可是打量室中的用具，却分明是金大哥的家，因此站在屋門口由不得愣住了。一回子。

床上的金志毅聽到了一陣腳步的聲音，他也回眸來望。祇見一個十足摩登的女子，她身穿一件織錦緞的旗袍，外披灰背的大衣，腳踏高跟皮鞋。頭上的雲髮，像瀑布式的長長地拖在腦後。這在志毅的心中當然感到無限的驚異，想不到像破窰那麼可憐的屋子裏，也會降臨了這麼一個天仙化人似的女子來。他以爲自己在作夢，把手兒揉了揉眼睛，向她仔細的一望，似乎瞧出一個真面目來。他啊呀了一聲，猛可的從床上坐起。叫道：「你……你……是璞姑嗎？」

璞姑被他這麼一叫，方才理會到這男子確實就是金大哥。想不到經過六個月監獄之後，他的入兒竟會變成這個樣子。一顆芳心，不免一陣子痛傷。因爲被情感激動得太厲害了一些，這就在桌子上放下餅乾和牛奶，情不自禁猛可的奔到床邊，投入他的懷抱，叫了一聲金大哥！她已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

志毅對於璞姑這一下子舉動，似乎還有些出在意料之外的。他抱着璞姑的身子，眼淚也已撲簌簌的滾了下來。良久，志毅推開她的身子。低低的道：「璞姑！你不要傷心，我已恢復了我的自由了。」

「唉！金大哥！但是我已被人關在一個鳥籠裏了。」璞姑坐在床邊，淚眼盈盈的望着志毅可怕的臉，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接着又淌淚說道：「金大哥！你恨我嗎？你鄙視我嗎？……」

「不！不！我同情你，我可憐你。對於這些事，阿狗已告訴我很詳細，我覺得社會是黑暗得太令人胆寒了。」志毅搖了搖頭，他望着璞姑海棠着雨般的粉臉，無限沉痛的回答。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一時心頭更覺難受，因此倒在他的懷裏又哭泣起來。志毅把手撫摸着她光亮的美髮，含了辛酸的悲淚，說道：「璞姑！你不要哭，你不要傷心呀！你之所以到今日的地位，完全是被環境所逼迫的，我明白，我知道，雖然我在獄中就猜到有這麼的一回事，但我沒有能力來救助你，我沒有能力可以給你一個現實的幫助：……唉！人生的變幻，原是像流水浮雲一樣的啊！」

「我也記得，當初我也曾經這麼的回答你，我決不會上人家的當。然而事到今日，我究竟是受了人家的欺騙，受了人家的玩弄。金哥！我覺得太對不住你的了。」璞姑想到第一次到獄中去探望他的情景，她忍不住又沉痛地哭泣不停。

志毅聽她向自己抱歉，因此心頭愈覺難受。雖然自己在過去對她不免有情，而她對自己也素來親熱。不過我倆之間就沒有明顯表示愛的意思，爲了自己，爲了璞姑，大家少增加一些痛苦起見。所以志毅並不喜歡談起過去的事，他把璞姑的身子又扶起來。低低的說道：「璞姑！你不要

說這些對不住的話，……好在你如今的環境也不壞，祇要他有真心的愛你，我也覺得很安慰的了。」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她又伏到志毅的肩胛上，失聲地痛哭起來。志毅被她這麼的一下子舉動，不免也引逗得淚如雨下。說道：「璞姑！你別鬧孩子氣了，一味的哭泣，反叫人心難受。我是原諒你的苦衷，而且我更同情你悲慘的遭遇。所以我並不會來怨恨你，何況我們原沒有形式上的約定，當然更談不到誰對不住誰的話了。不過憑你今天會到來瞧瞧我，我知道你確實愛我，愛的範圍很廣，所以我今日對於你的到來，我已經是感到夠歡喜的了。璞姑！這消息是阿狗告訴你的嗎？」

「是的……」璞姑這才離開他的肩胛，流淚點了點頭。接着又道：「正因為你能同情我可憐我，所以使我心頭更感到沉痛一些。況且，……況且……我嫁的三爺，而又是你的仇人……他冤枉了你，他痛打了你……我受恩於你，而再去嫁你所痛恨的人，這……叫我怎麼對得住……」

璞姑這幾句話是正說到志毅的心眼兒上去，他覺得這一點子，確實是自己心頭無限遺恨的事。不過他瞧了璞姑滿臉是淚的粉臉，他心頭又起了誤會，以為璞姑今日到來的用意，就是叫我不要向張三爺報仇的意思。他慘痛地哭起來，點了點頭。說道：「璞姑！在我與你之間，也談不上一個恩字。然而在我與張三爺之間，確實是種下了一層仇恨。我被他在地獄中受盡了痛苦，磨折，慘刑，我覺得這全是他的恩賜。在我心頭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恩賜，當然我是需要有一個報復的。但現在我把這報復的意思打消了，我爲了你的終身幸福，我爲了你的前途光明，我可以犧

牲我一切的委曲和痛苦，我終可以抹却了這生命中的仇恨。璞姑！你放心，你不用再痛哭了，我一切都能夠原諒你的。……」

不料璞姑聽了志毅這一篇話，她更加捶胸大哭起來。志毅因爲不瞭解她心中是什麼意思？所以望着她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璞姑哭了一回，方才說道：「金大哥！你這些話，以爲我今日到來，是向你求情不要再和張三爺報復了嗎？唉！那我太痛心了，我太不成爲是個有心肝的人類了。我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而使你抱恨終身，這是我所不情願的。所以你不必因爲我現在是嫁了三爺，使你打消了報復的主意。因爲我之嫁她，決不是我的甘心情願。金大哥！你還沒有知道我嫁他詳細的經過吧！哥哥這些是不知道的，他當然不會盡情的告訴你……」說到這裏，遂把失身的經過，向他訴說了一遍。並且又淌淚泣道：「你想，我在已失身了之後，我還有什麼辦法嗎？唉！我身子嫁給了他，我的心是永遠不嫁給他的。今天到來，我是特地來探望你的病，可憐你竟變成這一副憔悴的情景了，推其原因而說，也不是我害了你的嗎？」說到這裏，不禁又掩臉嗚咽着哭泣不止。

志毅聽她這麼的說，心中真有些奇怪起來。暗想，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仍有愛我的意思嗎？因此望着她倒又愣住了一回子。良久，方才說道：「璞姑！你別哭了，我的意思，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若向張三爺報仇，這簡接的等於害了你的終身，所以我決不忍心。我預備病兒完全好了之後，到外埠去找些事情做做，因爲這兒已沒有了我們容身之地。承蒙你今日到來探望我，我心裏非常的感激，終算在我離開故鄉之前，彼此留一個紀念。可是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爲我家中連一盃白開水都倒不出給你喝的。……」

璞姑這才停了哭，收束了眼淚。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伸手去摸他的額角。說道：「金大哥！你別這麼的說，雖然我今生不能嫁給你，不過我希望我們的友愛還是存在着。你此刻人兒覺得怎麼樣？熱度還有嗎？」

「熱度在早晨就退去的，這幾天病中，全仗阿狗弟來照顧我，否則，我真糟了。」志毅把她按在自己額角上的手兒握住了，低低的回答。

璞姑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眼淚又湧了上來。說道：「金大哥！你此刻餓了沒有？我有餅乾給你買來着，我拿給你吃幾片好？」她一面說，一面站起身子，走到桌旁，把餅乾箱拿到床邊。揭開了蓋子，叫志毅拿着吃。

志毅望着她粉臉，微微的一笑。說道：「挺貴的，不是化費了你的錢？」璞姑道：「別這麼的說，開水一些沒有嗎？否則，我沖杯牛奶你喝。這麼吧！我給你攏旺了炭爐子，燒些兒水好嗎？」

「不！璞姑！你穿了這麼的衣服，別弄髒了。快不要攏爐子，再說我又怎麼好意思叫你幹活兒？」志毅見她離開了床邊，要去生爐子，遂向她急急的勸阻。但璞姑沒有聽從他的話，雖然這些事情是近半年不幹了。她脫去了灰背大衣，放在椅子背上，依然很熟手的生旺了炭爐子，把銅勺子上的水攏到爐子上去。

志毅這時且不吃餅乾，他掀開被兒，把身子跳下床來。璞姑也回過身子，忙走上來，蹲下身去給他把鞋子放放好，在她的心中還有服侍他穿上的意思。一面說道：「你怎麼起床了？你拿什麼嗎？」

志毅對於她這個舉動，心裏有些過意不去。遂忙把她身子扶起了，拉住她的纖手。笑道：「我不拿什麼，因為睡膩了，我很想起身活動活動。」

「別起來吧！反正沒有什麼事，多休息一兩天，身子也可以復原得快了。」璞姑並沒有掙扎他的握手，反把身子挨近了一些，含 嫵媚的嬌笑，是叫他躺下的意思。

在當初璞姑身上是披了灰背大衣，所以對於她的身子還瞧不十分清楚。此刻她挨得那麼的近，志毅覺得璞姑這麼一打扮之後，自然是格外的豔麗了。不過這兒他有些奇怪，她的腹部還隆得那麼高，因此自不免沉思了一回。

志毅在沉思的時候，他當然忘記了回答。璞姑被他這一陣子呆瞧，心頭這就難為情起來，粉頰上浮現了一朵桃花的色彩。一撩眼皮，羞澀地問道：「金大哥！你幹麼呆坐着出神？想什麼心事嗎？」

「不！璞姑！我今天心裏非常的高興，所以我想起來在房中走走。」志毅這才意識到似的搖了搖頭，一面回答，一面已套上了鞋子，從床邊站起身子來。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心裏又歡喜又難受。暗想，你心裏高興，當然是因為我來瞧望你的緣故。不過今日一見之後，也不知何時再可相見？她心頭又覺悲酸，由不得垂下粉臉兒來，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志毅卻沒有理會到她在嘆氣，他摸索到桌邊去坐下。向璞姑笑道：「你隨便的坐，我是不招待你了。」

璞姑見他這神情，當然明白他病兒初愈全身無力的意思。遂蹙了眉尖，低低的道：「我瞧你

走路還勉強得很！所以我的意思，你還是到床上去躺着吧！別爲了我的到來，把你又累乏了。」

「不會的，我坐一回很好。志毅微笑着搖了搖頭，他把眼睛依然注意到她的腹部上去。接着他忍不住開口問道：「璞姑！你身子是有了孕吧！」

璞姑被他這麼的一問，連耳根子也羞得有些發紅。而且在羞澀之中，也有些悲哀的成分，嘆了一口氣，却垂了頭兒默不作聲。志毅奇怪道：「璞姑！爲什麼不回答我？你別怕難爲情呀！」

「不！我倒並非怕難爲情，我心裏覺得難過。……璞姑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的眼角旁已展現晶瑩瑩一顆的了。」

「這是什麼意思？你有了身孕，那不是一件喜歡的事情嗎？」志毅沒有瞭解她心中的意思，遂蹙着眉毛兒，向她驚訝地問。

璞姑聽了，却回過身子去，把手帕掩着臉兒不作聲。志毅雖然不知道她是在作什麼？不過，憑了她兩肩一聳一聳的情景，就明白她是在哭泣了。她爲什麼要哭泣呢？志毅心中有着這麼一個疑問之後，他感到璞姑的可憐，心頭也慢慢地悲哀起來。情不自禁的站起身子，走到她的背後，在她肩胛上輕輕的一拍。低聲兒說道：「璞姑！你別傻了，好好兒的又傷心作什麼？你應該明白，無論一件什麼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我覺得各有因緣莫羨人的這句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並不怨恨你，而且我也並不傷心，所以你也根本用不到難受的。」

璞姑淚眼盈盈的回過身子，瞥見到志毅的臉頰上也沾了晶瑩瑩的淚水。她明白志毅口中說的話，和他心頭是不相附合的。她感到自己可憐，同時更感到志毅可憐。因爲憑着過去志毅對待自己情形而說，他確實是非常的愛我。就是我自己也很愛他，不料事到今日，竟慘變到這個模樣。

她情不自禁伸了兩臂，投入他的懷抱，抱住他的脖子，又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

志毅被她一哭，自己也揮淚如雨。遂把她嬌軀抱了一回，因為生恐把她衣服弄髒了，遂把她又輕輕的推開身子。破涕笑道：「璞姑！你祇管自尋煩惱，我覺得太沒有意思了。況且你是有身孕的人，也不能一味的傷心呀！我諒解你的苦衷，我決不怨恨你的無情，璞姑！我們說得親熱一些，從今我們就認個兄妹好不好？」志毅說着話，把手帕又給她拭淚痕。

璞姑因為他在竭力避免悲哀的發展，自己也祇好掛着眼淚嫣然了。點了點頭，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說道：「我本來不是叫你金大哥的嗎？」

「是的，那麼我現在也叫你一聲妹妹了。」志毅聽了，在無限悲酸之餘，終算在心頭也激起了一些喜悅的意味，他忍不住也笑起來。

兩人掛着淚水相對微笑了一回，忽然聽到一陣「嗡嗡」的聲音。璞姑這才意識到似的回過身子去，笑道：「真快的，一回兒，水就開了。大哥！你坐一回，我冲牛奶給你喝。」

志毅見她此刻的表情，至少帶有些天真的成分。這就暗想，她是個才十八歲的姑娘呀！唉！明年是可以做孩子的娘了。他感慨地嘆了一聲，回身又退回到桌旁去坐下了。祇見璞姑把銅勺子的水，先給他冲到暖水瓶裏去。然後把牛奶廳子開了一個小洞，用了一隻玻璃杯子，盛了一些冷水洗濯過，然後倒了牛奶，冲下開水去。志毅覺得她做事情真夠細心的，遂忙說道：「妹妹！你自己也冲一杯。」

「我此刻很飽，真的吃不下。」璞姑說着話，把床邊的餅乾箱和那杯牛奶已端到他的桌子上來。

志毅欠了身子，笑道：「妹妹！累忙了你，我真覺得不好意思。」璞姑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低低的道：「哥哥！你怎麼說這些話？那你不是又不把我當作自己妹子一樣看待了嗎？況且我今天來的本意，原欲服侍你的病中，現在哥哥的病兒居然全愈了，那我心中是多麼歡喜呢！」

志毅因了她的多情，所以使自己心頭又感到難受。但也祇好微微地苦笑了一下，望着正在冒了氣水的那杯牛奶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璞姑見他並不吃喝，遂把餅乾取出十餘塊，放到他的面前去。笑道：「吃吧！別想什麼了。」

「那麼妹妹也吃幾片餅乾。」志毅這才把面前的餅乾又遞回過來四五片，向她微笑着回答。璞姑不忍拂他的情意，遂點了點頭，坐在旁邊，陪着他吃了幾片餅乾。過了一回，璞姑回眸瞟了他一眼。低低的問道：「哥哥！你剛纔對我說，要到外埠去做一些事情，不知道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呀？」

「大概我想到上海去做事情，因為我從前幾個同學，他們在銀行界內聽說很得意。所以叫他們介紹一個職業，比較容易一些。」志毅放下牛奶杯子，低聲兒回答。

璞姑點頭道：「那麼你幾時動身？」志毅沉吟了一回，說道：「至少還得十天八天的工夫，因為我想在臨走之前，把家中一些私都變賣了，因為留在這兒也是沒有什麼用的。」

「哥哥！你難道往後不預備回故鄉來了嗎？」璞姑聽他這麼的說，不禁蹙了兩條彎彎的眉毛，向他急急的問。

「故鄉！……」志毅苦笑了一下，接着又道：「像我這麼一個孤零零的人兒，也無所謂故鄉

兩個字了。到了那裏，那裏就是我的故鄉。天涯遊子，本來到處爲家的。」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眼皮兒又慢慢的潤濕起來。嘆了一口氣，說道：「哥哥！你不要抱這麼悲哀的觀念。我的意思，你不要把這屋子裏傢俱賣了，將來你回家的時候，我們也有見面的日子。」

志毅聽她這幾句話，方知她心中是包含了這一層意思。遂笑道：「祇要我有得意的一天，我當然會到這裏來望望你的。所以對於這個家，原沒有多大的問題。」

「那麼你到上海之後，應該時常寫個信兒給我，假使你怕不方便的話，你可以改換一個姓名的。我的意思，最妥當你可以冒稱我的舅父，這樣子就是你的信落在旁人的手中，那也不成什麼問題的了。」璞姑沉吟了一回之後，又向他低低的說出了這幾句話。

「很好，我一定會照妹妹的意思辦。」志毅知道她要曉得我在上海的消息，完全是爲了關懷自己的意思。遂點了點頭，十分感激的回答。

經過這幾句談話之後，彼此又沉默了一回。璞姑見他已喝完了牛奶，遂站起身子，在銅勺子裏尚剩下的開水，倒在盆內。說道：「哥哥！你洗一個臉兒吧！想不到這半年來，你竟蒼老到這個地步。……」

志毅見她說着話，把臉盆水已端到桌子上來。遂伸手摸了一下鬍鬚。望着她那種表情和舉動，真彷彿是個賢妻的樣子。笑道：「那是因爲沒有理髮剃鬚的緣故，我把臉兒修一修，大概也會好一些的。」

「那麼你的剃刀放在什麼地方？立刻就修一個面吧！」璞姑聽他這麼的說，秋波斜掠了他一

下，抿嘴嫣然的笑。

「我自己去拿。……」志毅點了點頭，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子，遂站起身來，走到床邊那張小五斗櫥旁去。拉開抽屜，取一剃刀，又取了一面小圓鏡，站到桌子旁來剃鬚髭。

璞姑站在他的旁邊，瞧着他剃面。這也真奇怪的，經過他把鬚髭剃去了之後，覺得他的臉兒果然又清秀英俊了許多。遂忍不住笑道：「哥哥！我給你頭髮也梳一梳光齊，這樣就好得多了，你坐下來吧！」

「不！我自己來吧！你凸了肚子，我怕累乏了你。」志毅含笑搖了搖頭，在這兩句話中當然是包含了一些愛惜她身子的意思。

璞姑紅暈了嬌靨，秋波逗給他一個嫵媚嬌嗔。却伸手把他拉着坐下，笑道：「不會的，我喜歡給你梳頭髮，你別鬧客氣了。」

志毅心裏蕩漾了一下，他忍不住拒絕她這一分兒的多情的意思。遂祇好坐下身子來。璞姑把手巾浸濕了一些水，先在他頭髮上揩擦了一回，然後拿了一柄木梳，把他的頭髮斜對分開了，小心地梳得光溜溜的。笑道：「哥哥！你可以對鏡照了，和剛才比較起來，不是好像換了一個人了嗎？」

志毅見她說着，還把身子走到自己的前面，秋波凝望了自己微微的笑。於是拿着小圓鏡照了一回，也覺得和剛才躺在床上的時候判若兩人。遂抬頭望了她一眼，笑道：「可見得一個人終要化粧化粧，那麼才會清潔一些的。當時我睡在床上，瞧見妹妹進來，我也真的不認得了。糊裏糊塗的還以為在作夢，夢見了天仙化人到我家中來了。」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咯了他一口，羞澀地笑了。但不知有了一個什麼感覺之後？她忍不住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低下了頭兒，大有悲哀的神氣。

志毅不解她什麼意思？遂站起身子來。奇怪的問道：「妹妹！爲什麼？你又嘆氣了？難道我說錯了話嗎？」

「沒有什麼，你這話很對，一個人變換了樣子後，真的叫人會認不得的。」璞姑抬起頭來，悄聲兒回答。她眼角旁的兩行熱淚，已像蛇行般的直淌了下來。

志毅聽她這麼說，心中也覺有股子辛酸。遂走上一步，把她的手兒緊緊地握住了。柔和地說道：「妹妹！你不要鬧孩子氣了，好好兒幹麼又傷心落淚？我不贊成大家再難受，妹妹！我們應該快樂地做一個人。」

「是的，哥哥！我不再傷心了。」璞姑點了點頭，她把手兒抬上去揉擦了一下眼皮，低低的回答。

志毅見她擦淚的舉動，還不脫是個孩子的成分。心裏感到她的可愛，遂把她白胖的手兒搖撼了一陣。笑道：「那麼你應該對我笑一笑呀！」

其實笑一笑原也不是一件什麼爲難的事情，不過因爲志毅既說明了，所以使她倒反而不好，意思笑出來了。在竭力熬住了之下，而又感到志毅這話的有趣，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她由不得嫣然的一笑。秋波逗給他一個羞澀的媚眼，把身子又背過去了。

志毅覺得她這一笑，真有說不出的嫵媚可愛。遂把她手兒拉了回來，笑道：「妹妹！爲什麼？怕難爲情了嗎？」

璞姑搖了搖頭，把他的手兒拉着，走向床邊去。說道：「哥哥！你不是起來好一回兒了嗎？怕累乏了你，所以你此刻該躺一回兒了。」

「我倒不累什麼，妹妹！你來了許多時候，不知張三爺會找你人嗎？假使有些不方便的話，那麼你就早一些兒回去吧！」志毅在床邊坐下了，放了她的手，望着她紅暈的粉臉，很真摯的情意，向她說出了這幾句話。

璞姑撩上手腕來，見錶上還祇有四點過二十分。遂搖了搖頭，說道：「不要緊的，此刻還祇有四點多些，我五點鐘回去也差不多。哥哥！你晚上吃飯怎麼樣？我的意思，你病兒纔愈，吃飯不消化，還是煮一些稀粥吃好嗎？」

「這些我自己會料理的，再說我有了餅乾吃，也不想吃晚飯，你不用爲我操心的了。」志毅聽她這樣的關懷自己，心裏當然十分的感激。遂把明眸脉脉含情的凝望了她一回，低低的說。

璞姑聽他這麼的回答，忽然她想起昨天哥哥對自己說的話，暗想，莫非他米缸內真的已沒有米了嗎？這就凝眸含顰的沉吟了一回。烏圓眸珠一轉，說道：「哥哥！你坐一回，我到外面去買一些兒東西。……」

志毅見她回身要走，遂把她手兒拉住了。說道：「你要去買什麼東西？妹妹！我們坐着多談一回吧！你不要去買什麼了。」

璞姑向他憨笑了一回，說道：「我一回兒就來的。」志毅見她這一種表情，心裏就明白她出去買的東西至少和我是有些兒關係的，這就愈加不肯放鬆她了。遂笑道：「妹妹！我正經的對你說，我在這兒原耽擱不了幾天的日子，你不要給我去買什麼東西。」

璞姑想不到被他說到心眼兒上去，遂搖了搖頭，祇好也在床邊坐下了。笑道：「我並不給你去買什麼東西，那麼我們就談一回吧！」

志毅見她和自己在床邊並肩坐了下來，心裏不免又蕩漾了一下。望着她白裏透紅的嬌靨，覺得婚後的璞姑，真是豐腴得多，美麗得多。想不到這樣一個美而賢的姑娘，會沒有福氣得她做心愛的妻子，思想起來，這還不是命運注定沒有緣分嗎？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暗暗地嘆了一口氣。

璞姑見他望着自己出神，忽然又嘆氣了。心頭也明白他至少是包含了一些悲哀的成分！遂嚥鎖了翠眉。向他柔和地安慰道：「哥哥！你不要難受，你是一個才貌雙全的青年，眼前雖然很潦倒，這是因為時運不濟的緣故。你的年紀輕啦！我相信你不久的將來，終有飛煌騰達的日子。到那時候，你還怕娶不到比妹子更美麗更聰明的姑娘做夫人了嗎？所以我祝福你，希望你前途有幸福的樂園。」

志毅聽她這麼的說，覺得她真是多情到了極點。遂把她纖手兒緊緊地握了一陣，感動地說道：「妹妹！謝謝你的祈祝，我心裏真是非常的感激。不過，我也祝福你，妹妹永遠地得到幸福和快樂。」

「是的，我也謝謝哥哥的祈祝，不過妹子生成是個苦命的人，祇怕……」璞姑說到這裏，已經聲淚俱落，再也說不下去。

志毅慌忙把手去捫住她的小嘴，搖了搖頭。說道：「妹妹！你千萬不要說這些使人傷心的話，我以為妻妾是一個名義而已，祇要他真心愛你，那你當然永遠地可以得到幸福的。」

璞姑也許內心感得，太厲害的緣故，她情不自禁的倒入志毅的懷抱，仰了滿頰是淚的粉臉，

顯了他一眼。說道：「哥哥！我們兄妹倆這樣親熱的舉動，也許是可能的吧！」

志毅沒有作答，把手指抹着她臉上的淚水，他自己眼眶子裏的熱淚也撲簌簌地落了下來。兩人相倚相偎的親熱了一回，璞姑大有依依不捨的意思。倒是志毅再三的催促她道：「妹妹！已經一點快到了，你回去了吧！」

璞姑遂祇好點頭答應，她拿過皮包，在裏面取出兩疊鈔票，塞到他的手裏。說道：「哥哥！這些你暫時用一用，在你動身離開故鄉之前，我也許還會來瞧望你一次的。」

「不！妹妹！我怎麼好意思拿你的錢？」志毅拉住她的手，把鈔票要還給她，低低的說。

「哥哥！你若認爲我是你的親妹子，那麼你就給我拿着用。否則，我就立刻拿了走。」璞姑鼓着小腮子，秋波逗了他一瞥怨恨的目光，很生氣似的說。

「妹妹！我太感激你了。……」志毅感動地回答。

「哥哥！你別客氣了，那麼我走了。」璞姑知道他已接受了的意思，這就掀着酒渦兒，又嫣然的笑起來。一面說，一面披上大衣。志毅站起身子，欲送她的樣子。璞姑却攔住了他，志毅沒有辦法，祇好又在床邊坐下。目送她的倩影在門框子裏消失了，他忍不住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璞姑回到家裏，還祇五時一刻，芳心頗爲安慰，因爲三爺終在六點以後回家的。不料事情出乎意料之外的，徐媽告訴她，三爺今天回家已有一個多鐘點了。璞姑聽到了這個消息，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她那顆心靈立刻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了。

第八章 施虐棄婦斷腸人泣斷腸人

金寶對璞姑說到鎮上去探望姨媽的話，這當然不是真實的事情。她在大街上兜了一個圈子，三點鐘的時候，就匆匆的趕回到家中來。徐媽見了。很奇怪的問道：「太太！你怎麼就回家來了？」金寶道：「我忘記帶一樣東西，二太太在家中嗎？」

徐媽道：「二太太一點一刻光景出去的。她說到大街上去買些東西，却還沒有回來。」金寶心中明白，暗暗的沉吟了一回。徐媽不解似的問道：「太太！怎麼啦？你不是說忘記帶樣東西了嗎？爲什麼呆住着出神呀？」

金寶聽了，把徐媽悄悄地拉到床邊。說道：「徐媽！你以爲二太太真的到街上買東西去的嗎？我在大街上是碰見她的，不過她却沒有見到我。」

「那麼二太太在大街上作什麼啦？」徐媽用了驚異的口吻，向她低聲的問。

「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三爺待她這麼的好，想不到她還負心三爺呢！」金寶微蹙了眉尖，故意先嘆了一口氣，表示很感慨的神氣。

「太太！我不懂你這個話，二太太在大街上到底作此什麼事情呢？」徐媽聽這語氣有些不對，遂益發感到希罕的追問。

金寶遂附了她的耳朵，低低的告訴了一回。並且又嘆道：「這是有關三爺名譽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作一個鄭重的考慮。不過我若向三爺告訴了，三爺一定會疑心我搬弄是非的。現在我的意思，要你幫個忙，叫三爺自己到金志毅家中去偷窺，那麼三爺自然相信的了。」

徐媽聽了這樣的話，不免有些爲難的神色。搓手道：「不過這兒尚有一個問題的，二太太是『不』真的在金先生家中？萬一沒有，那我不是有誑報誣告的罪了嗎？況且二太太一向又是三爺心愛

得寵的人，叫我真有些不敢管開事的。」

金寶笑了一笑，說道：「你也太胆小了。我若不能肯定二太太在金先生家中的話，我也決不會叫你冒險管這些事了。你放心，萬事都由我一個人會擔當的。徐媽！這兒一百元錢我給你買些東西，你千萬要接受的。……」金寶說到這裏，她在皮包內取出一疊鈔票，悄悄地塞到徐媽的手裏去。

說也奇怪，徐媽見了這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之後，她的胆量會立刻壯了許多。於是眉花眼笑的還故意把鈔票退回過去，低低的道：「我們受了三爺的厚恩，原該給三爺盡忠管事的。二太太這樣不知廉恥，真也太沒有心肝。不過你叫我怎樣向三爺報告？我委實不知道，最好請太太教教我。至於這些錢，我實在不敢接受太太的！」

金寶聽了這話，知道有了意思。遂笑道：「徐媽！這些錢，你祇管收下。至於如何報告三爺的話，祇消如此如此，……那就很妥當的了。」一面說，一面附了她耳朵又低低的告訴了一回。徐媽連連的點頭，說道：「準定這麼辦，那麼事不宜遲，我這時立刻就到廠內去好嗎？」金寶當然說好，兩人於是一同出門，在門口方才匆匆的分手了。

徐媽一口氣奔到新民紗廠，門役阿根見是經理家中的僕婦，遂即把她帶到經理室內來。張三爺突然見了徐媽，心中好生奇怪。遂忙問道：「徐媽！你作什麼來？家中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了嗎？」

徐媽回頭見阿根已退出門外去了，遂步近寫字枱旁邊。低低的道：「三爺！我告訴你一件事，可是你聽了之後，千萬不要生氣。」

「啊！是什麼事情？」張三爺放下手中的雪茄，他吃驚似的急問，臉兒已經有些轉變了神色。

徐媽竭力鎮靜了態度，故意吱唔了一回。方才低低的告訴道：「事情是這樣的，下午吃過了飯，大太太到鎮上姨媽家中去了，家裏祇剩了二太太一個人。不多一回，忽然來了一個姓名叫志毅的男子，他要見二太太，我不知他是什麼人？遂祇好告訴了二太太，不料他們一見了面，就抱頭大哭起來。姓金的說有許多話要跟二太太商量，要二太太跟他到家中去一次。二太太沒有拒絕他，向我叮囑好生看守在家，他們便匆匆的走了。我瞧此情景，覺得事情有了蹊蹺，生恐發生什麼意外的變化，所以祇好向三爺急急的來報告了。」

張三爺對於這些話不聽猶可，既聽到了之後，心中這一氣憤，真所謂暴跳如雷，不禁把手兒在桌子上狠命的一拍。問道：「你這些話可真的嗎？那麼大太太可會知道這一回事嗎？」

「大太太先走出一步，她當然沒有知道。這些完全是真實的事情，如何能夠編造的嗎？」徐媽聽他這麼的問，因為三爺的神情是大為震怒，所以心頭也由不得害怕起來。竭力鎮靜了臉部的表情，向他認真的回答。

張三爺點頭楞住了一回，然後向她揮了揮手。說道：「我一切都知道了，你回家去吧！徐媽心裏懷着鬼胎，在退出經理室門兒之後，方才有些懊悔，覺得這事情到底是太冒險一些的了。

張三爺待徐媽走後，遂把雪茄又啣在嘴裏猛吸。他站起身子，低了頭兒，祇管在室中團團的打圈子。一面暗暗地思忖着道，不錯，照算已有了六個月的日子，當然金小子是可以出獄的了。他出獄之後，竟敢大胆的來找璞姑說話，可見他們在從前確實是發生過關係的了。怪不得璞姑腹

部這麼的隆高，那麼說起來這還是姓金的種了。想到這裏，把脚在地板上連連的蹬了兩下。惡狠狠的道：「可殺！可殺！這真是可殺之至！」一回他又想起璞姑那夜醒後打自己耳刮子的情形，也覺得璞姑並沒有愛我的意思。現在她所以會順從我，也無非貪享富貴罷了。這樣不知好歹的女子，我竟把她當作活寶樣的看待，那我不是太成個曲死了嗎？張三爺越想越氣，越想越恨，他的臉兒由紅變青，由青轉白。他把手中的烟尾恨恨地丟到地板上，猛可拉開經理室的門，意欲帶領湯大彪等衆人前去捉姦。但轉念一想，家醜不能外揚，我不能起大隊人馬前去的。我且獨個兒偷偷地去窺測他們一下情形，究竟在作些什麼勾當？然後再把毒辣的手段對付他們是了。張三爺想定了主意，遂竭力忍熬住了三丈的怒火，不動聲色的一個人到金志毅家中來偷偷仔細了。

張三爺對於金志毅的家裏原很熟悉，當他在志毅門口偷窺的時候，齊巧璞姑在給志毅梳頭髮。三爺見兩人柔情蜜意，宛然像一對兩口子的模樣，他益發肯定兩人是有暗昧之情了。照三爺的脾氣，恨不得奔進裏面，就把兩人一個一個的打死。不過他知道志毅是個體強力壯的青年，自己萬萬不是他的對手，若奔進去打他們，恐怕反而要受他們虧的。張三爺倒有這一股子忍耐力，他到底咬牙切齒的離開了門口，也不到廠裏去，就惱怒十分的先回到家中來了。

徐媽在家裏是像熱鍋上螞蟻一樣的不安靜，因為姓金的來找二太太這一回事，究竟是憑空虛構的。萬一二太太向三爺極口的聲辯，事情鬧僵了之後，那我還能再做人了嗎？徐媽有了這一層憂愁之後，她那顆心兒像十五隻吊水桶一般，七上八下的跳躍不停。在經過半小時之後，忽然見三爺鎖青了臉兒回家了。她因為心虛的緣故，所以格外的害怕。忙着倒了一杯茶，連一句話兒也都不敢開口了。

張三爺在沙發上坐下了，望了徐媽一眼。問道：「大太太還沒有回家嗎？」徐媽小心地回答道：「是的，大太太和二太太說過，她也許今天要在姨媽家中吃過晚飯後才回家的了。」

張三爺「唔唔」應了兩聲，取了一支雪茄烟，又燃着了火猛吸着。徐媽意欲問一問三爺可曾到金先生家中去探望過？可是又不敢問，因此也祇好悄悄地退到樓下廚房裏去料理家務了。

在五點一刻的時候，徐媽聽有人敲門的聲音，慌忙開門去瞧，正是二太太回來了。兩人見了面，各懷鬼胎，都吃了一驚。璞姑先問道：「三爺回家了嗎？」

「三爺回家已一個多時鐘了，二太太！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才回來呀？」徐媽見她眼皮有些紅腫，好像哭過了的樣子，臉上也有些驚慌的神色，這就低低的回答。

璞姑一聽三爺已經回家，她一顆芳心的吃驚，已經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紅暈了兩頰，一時也不及回答她，遂三腳兩步的奔到樓上去。在將到房門口的時候，她站住了步子把心兒定了一定，然後拿手帕揉擦了一下眼皮，裝出一些兒沒有事情般的神氣。慢慢的跨進臥房，祇見三爺坐在沙發上，兀是猛吸雪茄。在地板上已吸了許多段的煙蒂頭了。從這一點子瞧，可見他心中是一分兒的煩惱了。因此撇着酒渦兒，堆了滿面的嬌笑。柔和的叫道：「三爺！你今天怎麼回來得這麼早呀？」

在平日，三爺對於璞姑的一顰一笑，真是有說不出的美麗和好看。然而此刻三爺見了璞姑這副媚人的笑容，在他心頭是更會增加了無限的怒火。他心裏想，你這個不要臉兒的賤貨，還想來假情假義的迷戀人嗎？他起初還竭力忍熬住了，想暫時的不發作。後來他耳邊彷彿有人在嘲笑他，你是曲死呀！你是烏龜呀！張三爺簡直有些忍無可忍了，他猛可的站起身子，把手中的烟尾

一丟。搶步上去，揮手就在璞姑的頰上拍拍的打了兩下。大罵道：「我先打了你這個不要臉兒的東西！再向你說話！」

璞姑心中雖然有些擔憂，不過對於三爺這樣冷不防的舉動，還是所意想不到的。因為自己是心虛的緣故，所以被他打得倒退了兩步，倒是怔怔的愣住了一回子。但自己終不能夠不回答一句話兒的，所以她捧了臉頰，眼淚汪汪的問他道：「三爺！你發瘋了嗎？我做錯了什麼事情？你要給我這麼的委曲，呀？」

假使單憑了徐媽這幾句話的告訴，張三爺倒還不至於這麼的憤怒。因為傳聞之說，到底不能太以相信的。如今張三爺在志毅家門口親眼目睹，這可說再確實也沒有的了。現在聽璞姑還要嘴硬，而且罵自己瘋了。他心中這一憤怒，真的要瘋狂起來的神氣。更不打話，立刻伸手一把抓住璞姑的頭髮，頓時拳腳交加，似乎恨不得把她打死的样子。

璞姑是個嬌弱的姑娘，如何受得了他這麼暴力的虐待？因為身子早已被他打倒地上去了，一面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張三爺既把她打倒地上，心中似乎還不夠消去心頭的憤怒，把腳還向璞姑身上狠命的亂踢。大聲的罵道：「你這賤貨！你給我滾，你給我去死！你……給我快些去自決了吧！」

璞姑被他這一陣子痛打之後，又聽他這麼的大罵。因為受委曲太過了分，使她心中反而減少了心頭的傷悲，而激起了怨恨的憤怒。這就停止了嗚咽，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怒視着他。冷笑道：「你打得好，你打得狠！我滾不要緊，我死也不要緊，但是你得說一個理由給我聽。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要受你這麼的毒打？你說！你說！」

張三爺聽她兀是一味的嘴硬，遂擲笑了一回。說道：「你還要我說嗎？我瞧還是省省吧！我祇要問你一句話，你剛纔在什麼地方？」

璞姑聽他這麼問，暗想，這真奇怪了，這誰告訴他的？因為我到金大哥家中去，原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呀！不過事到如此，我也無瞞騙之必要，反正我們正大光明，並沒有一些苟且的行爲。想定主意，遂從實說道：「我在金大哥那裏瞧望他的病，因為他爲了我家的事情，而累他關了六個月的監獄。我是個有心肝的人，能不去望他一次嗎？我正大光明的去望他，又有什麼丟臉的地方？你聽信了誰的讒言？竟不管一切的下此毒手痛打我，你……你的良心在什麼地方呀？……」璞姑說到這裏，因為痛心到了極點，忍不住又放聲大哭起來。

張三爺哈哈大笑了一陣，戟指罵道：「放你的臭屁！什麼正大光明？我親眼目睹見你在他家中那些無恥的行動，你還說正大光明嗎？要知道你已嫁給了我，你還能和別個年輕的男子這麼的親熱嗎？老實的說，你和這金小子早已發生關係的，你這腹部的孩子也決不是我養的。你這賤人！你快滾！你不滾，你快給我死去！」

璞姑聽他這樣的啣血噴人，因為慘痛過了度，她也失常地大笑起來。一面掙扎着站起身子，一面怒視着三爺。痛心疾首的罵道：「你這侮辱女性的魔鬼！我被你強迫失了身子，委曲求全的給你做了小星。你現在把我玩厭了，你就這麼的冤枉我不要我了吗？哼！哼！你簡直是個沒有心肝的走獸！……」

「什麼？什麼？你有了外遇，你還罵我，你這……不中抬舉的賤貨，我把你打死了抵命！你……」張三爺聽她居然也這麼的大罵起自己來，他氣得鐵青了臉兒，猛可的趕了上去，伸手又抓

了她的頭髮，狠命的痛打。

璞姑這回雖然也竭力的抵抗掙扎，然而她一方面固然是個女子，而一方面又有身孕的人，所以如何是三爺的對手？被三爺揪在沙發上結結實實的打了一個夠，可憐璞姑雖然貧苦，自落娘胎也沒有被父母打過一頓。如今在三爺暴力欺壓之下，她竟成俎上之肉一樣的悲慘了。

張三爺還在發狠似的痛打，不料金寶却急急的奔了進來，連忙把三爺拉開了。抱住了璞姑，故作傷心同情的樣子。問道：「三爺！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你也不是個武夫，怎麼不問情由的能夠打人呢？唉！你們是如何吵鬧起來的呀？」

璞姑一見了金寶，彷彿見了親姊妹一樣，她倒入金寶的懷內，忍不住慘痛地哭泣起來。叫道：「姊妹！冤枉呀！冤枉呀！我是要被他打死了。」

「你問她自己吧！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你還要呼冤枉嗎？你這賤婦，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給我死去好了。」張三爺倒也鉄打心腸的，他在桌子上拿過一柄小刀，擲到璞姑的面前，是叫她去自決的意思。

金寶見璞姑頭髮散亂，臉上尚有絲絲傷痕，且沾了無數的淚痕，愈覺慘然可憐。因為她還一味的向自己親熱，一時由不得良心覺悟。忙把小刀拾起去了，拍着璞姑的身子。故作不明白的問道：「妹妹！你告訴我吧！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璞姑一面哭，一面把自己到金志毅家中去探望一次的話，向她從實訴說了一遍。並且哭道：「姊姊！想不到他竟這麼的狠心，一些不顧全夫妻之情，竟下此毒手亂踢亂打。姊姊！若不是你到來把他拉開，我真的被他要打死了。姊姊！他叫我死，我也並不可惜，反正一個人終要死的。」

但我死得太冤枉了，我做鬼也是不甘心的咧！」說到這裏，又心痛地哭泣不停。

張三爺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巧辯得好，是去找他？還是他？」金寶生恐他說出徐媽報告的話，遂急忙攔阻他說下去。怨恨地道：「三爺！你快不要再說了，妹妹縱然做錯了事，但被你打得這個樣子，你也太殘忍的了。」一面說，一面也淌下淚來。她的淚完全是良心發現而流的。拍着璞姑的身子，叫道：「妹妹！你別哭了，我給你們好好兒的調解吧，事情終有個明白的時候，唉！想不到我到姨媽家裏去一次，你們就會鬧出這些事情來。我爲了心裏放不下，所以晚飯也來不及吃，急急的趕回家中來，誰知你們已鬧到這個地步了。……唉！……」金寶這幾句話，是解釋自己所以在此刻突然回家的緣故，因爲自己曾經說是晚飯後才回家的。

不過這時候張三爺和璞姑根本不會注意她這些話，一個祇管嗚嗚咽咽的痛哭，一個兀是恨聲不絕的憤怒着。金寶抱了她身子，正欲再向她安慰。璞姑忽然臉色慘白的僵住了金寶，呢喃了一聲。叫道：「姊姊！我的腹部被他踢傷了，疼痛得厲害……呀！我下面已流紅了，祇怕要小產了？……」

金寶聽她這麼的說，又見她臉額上冷汗直冒的情形，芳心也不免大吃了一驚。啊啲的叫道：「那可怎麼的好？……那可怎麼的好？……」

張三爺見花朵一般嬌弱的璞姑，被自己打得這一分兒悲慘的模樣，此刻驟聽了這個消息，他也由不得懊悔起來。因爲女子因受傷而流產，這對於生命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在當初打的時候，無非一時的憤怒。此刻在既打出禍水來了，他到底又肉痛了。不管璞姑是否愛上了志毅？她究竟和自己結合已有半年多的日子了。於是也急急的道：「那麼快些兒送醫院去吧！我叫阿三備

汽車去。」一面說，一面把身子已向房外直奔了。

金寶也覺得事情也陷入了嚴重的階段。萬一璞姑因流產而喪失了性命，這對於自己到底是太傷陰險一些了。在金寶的初意，無非是爲了爭寵，想不到現在弄出人命案子來，在金寶還算是個胆小的好人，所以她也急得臉無人色。忙把她身子抱起，叫道：「妹妹！你此刻覺得怎麼樣？我們快快到醫院裏去吧！」

「姊姊！我痛得厲害，紅也流得很多了。……璞姑臉白如紙，汗如雨冒，她緊鎖了眉尖，表示忍耐不住的樣子。接着又道：「姊姊！三爺太狠心，假使這次因流產而死了的話……是……他殺了……我……一樣的。」

金寶對於她這幾句話，彷彿是一枚銳利的箭兒，刺痛了她的心一樣的難受。她再也忍耐不住的把淚水撲簌簌的滾了下來，一面把她身子扶着向樓下走，一面哽咽着道：「妹妹！你不要害怕，你放心，就是流產了，對於生命也是沒有關係的。況且早些兒送醫院，醫生會把你止住的。……」

璞姑聽她這麼的安慰，心頭才算放下了不少。兩人到了樓下，張三爺已叫阿三把汽車備好。金寶正欲把璞姑扶上汽車的時候，忽然見阿狗急急的奔來。他見妹妹這麼狼狽悲慘的情形，心中大吃了一驚。遂急急的問道：「啊喲！妹妹！你……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

璞姑見了阿狗，不覺悲從中來，叫了一聲哥哥，忍不住又失聲地哭泣起來。張三爺有些惱恨的樣子，瞪了他一眼。喝道：「阿狗！你到這兒作什麼來呀？」

「我……我……是聽了廠裏的吩咐，來請三爺到廠裏去有事商量呀！」阿狗見張三爺聲色

俱厲的神情，他有些感到害怕遂口吃似的回答。

張三爺知道是爲了廠裏的公務，遂點了點頭。向金寶道：「你把她先送到美倫醫院去急救。我回頭再來探望你們。」

這裏金寶扶着璞姑跳上汽車走了，張三爺帶着阿狗也回到廠裏去。阿狗到了廠裏之後，既不敢問三爺，妹妹到底爲什麼要送到醫院裏去急救？但心中又覺十分的納悶。暗想昨天妹妹對我說，今天她自己會到金大哥家中去探望他的病，不知道已經去探望過了沒有？爲什麼好好的連她自己也要送醫院去了呢？阿狗心中有了這一個疑問，所以他一等到廠中放了工，他便匆匆的到金志毅家中來。

志毅待璞姑走後，他躺在床上靜靜的養了一回子神。心裏想着璞姑那種多情的舉動，不免有些兒喜悅的意味。但是在喜悅之中，多少也帶有些悲哀的成分。自語了一句我太沒有這個福分了。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天色漸漸的已經黑了下來，室中模糊得已瞧不清楚一樣傢俱了。忽然聽阿狗的聲音，急急的震破了這寂靜的空氣。叫道：「金大哥！金大哥！你睡着了嗎？」

「沒有睡着，阿狗弟！你放工了嗎？」志毅很快的從床上坐起來回答他。

「爲什麼不亮了燈火？」隨了阿狗這一句話，室中已由濃黑而顯出暗淡的光芒來。志毅見阿狗臉色慌張的神氣，心中有些感到吃驚。遂問道：「阿狗弟！你有什麼事情找我嗎？」

「是的，金大哥！我問你今天妹妹到你家中來過嗎？」阿狗走到床邊，望着志毅的臉蛋兒，繼續的追問。

「來過了呀！怎麼啦？阿狗弟！你快告訴我。」志毅聽了這話，他有些驚心肉跳的感覺。立刻猛可的跳起床來，他在担憂璞姑回家後會發生什麼意外不幸的變化。

阿狗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大概五點三刻左右，我聽了廠長的吩咐，到三爺家中去喊他到廠有事商量。不料在三爺門口，見金寶姊扶着我妹妹跳上汽車去。祇見妹妹頭髮散亂，臉有傷痕，一見了我，便眼淚鼻涕的向我叫了一聲哥哥！她哇的一聲哭了。我正欲問妹妹爲什麼事情？三爺却攔阻我問爲什麼到來？我告訴了緣故之後，三爺就叫金寶姊把妹妹送到美倫醫院去急救，一面把我帶着到廠裏去了。金大哥！妹妹從你家走出是幾點鐘？她……她……不知到底爲什麼緣故嗎？」

志毅聽阿狗還來問自己，覺得他真糊塗得可憐。遂忙說道：「那麼你幹麼不向三爺問一個詳細呀？你妹妹五點鐘走的，她如何要送醫院急救？奇怪，……啊！你怎麼說她臉有傷痕？難道被什麼人打傷？抑是在路中被車輛撞傷的嗎？」志毅一面說話，一面心中是不停的思忖。所以她後面的話，都是他心裏起的疑竇。

阿狗道：「不過我是在三爺家門口遇見他們的呀！」志毅明白他這話就是辯明她也許不是被車子撞傷的，他心中起了無限的疑惑。在志毅的耳邊，似乎有人在告訴他莫非爲了探望我的病被三爺知道而所以使他們吵鬧起來的嗎？於是他很快的跳下床來，披上了那件人字呢的西服大衣。拉了阿狗的手說道：「我們到美倫醫院去瞧瞧她吧！」

「但是金大哥……你是有病的人呀！」阿狗按住他的身子，皺了眉毛，低低的說。

「不！我沒有病，我已完全的好了。」志毅說着話，拉了阿狗的手，早已飛步奔到屋子外面

去了。阿狗似乎也感到一個有病的人決沒有這麼的氣力，因為自己身子是被他直拖了出去的。心中暗想，金大哥的病兒真已好了。

志毅一路上自有許多的考慮，所以在既到了醫院門口的時候。他對阿狗說道：「你先進去問明了病房的號碼，看有什麼人在你妹妹病房裏沒有？你快些兒出來告訴我。」阿狗答應，遂匆匆的走進裏面去了。

志毅心中的意思，因為假使真的是爲了探望我病而使他們感情破裂，吵鬧起來，那麼我此刻冒昧前去，萬一張三爺也在病房中，這當然有許多的不便，所以叫阿狗先進去探望，這也是志毅心細的地方。

大約有了十五分鐘之後，阿狗急急匆匆的奔出來。說道：「啊！金大哥我妹妹被張三爺打傷了腹部，所以已經流產了。」

「啊！……真的嗎？此刻病房內有什麼人嗎？」這消息刺痛了志毅的心，他啊了一聲，臉兒已變成了灰青的顏色。

「一個人也沒有，我們進去瞧瞧她好了。」阿狗一面回答，一面已和志毅向病院內奔進去。阿狗因爲有了第一次的探問，所以他是相當的熟悉，陪伴志毅走進五號的特等病房。靜悄悄的，祇有瑛姑一個人躺在病床上，在她毫沒血色的臉頰上是沾滿了無數晶瑩的熱淚。

「妹妹！你莫非是爲了探望我而所以被他打的嗎？」志毅走近了牀邊，顫抖地向她急急的問，瑛姑見了志毅，真是心痛已極，忍不住失聲地哭泣起來。志毅阿狗被她一哭，淚水也紛紛地拋了下來，志毅伏下身子去，把手去摸她的手。說道：「妹妹！我害你的了。……」

璞姑哭了一回之後，遂停止了嗚咽。搖搖頭說道：「哥哥！你別那麼的說，你是有病的人，你怎麼能夠起身就 到外面來呢？回頭吹了風，又累病了怎麼的好？」

「妹妹！你還顧慮我呢！想不到他竟有這麼的心狠，把你打得這樣的可憐！」志毅聽她還這麼的說，因為被情感激動得太厲害一些緣故，他撫摸着璞姑傷痕的粉臉，忍不住已失聲地哭了。

璞姑的淚水，也像蛇行般地理了下來。忽然她倒豎了柳眉，圓睜了杏眼。冷笑道：「他……這喪失心肝的奴才，他……是我們女界中的惡魔……他那裏把我們女子當作一個人看待嗎？……不知是誰告訴了他，他親自到你家門來偷窺過，冤我們有了苟且的行爲，他不問情由的痛打我，我……已流產了。……」

志毅的心中是錯綜着悲痛和憤怒的成分，搖了搖頭。說道：「妹妹！這是我害了你的叫我心中如何能對得住你？你現在身子覺得怎麼樣？好像有些兒熱度呀！下面的血不知道可曾止了嗎？」

璞姑淌淚道：「血已經止了，不過熱度很盛，醫生說，因為這是硬傷，所以生命頗爲危險。假使我因此而死了的話，哥哥終得給我報仇，出我心頭一口氣。」

志毅的心是寸碎了，志毅的腸是寸斷了。他點了點頭，摸着她的手兒。說道：「妹妹！你放心，你也不要擔憂，流產也不至於一定會發生生命的危險，你應該放寬了胸懷靜養着，慢慢兒自然會好起來的。」

「是的，我聽從你的話，我不再擔憂。呀！總而言之，我的命太苦了。……」璞姑點了點頭

回答，她的淚水又撲簌簌地淌了下來。

志毅說不出什麼話來才好，他陪着璞姑默默地淌了一回淚。因為見璞姑的眼皮微微沉合上了，似乎有些倦怠的樣子。遂不敢和她多說話，離開了床邊，離開了病房。阿狗叫道：「金大哥！你走了嗎？你上那兒去？」

璞姑聽阿狗這麼的叫，遂又微睜了星眸，也叫聲金大哥。阿狗忙趕了出去，把志毅衣袖拉住了。說道：「大哥！妹妹喊你，有話跟你說哩！」

志毅遂又走到了牀邊，璞姑望了他一眼。問道：「你回家了嗎？」志毅點頭道：「是的，你好好兒養息着，我明天也許還會來瞧望你的。……」

「璞姑道：『你是有病的人，原該早些兒回家去休息了。不過明天你也不用來了，因為我怕三爺還會害你的。……』」

「我知道，但我倒不怕他再來害我……」志毅一面點頭回答，一面回身又欲出房的樣子。璞姑向阿狗道：「哥哥！你送金大哥回家吧！」

阿狗答應，遂匆匆的跟着志毅走出了醫院的大門。見志毅並不向前走路，抬頭望着黑漆漆的天空，沒有月亮，沒有星光。他慘然地叫道：「天哪！什麼時候才會光明來臨呀？……」

「金大哥！終有這麼一天吧！我們回家了，夜風吹得緊啦！」阿狗悄悄地回答，拉了他的衣袖，話聲是包含了悽悲的成分。

志毅回昨過來，望了他一眼，發狂似的笑起來。說道：「是的，終有這麼的一天，光明會在我們眼前展現。阿狗弟！你且先回家去，我還要賣些兒東西。……」

「那麼我給你去買吧！你……還是早些回家休息的好。」阿狗見他失常的神情，他心中有些驚異，望着他滿含了殺氣的臉，好意的回答。

「不！你也許買不來這個東西。我是馮了我這一身的胆和勇，去掉換他的一條命。」志毅的眼睛已發出了綠的光，他咬牙切齒的說，拳頭在他的左手上猛擊。

「什麼？金大哥！你……」阿狗慘白了臉色，全身在瑟瑟的發抖。

「別害怕！阿狗弟！胆子放大一些。我今夜這一去後，明天也許不會再回來。對你說，把我的家中東西全賣了，醫治你妹妹的病。我們再見！」志毅見他發抖的樣子，他笑起來。在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他的身子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阿狗拉他不住，他連連叫了兩聲，眼淚已大顆兒落下來。這時風愈加吹得緊了，天也愈加的昏暗了。怒吼吧！在這黑暗世界的夜裏。

第九章 設計賺惡棍痛報此仇

「三爺！別悶悶的坐着了，還是早些兒吃晚飯了。」從醫院裏回家，徐媽已開上了晚飯。金寶見張三爺坐着沙發上祇管皺了眉毛吸雪茄，遂含了柔和的笑容，向他低低的說。張三爺搖了搖頭，說道：「我也吃不下什麼東西，你一個人先吃好了。」

金寶聽他這麼的回答，遂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故意俏皮地道：「既然此刻要肉痛難受，副總何苦發這麼大的脾氣？就說妹妹真的和金先生有關係，你把她趕走了也就完了。現在妹妹受苦你自己又氣壞了身子，這不是很不值得嗎？」金寶後面這兩句話正是從她心眼兒裏說出來的。因為

在她的本意，也祇希望把璞姑趕出，倒並非要把璞姑置之死地的存心。

張三爺聽她這幾句話，遂抬起頭來，冷笑了一聲。說道：「我真不會去肉痛她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她肯死了，倒也乾淨的。天下女子難道就祇有她一個不成？」

這幾句話聽到金寶身為女子的耳裏，未免有些兒刺心。遂微紅了兩頰，~~濕給他一個怨恨的目~~光。說道：「那你也太狠心的了，愛的時候，像珍寶。不愛的時候，又像糞土了。唉！叫我聽了，心裏感到有些害怕。……」說着話，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

張三爺也覺得自己這話未免失了檢點，於是忙站起身子，走到金寶坐着的沙發上坐下。拉了她的纖手，笑道：「你這話奇怪了，你害怕作什麼？我究竟不是個蠻不講理的人兒，無緣無故，難道就回狠心打她了嗎？她給我戴綠頭巾，那麼她難道不狠心嗎？照理，我這麼的愛她，她也不應該再背我去找金小子呀！況且金小子又是我的仇人，假使你換了我的地位，你心中恨不恨呢？所以今日的事情，決不是我的心腸硬，完全是她的心腸狠。唉！我把她從地獄中捧到天堂來，真是白費了我一場心血。……」

金寶雖然設計陷害了璞姑，不過在她和璞姑到底沒有什麼怨仇。所以聽了三爺的話，心中不免有個反感。覺得他此刻的難受，倒並非爲了璞姑性命危險，完全是可惜自己白費了一場心血。從這一點上猜，可見他把我們女子真不當一個人看待了。她似乎有些痛悔自己手段的陰險，因爲在良心問題上說，自己確實是太罪惡了一些。萬一璞姑因此而喪失了生命的話，那簡直是我害死了她。想到這裏，她有些難受，難受的是三爺決不是個多情的人，我爲了要搏得一個女界中魔星的寵愛，而竟殘害女界中的姊妹，換句話說，還不是在殘殺自己一樣的嗎？金寶才算是想得明白

了她的熱淚，已從眼眶子裏撲簌簌地溢了出來。

「哦！你真有些發癡了，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張三爺見她並不作答，却反而淌起眼淚來。這就望着她粉臉兒，不解似的問她。接着，她又想明白過來般的，把她嬌軀擁抱到懷裏，吻着她的面孔。笑道：「金寶！你不要以爲我打了璞姑，使你也害怕起來嗎？這是你錯了，祇要你不先變心，我如何肯虐待你呢？好太太！你快別傷心，我以後決定祇守着你一個人是了。」

金寶聽他這麼的安慰，因爲在他的話中，確實有不再愛璞姑的意思。那麼自己的計劃可說是成功的，痛悔也不過一時之間，所以此刻她不免又歡喜起來。白了他一眼還鼓着小嘴兒故作生氣的樣子。說道：「我承蒙你這麼的愛我，我還會變心嗎？照情理上說，妹妹若真有愛上金志毅的話，她受打也是應該的。不過我傷心的是三爺好容易的在妹妹身上懷了孕，現在又流產，那太可惜了嗎？」

張三爺忍不住哈哈地笑了一陣，說道：「你又先說呆話了，我們年紀到底不是五六十歲了，往後日子正長，你難道就不會生育了嗎？老實的說，她腹中的孩子，也決不是我養的，你不記得二個月前你說她腹部隆高得五六個月可以瞧嗎？當時我也有些疑心，此刻想來，這孩子還不是金小子在入獄之前就給她養進的嗎？哼！這是野種，我倒希望她流產了乾淨。」

金寶聽他這麼的說，芳心由不得暗想，你真是個死人，那天晚上，難道你連她是不是個處女？就沒有感覺到嗎？不過口裏是並沒有說出來。還逗他一句笑道：「其實這是你便宜，娶一個老婆，贈一個兒子。還不是一件好事情嗎？」

張三爺聽了，罵聲洶氣東西。伸手到她的脅下去格吱，金寶怕肉癢，却格格地忍不住笑起來。

了。兩人調笑了一陣，把璞姑的生命危險，早已拋置於腦後的了，金寶拉着他站起身子，說道：「三爺！多少吃一些兒飯吧！餓壞了身子，叫人感到難受。老實的說，事已如此，也不必爲她而生氣的了。」

張三爺這才含笑站起，和她坐到桌邊，兩人一同匆匆的吃飯。金寶因爲要博得他的歡喜還勸他喝了兩盃酒。飯畢，徐媽把碗筷收拾下去。金寶擰了手巾，給三爺擦臉。張三爺醉眼模糊的，拉了她手，拖到懷裏來，在她紅暈的粉頰上吻了一個香。笑道：「金寶，我今夜真氣悶，你給我消一口氣好嗎？」

「那我又不是你的出氣洞，別給我胡說了。」金寶啐了他一口，恨恨的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却又抿嘴赧赧地笑起來。

張三爺兩手按摸到她的胸部上去，涎皮嬉臉的笑道：「你這個洞，不但能夠使我消氣，而且還能使我消魂的。好太太！我們早些兒睡吧！」他一面說，一面拉了金寶向床邊走。金寶羞紅了臉兒，白了他一眼。笑嗔道：「給你喝一些兒酒，你就滿嘴兒裏胡說了，時候早哩！性急作什麼？」

「早什麼？你瞧時鐘也八點光景的了。好太太！睡吧！我是坐着，也沒有什麼事情呀！你聽聽窗外風刮得那麼大，坐在房中冷颼颼的，倒不如躺在熱被窩內適意得多嗎？」張三爺一面說，一面脫了衣服，接着連室中的燈火也吹熄了。

兩人躺在被窩內，張三爺的手是那麼的不安靜。金寶故意拒絕他的頑皮，低低的道：「你不是說睡嗎？那麼安靜一些睡吧！動手動脚的作什麼？你到底不是個三歲的小孩子呀！」

「我說睡，原是要睡到你的身上來。好太太！別再刁難我了。……」張三爺也明知她是口硬骨頭酥的，遂一面笑着說，一面已跨到她的身子上。

金寶這時已沒有抵抗的勇氣，她祇有沉着承受他的不安靜。經過了好一回兒，金寶不免有些氣喘起來。張三爺笑道：「不是我討好你的話，璞姑那裏有像你那麼的可愛。」金寶聽他這麼的說，啞了他一口，反而懶了下來。張三爺奇怪道：「我贊美了妳，怎麼妳反而不起勁了？」

「我得問你一句話，假使璞姑不幸死了，你怎麼的辦？」金寶並不理睬他這些油滑的話，只管悄悄地問他。

「她若死了，我給她成殮結果葬了，也就盡了我的責任，還叫我怎麼的辦？終不見得拋棄了你，也跟她一同去死的呀！」張三爺毫不關痛癢的回答。在他心中認爲璞姑的死活，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金寶知道他此刻在慾念擴展之下，無非把我捧得高，要博得我的歡心罷了。遂冷笑了一聲，說道：「那麼她不死呢？你又將她如何的安排？」

「反正她已愛上了金小子，我樂得漂亮一些，把她送給金小子了，你瞧這辦法好不好？」張三爺沉吟了一回，低低的說。

「祇怕你不捨得吧！……」金寶雖然暗暗地歡喜，但她兀是撇了撇小嘴，故意裝做不相信的樣子，神祕地俏皮他。

「我有了你，無論什麼天仙化人般的女子都情願拋棄的，何況是璞姑呢？」張三爺一面含笑說，一面低下頭兒去在她小嘴上發狂般的吮吻。金寶被他這一陣子吮吻之下，她忍不住又吃吃地

浪笑起來了。

時鐘噹噹的敲着十下了，室內是靜悄悄的，連一些兒聲音都沒有了。正在這個時候。徐媽忽然輕輕地步進室中來。低聲兒喚道：「太太！太太！三爺！三爺！」

張三爺和金寶交頸甜睡，被徐媽從睡夢中喊醒過來，於是匆匆的披上了衣服，亮了油燈。忙問着道：「徐媽！你怎麼不去睡？叫我們有什麼事情嗎？」

徐媽道：「我也被醫院裏的院役敲門驚醒的，他說二太太已非常的危險了，她要最後和三爺說幾句話。」

「啊！她真的已不中用了嗎？……」張三爺驟然聽到了這個消息，也猛可的吃了一驚，遂揉了揉眼皮，一面急急的問，一面已掀被跳下床來了。

金寶見他要跳下床去，遂把他身子拉住了。說道：「事到如此，你別忙呀！此刻幾點鐘了？外面風大哩！你到底也要小心一些。」

張三爺瞧了一下手錶，說道：「還祇有十點鐘多一些，時候倒很早，徐媽！院役在樓下等着嗎？」

徐媽點了點頭，金寶却逗了他一瞥多情的目光。低低的道：「阿三汽車又回到廠內去了，大冷的天氣，那可怎麼的好？三爺！並不是我心腸硬的話，你去瞧她恐怕已經來不及，就是算下面，也徒然增加傷心而已，所以我的意思，你自己身子保重，還是不要去。」

張三爺明白金寶勸阻自己不要去那是爲了愛惜我身子的意思，而那意思又是爲了我們剛才曾經有過一度纏綿的緣故。不過他想到了和璞姑這六個月來的恩愛之情，現在她好好兒被自己痛打

流產死了。這無論是喪失心肝的人兒，到底也不免傷心起來。因為在她臨終的時候，還想到要和自己談幾句話，可見她心中確實仍有愛我的意思。也許她真的受冤枉了嗎？唉！那我真是太踐忍的了。張三爺心中既有這麼的感覺，所以他並不聽從金寶的話。在他的眼角旁居然也會湧上一顆淚水來，搖了搖頭。說道：「不要緊，我已睡熟過好一回兒了。璞姑今日的死，確實太可憐一些，那完全是我殺死她的。唉！我對不住她了。現在她要和我見最後一面，這一個願望我無論如何終得給她實現的。金寶！你別拉着我，我決心要去見她一面的。」

金寶聽他這麼的說，心頭自然也有些隱隱的作痛。他想殺死璞姑的主犯，也許還是我自己。假使她魂而有知的話，那麼他一定饒不了我的。說不定她冤魂不散，會叫我一塊兒去死……想到這裏，害怕和傷心侵襲着她脆弱的心靈，淚水也滾滾地落了下來。張三爺見她放了自己的身子，遂匆匆的下床，便叫徐媽拿過大衣，他披在身上，也來不及和金寶說話，他就飛步奔到樓下去了。

樓下會客室內站着一個身穿短衣袴的男子，頭上戴了一頂羅宋帽，這帽子是冬天裏畏寒冷而戴的。所以除了眼睛鼻子和嘴兒露在外面，臉孔也被帽子套上着，他彎了背脊，手裏提着一盞紙燈籠，口裏還連聲的咳嗽着。從這一點子看，張三爺就知道他是個蒼老的役夫。遂急急的問道：「你是醫院裏派來的嗎？我們的太太怎麼了？」

「你的太太危險得很！她聲聲口口叫着張三爺，你這就是張三爺嗎？快和我一同去吧！」那個院役顫抖地回答，他的身子已向門外走了。

張三爺心中這一急，那顆心兒是跳動得厲害。遂不再問什麼話，就三脚兩步的跟着走出大門

外面去了。

今夜不但沒有月色，連星光都沒有在閃爍，天空是黑漆漆得可怕。祇有夜風吹括得很大，飛沙走石，紛紛地迷瞶得連路都辨認不清楚的了。張三爺迎着這樣的冷風，心中又想着璞姑這時奄奄一息的慘狀，他全身是在瑟瑟地發抖。走兩步退一步，低了頭兒，祇管跟着那個院役走路。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張三爺的感覺，忽然想到爲什麼還沒有到醫院的大門？當他抬起頭來向四周瞻望的時候，由不得吃了一驚，原來呈現在眼前的景色，却是一片田野四處墳墓的荒郊之地了。他忙停止了步，急急的問道：「喂！喂！你走錯了方向，怎麼連你們自己醫院的道路都不認識了嗎？」

「張三爺！你仔細瞧瞧我，我是什麼人呀？」那個院役也回過身子，他伸手拉去了臉上那頂羅宋帽子，把燈籠提高了一些，映在自己的臉頰上給他看明白。

張三爺在燈籠光芒相映之下，如何還有瞧不清楚的道理？他心中這一吃驚，臉兒已變了灰白的顏色。他知道自己今夜的生命已發生了危險，不過他到底竭力鎮靜了態度，含了滿面不自然的苦笑。抱着拳道：「原來是金大哥！你怎麼和我開起玩笑來了呀？」

「很對不起！因爲你也常常會跟別人家開玩笑，所以今夜我也跟你開個玩笑。比方說，你無緣無故把我在監獄裏關了六個月的日子，這個玩笑也開得不大不小呀！常言道：「，海水也有相逢的日子，所以在當初你似乎不應該這麼的發狠！今日找出獄了，璞姑因爲感激我代爲懇求以致遭到身入囹圄的不幸，她來瞧望我一次，這也是一個人的道理。現在你把璞姑又毒打受傷，生命

危在旦夕，我覺得你對待我們窮人太不當作一個人看待了。所以我今夜領你到這樣幽靜美麗的地方來，大家好好兒算一個賬。……」金志毅含了慘淡的微笑，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把燈籠掛在街路旁的樹極枝上。猛可抬步上前，揮拳就向張三爺下顎上直擊了過去。

老實的說，打人也有經驗的，況且志毅是曾經學過拳術。所以這一下子打過去，張三爺的下巴骨險些兒被他打了下來。祇覺一陣子頭暈目眩，一方面固然因為和金寶有過一度溫柔的緣故，而另一方面他是嚇呆了。所以全身一抖，撲的一聲，早已仰天跌倒地上去了。

志毅瞧了，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了一陣。說道：「你這個小王八蛋！竟這麼一些兒也不中用嗎？我還是個有病的人兒哩！」

張三爺跌倒在地上好一回之後，方才爬起身子來。他也不說話，也不表示什麼還打的舉動。呆了一回，忽然一骨絡翻身，向後狂奔。志毅忍不住好笑，遂趕了上去，伸手在他背脊上一把抓住。喝道：「你在我的面前，你還想逃到什麼地方去？……」隨了這兩句話，把手兒一攢，張三爺身子早已向左邊跌了下去。齊巧旁邊有個陰溝，祇聽「撲通」一聲，他的一半身子落到污水裏面去了。

志毅走上去一腳踏住，冷笑道：「你現在也知道被人家欺侮的難受了嗎？這是你的報應，你不用怨恨我的心狠。」

張三爺在這個情勢之下，覺得逃是萬萬也逃不了，若還手抵抗，那是更加談也談不到。於是他祇好哭喪着臉兒，低低的哀求道：「金大哥！在過去，確實是我的錯了，不過事情已經過去，怨仇宜解不宜結，你還是饒了我吧！祇要你有什麼條件要我賠償損失，我終可以答應你的。」

志毅笑道：「你也會知道自己錯了嗎？那麼你終算也有覺悟的一日了。不過你覺悟的日子太遲了，因為今天你覺悟的開始，也就是你生命的末日。老實的對你說，我不需要你答應我什麼條件，我祇要你死！死！你能答應我嗎？」

金大哥！你何苦這麼的認真？這是你自己說的，海水還有相逢的日子，你就饒我這一條命吧！——張三爺跌在地上，被志毅用腳踏住了，他却沒有勇氣再爬起來。一面說着話，一面已是淌下眼淚來。

志毅冷笑了一聲，說道：「別人家的眼淚是能感化人的，祇有你的眼淚，沒有使人感動的地方。我對你說，我以後不再和你相逢了，所以我才下了這麼一個決心。可是你當初錯了主意，你爲什麼不請局長把我鎗斃了呢？可見你的手段毒辣，到底還毒不過我呀！因爲我今天却再也饒不過你！」說到這裏，握緊了鉄一般的結實的拳頭，在他胸口上就是狠命的兩拳。

張三爺喉嚨了一聲，却抱住了胸口，連連的求饒。志毅笑道：「饒你也不難，你快低下頭兒去，給我喝了三口陰溝裏的水。因爲我想逃在監獄裏的時候，曾經被他們灌過自來水的，今天你似乎也應該嘗試一下的。」

張三爺此刻祇想活命，對於暫時忍受侮辱，倒不成什麼問題。因爲逃過了今夜的難關，明天也可以向他算賬的。所以當下他便立刻答應，低下頭兒去，正欲想喝那陰溝裏的污水。不料張三爺平日是個吃得好的，他的胃兒已養成非常的高貴，所以當他低下頭去的時候，還沒有喝之前，先聞到一陣污水的奇臭。他心中一陣翻滾，頓時哇的一聲，噁心起來。把口一張，把夜飯吃下的東西吐了一地。

志毅瞧了這個情景，心頭有些生氣，揮拳在他背脊上又是連連兩下。罵道：「他媽的！沒有喝，先裝死腔。髒東西！你快給我吐這些東西再吃進去，不然，你休想活命！」一面說，一面把他的頭直向地上揪了下去。

張三爺在這個時候，真的比死還要難受一些。他想竭力的掙扎，然而自己竟沒有氣力對付他。被他手兒揪住了頭，他的頭祇有往下低的餘地，卻沒有能力再抬上來。因為這些吐出的東西，實在也非常的奇臭。不要說難以下咽，就是聞聞氣味，也夠難受的了。他祇好求饒道：「金大哥！我的老子，你就發一個慈悲心，饒了我吧！你要錢用，一千一萬，我明天準定照給，決不食言。」

「哈哈！你這小王八！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你以為你的臭銅鈿嗎？姓張的！你吃不吃了？你喝不喝？我的老拳再也等不及的了。」金志毅在笑過了一陣子後，他把拳頭便像雨點一般的落了下來。

「我吃，我吃，你別打，……呢噠！我受不了。……」張三爺被他打得像殺豬似的叫起來，他祇好用緩兵之計先答應下來。

「好吧！那麼你就吃呀！」金志毅這才停止了痛打，又連聲的催促着說。但是張三爺又如何能夠吃得下去？正欲再向他哀求，不料志毅把他頭兒狠命的一揪。他大叫了一聲，把面孔在吐出的污物上猛擦了一下。張三爺又難聞又疼痛，倒在地上忍不住哭出聲音來了。

志毅見了他沾着污物的一副鬼臉，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在這個時候，他也忘記人道兩個字了。遂把他兩腳提起，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勇力？將他的身子直拋到那條陰溝裏去了。張三

爺跌入陰溝裏的姿勢，頭向下脚朝上的。雖然陰溝裏的污水也不十分的深，但是也淹沒他整個的頭兒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張三爺身上和心頭的痛苦，真非作者一支秃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他把兩手托住了陰溝裏的亂石塊還想竭力的把身子掙扎着站起。但志毅握着他的兩腳不放鬆，向前進兩步，向後退兩步。作書的話雖這麼說了出來，可憐了張三爺也夠他消受的了。因為他的頭不但在陰溝裏洗濯着，而且和陰溝裏的亂石塊還在作硬拚之勢。他想掙扎，無能，他想叫喊，也是無能。這一種苦刑，恐怕在監獄裏也是享受不到的。經過了十五分鐘之後，志毅把他的兩腳拉到路上了，仔細一瞧，張三爺的臉部除了泥水之外，更沾了不少的污血。他已經是奄奄一息的了，向志毅叫道：「金小子！你太……慘無人道了。……」

志毅心頭痛快得哈哈地又大笑起來，說道：「是的，我太慘無人道了，然而我這一個手段，祇會對付你的。我的好良心的三爺！你今天覺得很快樂嗎？」

張三爺並不作答，他祇是呻吟。志毅在懷中此刻又摸出一柄小刀子來，向他揚了一揚，笑道：「好三爺！我覺得你太可憐一些了。因為你這時的處境，確實比我現在獄中更痛苦萬分的。我為了避免你的痛苦起見，我還是給你早些脫離這個世界的好。……」說到這裏，他就這麼一刀刺了下去。張三爺叫聲啊啞！這個啞字還沒有說出口，他兩腳一伸，已經是一命嗚呼的了。

志毅既殺了張三爺之後，他回身取下燈籠。走到他的身旁，照了照他的面孔。自己也覺有些慘不忍睹，由不得落下淚來。叫道：「天哪！我金志毅今日殺了人，我心頭太痛快了。假使老天認為我太殘忍的話，那麼我將來就承受老天的處罰吧！」他說完了這兩句話，他全身已覺軟綿起

來。剛才那一股子勇氣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移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離開了這個黑暗的世界。

志毅一路上心頭又沉思了一回，我殺了三爺，案情終有破的日子，所以我在這兒當然再也住不下去，我還是連夜的出亡了吧！不過我心中又怎麼放得下醫院裏的璞姑？她的生命不知真的沒有危險？我在臨走之前，似乎應該和她再見一面的。志毅心中有了這一個主意之後，於是他又匆匆的走到醫院裏來。

璞姑住的因爲是頭等病房，所以雖然深更半夜，也可以進出去探望她的。志毅到了房裏，祇見一個看護正在給她量熱度。璞姑此刻的神智好像清楚了許多，她向志毅點了點頭，叫聲哥哥；志毅聽了，心裏自然很喜悅。遂問看護道：「小姐！此刻她熱度有多少？」

「一百另一度，比剛才減少了半度，瞧這光景是很好，所以你不必擔憂，大概不至於發生什麼危險性的。」看護一面向他們安慰，一面已悄悄地退到房外去了。

志毅聽了這些話，心中喜歡得什麼似的，向璞姑望了一眼。笑道：「妹妹！待我們謝謝老天爺，保佑你早日健康。」

璞姑烏圓眸珠，向他瞟了一眼，微微的一笑，這是感激他的意思，忽然她又奇怪的問道：「哥哥！你不是回家休息去了嗎？怎麼此刻來了呢？而且，而且，……你爲什麼換成這一套破舊的中服來瞧望我呀？」

志毅從她這幾句話中猜想，可見她並沒一些兒糊塗，而且還分外的細心。那麼她的熱度，大概也不算什麼高。於是伏下身子去，把她的手兒拉過來，溫柔地撫摸了一回。笑道：「因爲……」

：因爲……我放心不下你，所以我又來瞧瞧妹妹了。妹妹！你可曾吃過一些兒食物嗎？」

「九點鐘光景，看護小姐給我喝過一碗粥湯，所以我倒並沒有感覺肚子餓。哥哥！你回家後吃過晚飯嗎？怎麼臉兒怪發手的，莫非你又累病了嗎？」璞姑含情脉脉的凝望着他臉兒，一面低聲的告訴他，一面把手撫摸到他的臉頰上去，在他心中當然和他表示親熱的意思。但既撫摸到了以後，她又微蹙了眉兒，憂愁地問。

「！那是因爲我喝過了酒的緣故。」志毅搖了搖頭，他臉上含了興奮的笑。

「你爲什麼要喝酒？……哦！爲了憂愁我的生命危險吧！」璞姑像孩子似的向他撒嬌着說，接着又道：「哥哥！你現在不必憂愁了，因爲我也許可以越過死亡的陣線而活命的了。」

「我知道，所以我非常的快樂。妹妹！你還愛張三爺嗎？」志毅見她撇着笑渦兒那種歡悅的神情，雖然臉色淡淡的還是沒有一些血氣，不過却愈加增了她一分嫵媚的風韻。他怕璞姑知道了三爺已死而傷心，所以他先低低的探問她。

璞姑聽他這一問，心中倒誤會他是包含了另有一層作用的了。明眸斜乜了他一眼，有些報報然的樣子。沉吟了一回，忽然又冷笑了一聲。恨恨的說道：「哥哥！並非我心腸狠，說出這樣不情不義的話來。老實的說，以他這麼狠毒的行動對待我，根本已沒有夫婦之情的了。況且我又流產了，本來我終還瞧在孩子的分上，無論什麼委曲終忍耐一下。現在我和他完全沒有再結合的可能了，這次我若死了，當然不用再談起什麼。假使我僥倖不死，那麼我也回到我自己的家，來清苦我的一生。……唉！我恨不得把他咬個半死，方消我心頭的怨氣哩！」

志毅聽她這麼的說，方才笑了起來。說道：「妹妹！你不用再恨他了，因爲……我已給你並

我自己報了仇了。……」

「什麼？他被你……」璞姑驟然聽了這個話，心頭猛吃了一驚，情不自禁急急的問。但志毅把她的嘴兒按住了，笑了一笑。說道：「別害怕，你心裏痛快嗎？」說着，又把三爺騙到外面殺死的話告訴了一遍。「我心裏再痛快也不能的了，……唉！哥哥！你真勇敢，你真有胆量。這次我假使不治而死的話，我也感到太安慰的了。……」璞姑含笑高興地回答，但她的眼淚却像蛇行般淌下來。

志毅把手指去抹她頰上的淚水，用了溫和的口吻。低低的道：「妹妹！你不要說這些悲觀的話，你是慢慢兒會健康的。」

「哥哥！我倒並非因爲自己受傷而傷心流淚的。因爲我想起了我的爸爸，我的媽媽，她們的死，也可以說是死在三爺的手中。我太糊塗了，因爲我是不應該失身在仇人的手中呀！所以我對不住哥哥，哥哥現在給我報了仇，我真有無限的感激你呀！」璞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在她的話中是包含了無限感激和悔恨的意思。接着又憂愁地道：「不過你現在怎樣的辦呢？……因爲這不是一件兒戲的事情呀！」

「可不是？所以我此刻原和妹妹來告別的，……不過我心中又捨不得離開妹妹，因爲你還需要有個人照顧你的呀！」志毅方才明白地告訴了她。

璞姑的眼淚，又像泉水般的湧上來。她嘆道：「哥哥！承蒙你這樣的愛我，我心裏實在感激極了。雖然我的心中，同樣地有捨不得你離開我的意思。不過爲了你的生命，爲了你的前途，我怎麼再能夠叫你不離開？所以你快快兒的走吧！不要顧慮到我了。反正我們年紀都很輕，將來終

還有見面的日子，祇要我這次的病會好起來。……」說到這裏，咽不成聲，淚如雨下。

志毅聽了她這些話，又見了她這樣悲傷的情景，也被她引逗得揮淚不止。兩人相對泣了一回，志毅恐增加了她的熱度。遂先收束了淚痕，拿帕兒給她拭了拭眼皮。低低的道：「妹妹！你不要傷心呀！你這些話是對的，我們年紀都很輕，將來自然還有見面的日子。剛才我已對阿狗弟說過，叫他把我家中的用具全都賣去，可以作爲妹妹的醫藥費之用，阿狗弟也已答應了。所以我此刻便要走了，妹妹身子千萬保重一些吧！」

璋姑見他說着話，身子便站起來。她一顆芳心，又戀戀不捨，又不敢去留戀他。可是握着他的那隻纖手沒有放下，向他凝望了良久，大有多望一分好一分的樣子。過了好一回。才懶懶地放下了他。向他揮手道：「哥哥！你去吧！我祈祝你一路平安，將來見面的時候，你一定是揚眉得意的了。」

「多謝妹妹！我們再見！」志毅在萬分依戀不捨之下，也祇好含淚說聲再見硬着心腸急急地奔出了醫院的大門。

不料在醫院的門口，却遇見了三爺家中的徐媽。徐媽似乎還認得出他是剛纔到家來報信的院役，遂拉住他的衣袖。急急的問道：「我家二太太真的已死了嗎？」

志毅見了徐媽，倒猛可吃了一驚遂含糊的答道：「唔唔！你回家去報告吧！三爺叫你們太太也到醫院裏來呢！」

徐媽聽了，遂放下志毅的衣袖，急匆匆的奔回到家中。不料到了家裏，祇見樓下客室內的地面上躺着一個屍身，金寶顛顛撞撞的哭得死去活來。湯大彪站在旁邊，也是流淚不止。徐媽不知那

屍身是誰？仔細一望，她頓時也啊啞一聲大叫起來了。

第十章 心虛疑暗鬼一病成瘋

金寶自張三爺走後，她一個人坐在床上，祇管呆呆的細想。璞姑這次當然必死無疑的了，她死了之後，一定陰魂不散，因為她死得實在太冤枉，在她心中一定不肯甘心地去而饒赦我們的。那麼她一定要向我們報復的，聽說人死了，他什麼暗中的事情都知道。因為這次的痛打她，確實是我設計害她的。她活著的時候不知道，一味的還把我當作好人看待。死了後既然明白其中的真相，她如何肯放得過我呢？金寶想到這裏，她又想到從前黃村裏曾經發生過一件冤枉的案子，雖然調查不出誰害的？後來到底被死者活捉了去。……這樣的胡思亂想，金寶也愈想愈心驚，愈想愈膽寒。因為徐媽也跟了三爺到樓下去，房中祇剩了兩個人，她聽了窗外呼呼的風聲，吹着樹葉兒瑟瑟的音韻，她以為璞姑的冤魂來了。心中這一害怕，頓時大叫了一聲啊啞！她的身子竟從床上直跌倒地下來了。

以金寶這種失常的情景而說，可見無論什麼人對於虧心的事是千萬做不得的。否則，疑神疑鬼，害人害己，會弄得心神不定，舉止失常，完全是良心在作怪。金寶跌地下的時候，湊巧徐媽送三爺走後回到樓上。一見太太這個模樣，心中又驚又急，遂三腳兩步的奔到她的身旁，抱住她的身子。叫道：「太太！你……怎麼啦？」

金寶因為心虛的緣故，所以才會跌倒地上來。此刻冷不防被人抱住，糊裏糊塗的又不知道抱她的是什麼人？她急得更加臉無人色，大叫一聲不好了，一面掙扎，一面哭道：「啊啞！我不

去，我不去，你饒了我吧！你饒了我吧！」

徐媽被她這麼的一來，真是弄得目定口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遂忙說道：「太太！你在說些什麼話呀？你好好怎會從床上跌下來了？我把你扶到床上去坐吧！」

金寶聽了這話，回頭向她望了一眼，方知是徐媽。一時羞得緋紅了兩頰，半晌回答不出一句話兒來。遂一面坐到床上，一面鎮靜了態度。問道：「三爺已上醫院去了嗎？」徐媽點頭道：「是的，太太！你怎麼滿頭冷汗？莫非有些兒不舒服嗎？」

「沒有什麼，徐媽！你在我牀邊坐着伴我一回兒，你不要走，因為我心頭感到有些兒害怕。」金寶一面拿手帕拭着自己的額角，一面拉了徐媽的身子，低低的回答。

「太太！你這話奇怪了，你害怕些什麼呢？」徐媽也覺得金寶神色有異，遂逗了她一瞥猜疑的目光，輕輕的問。

金寶却並不回答她，自管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忽然她把徐媽身子緊緊地抱住了，頰上浮現了害怕的神色。叫道：「徐媽！你聽，你聽，……」

「太太！你叫我聽什麼呀？」徐媽又驚又奇怪の間，她心頭感到有些兒莫明其妙。

「聽，聽，聽那裏來的哭聲？」金寶把她身子還是抱得緊緊的，兩眼有些呆滯的樣子，手兒向前直指。

「沒有什麼哭聲呀！這是窗外的風聲，太太一定聽錯了。」徐媽側耳靜聆了一回，遂用了緩和的口吻，向她輕聲的解釋。

金寶愕住了一回後，搖頭道：「不！不！我沒有聽錯，這分明是二太太的哭聲呀！你不相

信，你到二太太房中去瞧瞧，她一定在哭，她一定在說死得好苦呀！」

徐媽被她這麼一說，祇覺一陣冷水澆頭，頓時毛髮悚然。忙說道：「太太！你快不要自說自話了，二太太不是在醫院裏嗎？她如何會在房中哭呢？」

「那麼院役來報告不是說二太太死了嗎？我想她一定已回家來的了。徐媽！你瞧，妹妹不是站在房門口嗎？她怒目切齒的向我發恨。妹妹！你別……啊喲！徐媽！你救我，你救我……」金寶一面說，一面把手指着璞姑的房門。忽然她滾入徐媽的懷中，竭聲的大叫起來。

這時候徐媽的心中，老實的說，比金寶更感到害怕萬分。因為金寶的神智已經有些糊塗了，而徐媽心頭是很清楚的。愈想愈害怕，她見油燈的光芒，一閃一閃的暗弱得怕人。暗想，莫非二太太的陰魂真已回來了嗎？回頭去望二太太的房門口，雖然是毫沒有一些影子。不過經過太太太這麼的說，在她的想像中，彷彿也站着二太太笑盈盈的一個身影。她害怕得心兒的跳躍，幾乎已從口腔內跳了出來。額角上的冷汗，也一陣一陣的冒。又想，太太太爲了爭寵，所以誣害了太太，以致三爺把太太太痛打。太太太聽了二太太已死的話，因爲良心發現，所以竟這麼的大鬧起來。不過二太太若真的死了，我雖不是一個主犯，但究竟也是個幫犯。這樣的想着，又聽窗外的呼呼風聲，她也緊緊地摟着金寶的身子，最好把身子立刻鑽到地洞裏去躲一躲的神氣。可是嘴裏竭力的還向她辯解道：「太太！你不要胡思亂想了，你快躺下來養一養神吧！二太太也許不會死的，這全是你的虛心病呀！」

「二太太不會死的嗎？這話可是真的嗎？假使妹妹真的不會死，那叫我深深地感謝老天了。」金寶被徐媽扶着躺倒床上，她並沒有掙扎，點了點頭，似乎很宏慰的樣子。用了祈禱的口

吻回答。

徐媽坐在牀邊，並不回答她。自管呆呆地想一回子心事。也不知經過多少的時候？金寶突然的又從牀上跳起來，驚慌了臉色。大叫道：「不好，不好，妹妹真的死了，你來捉我一同去嗎？好妹妹！我錯了，我再也不敢了，你饒了我這一條小命兒吧！」

徐媽見她灰白了臉色，兩眼向前直視，合十了雙手，向空中連連的拜個不停。而且還眼淚鼻涕的哭泣着，一時又害怕又着急，看看時候快到十一點了。三爺去後又沒有音訊，她覺得太太這樣鬧下去，在她自己固然要變成神經病，就是我也要被她嚇得糊塗起來了。於是她悄悄地離開了房中，走到樓下，開出大門去報告張三爺了。

金寶自說自話的哭鬧了一回，忽然不見了牀邊的徐媽。於是她離開了牀兒，光着襪子走到房門口，連連叫了兩聲徐媽。但叫了許多時候，却不聽徐媽的回音，一時她頓了頓腳，倒在地上。又哇的一聲哭了道：「徐媽！你好狠心呀！你怎麼丟着我走了？」說着，哭泣着不停。忽然她又跳起身子，向璞姑房門口跪倒了，口口聲聲的叫道：「妹妹！妹妹！你饒我吧！你饒我吧！」

金寶在房中自己鬧着鬼戲文，不料張三爺的屍身却被湯大彪發現了。原來大彪近來和李大媽鬧了意見，所以另外姘識了一個女子，這女子是個木匠的婦人，因為木匠是在人家店內做長工的，所以便和大彪搭上了手。湯大彪這夜正在那婦人家裏幽會，萬不料那木匠却會匆匆的回家了。當下大彪就披上衣，從後面逃出一路奔回家來。誰知半途上心慌意亂的絆了一跌，身子撲倒地下下去的時候，心中不禁大吃了一驚，定睛細瞧，赫然一個屍身。再瞧那屍身上衣服，好像是個張三爺。雖然他臉部血肉模糊，不過衣服鞋襪，自己早晨在廠內還瞧見他過的，不是張三爺還有

那個呢？他又害怕又驚奇，瞧他喉管上尚有一柄小刀，想不到張三爺被人會害死在這兒，那不是太叫人奇怪了嗎？於是背了他的屍身，急急的奔回三爺家中，把腳踢了一下門兒，誰知大門沒有關上，他一直走進客室，把三爺屍身放下。暗想，這麼夜深的時候，門都沒有關上，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忽然他又聽樓上有女子哭鬧的聲音，心頭這就益發奇怪起來。遂揚着臉兒，高聲地叫道：「二妹妹！二妹妹！你快些兒走下樓來吧！」

金寶在房中正自哭自鬧着，忽然聽有人這麼的叫喊自己遂也停止了哭泣，凝神細聽了一回。暗想，這好像我哥哥的叫聲呀！他怎麼也來了呢？於是光着襪子，就急急的奔下樓來。一面還問道：「哥哥！哥哥！你作什麼來呀？」

大彪忙道：「妹妹！你還問哩！三爺被人家殺死了，你難道不曉得三爺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嗎？」

金寶驟然聽了這個消息，因為她的神經是十分的衰弱，此刻那裏能再加重她這一層刺激，所以她竭聲叫了一聲啊啞！哭道：「什麼？三爺已被妹妹活捉了去嗎？他……他……他的人兒呢？」

大彪在驚慌之間，也沒有聽清楚她說的什麼話，遂指了指地上的屍身。說道：「妹妹！你瞧呀！那不是三爺的人兒嗎？」

金寶在瞧到三爺血肉糊塗的人兒之後，她一顆芳心更加的糊塗起來。這就撞撞顛顛的號哭不停，一面又連叫妹妹你太狠心了，你怎麼把三爺殺死得這樣的悲慘？一面又哭叫妹妹！你既殺死了三爺，你就饒赦了我吧！

大彪聽妹妹說的話，語無倫次，莫名其妙，一時好生不解。並且又見她披頭散髮，連腳上鞋

子都沒有穿着，正欲上前把她勸住。忽然見徐媽也匆匆的從大門外走進來，她叫道：「太太！醫院裏院役告訴二太太真的已經死了。……」不料話還未完，警眼就見三爺的屍體倒在地上。徐媽心頭這一驚奇，還道自己尚在夢中，這就大叫了一聲啊啞說道：「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大彪也弄得不明不白，遂拉了徐媽的衣袖。急急的問道：「徐媽！你快告訴我，怎麼二太太患了什麼病？竟死在醫院裏了嗎？」

徐媽遂告訴他道：「舅爺！你不知道吧！祇因為太太一念之錯，所以家庭裏就發生了這個慘變了。」說到這裏，遂把過去之事，向他告訴了一遍。並且說道：「但是這裏我感到奇怪的，三爺又如何的被人害死了？而且我剛纔還上醫院裏去過，那個院役在門口遇見了我，他說二太太已經死了，三爺叫太太也趕到醫院裏去。我一聽了這話，就急急的趕來了。萬不料三爺已被人謀害了，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大彪沉吟了一回，似乎有些理會過來的樣子。問道：「你瞧那個院役是生得一副怎麼的人樣的？他穿的什麼衣服？」

「他穿的一套破舊的衣服，高高的個子，因為來的時，戴了一頂羅宋帽子，所以也瞧不清楚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兒。」徐媽向他低低的告訴。

大彪皺了眉尖，說道：「這件事情聽來頗為可疑，我和你且到醫院裏去再問個仔細吧！」徐媽點頭說好，遂也管不得金寶的痛哭，和大彪匆匆的走了。

兩人到了醫院，先走進璞姑的病房。看護小姐連忙向他們揮手，叫他們走出病房外面來，說

道：「張太太才睡熟一回子，你們不能進去吵鬧她的呀！她的危險時期也許已經過去了，所以你們放心回去，明天來望她好了。」

大彪徐媽聽了這話，覺得事實是不相附合極了。遂面面相覷，愣住了一回。大彪方才說道：「這就奇怪了，你們院中的院役，剛才到張家去報告，說太太病勢甚危，叫我家三爺前去見最後一面，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看護小姐奇怪道：「這話打那兒說起？我們從沒有派什麼院役來向你們報告過。一個人的性命，豈當兒戲的嗎？」

「不過你不知道……其中還有一件人命案子哩！一大彪說着，遂把張三爺被害的話，向她告訴了一遍。看護小姐認爲這一件事情頗爲嚴重，有關醫院的名譽。遂忙去報告院長知道，院長遂命全院役人出來，給徐媽細認，其中是否有這一個人？徐媽認了一回，却搖了搖頭。說道：「這幾個人都不是的。」

院長沉吟了一回，說道：「我們院中的人役全體都在，你既認不出那一個人是剛才報信的。那麼據我的意思猜測，張三爺平日一定和人有怨仇，故而冒稱本院院役，騙他出外殺害，也未可知。對於這件人命案子，你們倒要報局好好兒的調查一下清楚不可的。」

大彪被院長這麼的一提醒，使他猛可想到金志毅的身上去。暗想，張三爺平日結怨的人雖不少，不過除了志毅有胆量的外，別個都沒有殺人的勇氣。這樣看來，除了他還有那個？但是既沒有一些兒證據，也很難向他交涉的。忽然他有了一個主意，遂拉了徐媽，向院長告別走出。一面問徐媽道：「你第二次來院碰見那人的時候，臉兒可曾認清楚了沒有？」

「因為時在黑夜，所以不大清楚。但彼此見了面，終可以認得出來的。」徐媽竭力在想像那一個人的臉兒輪廓，低低的回答。

大彪道：「好的，那麼我明天一早的帶你去見一個人。今天時候太晚，你且先回家中去，勸你太太不要傷心，我一定會替三爺報仇的。」

徐媽點頭答應，遂和大彪作別，匆匆的回家。不料一到了家裏，金寶一個人還在七顛八倒的說着哭着。一見了徐媽，便把她抱在懷中。說道：「我的好妹妹！你可憐可憐我吧！唉！你死得傷心，但三爺更死得悲慘極了。你饒了我……」說着，又向徐媽跪倒在地，一面拜，一面又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

徐媽瞧了這個神情，知道她確實有些瘋了。遂把她拉起身子，一面哄她，一面把她拉到樓上房中。說道：「太太！我告訴你，你別這麼的亂嚷亂鬧，二太太沒有死呀！」

「妹妹沒有死，……我不相信，你騙我，她一定死了，所以她才把三爺也捉去了呀！啊！我不去！我不去！我還要做人哩！……你饒了我吧！……」金寶還是一味的哭鬧着。

徐媽真沒有了辦法，祇好把她硬抱到床上躺下。說道：「太太！你快別再哭了，聽聽，這是什麼聲音？你快靜靜的躺一回，我坐在床邊保護着你。」

金寶這才被她嚇得安靜了一些，同時又因為精神鬧完，神倦力疲，所以也就沉沉地睡熟了。徐媽給她蓋上了一條被兒，想到客室內三爺的屍身，她又害怕得心頭亂跳。遂三腳兩步的回到自己臥房，把門關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徐媽起身，就聽樓下敲門的聲音。開門一瞧，見是大彪。遂向他急急告訴昨晚

太太瘋狂的神情，說太太神智昏糊，最好要送她上醫院裏去救治。大彪嘆道：「你不知道，三爺一死，什麼事情都完了呢！現在太太在那裏？快伴我上樓去瞧瞧她吧！」

兩人匆匆的走到金寶房中，不料床上却並沒有金寶的人兒，連被兒也不知去向了。徐媽奇怪地嘆了一聲，說道：「太太到什麼地方去了呀？」說時，又連叫了兩聲太太。但却不聽有金寶的答應，兩人慌忙走到裏面撲姑的臥房，一面找尋，一面叫喊，也不見她的回答。大彪道：「會不會到外面亂闖去了？唉！害人害己，她怎麼就會發起神經病來了呢？」徐媽道：「你來的時候，大門不是關上着嗎？從這一點上看，太太是不會到外面去的，一定還在屋子裏躲藏着。」

她說到這裏，觸動了靈機，遂蹲下身子去，把舖在床上的線毯掀起一望。果然不出她的所料，祇見金寶把被兒裹住着身子，却躺在床底下的地板上。徐媽又好氣又好笑，向大彪招了招手。說道：「你瞧，這不是太太的人兒嗎？」

大彪聽了，忙走到床邊，蹲下身兒去瞧。這就叫道：「妹妹！你怎麼睡到床底下去？快起來吧！快起來吧！」他說着話，把金寶身子已拉了出來，徐媽幫着把金寶扶到床上坐下。這時金寶原沒有睡熟着，她向兩人嘻嘻的笑了一回。忽然拉住了大彪的手，叫道：「三爺！你沒有死呀！你昨天夜裏裝死嗎？好三爺！你是死不得的！唉！你把妹妹打得太兇惡了，可憐她也是冤枉的呀！」說着話，忍不住又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

大彪見了這個情景，知道妹妹確實已經瘋癲的了。這就蹙了眉尖，向徐媽說道：「你瞧，那可怎麼的辦？」

徐媽道：「我的意思，還是先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再作道理。也許給醫生注射了一枚安神的

針，她的神智便會漸漸地清楚起來的。」

大彪覺得事倒如此，也祇好這樣辦了。遂叫徐媽到樓下去討街車，不料徐媽到了門外。見阿三已開汽車來接三爺到廠內去作事情，徐媽情不自禁的，向阿三急急的報告道：「阿三！三爺昨夜在半路上不知怎麼的被人家害死了？而且太太也已經發瘋了。你此刻來得正好，我們快把太太先送到醫院裏去吧！」

「什麼？三爺被人家害死了？他……人兒現在什麼地方？」阿三聽了這個消息，心中大吃了一驚，遂急急的問她。

徐媽道：「昨晚舅爺路過三爺被害的地方，所以把三爺屍身已背負到家中來的了。」阿三聽了這話，覺得事情有了蹊蹺，大彪就是一個嫌疑犯。因為自己是下人，不便說話，且回大公館去告訴了四爺後，再作區處。

正在這時，祇見大彪扶了金寶哭哭撞撞的走下來。阿三因問太太又如何會瘋顛起來的？大彪爲了明白真相起見，這就管不得妹子的罪惡，把爭寵的事情詳細的告訴了阿三。並且說道：「所以依我之猜測，金志毅就是一個最可疑的兇犯。」

阿三也不作答，點了點頭，遂說道：「那麼徐媽看守在家，我們先送大姨太上醫院去吧！」大彪道：「門兒可以上鎖，我們一同去，回頭我和徐媽再到金志毅家中去，叫徐媽認一認他的臉兒，昨晚冒認院役的是不是他這個臉兒？」

徐媽於是把大門上了鎖，和他們把金寶一同送到醫院。經醫生診視之下，認爲金寶神經受了刺激，心臟衰弱，所以起了莫名的恐怖。最好的醫治方法，是要靜靜的休養，大彪於是就給她住

在院中醫治，一面和徐媽阿三又開汽車到金志毅的家中來。不料志毅家門口也上了鎖兒，向左右鄰居一問，說志毅今天一早已動身到上海去了。大彪聽了，向阿三問道：「可不是？他突然到上海去了，可見他畏罪潛逃，這是一個最大的證實。」

阿三聽了，也覺事情可疑。否則，志毅如何齊巧在今天早晨到上海去了呢？於是說道：「那麼現在你們且先回家去料理三爺的後事，我也得去報告老太爺。」大彪聽了，也祇好先和徐媽又回到三爺的小公館裏去了。

張三爺的大公館裏面，原來尚有爸爸張老太爺。張太爺是個六十五歲的年紀，老太太是在五年前死了。一共生四個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孩，早已先後嫁了人，老三老四是男孩，那就是三爺和四爺。三爺娶妻高月華，因不會生育，所以管束不得丈夫，祇好儘讓三爺在外面租小公館。四爺今年還祇二十五歲，自大學畢業後，却一向閒在家中，他却沒有娶妻子。當時阿三回到大公館，把這消息告訴了衆人。高月華心裏這一痛苦，不免哭得昏絕倒地。丫鬚素梅在旁竭力把她勸醒，於是張老太爺和四爺月華等一同坐車趕到三爺的小公館。那時徐媽和大彪已先在，當下立刻接入客室。月華見三爺慘臥客室內的一張床舖上，血肉模糊，令人心驚胆寒，這就大放聲大哭起來。張太爺和四爺也由不得揮了一陣眼淚，遂細問徐媽的經過事情。徐媽從實告訴了，大彪也把志毅逃走的話告訴。張太爺又問道：「那麼兩個姨奶奶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都不在家中？」徐媽道：「都在醫院裏養病，大姨奶竟患神經病了。」張四爺覺得種種情形，都有可疑的地方。於是把阿三悄悄地拉到門外，叫他前去報局。不多一回，局裏派了四名警察到來，在詳問之下，當下就把大彪用手銬架上。大彪心中這一急，遂竭口的稱冤枉。警察道：

「你此刻不用聲辯，因為照情形而說，你確實是個嫌疑犯。且到了局子裏，你再向局長詳細的訴說好了。」

大彪到此，真早啼笑皆非。這時警察又道：「張三爺的屍身還得車到局裏經局長親自驗過屬實，方可成殮。」

張太爺點頭說是，不多一回，局裏又開警車到來。役夫把三爺屍體運到車中，這裏衆人也同往局子裏去。

局長驗屍完畢，確實被人暗殺屬實。當下就向大彪審問道：「你在深更半夜，爲何尚且在外面荒僻之地行走？你在幹什麼事情？天下難道有這麼湊巧的事兒，就給你發現了張三爺的屍身。可見你害死無疑，故意當做好人，前去報信的。」

大彪聽了這話，大喊冤枉。一面暗想，我和人家婦女通姦，這又不能從實告訴。遂轉了一個念頭，說道：「我是在朋友家裏打牌回來發現的，想小的受三爺恩惠，平日保護他還來不及，如何肯害死他嗎？」

局長道：「那麼你朋友姓名誰？尙有同夥賭錢的是誰？待我把他們傳來審問。」

大彪想不到局長還有這麼的一個主意，一時心頭這一焦急，額角上汗點立刻像雨一般的冒了上來。局長睹此情景，不禁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這大胆奴才！爲何啞口無言，若不從實承認，莫怨本局長吩咐用刑。」

大彪又急又怕，不禁哭道：「我委實沒有害死過張三爺，請局長明鑒是幸。」局長大怒道：「既沒有害死他，你爲何不把朋友姓氏告訴？可見你全是謊詞騙人。若再花言巧辯，定不輕

大彪急得臉無人色，忙又說道：「小的實在急糊塗了，昨夜沒有和什麼朋友打牌，因為……因爲……」說到裏，又怕壞了人家的名節，因此再也說不下去。局長到此，再也忍耐不住，遂吩咐用刑。就這一聲令下，兩旁警士立刻把他衣服剝去，拿過皮鞭。向他喝道：「他媽的！你招不招認？」

大彪哭泣道：「小的實在沒有害死張三爺，叫我怎麼的招認？……」不料他話還沒有說完，兩個警士手中的皮鞭，就像雨點一般的打了下去。可憐大彪的肉身上頓時紅一條青一條，呈現了紫青的顏色。大彪起初還哭喊冤枉，但打到後來，全身顯出血絲來了。他痛得倒在地上，昏絕過去了。大彪這次雖然受了冤枉，但到底也是淫人妻女作惡的下場。

局長因爲得不到他的口供，遂命把水噴醒，將他暫押獄中，明日再審。這裏命張太爺將三爺屍身車回成殮。且說太爺把三爺屍身車到大公館成殮安葬等事情，自不必說。月華心中又怨又恨，又悲又痛，真是哭得死去活來。張太爺一面安慰兒媳，一面把小公館房屋退去，把所有傢生全行拍賣。並且說道：「三兒的死，可說完全死在這兩個賤人的手中，現在我家絕對不承認她們是我們家屬的一員。好在這兩個女子我也不曾見過一面，更加無從哀憐的了。」

張四爺也恨恨的道：「這個當然，況且哥哥已死，還把她們年紀輕輕的女子弄進門來作什麼？」

張太爺點頭說是，一面又向月華安慰道：「你也不用痛哭了，自己身子保重一些，我終不會委曲你的。素梅呢！你伴奶奶去房中休息一回兒吧！」

素梅遂扶了月華到房中去休息。月華想到自己還祇有二十八歲的年紀，竟已做了閨中的孤鵲。一時痛到心頭，忍不住倒在床上又嗚咽地大哭起來。素梅拍着她的身子，低低的安慰她說道：「奶奶！你想明白一些兒吧！哭壞了身子，自己受痛苦，這也是徒然的呀！」

月華嘆了一口氣，淚如雨下的說道：「素梅！你叫我如何的不要傷心呢？我的年紀還輕哩！叫我往後怎麼的做人好呢？」

素梅道：「就是因爲奶奶的年紀正輕，所以我勸你犯不着太傷心呀！並且不是我說三爺的不好，他平日之間待奶奶是多麼的冷淡，一個月中也不得三天回家來的。你想，奶奶本來就像沒有丈夫一樣的孤零可憐呢！所以今日三爺的下場，不是說句沒心肝的話，也是罪有應得的。奶奶！你不要太傷心，你的年紀輕啦，將來不是還可以去找個幸福的樂園嗎？」

月華被素梅這麼的一說，她便停止了哭泣。滿心兒的悲哀，也被怨恨所佔據了去，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却是低頭默不作答。素梅擰了一把手巾，給她擦臉。一面又向她好好兒勸慰了一回，主婢兩人也就各自就寢了。

這回張太爺對四爺說道：「你哥哥既已死去，對於廠內經理一職，明天還是你去代爲料理事務。待開過董事會再選定之後，再作道理吧！」張四爺聽爸爸這麼的說，遂也唯唯答應。

再說璞姑睡在醫院裏，這也是她的命不該絕，所以第二天早晨，她的汚血已止，身上熱度也全退去了。不過她心裏是非常的擔憂，當然她怕金大哥會被他們捉獲的。不料正在這時，阿狗匆匆的到來。向她叫道：「妹妹！你今天好一些兒了嗎？」

璞姑見了哥哥，很想探聽一下金大哥的消息。遂一面點頭，一面拉了阿狗的手，附着他的耳

朵，低低的問道：「哥哥！你告訴我，金大哥現在這麼的了？」

阿狗向四周望了一下，見沒有什麼。遂悄聲兒告訴道：「妹妹！我正預備來說給你聽的，金大哥昨晚他就出走了。張三爺的事情，他不是也已經來告訴過給你聽了嗎？金大哥叫我又勸你別難受別傷心，千萬保重身子，他又把他家中的門鑰匙交給我，說三爺既死，他們一定不肯再負責你的醫藥費。假使不夠費用的話可以把他家中的傢俱完全的變賣，以充妹妹的住院費用。」

璞姑聽了這話，淚水忍不住又滾落了下來。嘆道：「金大哥待我們太好了，我覺得實在太對不住他了。哥哥！對於三爺被害的事情，你千萬不要說開去，知道嗎？」阿狗點頭道：「你放心！我雖然很笨，但對於這些利害關係的事情，我是決不會給外人知道的。」

兄妹倆談了一回，忽然聽到隔壁病房中又有女子的聲音在哭哭啼啼的鬧個不停。似乎聽她還在叫道：「妹妹！你饒了我吧！你可憐我吧！我再也不敢的了。」接着又失聲大哭道：「三爺！你死得太慘了，你死得太可憐呀！啊！妹妹！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來活捉我呀！我還要做人哩！」

璞姑聽了這些話兒之後，倒是猛吃了一驚遂向阿狗說道：「咳！太奇怪了，這說話的聲音怎麼有些兒像金寶呀！」

「我也這麼的想，金寶姊如何會在隔壁病房裏呀？而且她已經知道三爺是死了，難道這件事情他們也已發覺了不成？妹妹！我倒去瞧瞧她，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阿狗似乎也在沉吟着想，他聽妹妹這麼的說，遂一面回答，一面已走到隔壁的病房裏去了。

阿狗走到隔壁的病房，祇見房中那個女子果然是金寶她披頭散髮的，面目憔悴，卻跪在地

上，獨個兒的哭鬧着。阿狗暗想，這倒有趣了，她難道發瘋了嗎？遂走到她的身邊，低低的問道：「金寶姊！你這個作什麼啦？」

金寶抬頭見了阿狗，她站起身子，猛可的把他脖子抱住了。叫道：「阿狗弟！你來得正好，你妹妹死得可憐，但三爺已被她活捉了去，你求求她，就饒了我這一條命吧！」

阿狗被她這麼的一抱住，心裏真是又羞又急，而且又感到莫名其妙。遂忙推開了金寶的身子，說道：「金寶姊！你在說些什麼話呀？我妹妹並沒有死，你不信，你可以去見她的，因為妹妹好好兒的還躺在隔壁病房裏呢！」

金寶聽了這話，不禁愕然了一回。似有不信的樣子，搖了搖頭。說道：「阿狗弟！你騙我，你騙我，他們來報告，明明說璞姑已經死了呀！你不要捉弄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的了，阿狗弟！你可憐我吧！」說到這裏，却向阿狗「撲」的一聲跪倒在地，又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

阿狗瞧此情景，漲紅了兩頰，倒是弄得目瞪口呆的怔住了一回子。正在這時，看護小姐走進來給金寶喝藥水。遂把她身子帶帶抱的到床上躺下，像哄孩子般的把她哄了一回。金寶才算停止了哭泣，喝了藥水。閉着眼睛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總做了一個夢，夢見阿狗到我這兒來，他告訴我，說璞姑沒有死。但我如何可相信他？他一定騙我，因為這是我在作一個夢呀！」

看護小姐聽了這些話，忍不住好笑，但又很可憐她，遂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向阿狗招了招手，是叫他走到病房外面來的意思。阿狗在病房門口，遂向她低低的問道：「請問她是患的什麼病呀？什麼時候送進院來的？」

「還祇有今天早晨送進院中來，她患的是神經病，你認識她嗎？」看護小姐回眸望了他一

眼，點了點頭回答。

阿狗道：「她是張三爺的姨太，你沒有知道嗎？」看護小姐忙道：「那麼和隔壁的這位女子竟是一樣身分了。奇怪，她爲什麼口口聲聲說妹妹已死了，三爺也死了，這不知是什麼道理？」阿狗腦子很簡單，他也不十分清楚。遂搖了搖頭，說並不知道。一面走回到妹妹的病房裏，璞姑問他說道：「哥哥！你瞧是不是金寶姊嗎？」

「一些兒也不錯，她一見了我，抱住了就大哭，說你死得好苦，說三爺被你活捉了去。叫我向你求個情，千萬別再把她活捉了去。我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看護小姐告訴了我，說她已患有神經病的了。」阿狗遂向妹妹絮絮地告訴着。

璞姑聽金寶患了神經病她由不得凝眸吟了一回。暗想，金大哥昨晚告訴我，說他冒充了院役，把三爺騙到外面殺死的，這麼想來，金大哥一定說我病危叫三爺快走到醫院去一次了。不過，裏面奇怪的，我死了對金寶也沒有什麼多大關係，她爲什麼却患起神經病來。璞姑到底是個聰敏的姑娘，她在沉吟了一回子後，方才又哦了一聲，想明白過來了。覺得自己被三爺痛打的這一回事，一定是金寶在進饑餓是非。否則，她爲什麼要心虛而患神經病呢？正在這時，忽然見徐媽忽忽的走進來。璞姑忙道：「徐媽！你來得正好，大太太在隔壁病房患神經病了嗎？這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呢？我想你一定知道得很詳細的你能明白的完全告訴我嗎？」

徐媽聽了這話，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二太太！這件事情說起來，真是她的自作其孽。我從頭至尾的告訴你吧！昨天下午，二太太走出去後，大太太忽然又回家來了，她向我說，她在路上瞧見你和一個男子在一同走着，而且她認識那男子名叫金志毅的，她怨二太太沒有良

心，三爺待你這麼好，你還偷漢子。叫我向三爺去報告，說你在金志毅家中幽會。當時我不相信，後來太太太動了怒，說吃她的飯，應該爲她盡忠，我被她逼得沒有辦法，祇好去告訴三爺，所以二太太一回家，三爺就和你大鬧起來。」

璞姑聽到這裏，方知自己的猜測不錯，遂點了點頭。說道：「原來全是她的弄鬼，那麼她如何又發神經病了呢？」

徐媽繼續的又道：「昨夜十時多後，有一個男子前來報告，自稱醫院內的院役，他說二太太病危十分，叫三爺最後去說幾句話。不料三爺走後，太太疑神疑鬼的使神經錯亂起來了。我心裏害怕，遂到醫院來告訴三爺。誰知在醫院門口又遇到了這個院役，說你確已死了。叫我去把太太也喊到醫院來料理事務，因爲這是三爺的注意。可是我到了家裏，三爺的屍身已被太太的哥哥背負回來，說他在路上發現的，當時我心裏這一奇怪和驚異，我真的要呆若木鷄起來了。」

璞姑聽她這麼的說，她心裏對於這件事情，却很明白。但表面上兀是顯出驚怕的神情，啣了一聲。問道：「什麼三爺已被人害死了嗎？這……這個人是誰呢？」

徐媽道：「當時舅爺就疑心兇手是金志毅……不過沒有什麼證據，也難以肯定。況且時已深夜，也就祇好到第二天再作道理的了。」

璞姑聽大彪疑心金志毅，芳心倒忍不住別別的一跳。但仔細一想，志毅在事後早已逃往上海了，那我還替他擔憂什麼。遂聽徐媽又告訴下去道：「太太自見三爺的屍體之後，她的神智益發糊塗起來，哭笑無停的吵鬧了一夜。次日早晨，阿三汽車來接三爺上廠內去辦公，大彪也來了，

我們於是先伴太太到這醫院醫治，然後叫我去認金志毅這個人，但金志毅的屋子已上了鎖，問左右鄰居，說早晨就到上海去了。我們沒有辦法，阿三就叫我們回去料理後事，他也去大公館報告老太爺了。一徐媽說到這裏，遂把以後經過的事情，又向她訴說了一遍。並且又道「現在老太爺把小公館的屋子退了，傢俱也都拍賣了，而且也不承認你們是張家的人了。他把我辭職了，我想起報告三爺對於二太太在姓金的家裏幽會的話，我覺得十分的不安，所以我向二太太來懺悔，請你饒赦我這一個罪惡才好的」

璞姑和阿狗聽到這裏，方知局裏把大彪反而認作兇犯了。這也是他助紂爲虐，一生作惡的下場，心頭覺得輕鬆了許多。遂說道：「事已如此，你也不必再提起它了。至於他們不承認我們是張家的人，其實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也不情願再給他們去虐待呀！」

這時阿狗見時已不早，遂先告別回廠內工作去。徐媽向璞姑又問了一回好，並且說道：「可見得好心終有好報的，大太太害人反而害了自己。現在祇苦她自己成了這一個惡病，倒是二太太過幾天病兒就會好起來的呢！」

璞姑因爲不願和她多談，遂閉了眼睛，含糊的回答了幾句。徐媽見她似有睡意，因此祇好匆匆告別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璞姑正在由着看護小姐服侍着喝藥水。忽然金寶癡癡顫顫的走進房中來，她見了床上的璞姑。遂在房門口站住了，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忽然驚喜地奔上來叫道：「妹妹！妹妹！你真的沒有死嗎？……你……還活在人世間嗎？」

那個看護陳小姐生恐嚇壞了產婦，遂向房外叫了一聲王小姐！原來王小姐是服侍金寶那間病房的，於是匆匆的走進來，拉住了金寶的身子。說道：「你這人爲什麼不聽從我的話，叫你不要

東西的亂闖，怎麼你又走到這兒來了？快回去，快回去要不然，我叫人來搥打你了。」

金寶見了璞姑之後，人兒似乎清楚了一些。向王小姐哭着哀求道：「王小姐！我不會吵鬧的，你答應我跟她說幾句話，因為她是我的妹妹呀！」

璞姑見金寶披頭散髮，那種癡顛的神情。心頭由不得一陣痛傷，淚水也落了下來。遂說道：「王小姐！你就放了她，給她跟我談兩句話，也許她會想明白過來的。」

王小姐聽她這麼的說，遂又放了金寶的身子。陳小姐也離開了床邊，給金寶走到床邊來坐下了。祇見金寶淚眼盈盈的望着璞姑，把手去摸她的臉頰。低低的問道：「妹妹！你是個人？不是個鬼吧？」

陳王二位小姐聽了這話，幾乎忍俊不置。璞姑點了點頭，把手去握她的手兒。含淚說道：「我當然是一個人，姊姊！你聽，我不是在喊你了嗎？」

金寶見她來握自己，而且又聽她這麼的叫，似乎相信璞姑是沒有死去。她猛可抱住了她的身子，嗚嗚咽咽的哭泣不停。說道：「妹妹！我害了你，我害了你。你可憐我智識淺薄，你饒了我的罪惡吧！」

璞姑被她這麼的一抱，又聽她這樣的說着。因為金寶會發瘋，從可知她的心眼兒還並不十分的壞。一時把心頭的痛恨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祇有感到她無限的可憐。遂抱着她的身子，也哭泣了一回。說道：「姊姊！過去的事情，你也不要再談起的了。總而言之，我們都是大地上最可憐最悲痛的女子。唉！我們身爲女子的，真不是一個人做的呀！姊姊！我並不怨恨你，你再不要胡思亂想了，你現在終可以想明白過來了。」

陳王二位小姐聽璞姑這幾句話，因為她們也是個女子，所以心頭不免激起了同情的悲哀，一時也感嘆了一回。這時金寶停止了一回哭，望了璞姑良久之後，忽又嘻嘻的笑道：「妹妹！你真好，你不怨恨我嗎？噯！我真感激你。妹妹！但我現在是作着夢，夢見妹妹還活在世界上，我想妹妹最好也沒有死去呀！……」一面說，一面又眼淚鼻涕的哭泣起來。

璞姑知道她神經是依然錯亂着，因為金寶還是個二十一歲很年輕的女子，固然她是自作其孽，不過爲她往後的身世着想，那真比自己更可憐着十分。一時萬分悲酸，忍不住陪了不少的眼淚。

王小姐生恐她越鬧越糊塗，遂拉了她的身子，哄着她回到隔壁病房裏去了。這樣過了一星期之後，阿狗那天來報告璞姑，說大彪被局裏幾次用刑之後，他昨天已經病死在獄中了，璞姑聽了這話，倒又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不料這時，這兒院長唐醫生悄悄地走進病房裏來了。

第十一章 爲找情郎來海國不意一躍成紅星

唐醫生走到病房裏面，璞姑慌忙收束了淚痕。祇見他微微的一笑，說道：「盛小姐！你這幾天來好得多了吧！」璞姑點頭道：「好得多了，這全是唐醫生的能力，我心裏非常的感激你。」唐醫生把手捻了一下人中下的鬚鬚，含笑沉吟了一回。方才又低低的說道：「張三爺被人暗殺之後，聽說張家已不承認你們是張家家屬的一員了。昨天我們前去拿取你們住院不足的費用，他們不肯付錢，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祇好請你們回家去休養了。好在你們近來身子已復原得多，住在醫院和住在家裏也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因為在你是祇需多休養就會好起來的。」

璞姑方才明白他的來意，遂哦了一聲。忙道：「那麼到今天為止，不知尚欠多少房金和藥費？當然，張家不付錢，我自己也得理清楚的。」

「那祇不過兩天房金，好在你這兩天原不喝什麼藥水了，至於兩天的房飯金也就別算了，因為我很明白你們遭遇的不幸。」唐醫生搖了搖頭，似乎很表同情的回答。

璞姑聽了，自然很感激他，遂從床上坐起。說道：「在我住院不住院倒不成什麼問題，我擔心隔壁那個瘋人怎麼的辦呢？而且她的哥哥聽說又死在監獄裏了，這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哩！唉！她真比我更命苦。」

唐醫生道：「那麼湯小姐府上難道沒有什麼親人了嗎？我見她這兩天哭鬧也好多了。祇要給她靜靜的休養，神經也會恢復過來的。」

「可是她家中確實沒有一個親人了，因為在她回家之後，當然需要有人能夠好好兒照顧她的。」璞姑微蹙了翠眉，心頭感到憂愁。

阿狗道：「我們可以隨時照顧她的，因為不出院固然沒有這許多錢，而且住院也不是一輩子的辦法呀！」

兄妹倆商量停妥之後，他們帶着金寶仍舊住到自己那間破舊的茅屋裏來。金寶雖然不大哭鬧了，不過她的腦子遲鈍了許多，見了人祇會嗤嗤的笑，並不多說話。璞姑的初意，原欲把她帶到自己家裏一塊兒住，後來生恐種種的不方便，所以終究並沒有這麼的實行。

常言道，小產比大養更傷身子，所以璞姑的精神依然不十分的好。回家之後，仍舊躺在床上不能起身。阿狗在廠內倒沒有被辭歇，所以他在家裏把妹妹吃食料理舒齊後，又給金寶去料

理好事情，方才到廠內去工作，真也把他累得夠辛苦的了。

這樣過了半月，那天阿狗放工回家，路過金寶的家門口，照例是要灣進裏面去望望金寶的，祇見室中已亮了一盞油燈，金寶坐在桌旁唱小調兒。因為有了半個月日子時常見面，金寶心中也認爲阿狗是比較親熱些一個人。遂向他嘻嘻的笑道：「阿狗弟！你又來啦！」

阿狗雖然也認爲自己有些傻騷，不過聽金寶每次見面時間的這一句話，覺得金寶到底比自己更有些神經質的，因為她究竟是個瘋女人。憑着過去自己曾經有愛上她的意思，所以阿狗給她表示同情，非常的可憐她，在他心中是還想能夠繼續的愛上她。於是點了點頭，說道：「金寶姊！時候不早，你爲什麼還不吃晚飯？」

「吃晚飯？誰吃晚飯？」金寶微昂了粉頰，呆滯了烏圓眸珠低低的問。

「你呀！你肚子餓了沒有？」阿狗忍不住要笑，他照例的把做鍋子裏冷飯盛在碗內，給她冒上了開水，又給她取出一碗青菜，這些還是阿狗早晨給她攪舒齊的。

金寶見了桌子上的飯菜，肚子似乎有陣怪叫，她也感到餓了。遂握了筷子，唏哩呼嚕的吃泡飯。阿狗站在旁邊，却向她發了一回子怔。過了一回，金寶好像想到旁邊還站着一個人，遂抬頭望了他一眼。笑道：「阿狗！你不吃飯嗎？」

「我吃的，回頭我到家裏去吃。」阿狗聽她這句話倒一些兒沒有瘋態，心裏很喜歡，遂微笑着回答她。

金寶道：「爲什麼不在這兒吃些？你不肯和我一同吃飯嗎？」說到這裏，她又站起身子來，說道：「我也給你盛飯吃好嗎？」

阿狗想不到金寶今天會跟自己說出這兩句話，他心頭是感到無限的驚喜。暗起，她並不瘋呀！她對我很有些感情作用的，可見她心中也有我阿狗這個人了。這時金寶已給他盛了一碗冷飯，不過並沒有給他倒開水泡一泡，而且也沒有給他拿筷子。從這一點猜想，金寶的腦子還是這麼的糊塗。不過在阿狗的心中是已經夠歡喜的了，他拿熱水瓶自己泡了飯，然後拿了一雙筷子，和她一同坐下。向她低低的問道：「金寶姊！你認爲我阿狗這個人好嗎？」

金寶雪白的牙齒，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烏圓的眼珠溜了他一下，微微的點了點頭，憨然地笑。阿狗心裏蕩漾了一下，遂又含笑問道：「那麼你愛我嗎？」

「你也愛我嗎？」金寶似乎還懂得男女愛不愛的事情，紅暈了粉臉兒，向他輕聲地反問。「我不是早就愛上了你嗎？你不記得那天我在房中談愛情，你哥哥突然回家了，你叫我從後窗逃出，我一不小心，竟落在糞缸裏。回家第二天還生了一場病哩！金寶姊！我是一直愛你到現在，可是你却嫁給張三爺做姨太太去了。」阿狗聽她也會這麼的問，他心中這一甜蜜，口裏彷彿啣了一塊糖。遂含了滿面的笑容，把過去的事情，重新向她提起來說。

金寶凝眸含顰的想了一回，似乎也記起了這一件事她不禁吃吃地笑起來。可是在笑過了一陣子後，她忽然又有了一個什麼感覺，立刻又哇的一聲哭了。她把桌上的碗兒也摔到地上去，這一哭是哭得非常的厲害。阿狗突然見她又發作起來，心裏又害怕又焦急，暗想這一定是觸動她的心事了。唉！那我真懊悔向她說出這些話來的。於是忙站起身子，走到她的身旁，因爲她在亂撞亂顛的哭，遂把她抱住了。叫道：「金寶姊！你怎麼啦？快不要這個樣子呀！好好兒爲什麼又哭了呢？」

金寶却不作答，祇管嗚嗚咽咽的大哭。阿狗沒有辦法，祇好把她抱到床上去，叫她靜靜的躺一回。自己站在旁邊，望着她出了一回子神。金寶在哭過了一回後，她却躺在床上睡去了的樣子，不聲不响的裝死人。阿狗以為她要睡了，遂給她蓋上了一條被兒，悄悄地給她把門帶上，自管回到家裏來了。

阿狗到了家裏，見妹妹已給自己預備舒齊了飯菜，等着自己回家吃飯。這就忙道：「妹妹！你今天怎麼起床料理家事了？」

璞姑微笑着道：「我計算着也睡了二十四天的床了，今天精神比較好得多，所以起來試試。因為我見你早出晚歸已經是夠辛苦了，回家還要料理家務，這叫妹子心頭如何說得過去呢？哥哥！你快坐下息息，吃飯吧！」

阿狗聽了，遂和璞姑一同坐下吃飯。向她又勸道：「那麼你吃好了飯立刻就睡到床上去休息，因為還沒有滿一個月，這到底有傷身子的。」

璞姑覺得哥哥這半年來的日子，人兒真像換了一個。因為他很關懷自己的身子，心裏自然非常的感激。遂點了點頭，表示答應的意思。兩人默默地吃了一回飯，璞姑看了他一眼，低低的開口又問道：「哥哥！你今天到金寶姊那裏去過了嗎？她現在神經可會復原一些了嗎？」

「剛才放工回家的時候也去瞧望過她一次，她的態度，又像清楚，又像糊塗。總而言之，她的人兒完全是變的了。」阿狗聽她提起了金寶，一面告訴，一面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麼她對你說些什麼話呢？」璞姑微蹙了眉尖，她很想知道一些關於金寶的狀態，是瘋癡到怎一分樣兒的程度。

阿狗不好意思告訴說愛不愛的話，微紅了兩頰。低低的道：「她一見了我，終是這麼的叫了一聲阿狗弟！又問了一句你又來啦？別的也沒有說什麼。」

璞姑嘆了一口氣，說道：「她這個瘋病也許是不會好的了，唉！這麼一個年輕的姑娘，孤零零的將來真不知如何的結局呢？」說到這裏，同時想到了自己，心中一陣悲酸，眼淚這就撲簌簌的滾了下來。

阿狗被妹妹一滴淚，他心頭也有些悲哀的意味，忍不住嘆了一口氣。幾次他想要把自己愛上金寶的話告訴妹妹，但爲了羞澀的緣故，這就始終沒有說出口來。

第二天早晨，阿狗一心記着金寶的人兒。所以他吃過了早飯之後，就匆匆到金寶家裏來了。輕輕的把門一推，却是推了開來。草堂上並沒有金寶的人兒，桌子上還放着一碗青菜，一碗飯，兩雙筷子。地下也仍舊碎着一隻碗，散了一粒一粒的飯粒。從這一點看，可見金寶還沒有起床。於是悄悄的走進她的臥房，不料床上卻沒有金寶人兒躺臥着，一條被兒揉成一團放在床腳後。阿狗心中奇怪，遂連叫兩聲金寶姊！可是却不聽她的答應，阿狗怕她會躺到床底下去，遂躡身向床下細瞧，也不見她的人影子。一時又焦急又驚異，遂到大廳房中去找尋，也是沒有她的人影子。阿狗在發了一回子怔後，想到門兒是開着，也許她到街上玩去了。於是匆匆的走出了大門，也到街上去找尋她了。

這時實在還非常的早，況且在冬天的季節，街上是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阿狗暗想，這麼大冷的天氣，金寶會上那兒去亂走呢？而且叫我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好？想到這裏，不禁又出了一回子神。

離開金寶家門口四五丈路遠有條小河，河邊時常有漁翁在拉網捕魚。阿狗想了一回心事，抬頭瞥見到前面河流旁的漁翁。暗想，我倒不妨去探問他一下，也許他瞧見金寶人兒是走到什麼地方去的？於是他匆匆的奔了上去，向那漁翁叫聲老伯伯！你早。那漁翁向他點了點頭，笑道：「你也早，上那兒去？」

阿狗道：「我問你一件事？你有沒有見到一個年輕的女子在這兒走過嗎？」那漁翁奇怪道：「我四點半就在這兒捕魚，卻沒有見到什麼年輕女子在這兒。我此刻見到你，還是第一個人哩！你問這女子是你的誰呀？」

「老伯伯！你有所不知，這女子就是湯大彪的妹妹湯金寶，她不是發了瘋嗎？早晨我去見她，家門是開着，人兒却不知去向了，所以我向你問一聲。」阿狗遂從實的告訴了他，臉上顯出十分憂愁的樣子。

那漁翁沉吟了一回，不禁啞了一聲叫起來。忙道：「不錯。湯金寶發瘋聽說是爲了張三爺被人暗殺而起的，但是金寶也許已經投河死了吧！」

「什麼她已投河死了嗎？這……你是怎麼知道的呀？」阿狗聽他這麼的說，心中這一吃驚，也不禁跳了起來，急急的追問。

那漁翁聽了，遂在身旁草堆裏取出一雙半高跟的皮鞋來，放到阿狗的面前。說道：「你認一認，這一雙皮鞋，是不是金寶穿的嗎？」

阿狗見了這一雙皮鞋，他忍不住已哭出聲音來了。遂忙說道：「這雙皮鞋正是金寶姊穿的。老伯伯！你這雙皮鞋是打那兒拾到的呀？」

「你別哭呀！我告訴你，早晨我來河邊捕魚，就見到河邊草堆裏放着這一雙皮鞋，起初我倒沒有理會到這一層。如今被你這麼的一說，我才想到也許是她投河自殺的了。」那漁翁一面叫他別哭，一面悄悄地告訴了他。

阿狗聽了這話，望着河面益發大哭起來。叫道：「唉！金寶姊！你太可憐了，你爲什麼要投河自殺呢？……你難道不希望再做人了嗎？」

那漁翁聽了，也忍不住感嘆了一回。阿狗哭了良久之後，遂拿了皮鞋，向漁翁道聲謝，就匆匆的回到家裏來。

璞姑給哥哥吃好早飯走後，她便坐在桌子旁對鏡梳洗了一回。暗想，半個多月不見金寶了，可憐她不知成個怎麼樣憔悴的了。雖然她自己作孽，害人害己，不過她也無非一時之錯，以致釀成終身遺恨。我不應該再去痛恨她，應該可憐她才好。況且她對我也已經表示懺悔，唉！女子到底是最可憐的了，璞姑想到這裏，預備梳洗完畢，去瞧瞧她一次。不料這個當兒，阿狗手裏拿了一雙皮鞋，却是哭回家裏來了。他見了妹妹，就叫道：「妹妹！可憐金寶姊投河自殺了呢！」

「真的嗎？啊喲！你這是打那兒知道的呀？」璞姑心中一驚，把手中的木梳也掉落到地下去。灰白了臉色，急急的問。

阿狗眼淚鼻涕的一面告訴，一面把那雙皮鞋放在桌子上。又哭道：「妹妹！你瞧，這不是她投河時遺下的鞋子嗎？唉！她爲什麼要自殺呢？」

璞姑拿過金寶的鞋子，細瞧了一回，眼淚也像兩點一般拋了下來。哽咽着道：「金寶姊！你死得雖然太悲慘了，不過你到底還是一個聰敏的人。我覺得你活着的痛苦，倒還不如死了比較永

「這脫離痛苦好嗎？……」璞姑說到這裏，想到自己不知究竟如何的結局？身世的可憐，也不是早些死了乾淨嗎？因此悲從中來，不禁放聲大哭。

阿狗被妹妹這麼的一哭，倒反而收束了自己的淚痕。遂勸慰她說道：「妹妹！你是個月裏頭的人，不能這麼的太傷心呀！因為你哭腫了眼皮，將來會做成流淚病的。死也已經死了，我們哭她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總之，我們窮人的命太苦，妹妹！你千萬保重些兒身子，我得上廠裏工作去了。」阿狗說着話，他叫璞姑到床上去躺一回，他自己忽忽的又到廠裏上工去了。璞姑想着自己和金寶，說同病相憐，一樣薄命。現在金寶是死了，祇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是怎麼的結局？因此又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

光陰像水一般地流去，轉眼之間，雨雪紛飛中帶走了殘冬的影子。不知不覺已到第二年春天的季節了，鳥語花香，草長鶯飛，大地又回春了。璞姑近來的身子比較健康得多。她想到金大哥到上海之後，竟杳如黃鶴，消息沉沉。一顆芳心，自不免暗暗地記罪。這天阿狗從廠內回家，璞姑和她在吃晚飯的時候，向他低低的說道：「哥哥！你的年紀也有二十一歲了，照理也該娶親的了。所以我也不能久住在你的家裏，因為我到底是個已嫁過人的妹妹，終也不能叫你養活我一輩子的。所以我的意思，明天預備到上海去找些兒事情做做，順便也去找尋金大哥的下落，因為他不是也到上海去找路的嗎？」阿狗聽妹妹這麼的說，遂嘆了一口氣。搖頭說道：「妹妹！你別那麼的說，我們可是親兄妹呢！就說我做哥哥的養你一輩子，這也是分內的事情。至於我娶親這一回事，老實的說，我一方面固然沒有能力，而且人家也未必會瞧中我這個人。所以對於這一層，妹妹是可以不必和我客氣。不過你要去找尋金大哥的人兒，那我當然也不能強留你。但你一

個弱女子孤零零的到上海去，我心裏很放不下，最要緊的是多帶一些盤川去，否則你一個人在上海叫爹不應，叫娘不理，這不是糟了嗎？」

璞姑道：「哥哥的意思，我是非常的感激。但我想到了上海之後，終有個辦法可以想的。所以你不要擔心，而且我會寫信給你的。」

阿狗沉吟了一回，忽然笑道：「我倒有個主意，金寶死後，家裏的東西原沒有人管理，所以我給她上了鎖保管着。現在妹妹要到上海去，何不把她東西賣些去，給妹妹作爲盤川不好嗎？而且金大哥家中東西也都是我們可以做主意的，不知妹妹的意思怎麼樣？」

璞姑搖了搖頭，說道：「我的盤川原有兩百元錢在着，所以你這個意思也不用實行了。萬一不夠的話，我現有一枚鑽戒，也可以隨時變換錢用的。至於金寶的家裏，將來你結婚的時候，可以住到那邊去，因爲她家的東西到底比我新鮮得多。並非我們佔了她們的家，一則，我和她本來同事一夫，二則，她家原沒有什麼人了，所以我們算爲己有，也並不罪過的。不過金大哥的家，你還是給他仍舊保留着好，因爲他也許還要回故鄉來住的。」

阿狗點頭道：「不過金大哥若回來了，妹妹終和他一同回來的，所以我們兄妹又可以聚在一處的了。」這兩句話倒是說在璞姑的心眼兒上去，因爲她確實也有這麼的希望。這就掀着淺淺的酒渦兒，忍不住嫣然地嬌笑起來。

兄妹倆商量已定，第二天早晨，璞姑帶了一隻衣箱，獨個兒離開故鄉了。

璞姑趁火車到了上海，先坐街車到一家小客棧內住下。她心裏有些擔憂，因爲在上海確實還是初次到來。人地生疎，那麼往後可怎麼的辦好？她覺得最要緊解決的問題，就是先租間房子

住下。否則，住旅館開銷太大。一旦金錢用盡，豈不要流落街頭作爲乞婦了嗎？璞姑在這麼感覺之下，遂匆匆的走到馬路上來看召租。幸而她終算認得幾個字，也知道這是什麼路？這是什麼街？不料正在抬頭找尋召租的時候，忽然對過弄堂內走出一個老媽子來，手裏拾了銅勺子，似乎去泡水的模樣，仔細一瞧，那不是徐媽嗎？璞姑心裏一歡喜，遂趕上去叫道：「徐媽！徐媽！你還認識我嗎？」

徐媽聽有人招呼自己，遂忙回頭來望。見是一個怪年輕貌美的女子，她呆了一呆之後，立刻也驚喜地笑出聲音來。忙叫道：「喲！我道是誰？原來是二太太，你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呀？你現在耽擱那兒？自己租房子住着嗎？」

璞姑搖頭說道：「我還祇有今天到上海，現在住在新光旅社內，我出來原想找房子。無奈人地生疎，一時也不知那兒有房子，誰料却遇到了你。徐媽！你在上海幫人家有多少日子了？一向好嗎？」

徐媽道：「我自被他們辭歌之後，就到上海來找出路。荐頭店裏給我介紹，在一分王姓人家幫傭，也有三個月了。二太太！你要房子，我們里內隔壁有間亭子樓要出租，不知你喜歡嗎？假使喜歡，我就伴你去瞧瞧好不好？」

「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也懶得東西去找尋，祇要暫時有個住身的地方，也就是了。徐媽！祇不過勞你的駕了。」璞姑聽了，非常的歡喜，遂立刻點了點頭回答。

徐媽道：「二太太！你別這麼的客氣，那麼你請在這兒弄口等一回，我去泡了水就回來的。」璞姑點頭說好，遂在弄口等了一回，抬頭見那里是西貴新里四個字。不多十分，徐媽把水

泡來，和璞姑到五號門口又叫她等一等，自己去放了銅勺子就出來。待徐媽放了銅勺子走出，遂陪伴璞姑到六號的門口，敲門進內。璞姑向她叮囑道：「徐媽！你以後千萬別叫我二太太了。」徐媽點頭答應，遂和她走進客堂裏。二房東沈太太和徐媽認識的，問她有什麼事情？徐媽一面向兩人介紹，一面說道：「這是我在故鄉舊東家的二小姐，現在到上海來求學，要找房子。齊巧遇見了我，所以我陪伴來瞧瞧你們的亭子間。」

沈太太點頭說好，遂陪伴她們上樓去瞧。璞姑認爲滿意，問月租若干？沈太太說二十元。璞姑也就答應，當下付定錢五元。沈太太問一共幾個人住？璞姑說祇有我一個人。沈太太也認爲人少清潔，很是歡喜，說定今天起租，隨便什麼時候搬進來都可以的。璞姑點頭，遂和徐媽一同告別出來。

兩人走出大門口的時候，徐媽却向璞姑說道：「二小姐！我的意思，想仍舊在你那兒幫傭，不知你喜歡我嗎？」

璞姑倒出乎意料之外的，向她愣住了了一回子。笑道：「你在王家已做了三個月的日子，不是很好嗎？」

「你不知道，王家孩子一共有八個，一天到晚，洗衣服燒飯，忙得一些兒空閒時間都沒有，所以我有些吃不消做下去。」徐媽老實的告訴了她。

璞姑笑了一笑，說道：「你肯給我幫傭，我自然非常的歡喜。不過這兒尚有一個問題，因爲我這次到上海，也是冒險而來，原想找些工作做做。現在事情既沒有找到，我個人生活尚且感到困難，我那兒再有能力養活你呢？」

徐媽聽了，却不以為然。忙說道：「那要什麼緊？二小姐這麼美麗的人才，還怕找不到一個事情做嗎？老實的說，上海地方，就是美麗女子唯一的出路。祇要二小姐喜歡我這個人，那麼有飯吃飯，有粥吃粥，即使喝自來水，我也決無怨言的。在你困苦咽內，我也不要你的工資，不知二小姐肯答應我嗎？」

璞姑聽她這麼的說，情不自禁把她手兒握了一陣。笑道：「徐媽！你既然這麼的說，我當然能夠答應你的，而且我有你作伴，胆子也大了不少。但說句可憐的話，我一個光身到上海，連被舖都沒有呢！你想，叫我怎麼的辦？」

徐媽道：「不要緊，我是有被舖的，可以暫時跟二小姐一同睡，將來終有辦法可想的。那麼說走就走，我此刻就去告退了。把被舖先搬入六號裏去，今夜和二小姐睡到旅社內去好不好？」

璞姑聽她說得爽快，遂也祇好答應了她。說道：「那麼我先回新光旅社二樓二十八號去，你回頭來找我了。」

徐媽點頭說好，璞姑遂匆匆的回到新光旅社。想起今天的巧遇，真是忍不住好笑。但想到往後的生活，又頗覺憂愁。不多一回，徐媽匆匆的來了。璞姑問道：「你已向王家告退了嗎？那麼被舖也拿到六號亭子間去了，沈太太怎麼的說？」

「沈太太沒有說什麼，贊美我有義氣，不忘舊東家。」徐媽笑嘻嘻很得意的說，接着又在懷內取出一百元鈔票，交璞姑的手裏。說道：「二小姐！這是我到上海後的積蓄，你現在拿着去用，將來二小姐有錢的時候，再歸還我了。」

璞姑見她赤胆忠心的幫助自己，心中自然十分的感激。遂接了鈔票，說道：「也好，我暫時

借你用一用，連我自己一共還有二百六十元錢。不知什麼地方有舊傢俱買？我想一張床一張桌子那是少不了的東西。」

「舊傢俱在北京路是很多的，我們此刻就去買好嗎？」徐媽聽了，連忙告訴了她。璞姑點頭說好，遂和徐媽一同又走到北京路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一會兒她們在西貴新里六號的亭子樓內已住有一星期光景了。這一間斗形似的房間內，真個是除了一床一桌一便桶之外，什麼都空空似的。璞姑的初意，是想去考公司的女職員，然而粥少僧多，這一個希望是不能實現的。因此這一星期中，她是非常的愁苦。這天晚上，徐媽見她愁眉不展。遂低低的道：「二小姐！我倒有一個主意，保準你可以賺大錢的。」

「你有什麼主意？爲什麼不早些兒跟我說呢？」璞姑秋波斜乜了她一眼，急急的問。

「我在隔壁王家幫傭的時候，後樓住着母女兩個人，她們天天睡到十二時起來。吃的魚肉，穿的綢緞，我心中很奇怪，她們又沒有男子在賺錢，如何生活怎麼的舒服？後來日子久了，方才知道她女兒在做舞女。」徐媽要璞姑也去做舞女，她不敢直截的說，所以先這麼的繞了一個圈子告訴她。

「做舞女？做舞女是怎麼的一回事？一說也有趣，璞姑對於這個新鮮的名詞，覺得十分的陌生。她定住了烏圓的眸珠，有些不甚瞭解舞女這兩個字的意思。

徐媽見她微蹙了眉尖，好像十分猜疑的樣子。倒忍不住笑起來，遂在熱水壺裏先給她倒了一盃茶。然後方才低低的告訴道：「起初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後來她的媽告訴了我，這才明白上海開設了許多跳舞廳。舞廳裏需要許多的舞女，這是給一般男子來伴舞的。舞客跳舞要買

舞票，舞女把舞票和舞廳裏對拆。聽說她的女兒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拿舞票一千多元，這樣也有五六百元的現鈔可以收入，這不是比作什麼買賣都好得多了嗎？」

璞姑聽了，方才明白上海地方女子的唯一出路，是祇有犧牲色相而已。這就低了頭兒，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默不作答。徐媽見了，途在一旁又低低的勸慰道：「二小姐！其實一個女子給男子抱着跳舞，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祇要你自己主意拿穩，還怕誰來吞吃你嗎？因為你若不這麼的做，你難道甘心情願活活的餓死不成？」

「不過我又不曾跳舞，叫我如何跟人家跳舞好呢？」璞姑覺得爲了要吃飯，爲了要生存在這大地上做一個人，除了這麼的做，還有什麼辦法好？她抬起慘淡的粉臉，逗了她一瞥哀怨的目光，低聲兒回答。

徐媽聽她這麼的說，顯然是她表示情願的意思。徐笑道：「祇要二小姐肯委曲一些，你可以到舞校裏去學習的呀！不到半個月，你一定把探戈華爾滋等的舞步全都學兒了。」

「徐媽！想不到你在上海住了祇有三四個月的日子，竟成了老門檻了。」璞姑聽她這麼的說，白了她一眼，也忍不住嫣然的笑起來了。徐媽聽了，也微微的笑了。主僕兩人又閒談了一回，說起金寶投河自殺的事情，彼此又感嘆不止。璞姑見時已不早，方才脫衣就寢。

從此以後，璞姑就由隔壁的王麗娜介紹，到舞校去學習跳舞。璞姑原是一個絕頂聰敏的姑娘，所以不到半個月的日子，把各種舞步已完全的學會了。於是再由王麗娜的介紹，到新樂宮舞廳去伴舞。璞姑初次做舞女，若有舞客前來跳舞，她心頭就會像小鹿般的亂撞，同時兩手也會瑟瑟的發抖。這樣有了一星期之後，璞姑才算慢慢地老練起來，在舞客面前的談吐也是相當的流

薄。一個聰敏美麗而溫和的女子，她在舞國裏面當然會使人注目而發紅起來了。

璞姑第一個月做了五百元的舞票，麗娜告訴她，一個舞女的紅，全靠衣服的新鮮漂亮，否則就會給人叫一聲「阿桂姐」的。所以這些舞票，璞姑都添了衣服和鞋襪。一個容貌美麗還祇十九歲的姑娘，再穿上好的衣料絲襪皮鞋一打扮，這更不用說，自然越發紅起來。那些舞女大班都是吃人不吐骨的，見璞姑有竄紅之勢，這就大拍其馬，立刻把她從未等舞星的座位給她掉換到頭等紅星的費座來。所以第二月的舞票就有一千出外的了。亭子間裏也不像過去兩個月前那麼空洞的了，居然也添了一張克羅米的半床，一張梳妝檯，一具玻璃大櫥，很像一分小小新式的家庭了。

這已經是秋涼的天氣了，計算璞姑做舞女已有半年多的日子。在這半年中，確實她是掙了不少的錢。而且她的家，也由亭子間而遷居到客堂樓來。徐媽是非常的得意，因為祇服侍她一個人，平常又沒有什麼事情，所以她既得到很好的待遇，又可以不操勞辛苦的工作，當然是非常的喜悅。這日四點半左右，璞姑坐在梳妝檯前對鏡化粧。徐媽站在她的身後，微笑道：「二小姐！你這麼一打扮，真是再美麗也沒有的了。」

璞姑沒有作答，却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徐媽有些不解她的意思，遂奇怪的問道：「二小姐！你好好兒爲什麼要嘆氣不高興了？」

「你知道什麼？我真有些兒怕到舞廳裏去的。」璞姑微鎖了翠眉，彷彿西子捧心的意態，大有哀怨的神情。

「二小姐！你這話又奇怪了，不到舞廳裏去，你怎麼能賺這許多的錢呢？」徐媽聽她這麼的

說，益發不明白起來了。

璞姑嘆道：「你要知道，我賺這些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費了多少的精神和手腕，去對付他們這一般魔鬼樣的舞客。他們捧我的目的是什麼？天下沒有這麼的好人，豈有白白的把鈔票送給人的嗎？唉！我笑臉迎人的敷衍他們，其實我內心是多麼的痛苦呢！」

徐媽這才明白她所以嘆氣的原因，這就嘆味的一聲笑起來。說道：「二小姐！你別鬧孩子氣了。話雖這麼的說，不過你的年紀還很輕，將來少不得再要嫁一個丈夫的。那麼你在這許多舞客中不是可以用足目光來選擇一個了嗎？」

「哼！老實的說，我就一個都瞧不中意！」璞姑冷笑了一聲，撇了撇小嘴，一面說，一面站起身子來。

徐媽知道她已化粧完畢，遂在洋油爐子上燉着的蓮子湯盛在碗內，一面叫他吃點心，一面笑道：「二小姐！你不用性急的，我明白你一定嫌他們年紀太老了是不是？不過將來總會給你碰到一個年輕俊美的少爺。」

璞姑聽了這話，紅暈了兩頰，啞了她一口。笑罵道：「你別給我信着嘴兒胡說吧！我真不希罕再嫁什麼人，男子就沒有一個靠得住的。」

「得啦！得啦！我往後就瞧着你吧！二小姐！蓮子湯盛出了，你快喝吧，別給它冷去了。」徐媽聽了，忍不住絮絮的笑。一面拉了她的手，一面逗給她一瞥神祕的目光。

璞姑搖頭道：「我此刻很飽，吃不下，你給我藏着晚上回來吃吧！」徐媽道：「晚上還有百合紅棗湯哩！此刻不吃些兒，回頭茶舞散場要七點半，你能挨得了餓嗎？明天再要鬧起胃氣痛

來，我可不管你。」

璞姑聽徐媽這麼的說，也祇好坐下吃了半碗。徐媽擰手巾又給她抹過了嘴兒，這時已五點多了。璞姑方才披上維也納的夾大衣，坐車到舞廳裏去。

璞姑到了舞廳，在衣帽間內脫了大衣，又塗上了一層唇膏之後，方才拿了皮包，坐到舞池裏去，不料纔一坐下，就有侍者走來叫道：「盛愛妹小姐！客人請你坐檯子。」

第十二章 偶隨舞客去康樂無心得悉泥 人

璞姑在舞廳裏的名字叫愛妹。當時聽了侍者的話，也祇好站起身子，跟着他走到一張座桌的旁邊。祇見有個身穿西服的男子含笑起迎，拉開了旁邊的沙發椅子，是請她坐下的意思。璞姑在驟睹之下，芳心倒是猛吃了一驚，因為這男子的臉兒太像張三爺了。假使不是爲了他沒有人中上的一撮小小的短鬚，璞姑幾乎疑心張三爺的鬼魂出現了。在一度吃驚過之後，她到底又平靜了粉臉，撇着酒渦兒，嫣然的一笑。在這一笑之中，兩人的身子也就在座桌旁坐下來了。

侍者問盛小姐喝什麼茶？璞姑說淡的好了。她把纖手攏到腦後去理她鬢曲而烏亮的長髮，這姿態是更增了她一分的美妙。不多一回，淡茶送上。那男子也遞過一支烟捲來，含了微笑。低低地道：「盛小姐！吸支烟！」

「不！謝謝你，我不會抽烟。」璞姑搖了搖頭，微笑着回答。不過她的手已去拿火柴梗子，劃了火，送到他的面前給他烟捲燃着了。接着又笑問道：「你先生貴姓？我們還是初次見面呀！」

那少年見她雖然拒絕了自己給她的抽煙，不過憑她給自己燃火這一個舉動瞧來，可見她是個很會交際的姑娘。遂道了一聲謝，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張卡片，送了過來。璞姑見上面印的是一張達四吳縣一五個字，這就橫眸一笑。低低的道：「張先生！我們還是同鄉哩！」

張達四笑道：「可不是？我一聽你的口音，也知道我們是同鄉。盛小姐在上海有了多少年了？」璞姑道：「也不久，一年還不到。」達四道：「那麼你跳舞的日子也不多吧！」璞姑點頭道：「計算起來，也有六個月的日子了。張先生！爲了要生活，那當然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大概還在唸書吧！」

「我大學已經畢業多年，這次到上海，原在總廠裏任經理職位。盛小姐！你別難受，伴舞也不是一件什麼可恥的事情，我想像你那麼好模樣的人才，眼前環境雖然惡劣一些，不過將來總會有好日子過的。」達四聽她的話中至少包含了一些淒涼的成分，這就一面告訴她，一面又低聲兒的安慰。

璞姑聽了他的話，瞧了他的容貌，心頭益發猜疑不定起來。遂微笑道：「張先生！你不知道，女孩兒家容貌愈好，她的命也愈苦，所以我相信像我這樣的女子終是社會上最可憐的一個人。張先生！你在什麼廠內任職呀！」

達四聽她這些悲觀的話，暗想，這姑娘年紀雖輕，但在過去生命中大概是曾經受過一些刺激的。否則，如何開口就有這麼的論調呢？於是笑道：「自古紅顏多薄命，話雖這麼的說，但究竟不可一概而論的。美麗的女子，福壽雙全的也很多。盛小姐！你別這麼的抱悲觀呀！我是在新民主紗廠內任職，在我們吳縣原也有個分廠的。」

璞姑在聽到後面這兩句話的時候，她心中似乎有了一個恍然大悟，哦了一聲之後，她的粉臉立刻會熱辣辣地發紅起來。暗想，這麼的說，他竟是三爺的弟弟了。雖然彼此原沒有見過面，而且也不知他的名叫什麼？不過他叫達四，那還不是四爺嗎？達四見她低了頭兒並不作答，似乎在想什麼心事般的。遂忍不住又低聲問道：「盛小姐！你想什麼？你不以我的話爲然嗎？不過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宋朝楊繼業的夫人，她生得多麼美麗，但她多子多福而且又多壽，可不是嗎？」

璞姑這才抬頭瞟了他一眼，笑出聲音來了。說道：「不過我們作舞女的姑娘怎麼能夠和這些人相提並論呢？張先生！那麼你在上海就祇有一個人嗎？」璞姑後面這兩句話，是要向他探聽一下，他究竟是否是三爺的弟弟？」

「是的，我一個人住在克明安路的白雪公寓三十八號，盛小姐星期日早晨有空的話，可以到我寓所來吃飯，因爲我星期日是不上廠內去的。」達四含笑向她告訴，表示很熱誠的樣子。

「可是被人瞧見了怪不好意思的吧！」璞姑把身子扭怩了一下，飛給他一個媚眼，這嬌羞的神情至少會使每一個男子感到心醉的。

達四搖了搖頭，把烟捲擱到烟缸上去。笑道：「我不是已告訴你公寓內祇有我一個人住着嗎？那又有什麼不好意思？盛小姐！你的府上在那裏？也能告訴我嗎？」

「我家地方又小又髒，見不得客人，所以暫時我不便告訴你。等我到你府上去玩過了，我再請你到舍間吃做好不好？」璞姑真是個會說話的姑娘，她雖然是拒絕了達四，因爲她說得婉轉，所以使達四心中不但沒有一些生氣，而且還非常的歡喜。遂點頭笑道：「盛小姐！我覺得你真會

說話，而且也真會鬧客氣的。那麼我再問你一聲，你府上爸媽健在嗎？還有兄弟姊妹嗎？」

「爸媽兄弟姊妹都沒有的，祇有一個……」璞姑搖了搖頭，說到這裏，嫣然的一笑，却故意遲疑着不說下去。

「祇有一個……什麼人？……」達四有些焦急的神情，臉兒漲得紅紅的追問。

「你猜猜……」璞姑倒也刁得可愛，抿嘴嗤嗤的笑。

「我猜是你的丈夫。……」達四口裏雖這麼的問，但心中却祈禱着，但願不是她的丈夫吧！璞姑啞了他一口，笑道：「我告訴你，祇有服侍我的一個老媽子，你又胡說白道的亂猜了，我不依你！」說到這裏，把秋波又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

張達四覺得她嗟得令魂消的，遂聳着肩膀，樂得笑出聲音來。遂說道：「那是你自己不好，爲什麼不乾脆的告訴了我？我以爲終是你的丈夫了。」

璞姑這回沒有作答，却把明眸逗給他一個白眼，微微的笑。達四在笑過了一回之後，他又顯出很表同情的樣子。低低的道：「盛小姐！我想不到你的身世竟會和我一樣孤零可憐，所以我對你表示非常的同情。」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遂忙低低的問道：「張先生！那麼你難道也沒有一個兄弟姊妹的嗎？」

「兄弟姊妹原有幾個，不過兩個姊姊出嫁了，一個哥哥又死了，所以還不是等於孤零零一樣的吗？」張達四很正經的告訴她。

璞姑暗想，這樣說來，他一定是三爺的弟弟了。於是又低低的探問道：「哦！你哥哥已經死

了？那麼你嫂嫂不知可曾娶了嗎？」

達四聽她這麼的問，蹙了眉毛兒，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却默不作答。璞姑見他這麼的神情，心中這就益發肯定他是三爺的弟弟了。遂故作不解似的問道：「爲什麼嘆氣？你不肯告訴我知不知道嗎？」

「告訴你原可以，但……是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爲我哥哥死得很慘，而且也很不名譽。……唉！這終是他平日太荒唐太刻薄的緣故。……」達四說到這裏，大有黯然的樣子。

「哦！那麼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張先生！你放心，我一定會給你保守秘密的。」璞姑愈聽愈接近了，遂索性欲明白一個仔細，繼續的又問。

達四因爲她很關切的追問，爲了自己要愛上她的緣故，於是嘆了一聲。告訴道：「我哥哥名叫省三，他是在故鄉新民紗廠任經理之職，平日爲人很節儉，所以結怨的人很多。他在十年前就和一個高姓的女子結了婚，不過並沒有生育一男半女。爲了這樣，他明目張胆的在外面娶了兩個姨太太，可是不上半年，兩個姨太太却爭風吃醋起來。原因是爲了一個姨太太有了身孕，因此搬弄是非，家庭就多事了。結果，一個姨太太被我哥哥虐待墮了胎，而一個却自己發瘋了，哥哥自己也被人家暗殺身死。其中的事情，大概還有許多的曲折，我也並不十分的詳細。因爲我和哥哥感情素不融洽，所以他的事情，我絕對不加以注意的。最令人心痛的，就是我那嫂嫂在哥哥死後的兩個月，她竟帶了丫頭素梅，竟跟人捲逃了。唉！說起來這終是哥哥淫人妻女的下場。……盛小姐！你聽了心裏不是也很有個感觸嗎？」

璞姑聽完了便這幾句話，她額角上已冒出汗水來了。於是忙拿帕兒拭了一拭，也深深地嘆了

一口氣，表示無限扼腕的神情。說道：「這真是一件悲慘的事情，那麼還有這兩個姨太太把她們怎麼的安擺呢？」

達四道：「我爸爸因為痛恨哥哥的死，至少是死在她們的身上，所以不承認她們是張家的人了。況且對於這兩個女子，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她們一面。」

璞姑點了點頭，她在無限痛傷之餘，也感到無限的痛快，因為他的結髮妻子竟也會跟人捲逃了，那不是一個報應嗎？遂很嘆息的道：「照情理上說，他的結髮妻子，已有十年的歷史，似乎也不應該再有此等的行爲了。」

「可不是？我爸爸對於這件事，也表示遺恨。不過我的心中倒也不以為然，因為嫂子也祇有二十八九歲的年紀，丈夫生前對她既不忠，她對死後的丈夫何必又要忠心守節呢？所以我倒很同情她，因為女子到底是太可憐一些了。」達四的思想倒也新穎，他覺得嫂子的捲逃，至少還是哥哥罪惡的造成。

璞姑對於他這兩句話，細細的回味，倒也表示同情起來了。遂微微的一笑，說道：「你這話也說得是，這決不是你嫂子的罪惡，這是你哥哥自己的罪惡。我想你對於你的夫人一定很忠心的吧！」

達四笑道：「我將來結婚了後，對於妻子當然很忠心。因為我知道要妻子忠心對丈夫，必須丈夫先能夠忠心對妻子，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璞姑點了點頭，啾啾的一笑。說道：「那麼張先生難道還沒有結過婚嗎？」達四喝了一口茶，望着她紅暈了粉臉。笑道：「你相信我嗎？」

「你說沒有結過婚，這當然是沒有結過婚，我爲什麼要不相信你？況且一個人結婚又何必必要騙人？不過我很奇怪，你爲什麼還不結婚呢？因爲你的年齡也不算小了吧！」璞姑睜了他一眼，也笑盈盈的說。

「因爲找不到好的對象，我這人的眼界又高，又要模樣兒好，性情兒好，口才兒好，對於貧富倒不成什麼問題。可是單這些也很夠困難的了。」達四充滿了熱情的光芒，向她眯眯地凝望。璞姑覺得他這句貧富不成問題的話，至少是包含了一些神祕的作用。芳心別別的一跳，兩頰浮現了一層玫瑰的色彩。笑道：「的確，這樣十全十美的人兒那裏去找？」

「不過現在我找是找到了一個。……」達四憨然的傻笑。

「是誰？」璞姑情不自禁的問。

「今天我在新樂宮舞廳門口的走廊裏，見有許多紅星的小照，其中一個名叫盛愛妹的，這姑娘真夠美麗，我想愛上了她，可是不知她心中也能愛上我？」達四這幾句話，真回答得很俏皮的。他已是笑了起來。

璞姑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屁了他一聲，也低頭笑了。暗想，我可是我的小叔哩！這樣想着，不免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盛小姐！你爲什麼給我白眼看呀？」達四故作不瞭解的樣子問。

「不過你愛她的無非是外表美，至於她的性情，她的口才，她的學識，你到底還沒有完全的知道。你如何貿然的就要愛上她？那你的愛也太盲目的了。」璞姑微抬了粉臉，秋波斜了他一眼，這幾句話也責問得很有理由。

達四覺得她回答的也真聰敏，笑了一笑。說道：「不過我瞧了她的照相，就好像已經和她認識好久了的樣子。在我的想像中，她是多麼的會說話，多麼的聰敏。雖然我不知道她的才學是什麼程度？但我想一個人最要緊的是外才，死讀書沒有什麼用的，有了很好的學問，而沒有靈活的手腕和口才，這無論是男是女，都做不來偉大的事情。」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粉臉益發嬌紅起來。暗想，他求愛的手腕，倒也相當的聰明。這就撇了小嘴，微微的笑了。

達四心裏盪漾了一下，烏圓眸珠一轉。故意含笑問道：「你瞧我這人好糊塗的，盛小姐的芳名叫什麼呀？」

璞姑想不到他會問出這一句話來，一時感到他刁得頑皮。遂逗給他一個嬌嗔，却並不作答。達四自己也笑了，又問道：「盛小姐！你不肯告訴我嗎？我委實不知道呀！」

「那麼你如何知道我姓盛的呢？」璞姑凝眸含顰的瞅住了他，低低的問。

「這是……僕歐告訴我，我才知道。」達四在楞住了一回後，又低聲巧辯。

「僕歐祇告訴我姓什麼，難道沒有告訴我的名字嗎？」璞姑綳住了粉臉，有些嬌嗔的樣子。

「可不是？他這人很糊塗。……」達四還是顯出一本正經的神氣說。

「不過你這人和他一樣的糊塗……」璞姑再也忍耐不住把綳住了的粉臉浮現出笑容來。

「我糊塗什麼？」達四一味的裝作木頭人。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璞姑把手帕抿着殷紅的小嘴回答。

「那麼這些別談，你應該告訴我，你叫什麼芳名？」達四繼續的還要問她。

「我不知道……」璞姑這四個字說得特別的乾脆。

「那可是你糊塗了。連自己的名字都會不知道。」達四忍不住笑起來。

「我真不糊塗，你才是真糊塗。」璞姑嘆味的一聲，逗給他一個嬌嗔，也嫵媚地笑了。達四聳着肩胛，益發笑起來。兩人笑了一回，達四站起身子，拉了她的手。方才低低地道：「我們去舞一次吧！」於是兩人携手到舞池裏去了。

在舞池裏舞了兩圈之後，達四又輕輕的推開她的嬌軀，向她粉臉兒脉脉含情的凝望了一回。笑道：「身輕如燕，這句話形容女子的體態，到此我才相信並非過甚其辭了。」

「可是我並不懂這些話的意思。……」璞姑有些難爲情，紅暈了粉臉，一面說着話，一面把粉臉向左別轉去了。

達四笑了一笑，他繼續地目不轉睛的向她凝望。璞姑偶然從左邊把明眸斜掠了過來，見他兀是出神的樣子，由不得嫣然的笑了。說道：「張先生！你來跳舞？還是瞧人的？」

「當然是瞧人來的，盛小姐！並非我贊美你捧你，確實你太美麗了。」達四很正經的樣子回答，表示他有些癡騷的意思。

「不過你這幾句話我已經聽得耳熟了，我想你們這般男子都是一個教師門下出來的。……」璞姑嘆味的一聲，吃吃地笑了起來。

達四覺得她這次的笑，至少是包含了一些諷刺的成分。這就微紅了兩頰，吱唔了一回。方才笑道：「並不是那麼的說，可見審美的觀念終是一樣，因爲事實放在面前，這是有目共賞的事。」

「我可不是一樣東西，你不應該說有目共賞這四個字。」璞姑停止了笑，繃住了粉臉，有些生氣的神情。

「那是我失言了，請你原諒我的粗心。」達四忙賠了笑容，向她求恕。璞姑秋波斜乜他一眼，忍不住又嫣然的笑了。這時音樂已停，兩人遂携手回座。不料才一坐下，就有舞女大班走上來，向達四打招呼道：「先生！對不起！你坐一回，盛小姐轉一個檯子。」達四點頭道：「沒有關係，盛小姐自便。」璞姑於是站起身子，和達四一點頭，跟着舞女大班到另一個客人的檯子上去了。

達四暗想，盛小姐真是個紅星，居然有許多客人熱烈地捧着牠。那麼我應該比他們這般舞客更闊綽一些，否則，我不是會落伍了嗎？於是他先買了三百元舞票，教僕歐拿到璞姑坐的那個客人的座桌上。

達四這一下子舉動，真是難爲了另一個的舞客。原來這個舞客年紀四十左右，倒也是個銀行的經理，平日好色如命，然而却也一錢如命，在馬路上要給叫化人一角錢，那不是生意經，就是在女人身上化錢也要打個盤算的。此刻見僕歐送上舞票三百元，因爲自己也在旁邊，不免有些受窘。同時因爲自己的檯子，每次祇有五十元錢，一百元還是千年難得的。於他向璞姑笑道：「那個舞客和盛小姐的交情很好吧！」

「說起來你不相信，我們還是今天第一次認識，根本說不到什麼交情兩個字的。」璞姑覺得他這句話至少包含了一些神祕的意思，因爲你不問，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經他這一問，璞姑倒感他有些「曲」的意味，遂含笑搶白他。

銀行經理聽了這話，更感到窘了。遂笑着又道：「那麼他一定在轉你的念頭。」璞姑有些不受用，正色的道：「溫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那麼你叫我坐樣子，難道你也在轉我的念頭嗎？」

「我並沒有轉你的念頭。……」溫經理在愣住了一回子之後，他又急急的辯解着。

「我問你，你何以知他在轉我的念頭？」璞姑含笑要他說出一個理由來。

「你瞧他第一次坐樣子就買三百元舞票，這不是一個明顯的表示？」溫經理毫不加以思索的，回答了這一句話。

「這也許是人家的派頭大。」璞姑，句話是故意這麼的說。

「那麼你笑我派頭小嗎？」溫經理全身一陣子熱臊，兩頰是發燒得厲害。

「不！不！你別動氣，溫經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璞姑立刻把身子假了上去，含笑向他辯解。拉了他的手，接着又笑道：「因為你說他在轉我的念頭，我所以這麼說的，假使三百元錢就可以買我這個身子的話，你也太瞧不起我的了。在他若果然有像你那麼的存心，我不是罵他一句，他這人是曲死！」

溫經理雖然不曉得她是否沒有注意到這許多？不過在自己心中已很理會到她簡直放着和尙面前罵賊禿。一時又恨又氣，不過璞姑表面上偏又和自己這麼的親熱，叫自己一些怨恨再也發作不出來了。遂祇好說道：「我也不過猜想一句，並非看輕你，我知道三十萬三百萬也不會搖動你的心的。」

「對了，祇要心中情願，一個小銅鈔都不要的。因為你該明白，愛情這件東西決不是金錢所

買得到的。「璞姑點了點頭，握着他的手兒，表示非常親熱的意思。

溫經理有些混淘淘的感覺，把她白胖的手兒撫摸了一回。笑道：「你這話很不錯，無論什麼事要出代價的話到底太勉強一些，所以「心願」是最難得的一回事。不過盛小姐的心目中，是否也有這一個人了嗎？」

「唔！……」璞姑點了點頭，表示已經有了的意思。

「是誰？你能宣佈給我聽嗎？……」溫經理有些酸溜溜的意味。急急的問。

「是一個人……我不好意思說出來，」璞姑紅暈了嬌靨，這意態簡直在吊他的胃口。

「當然是一個人，你終不會去愛一隻……溫經理吃她的豆腐。

「嗯！我不要，我不要，你難道喜歡做……」璞姑拉了他的手，忸怩了腰肢兒，像孩子撒嬌的神氣。說到這裏，逗給他一個嬌笑，却故作羞澀的神情不說下去了。

溫經理雖沒有聽她說下去，然而這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事情了。他全身的骨節節節都鬆散開來了，心花兒也朵朵地開了。暗想，原來她「心願」是在我的身上，啊！天哪！那我是多麼的幸福呀！溫經理在這麼感覺之下，他的神智完全模糊了。遂在皮匣內摸出六張一百元的大票子來，向侍者道：「五百元舞票，一百元付賬。」

這一下子舉動是出乎璞姑的意料之外的，侍侍者走後，她向他埋怨似的神氣。說道：「溫經理！你這個作什麼？不是瘋了嗎？就說鈔票是偷來鎊來的，也不該這麼凶化費呀！」

璞姑這兩句話也是出乎溫經理意料之外的，望着她倒是愣住了一回子。笑道：「算不了什麼，反正我多囤一票貨色就是了。你說他也許派頭大，所以我要和他比較一下，看誰大得過誰？」

同時因爲你剛纔說得太好，我們交誼也有三個月了，雖不能說時間長，但我已覺得日久見人心的了。」

璞姑知道這一半固然是要和張達四「別苗頭。」而另一半也是爲了我剛才灌了他一些迷湯。覺得這位溫經理真是癩得令人好氣好笑，不過他的錢雖不是偷來搶來，然囤來的錢實在比偷搶更痛惡一些，無形中也不知殺害了多少的貧民，她有些憤怒，但她兀是含了嫵媚的笑。諷刺他說道：「溫經理！並非我拿了你的舞票，還埋怨你，爲了我說一句他派頭大，硬傷了你四百五十元錢，這叫我心中不是太過意不去了嗎？其實到舞場跳舞，祇要照規則買票就是。老實的說，我對他買三百元票子，已經覺得他有些癩的了。誰知你比他還要癩得厲害呢！所以我倒贊成你買五十元的票子，溫經理！你以後千萬不要這樣的硬傷，叫我心中給你代爲肉痛。」

璞姑這幾句話聽到溫經理的耳裏，真弄得有些哭笑不得。因爲她的話，又像譏笑，又像好意，又像親熱，自己弄不明白她心中到底存的是什麼意思？所以心頭是充滿了甜酸苦辣的滋味。向她苦笑了一下。祇好說道：「你別這麼的說，以後我就一定聽從你的話。」

「噯！那我才歡喜你。」璞姑把手拍了他一下肩膀，微微的笑。溫經理這才又感到無限的甜蜜，覺得璞姑真的替自己「做人家」吧！不多一回，侍者奉上五百元舞票，並找還付茶賬的錢。溫經理對於小賬地方倒又要打盤算了，因爲找上的是有單票三元八角，照理舞票買五百元，小賬起碼十元錢要給嗎？可是他老實不客氣還把三元八角上拿回一元錢。侍者心中這一氣，逗給他一個白眼，暗地裏罵聲「曲死」「癩生」頭也不回的走了。璞姑笑道：「溫經理！這一元錢也省不好了，在這裏你的派頭未免又奇小了。」溫經理兩頰有些赤化，遂祇好笑道：「因爲沒有單票

子，我回頭還得取大衣去呢！」

璞姑遂也不再說什麼，溫經理雖然常跑舞場，不過舞是從來不跳的，他的跳舞無非應個景兒而已。這時他見錶上的時針已七點十分了，遂向璞姑說道：「盛小姐！今夜我請你吃飯好嗎？」

「溫經理的吩咐，理應奉陪。那麼你現在獨個兒坐一回，我拿了人家三百元舞票，也終該去回他一聲。」璞姑見張達四並沒有離開舞廳，遂一面向他點頭，一面低低的請求。溫經理點頭說是，璞姑拿了舞票先藏入皮包，然後嫻嫻地走到達四的桌旁邊來坐下。含笑說道：「張先生！叫你一個人冷靜了好一回，很對不起得很！」

「沒有關係，盛小姐這麼的發紅，我心裏很代為你歡喜。」達四搖了搖頭，把身子向她坐對了，望着她粉臉兒微微的笑。

「我時常吃湯爛的，張先生有空還請常常來玩才好哩！」盛璞姑秋波斜乜了他一下，很懇切的樣子回答。其實璞姑回答的不免有些是虛偽而達四說的也有些迷湯工夫。遂笑道：「那當然，從今以後，我可以天天來望你一次。」璞姑撇着笑渦兒，抿嘴說道：「張先生！我很感激你！」

達四覺得她的神情太夠人留戀了，遂道：「盛小姐！今晚我請你吃飯，你能答應我嗎？」璞姑聽了，不禁嘖嘖的一笑。達四奇怪道：「爲什麼？你這麼好笑？」

「因爲那個溫先生先和我約定了，而且我已答應了他。所以張先生今日的意思，我不能奉陪了。很抱歉你！」璞姑這才低低的告訴了他。

「哦！……」達四這般的响了一聲，顯然他有些不充分的快樂。

「爲什麼？你生氣嗎？反正日子長哩！明天我可以伴你去吃飯。這樣吧！晚上你再到這兒來

跳舞好嗎？我可以伴你吃咖啡去，算我請客。」璞姑的手腕真靈活，她這兩句話到底又把達四回過笑臉容來。說道：「不！我爲什麼要生氣？你別多心，因爲我原諒你心頭的苦衷。也好。我晚上一定來這兒拜望你，那麼我此刻先走一步了。」達四因爲時已七點二十分了，舞客大半散去。所以他一面點頭含笑的說，一面已站起身子來。

「你忙什麼？我們再舞一次。」璞姑却把他手兒拉住了，一同走到舞池裏去。達四心頭有些甜蜜，覺得她對自己的親熱可說是二十四分的了。兩人在這一節音樂停止後，方才匆匆的握手分別。

這裏璞姑走到衣帽間裏去披上了大衣，然後拿了皮包。溫經理也穿上了大衣，和她一同走出了舞廳的大門。在大門口停了一輛簇新的汽車，車夫慌忙拉開了車廂，給兩人跳了上去。溫經理問道：「盛小姐！你喜歡到什麼館子去吃晚飯？」

「隨便，經濟一些好了，不要太化費。」璞姑是竭力迎合他的個性回答。

「康樂酒吧吧！那邊有樂隊，一面吃飯，一面聽音樂。那是很舒服的。」溫經理怕她再說自己派頭小，遂把最新開的一家大酒樓說了出來。璞姑並不作答，車夫知道這是決定的意思，遂把汽車直開康樂酒家的門口。

溫經理和璞姑在裏面坐定之後，遂叫她點菜。璞姑道：「你點好了，我隨便什麼都吃。」溫經理於是點了一隻精選大拼盆，說這是下酒的菜。然後又點一隻脆皮栗蓉鴨，炒蘇花鮑肚，鐵扒肥嫩雞，百珍鳳爪湯，說這是吃飯的菜。璞姑道：「兩個人何必要吃這許多的菜？」

「盛小姐！怎麼你派頭又小起來了？」溫經理望着她低低的笑。

「並不是這麼的說，常言道，愛惜食物有食物吃，愛惜衣服有衣服穿。因為我們來吃祇有兩個人，點了這許多菜，不是白白的浪費嗎？比方說，那一隻脆皮栗蓉鴨，你我就儘夠的吃了。」璞姑這回很正經的回答他。

溫經理點頭道：「你說的話，我認爲終有個充分的理由。那麼你把不要吃的菜，圈一隻脫好了。」璞姑接過鉛筆，圈去了那隻脆皮栗蓉鴨。說道：「這隻菜太呆笨，而且既有了雞，也不用鴨了。」

「有道理，有道理，喂！溫經理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回頭向侍者叫了一聲，把點的菜紙交給他，並說拿兩瓶啤酒。」

不多一回，那隻精選大拚盆和啤酒先拿上來。璞姑笑道：「你瞧這隻拚盆已夠結實的了，有白雞，燒肉，有燻魚，有醬蛋，有……算不清楚，至少有十樣的菜。」溫經理把倒滿了的一盃啤酒送到她的面前去，笑了一笑。說道：「且不管它，我們喝個痛快吃個痛快是正經。」隨了這兩句話，兩人遂吃喝起來。

溫經理有了一瓶啤酒下肚後，他的話就多了。璞姑見他比自己還不善飲，所以胆子反而大了許多。不過怕他鬧出了事情，因爲熱菜也已上來了，於是叫侍者拿飯。溫經理道：「吃飯還太早，我們再喝一盃好嗎？」

「不！晚上我還得跳舞哩！」璞姑逗給他一個嬌嗔，搖了搖頭，表示不答應的意思。

「那要什麼緊，我給你簽票出來好了。」這是溫經理酒後的一種興奮的談吐。

「我不許你這樣的亂化，你不肉痛，我倒給你肉痛。」璞姑把迷湯灌一個足。溫經理笑了，

璞姑也笑起來。

兩人靜靜的吃飯，溫經理醉眼模糊的望着璞姑白裏透紅的粉臉，忽然噗哧的一聲笑起來。璞姑奇怪道：「你笑什麼？」

「我想起了一個泥美人，真有趣得很！」溫經理低低的告訴了她。

「什麼泥美人？泥美人是誰？」璞姑微蹙了翠眉，有些不解的樣子。向他追問。

「泥美人是個妓女的綽號。」溫經理把筷子挑着碗內的飯粒，笑着回答。

「妓女？你除了跳舞外，還逛窯子嗎？」璞姑雖不是醋意作用却感到他的荒唐。

「這是上個月的事情，我朋友在會樂里做花頭，叫我捧場。朋友間的應酬，這是沒法推却的事情，所以我就答應了。不料他捧的那個妓女却是個神經病的姑娘，見了人祇會癡癡的笑，呆呆地像個泥塑木雕的。不過臉蛋兒確實很美麗，所以泥美人三字就也紅起來。但是吃酒的時候，却鬧了一個笑話，原來大家正興高彩烈的當兒，她忽然叫着什麼三爺！你死了嗎？妹妹！我和你夢中相逢過了吧！接着號陶大哭，鬧個不停。把我們弄得又好氣又好笑，因此不歡而散，我剛才偶然想起了這一回事，所以不禁失聲笑了。」溫經理這才詳細的告訴了她，在他的話中，還向她辯明不是自己捧妓女的意思。

這幾句話聽到璞姑的耳中，真所謂不聽猶可，她不禁啊啾了一聲叫起來。溫經理向她愣住了。一回，奇怪地問道：「幹嗎叫起來？」

「那個泥美人真姓名叫什麼？」璞姑且不回答他，先向他急促的追問。

「我問過她，她說姓湯名叫金寶，是吳縣人。」溫經理沉吟了一回，告訴她說。

「湯金寶？什麼？她難道沒有投河死嗎？溫經理！你能不能伴我一同去瞧瞧她嗎？」璞姑暗想，天下難道有同名同姓同藉貫的人嗎？這終不見得的，那麼她一定是金寶姊了。一時感到了無限的驚喜，遂連忙向他低低的央求。

「那麼你認識她嗎？」溫經理凝望着她粉臉兒，似乎也感到十分的驚異。

「唔！我認識她的，因為我們是同鄉，而且又是鄰居。可憐她發了瘋，那天失蹤了。在小河的旁邊發現她穿的一雙皮鞋，所以我們祇道她是投河死了。萬不料她被人拐賣到窯子裏去了，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所以我得去瞧瞧她一次。」璞姑聽他這麼的問，遂也約略的告訴了他。

「假使沒有什麼大交情的話，你就省省吧！一個瘋子，你和她說什麼好？」溫經理倒是一片好意，向他低聲的勸告。

璞姑生氣地道：「你不情願陪我去，我就自己去好了，你祇把幾號門牌告訴了我，這一些終可以答應我的。」

「你又多心了，我就陪你去，陪你去。」溫經理這才含了滿面的笑容，答應了她。兩人匆匆吃完了飯，付去了賬單。侍者服侍他們披上大衣，走出了康樂酒家的大門。跳上汽車，叫他開到會樂里去。

汽車到會樂里，溫經理陪着璞姑走進那個懸滿燈罩的石庫門內。早又鴛母阿金姊笑盈盈的招呼道：「溫老爺！你是長遠勿來了，今天什麼風兒吹來的呀？」說到這裏，忽然見到了身後的璞姑，她倒又忸忸地愣住了一回子。

溫經理道：「我們今天特地來望望泥美人的，她此刻可會出差去嗎？」阿金姐聽了這話，深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溫老爺！不要說起了。真是倒霉，她突然的生了病，這幾天真厲害得十分呢！」環姑這就情不自禁的說道：「她的人在那兒？她的人在那兒？對不起！快伴我去瞧瞧她吧！」

第十三章 難收回春效魂斷人間

原來金寶真的並沒有投河自殺，那晚阿狗走後，不上一刻鐘，張三爺的車夫阿三匆匆的到金寶家中來。他作什麼來呢？當然在金寶身上想沾些光的。阿三平日好賭博，以致入不敷出。從前三爺在日，還可以想想辦法。現在張老爺下面吃飯，汽車是不常坐了。除了死工鉅之外，一些「外快」收入都沒有。因此他弄得愁苦叫天，沒有辦法。忽然想到湯大彪已經死在獄中，金寶一個瘋女人沒有誰去照顧她，我何不如此如此？真可以人財兩得呢！想定主意，便匆匆的到金寶家中，却靜悄悄的一無人聲。他走到房中，方見金寶躺在床上喃喃的說着瘋話。阿三站在床邊，自不免向她愣住了。暗想，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子，竟會瘋了起來，真是可惜得很！不知在瘋的時期之中，她也需要性的安慰嗎？阿三在燈光下瞧着金寶白裏透紅的粉臉，他又起了淫心。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勇氣，他猛可伏下身子去，在金寶臉上吻了一陣。

金寶突然被人這麼的一吻，她似乎也感到吃了一驚，遂伸手在他臉頰上狠命的一抓。阿三負痛，呀了一聲，慌忙離開了床邊。把手摸着自己的臉部，似乎還感到有些隱隱的作痛。這時金寶睜開眼睛來，向床前阿三望了一下。她既見到了阿三之後，便從床上坐起。很生氣的說道：「阿三！你……簡直瘋了嗎？」

被發瘋的人說你瘋了嗎？這在阿三可說是真正的瘋了。一時倒忍不住笑出聲音來，遂走上一步，大胆地在床邊又坐下了。和顏悅色的叫道：「太太！你一個人不是很冷靜嗎？我因為同情你的遭遇，所以我特地來跟你作伴，你難道不歡喜嗎？」

金寶對於他這兩句話，心頭又傷心起來。嘆了一口氣說道：「是的，我一個人太冷靜了，三爺死了，妹妹完了，哥哥又不回家了。叫我一個人怎麼的活下去？怎麼的活下去？……」說到這裏，把手捶着胸口，忍不住又放聲大哭起來了。

阿三見她的神情，確實是瘋了。於是他益發大了胆子，把她嬌軀抱住了。笑道：「好太太！你快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的苦楚，現在不是有我陪伴着你嗎？好太太！我們睡一回吧！」阿三一面說，一面把身子也跳到床上去了。

金寶見他欲實行非禮，她似乎還有些清楚，遂一面掙扎，一面伸手在他頰上拍的一聲，量了他一個耳刮子。帶了淚水，怒氣沖沖的罵道：「阿三！你是個什麼東西？沒大沒小的胆敢調戲太大了嗎？回頭三爺回來，不要你的狗命。」

阿三被金寶這一下子打，他心頭也有些憤怒。意欲也把她打一頓，但警眼瞧見她手指上那一枚亮晶晶的鑽戒。這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的歡喜，立刻堆滿了笑容。說道：「太太！你不要誤會了，我如何敢調戲你？我是來給你報告一個好消息的呀！」

「什麼好消息？難道三爺回來了嗎？」金寶拭了眼淚，她又癡癡的笑了。

「對啦！三爺沒有死，原來她在別的女人那兒又在享快樂了哩！」阿三被她這麼的一提，忽然觸動了靈機，遂向她很認真的告訴。

「那麼你快伴我去見他吧！我一定要跟他起個交涉，他沒有良心，怎麼就把我丟了？」金寶一面說着話，一面她已跳下床兒來。

阿三暗想，蘇州老二聽說從上海回來，原欲物色幾個人才。我何不把心一橫，將她賣去了，豈不爽快？不過金寶突然失蹤，鄰居們一定要起鬨。有了，我可以這麼的做，那麼人家以為她投河死了。這樣鬼不知神不覺的，還有什麼問題了嗎？阿三既有了這一個主意之後，金寶今日的陷身窰子，閱者們也就不想可知的了。

且說溫經理和璞姑聽阿金姐告訴說金寶這幾天正病得厲害，遂急急的要到她臥房中去瞧瞧。阿金姐瞧這情景有了蹊蹺，遂先問璞姑是什麼人？溫經理忙向她解釋道：「你別害怕，這位盛小姐和泥美人是鄰居小姊妹，今天來探望她，並沒有什麼其他的用意。」

阿金姐聽了，方才把他們帶到金寶的臥房。璞姑見金寶躺在一張半床上，頭髮蓬鬆，兩眼深凹，臉頰瘦而又黃，正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骷髏的了。一時由不得一陣痛傷，走近床邊，叫了一聲姊妹！淚水先滾了下來。

金寶在昏迷中睜開眸珠，見了床邊的璞姑。她凝望了良久之後，突然的從床上跳了起來。指着璞姑叫道：「妹妹！妹妹！我和你在夢中又相逢了嗎？」

璞姑見她居然還認得自已，遂情不自禁的坐到床邊，把她抱住了。金寶病得原也坐不住，她頹然地倒入她的懷中，嗚嗚咽咽的哭泣不止。璞姑這時抱着她身子的手兒上感覺，真所謂骨瘦如柴，肌肉全消。因此淚更雨下，抽噎着叫道：「姊妹！想不到你竟病得這一分樣兒了，唉！你太可憐了。……」

「是的，我太可憐了，妹妹！我時常想念你，可是你終沒有到我夢中來望望我。今日好容易我們又在夢中相逢了，我們就永遠不要離開吧！」金寶說着話，把她身一抱得緊緊的。接着又笑道：「妹妹！他們都騙我哄我，叫我接客人，我不懂什麼客人，她們又打我，打得我全身都是傷痕，我痛死了。妹妹！我受不了這麼的痛苦，我想死，但她們又不肯給我死，她們要我在地獄中受苦。妹妹！我也許是太作孽，害死了妹妹，所以得到這麼的悲慘結果。你可憐我，你就求她們饒了我，把我們仍舊在一塊兒過活好嗎？妹妹！你真好，我感激你！……啊！阿三這壞東西！他強 我 我打他，他哄我，騙了我的鑽戒，又把我身子賣了。……」我……要跟拚命……妹妹！你給我報仇，你把他活捉了去吧！代我出了一口怨氣。」

璞姑聽她瘋瘋顛顛的說着，哭着，鬧着。雖然不知其中詳細的情形，不過已經知道她是被阿三拐賣到窩子裏來的。她所說的，都是些心病話。因為我的命雖苦，到底還不至於苦到像她這麼的地步。所以爲她而傷心，爲自己而可憐，抱了她的身子，忍不住也哭出聲音來了。

溫經理在旁邊勸她說道：「盛小姐！你別引逗她的傷心，你還是給她好好兒躺着吧！」璞姑停止了哭泣，伸手把她的額角摸了一下，像火炭般的一團。再瞧她的胸口，都有班班的傷痕。她在無限傷心之餘，又感到無限的憤怒。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向阿金姐冷笑一聲。說道：「你這般慘無人道吃人不吐骨的奴才！把我姊姊虐待得太可憐了。她本是一個神經有病的女子，你竟逼她爲妓女，接客人，天哪！你門的心肝是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她又病得這麼的厲害，你們還不把她送到醫院裏去醫治嗎？……」

阿金姐後面也有靠山的，她如何會甘心受她的痛罵？遂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這小妮子說

話清楚一些，我是出了整千洋細把她買了來的。不叫她接客賺錢，難道叫她做我老太太來的不成？老實的說，我是上了大當，在她身上化了許多本鈔，何嘗收回一半的本鈔呢？我這幾千元錢存在銀行裏也有利息呢？誰知做了買賣，反而大蝕本。我把不得她早些死了，還給她瞧醫生，你不要在作夢吧！」

璞姑聽了她這些話，氣得全身發抖。遂丟下金寶的身子，猛可走到阿金姐的身旁，很清脆的打了她兩個耳光。罵道：「你這喪失心肝的奴才！我打了你，還叫你好看。」說着，又向溫經理問道：「這兒電話在那裏？逼良爲妓，遍體受虐成傷，難道沒有法律了嗎？」

溫經理雖然不知她有沒有什麼腳路？不過事情終不要擴展爲妙。遂向璞姑說道：「盛小姐！你且息怒，我們慢慢兒商量是了。」

這時阿金姐捧着臉頰，一聲連聲的叫打得好。璞姑大怒道：「打了你這個老忘八！起碼人！算得了什麼？……」說着，又要趕上去打她。却被溫經理拉住了手，連說別鬧了，一面又向阿金姐丟個眼色。阿金姐的靠山無非是些白相人，她到底不知道璞姑是什麼的路店？因爲溫經理向自己丟眼色，同時又見璞姑來勢洶洶的神氣，因此也祇好自認晦氣的不作聲了。但床上的金寶却又哭鬧着叫道：「妹妹！你去不得，你去不得，我不能離開你呀！」

璞姑聽了祇得走到床邊，抱住金寶的身子。安慰她說道：「姊姊！你不要哭，妹妹在你的身旁，你病得很厲害，我送你上醫院裏去吧！」

「妹妹！你怎麼送我上醫院去？你……在陰間裏也有醫院的嗎？」金寶呆滯地望着璞姑的粉臉，似乎顯出十二分驚異的樣子，低低的問。

璞姑聽了這些話，心中又悲痛又難受。遂含悲淌淚道：「姊姊！你想明白一些兒吧！妹妹並沒有死呀！妹妹和你一樣還活着做人哩！」一面說，一面把衣服都給她穿上了。回頭又向溫經理說道：「對不起！你給我一同把姊姊扶到大門口去吧！」

「盛小姐！你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嗎？」溫經理走上來扶着金寶的身子，望着金寶右邊的扶着

的璞姑低聲兒問。

璞姑道：「是的，姊姊病好了，也就罷了。否則，我和這個老忘八算總賬！」說到這裏，又向阿金姐逗了一瞥怒意的目光。因為她似乎在想什麼心事般的樣子，遂又冷笑了一聲。說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我對你說，你不要以為我捉你的白老虎，回頭立刻就給你顏色看。」一面說，一面扶了金寶身子向房外走了。阿金姐雖然有些害怕，不過在沒有瞧到顏色之前，她也是不肯甘心的。所以並不理睬她，先打雷話給她的靠山去。

在汽車裏面，璞姑坐右邊，金寶坐中間，不過她的身子完全靠在璞姑的懷裏。左邊坐的是溫經理。他向璞姑低低的說道：「盛小姐！你真的有什麼腳路嗎？否則，這種人也沒有和他們多事的。」

「哼！我若怕她，我也不姓盛的了。」璞姑見溫經理胆小，遂冷笑了一聲。接着又道：「高長根這個名字，你熟悉嗎？」

「什麼？你認識他嗎？」溫經理感到驚異，想不到小姑娘腳路有這麼的粗。

「他跳過我幾次舞，我拜他作過房爺。他的人很好，說我有什麼爲難的事，給他一個電話，終不會叫我吃一些虧的。我想今天是非他出來說一句話不可了。」璞姑認真的告訴他。

溫經理聽了，哦哦咄了兩聲。遂笑道：「原來你是他的過房女兒，他爲什麼要收你作過房女兒？我想他一定得着你好處的吧！」

璞姑聽他這麼說，遂繃住了粉臉。正色的道：「溫經理！你莫怪我出言不遜，你這人簡直有些，瘟頭瘟腦的，你以爲什麼人都是色迷迷的嗎？高長根可不是這一類色鬼，人家是重義氣的，他因爲知道我的身世孤苦，所以很可憐我，說你吃這一碗飯，將來少不得有受人家委曲的地方，假使有人欺侮我，他終會幫我一個忙的。」

溫經理被她說得兩頰緋紅，一時真有些不好意思。祇好賠笑說道：「盛小姐！我和你說句玩笑話，你怎麼認真起來了？」

「可也是我也和你說句玩笑話的，你不要生氣。」璞姑到底也是個圓滑的人，她含了嫵媚的微笑，伸過手兒來，在他肩上拍了一拍，低低的說。

這時候金寶睜開眼睛，向溫經理望了一眼。蹙了眉尖，在經過一陣子發怔之後，呆呆的道：「我認識你，你是溫經理呀！」

「對了，你瞧瞧她是你的什麼人呀？」溫經理想不到已經隔別了一個月的日子，她還會認識自己，可見她人兒並不十分的糊塗。遂笑了一笑，指着璞姑，低低的說。

金寶回過頭去，向璞姑出了一回子神後。忽然親着她粉臉兒，驚喜地叫道：「妹妹！妹妹！你真的沒有死嗎？那麼我們還都活着在做人的嗎？」

「當然，我們還都活着在做人的。姊姊！我們環境雖然惡劣，但我們是需要活下去的。」璞姑見她似乎清楚過來的樣子，她歡喜得眼淚也淌下來了。遂撫摸着她的粉臉兒，微笑着回答。

就在這個時候，汽車已經在卡隆醫院門口停下，於是扶着金寶走進醫院門口去了。經過醫生的診視之後，送到頭等病房。看護小姐給她換上了醫院裏白色的衣服，給她躺在病床上。璞姑這時也已打了電話回房，溫經理問道：「高長根怎麼的說？」

「乾爹說這是小事情，他立刻打電話去警告她，叫她們負完全的責任。」璞姑一面回答，一面走近床邊去。把手按着金寶的額角，低低的問道：「姊姊！你別胡思亂想，靜靜的養息着吧！」

金寶顫抖地伸出手兒來，和璞姑的纖手握住了。淌淚說道：「妹妹！我這次的病若會好，固然恩同再造。即使不治而死，使我心中也感激零涕。我覺得妹妹待我之情，真是生生世世都難以報答……」

璞姑聽她說着話，淚如泉湧。因為她說的已並沒有什麼瘋顛的成分，心中歡喜和悲傷錯綜在一處，淚水也盈盈地流到頰上來。低低的安慰她道：「姊姊！祇要你一切都已想明白過來了。那麼這些的小病，醫生自然把你會醫愈的。你不要傷心。因為傷心會增加病體。我此刻不能多伴你，明天再來瞧望你吧！」

金寶頻頻的點了一下頭，她拭了拭頰上的淚水。說道：「好的，妹妹！你有事情祇管自便。」璞姑聽她回答的益發正常了，所以心裏倒暗暗地歡喜，遂又安慰了她幾句，和溫經理一同走出醫院的大門。

在大門口，璞姑向溫經理望了一眼。很感激的道：「爲了我的事情，費了你許多的時候，我心裏真覺得對不住你。此刻已十時多了，你家中也許會已望你，所以你請自便好了。」

溫經理的心中確實不敢太晚回家，因為他十足道地的還是一個怕老婆。今聽璞姑這麼的說，遂忙道：「那麼我送你到舞廳後再回家也不遲。」璞姑因為盛情難却，遂跳上汽車，祇好由他。汽車到了新樂宮舞廳門口停下，璞姑向他道了一聲謝。匆匆跳下，遂走進舞廳內去了。

不料剛巧一脚跨進門口，就和裏面出來的一個西服青年撞了一個滿懷。兩人見了面，都嘖嘖的一聲笑了。璞姑因為見他身上穿着大衣，遂瞟了他一眼。問道：「爲什麼？走了？」

「問你呀，你的架子太大了。我八點半等起，一直到此刻十時半。我怕你被那個客人約到別個舞廳玩去了，所以我祇好失望地預備回去了。」張達四雖然還含了微微的笑容，不過憑他這兩句話，顯然心中有些兒怨恨的成分。

璞姑聽他說「失望」兩個字，倒由不得嫣然的一笑。遂伸手把他臂彎裏一勾，身子往外就走。笑道：「你別生氣，我此刻陪你吃咖啡去，那終可以消你心中的怨恨了。」

張達四想不到她放交情放到這個地步，心裏立刻又歡喜得了不得。遂一面和她走出舞廳去，一面笑道：「其實我也不敢有怨恨你的意思，因為我早跟你說過，我是十分同情你的環境。」

璞姑聽了他這幾句話，心頭不免震動了一下。遂柔情脉脉的望了他一眼，點頭含笑說：「你能夠同情我，我當然很感激你。張先生！我們近一些，就這兒南京咖啡室坐一回好嗎？……」說到這裏，兩人已行到南京咖啡室門口，遂又向他徵求同意問。

達四點頭說好，遂和她一同步入裏面。侍者招待入座，給他們脫去了大衣。問喝什麼？達四道：「兩盃咖啡，一盆西點。」侍者答應，遂匆匆的下去。

咖啡室內的燈光，是用一種淡藍色的日光燈，所以整個室中都是清陰陰的。在這一種柔美的

光芒籠映下，瞧到璞姑的粉臉，自然分外地美麗一些。不過她的眼皮兒似乎有些虛浮，和剛才跳舞的時候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達四心中這才感到有些奇怪，遂把身子俯了過去。低低的道：「盛小姐！本來我也不敢過問，因為你眼皮兒紅紅的，好像哭過了的樣子，所以我忍不住問一聲。他把你帶到什麼地方去過了？因為吃一餐晚飯當然不要這許多時候，莫非你受了他的委曲了嗎？」

璞姑在他這兩句話中覺得至少是包含了一些神秘的成分，這就在粉頰上飛過了一陣紅，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說道：「不！你不要誤會，我和溫先生在康樂酒家吃好飯原很早的。後來在路上遇到一個朋友，她告訴我，我一個結義姊妹病得非常厲害，如今卡隆醫院醫治，所以我去望了她的病，就晚了。本來我不預備再上舞廳來，就是因為我曾經約過你，叫你晚上再來這兒玩，並且我還要請你喝咖啡，所以我不肯在一個初次認識的朋友面前就失信用的。」

達四聽了這些話，方才明白她眼皮紅腫的原因，當然是爲了她義姊妹重哭過的緣故。因此心中的疑竇，也就渙然冰釋。微笑道：「盛小姐！你真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姑娘，那麼你把我承認是你朋友了嗎？」

「我們既然認識了，坐在一塊喝咖啡，這還不是朋友嗎？根本用不到承認兩個字的呀！」璞姑覺得他話中有骨子，遂很坦白的回答。

這時侍者把咖啡和西點奉上，達四拿了銅鉗子挾着方糖放到她的咖啡盃子內去，然後再給她倒了半罐子牛奶，點頭笑道：「你這話也不錯，不過有許多舞女，她們祇承認是客人，不肯承認是朋友，以爲一個女孩兒家有許多朋友，這是一件很難爲情的事情。因為她們把『朋友』兩字，

大概當作「情人」解釋的了。」

璞姑把銅匙掏着咖啡內的方糖，笑了一笑。說道：「這是因為她們沒有智識的緣故，所以才
有這麼的見解，喜歡把自己身分降低到妓女一個階段裏去。我以為朋友是個很普通的名詞，山東
人有句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從可知一個人的朋友愈多愈好，因為朋友愈多，力量也愈
大。無論一件什麼事情，都需要朋友的幫助。假使說客人吧！我以為這兩字簡直有些刺耳，最低
的限度，認為自己是個賣青春的姑娘。唉！雖然事實上原是這樣，不過我絕對不愛說跳我舞的男
子都是 的客人，應該說都是我的朋友。不過你們把朋友兩字，是要看得純潔一些兒才好。」

達四聽了她這一番話，心頭不禁爲之肅然起敬。遂伸過手去，把她緊緊地握住了一回。說
道：「盛小姐！你真是一個思想不平凡的姑娘，決非和一個普通的舞女可同日而語的。我心裏真
有說不出的敬佩你，若把你也認爲舞女中佼佼者，這實在是太冤枉的了。」璞姑忍不住笑道：
「不過這也是你過分的褒獎，未免使我感到慚愧。」

「不！你根本用不到慚愧兩字的。」達四說着，把手又縮了回來。他喝了一口咖啡，又拿銅
叉子在西點上一指，是叫璞姑吃西點的意思。接着又道：「但是我又很爲你擔憂，因爲你固然有
蓮花那麼純潔而清高的意志，可是你四周的環境確實是太惡劣一些了。況且伴舞也決不是一個女
子根本的解決，假使你需要我幫助的話，我可以盡個朋友互助的義務，至少把你環境可以改變得
好一些過來。」

璞姑聽他很誠懇的說，心頭倒是忤然的一動。暗想，兄弟倆的思想，優劣的程度，相差竟這
麼的遠呢！不過他爲什麼要幫助我呢？換句話說，那當然因爲是愛上我的緣故。一時望着他俊美

的臉龐兒，芳、也蕩漾起來。不過她的耳邊彷彿有人這麼的說：「受恩於人，理應報答。那麼你受了他的幫助，你將拿什麼報答他？你難道忘記了爲我家而流亡的金大哥了嗎？那你似乎太沒有心肝了。」璞姑有了這一個感覺之下，她全身熱辣辣地祇覺得無限的羞慚、通紅了兩頰，不禁垂了粉臉，默然了一回子。

達四以爲她害羞的緣故，遂用了真摯的口吻。接着又道：「盛小姐！爲什麼不回答我？因爲你家中既沒有什麼負擔，而且你的年紀又這麼的輕，實在還可以繼續求學呀！倘然你有這個意思，我可以負完全的責任。」

「張先生！你這一分兒美意，確實使我太感激你了。不過在我的心頭，也有許多的困難。所以這一個問題，我們且過了今年再談。反正這學期要讀書，時間上也是來不及的了。」璞姑方才抬起紅暈的粉臉，秋波逗了他一警感激的目光，低低的回答。

達四聽她雖沒有答應，但也沒有完全的拒絕。因爲在時間上說，確實也來不及。暗想，在她的心中，當然還有一層我們是初交的意思。於是點頭說道：「也好，我們到了明年再談這個問題吧！」

兩人吃畢咖啡，時已十一點半。璞姑開了皮包付賬，達四待欲攔住，已經來不及。這就笑道：「如何好意思真的叫你請客？」

「在舞廳裏我是舞女，出了舞廳之後，我們便是朋友。既然是朋友，我當然也有請你的資格。況且我早已說過，我要請你喝咖啡，所以你別客氣。」璞姑烏圓眸珠一轉，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低低的說。達四有些心醉，遂點頭連連稱是，忍不住也微微的笑起來。

在咖啡室的門口，達四的意思，要送她回家。璞姑不肯，婉言謝絕了。達四不便強送，遂給她討好街車，匆匆的分手回家。

璞姑到了家裏，徐媽給她開門進內，服侍她脫了大衣和皮鞋。因為平日她回來終要一點鐘左右，這就低低的問道：「二小姐！今天好像早一些了。」

「是的，今天我早走一步。」璞姑一面披上睡衣，一面回答。

「二小姐！百合紅棗湯已滾熱了，我盛給你吃好嗎？」徐媽走到洋油爐子旁邊去含笑向她低聲的問。

「不！我在外面已吃過點心，留着明天早晨吃吧！」璞姑把身子已歪到床欄上去，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

「二小姐！你有些不舒服嗎？為什麼今夜回來的神情好像很不快樂的樣子。」徐媽悄悄地挨近到床邊，皺了眉毛兒，有些猜疑的神氣。忽然她又驚訝地道：「二小姐！……你……爲什麼事情哭過了嗎？」

「徐媽！我告訴你，金寶姊沒有投河死呀。她被阿三拐賣到罌子裏，可憐她受不了苦楚，病得十分的厲害，現在我把她已送到醫院裏去了。」璞姑告訴到這裏，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淚水忍不住又滾了下來。

「真的嗎？二小姐！你怎麼知道的？」徐媽聽了這話，臉上也顯出驚喜的神情，忙急急的問她。

璞姑遂詳細的告訴了她，徐媽嘆了一聲。贊嘆道：「二小姐不記前怨，反而這麼好心的對待

她，我覺得你真仁愛極了。所以我相信，二小姐將來一定有好日子過的。」

主僕兩人談了一回，也就各自的睡去了。

次日璞姑起床，吃過早點，遂匆匆的到醫院裏先去瞧瞧金寶的病。她一脚跨進病房，祇見阿金姐比自己還早的坐在床邊了。她見了璞姑，紅着臉兒，含笑迎上來。叫道：「盛小姐！對於湯小姐的住院一切醫藥費用，我都負責完全的責任。但願老天爺，保佑她好起來，那真叫我們歡喜十分的了。」

璞姑明白那是乾爹一個電話的效力，遂冷笑了一聲，連正眼也不去望她一望。自管走到床邊，把手按了她一下額角，覺得熱度並未稍減。心頭有些焦急，遂低低的喚了一聲姊姊！金寶睜眼望了璞姑一眼，她把頭兒微微的一點，叫聲好妹妹！淚水已從眼角旁直淌到頰上來了。璞姑被她一哭，也覺悲酸萬分，眼皮兒一紅。安慰她說道：「姊姊！你快不要傷心呀！你的病會好起來的。」

金寶搖了搖頭，她那骨瘦如柴的手兒，顫抖地撫摸着璞姑的纖手。垂淚道：「妹妹！我的病怕不中用的了。昨天晚上，我瞧見許多的人，三爺，哥哥，你的爸，你的媽，他們都向我笑，我覺得自己是朝不保夕的了。不過我很奇怪，我的哥哥難道也已經死了嗎？」

璞姑聽她這麼的說，覺得她的神智是完全清醒過來了。不過她的病也已經到不可救的地步了。一時痛到心頭，遂伏下身子去，失聲哭泣起來。叫道：「姊姊！想不到我們的命竟有這樣的悲苦啊！唉！你死之後，叫我到那裏再去找一個知音……」

「妹妹！你還認我是你的知音嗎？我的心是太疼痛一些了。……」金寶聽璞姑這麼的說，她

抱着璞姑也大哭起來。

兩人泣了一回，金寶先收束了淚痕。反而安慰地道：「妹妹！你別爲我而太傷心，我想一個人終要死的，我今日能夠碰到了妹妹而死，我覺得雖死猶快。所以我並不傷心我的死，你也別傷心，我們在這生離死別的一霎那，我們更應該多談幾句話。妹妹！你能告訴我對於你的近况嗎？」

璞姑拭着淚水，正欲告訴她的時候。不料金寶哇的一聲，把口一張，吐出一大堆碧綠綠的胆汁來，經此一吐，神情頓時慘變。璞姑又急又怕，遂向旁邊阿金姐恨恨的道：「姊姊若不幸而死的話，我祇向你算賬。」

阿金姐聽了這話，急得滿頭大汗，遂飛步奔出房外去報告醫生了。這裏金寶似乎還很清楚，她拉了璞姑的手。斷斷續續的道：「妹妹！……爲了我……的名譽……你就饒……她……這是我的命……在她不過是促成我命運的一個幫兇罷了。」

璞姑明白她是不願在死後再拋頭露臉的意思，一時望着她慘白的臉兒，除了沉痛地哭泣之外，却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阿金姐把值班的醫生請來，他一按金寶的脈息，也吃了一驚。遂忙給她注射了兩枚強心針，向璞姑說道：「你們把她送院得太遲了……因爲她的心臟也已經壞了……」說時，嘆息了兩聲，便走出房外去。

阿金姐聽了這話，比任何人心中更害怕焦急一些，遂拉了璞姑，走到外面，向她跪倒在地。哀求道：「盛小姐！你千萬饒了我，其實她的病也是自己生起來的，我並沒有十分的虐待她呀！」

璞姑因爲金寶曾經這樣的叮囑她過，所以在她心中也不願多事。不，表面上還冷笑道：「你也不難，祇是我姊姊的後事，你得好好兒的料理。一切衣裳棺槨，都非上好的不可。」

阿金姐方才站起身子，連連的點頭答應，她先匆匆的回家去籌備款子了。這裏璞姑又走到病房裏來，她見金寶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連聲的吁氣。璞姑知道她的生命已像將殘似的燭火，慢慢地熄滅下去了。她坐在床邊，也祇是暗暗地淌淚。

因了這兩枚的強心針，使金寶的生命延長到晚上十二時半，方才咽了最後的一口氣。璞姑這天原沒有上舞廳去伴舞，而且她早就打電話叫徐媽也來陪伴。待金寶合上了眼皮，璞姑叫阿金姐把她遺體車送安全殯儀館。這天晚上，她們三個人都在殯儀館內伴了一夜的屍體。

第二天，把金寶好好兒的入殮。璞姑見衣裳棺槨都在七分以上，因此也就罷了。並且叫阿金姐負責，把金寶將來下葬萬國公墓。阿金姐自認晦氣，祇好連聲答應。這天璞姑和徐媽回家，時候也已四點三刻了。

爲了金寶的事情，使璞姑有三天不到舞場裏去。這天下五時敲過，璞姑化粧完畢，遂匆匆的出了家門。不料這時里外有個郵差騎了一輛自由車進來，他見了璞姑，遂拉了幾下車鈴，是叫她避開一些的意思。璞姑抬頭望去，自由車已很快的駛進裏面去了。璞姑覺得這個郵差的個子兒很高大，心中有些面熟的感覺。這就回身趕了兩步上去叫道：「喂！六號裏有信嗎？」璞姑這句話就是要回過頭來瞧仔細的意思。那郵差聽了。遂真的回過頭來向她望了一眼。兩人在四目相接的時候，這就啊啞了一聲都叫起來了。

第十四章 曾作金屋嬌空餘淚痕

原來這個騎腳踏車的郵差，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夜思念的金志毅。芳心裏這一歡喜，不禁啊啲了一聲，立刻奔了上去，拉住他的衣袖。叫道：「金大哥！你找得我好苦吓！」

志毅似乎也感到意外的驚喜，不過他有些羞慚的神色。笑道：「妹妹！日子過得真快，計算着去年冬天分別到現在，也有一年光景了吧！我很慚愧。今日見面，還是這麼的沒有什麼多大的出息。」

「噯！大哥！你爲什麼要說這樣客氣的話？」璞姑噙了一聲，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這表情是包含了孩子撒嬌的成分。接着又道：「大哥！你什麼時候下班？此刻能不能就到我家中去坐一坐？我的家就在這兒六號內的客堂樓，因爲我要跟你談的話實在太多了。」

志毅見她這麼的說，可見她心中並沒有忘記自己這個人。他心中又感激又歡喜，不禁把她纖手兒緊緊地握了一陣。說道：「六點鐘就可以下班的，此刻怕不能到你家中去坐了。況且穿了這一身衣服到你家中去也難爲情，我的意思，晚上來你家談談好嗎？」

璞姑忙道：「這樣衣服難道就會坍了我的台不成？大哥這話叫人聽了難受。不過既然六點鐘可以下班，也祇不過三刻鐘的距離了。所以不能誤了公事，這倒是正經。我想這樣吧！我此刻到金都飯店去等着你，你一下班後就快些兒到來，我們一面吃飯，一面談話，不是很好嗎？……」

「也好，準定這樣吧！那麼我此刻走了。」志毅點了點頭，他跨上自由車，便騎出弄口去了。璞姑心頭是說不出的歡喜和高興，她抱着自己的胸懷，望着志毅消失了的身影，也不知爲什

麼終故？她的眼可旁會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

在金都飯店的一個單間的食間內，坐着一個女子，手托了香腮，呆呆的想着心事。桌子上泡了兩壺龍井，兩雙盃筷，不過人兒是祇有一個，那當然就是盛璞姑的了。璞姑，愣住了一回後，瞧了瞧手錶，已經六點半了。她心中有些焦急，難道失約了嗎？就在這個當兒，聽侍者在門外說道：「盛小姐在二十四號房間內。」

璞姑聽了，慌忙站起。早見門帘掀處，走進一個身穿西服的男子，外披花呢的大衣。哧，那還不是金大哥嗎？這就笑盈盈的迎上去，把他大衣親自脫去了。笑道：「好大的架子！把我真等急了。」

志毅從她傾人的表情上瞧來，知道她這句話至少是包含了開玩笑的成分。遂笑了一笑，祇說了一句勞駕。侍者從璞姑手中接過了大衣，去掛在衣鈎上，這裏璞姑和志毅在桌子旁坐了下來。侍者道：「冷盆和酒就送上來吧！」

璞姑點頭，遂拿茶壺先在志毅盃中斟滿了。志毅笑道：「妹妹原來連茶先已點好了。」

「我五點三刻到這裏，坐着沒有事，所以把菜都點了，因為這不用憂，你當然是必定到的。可是我等到此刻，心中真急了，還以為你失了我的約。」璞姑握了白瓷的茶盃，湊在殷紅的嘴唇皮子上微微的呷着。於後面這兩句話，似乎還有些哀怨的意思。

志毅笑道：「可是你也太性急，我六點鐘下班，終不好意思穿了郵差的制服就上這兒來。回家換了衣服，洗了一個臉，到這裏還祇六點半多一些，其實還快的哩！」

「大概還刮了鬍鬚，那你又不是相親來。……」璞姑噗哧的一笑，但既說出了口，她粉頰上

飛過了一陣紅，倒又難爲情起來了。

志毅見她嬌羞萬狀的意態，覺得真是嫵媚到了極點。這就凝望着她的粉臉，也憨然的微笑。璞姑却又逗了他一個嬌嗔，問道：「幹嗎？我臉上雕了花不成？」

「是的，玫瑰花。」志毅怪俏皮的回答。

「屁！」璞姑啐了他一口後，又赧赧然的笑了。接着問道：「大哥！你到上海後的經過，告訴我一些兒聽聽，我瞧你的氣色倒好了許多，大概身心很快樂吧！」

志毅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說道：「我到上海後的經過，覺得沒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可以報告你。因爲初到上海，曾以擦皮鞋爲生，終算春天裏給我考進了郵局作郵差。妹妹！你聽了不要笑話。」

「大哥！你這是那兒話？」璞姑鼓着小腮子，有些生氣的樣子。接着把秋波脉脉含情的凝望着他英俊的臉龐，用了柔和的口吻。說道：「我覺得大哥有這一種奮鬥的精神，我心中感到十分的敬佩。不過……」說到這裏，又顯出嬌嗔的神情。說道：「你爲什麼連一封信也不給我？我心中有些恨……」璞姑又覺難爲情，把這個你字就沒有說下去。

志毅見她說這幾句話中的臉部表情就變換了好多種，而每一種的表情都有一副傾人的風韻。他忍不住笑道：「這當然是我的錯，不過你似乎也早已在夏天裏到上海來的呀！所以我也不寫信給你了。」

「什麼？你如何知道的？我確實還是春天裏來上海，因爲你沒有信息給我，我到上海原是來找你的呀！」璞姑聽他這麼說，心中雖然有些明白他一定曾經在什麼地方瞧見過我。不過她還顯

出十分奇怪的神情，向他急急的追問。

志毅被她這麼的一問，也覺自己是失言了。遂祇好從實告訴道：「那天我在大西洋西菜社門口經過，見停下一輛汽車，車中跳下一男一女，女的好像是你，所以我不敢上前來招呼，恐怕認錯了人。」

璞姑細細想起來，確實有過這一回事，因為一個客人曾經請自己到大西洋吃過飯。想不到志毅早已發覺過自己的人，在他所以這麼的聲明一句恐怕認錯人的話，當然是一個推託之辭。璞姑心頭有些怨恨的意思，她沒有說話，眼角旁却已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了。志毅對於她忽然淌淚了，心頭實在有些不明白，正欲動問。侍者已把酒菜奉上，璞姑慌忙也別過臉兒去了。

志毅侍侍者退出之後，他握了酒壺，在璞姑盃中篩滿了。低低的叫道：「妹妹！喝酒吧！爲什麼好好兒的又傷心了？」

璞姑被他一問，因爲房中已沒有了第三個人，她的眼淚因此愈加撲簌簌的滾了下來。說道：「我到上海來，是爲了找你的人。想不到你既然瞧見了我的人，還忍心不招呼我，我覺得是太難受一些了。……」說到這裏，幾乎欲雪雪索索的哭泣起來。

志毅聽她這麼的說，雖然是感動到了極點，不過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一句什麼話兒才好。良久，方悄悄兒的說道：「不過在我當然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妹妹！你應該原諒我才好，怎麼你以爲我遺忘了你嗎？」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遂細細的想了一回，覺得在他「苦衷」這兩個字中當然也包刮了許多說不出的種種原因，在他當初的心中也許是比我此刻更難過的。所以收束了淚眼，抬頭脈脈地斜瞟

了他一下。說道：「大哥！我確實是錯怪了你，不過你說沒有知道我在上海做些什麼事情吧！現在我要詳詳細細的告訴你。……」說到這裏，遂把春天裏隻身來上海的經過，向他訴說了一遍。並且說道：「你想，上海地方，一個沒有高深學問的弱女子，除了犧牲色相之外，還有什麼第二條出路呢！不過大哥應該相信我，我決不會像妓女一樣的出賣我的貞和肉的。……」

志毅見她說到這裏，淚水已淌了下來。遂把手帕遞過去，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妹妹不用和我聲辯，我相信妹妹決不是那一種人。你別傷心，今天我們無意中相逢了，我們應該歡喜才是。來！來！我們喝酒吧！」

璞姑這才拭去了淚水，握了酒盞，向他舉了一舉。兩人在「叮」的一聲碰過盃兒之後，璞姑倒忍不住又嫣然的笑起來。志毅覺得泣了良久後的這一個媚笑，自然是分外的好看了。遂情不自禁的說道：「妹妹！你好像也白胖得多了。」

璞姑並不作答，却逗給他一個噴恨的白眼。兩人喝了一回，璞姑又把金寶發瘋被拐死在醫院內的話，向他告訴。志毅聽了，頗為感觸，也不禁嘆息了一回。

在經過這一陣談話之後，彼此又默然的了。璞姑心中的意思，今日大家在上海相逢了，那麼我們也可以月圓了。不過雖有這個心，而羞答答的却說不出口。因為志毅也祇管的沉默着，使她心中未免有些兒怨恨。遂探聽他的口氣問道：「大哥！你瞧我這人糊塗嗎？你如今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住在五馬路西安坊一號的閣樓上，不能算家，祇能說是床舖。」志毅在拚盆內挾了一塊燒肉吃，微笑着回答。

「你一個人住着嗎？……」璞姑疑眸含顰的問。

「當然一個人，難道還有兩個人的不成？」志毅感到她問得神祕，遂含笑着說。

「我以爲這一年來，你娶了大嫂……」璞姑紅暈了粉臉，吃吃的笑。

「這個年頭兒，還談得到大嫂？……」志毅微紅了兩頰，也微微的笑了。

「那麼你預備什麼時候纔談得到？今年你不是也二十六歲了嗎？」璞姑聽他這麼的說，遂把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向他繼續的問。

「……唔……」志毅沉吟了一回，却沒有作答。忽然笑道：「妹妹！你今年幾歲了？我倒忘記了。」

「我十九歲，你爲什麼把我的年歲都忘了？可見你把我的人兒也忘記了。」璞姑見他不作答，却問自己的年歲，心中當然也明白他爲了怕羞的緣故，所以故意這麼的逗了他兩句說。撇了撇小嘴，有些不樂意的神氣。

「我倒沒有忘記你的人兒，我想我們的年紀竟差了七年。」志毅搖了搖頭，他回答的話兒也包含了一些深刻的作用。

「你以爲相差得遠嗎？」璞姑秋波瞅住了他，怔怔的問。

「那麼你的感覺怎麼樣？」志毅還是俏皮的回答。

「哦……」璞姑搖了搖頭，忽然漲紅了臉，她鼓足了勇氣。說道：「大哥！我遇到了你之後，我想從今不再伴舞了。」

這句話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志毅真感到了說不出的驚喜。因爲是興奮到了度，所以倒是怔

怪地愣住了。一回子。可是瞧到璞姑的眼裏，心頭倒又誤會了他的意思。淪淪淚問道：「大哥！我太忘不了是不是？」

「不！妹妹！你別這麼的說，我太不好意思了。」志毅慌忙湊過身子去，把手去捫住她的嘴。但既捫到了，他立刻又縮了回來，低低的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答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我已凋零了。」璞姑的淚水祇管淌了下來。她的話聲是包含了一些顫抖的成分。

「不！不！妹妹！我並不是這個緣故，因爲這是我心中歡喜過分的緣故。我很明白你的心是一向對着我的，雖然你的身子是被張三爺佔了去，可是我知道這是強迫的。在這強迫勢力之下，我覺得妹妹依然是清白的。……不過……」志毅解釋到這裏，他頓了一頓，却沒有立刻的再說下去。

「不過怎麼樣？你快說下去呀！」璞姑方才破涕嬌然的笑了，她覺得志毅瞭解她心中的苦衷，她在萬分悲哀之餘，又感到無上的安慰。

「我說的是我太貧窮，因爲我怕養不活妹妹。爲了愛你，而使你將來受苦，這是我心中一個最担心的問題。」志毅方才明白的告訴了她。

「是的，我知道了。你以爲我在這一年中已養成吃慣用慣穿慣的習性了嗎？」璞姑點了點頭，用了沉寂的態度，向他說出了這兩句話。接着她又微微的笑了，說道：「大哥！你也應該給我回想起過去在故鄉喝粥湯時的生活呀！我是絕對不會忘記過去的生活，你難道都給我忘記了嗎？」

志毅聽她這麼的說，一時把她真敬愛到了心頭。遂情不自禁說道：「妹妹！我覺得你太不公平了。想不到你會癡心地留戀着我一個貧窮的青年，因為我知道在這一年中那些坐汽車的人們要娶你的恐怕也不在少數吧！爲什麼你不愛做太太？却愛……」

「大哥！你別給我說下去，我感到心頭有些作痛。因為我覺得你似乎不應該這樣問我的。……」璞姑因爲他還不明白自己對他的一片癡心，所以她忍不住傷心地又哭泣起來。

志毅這就急了，站起身子，走到她的身旁，把手帕捫住她的嘴，不讓他哭出聲音來。說道：「妹妹！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這些話無非表示太感激你的意思。並不會帶有些別的作用，你快不要傷心，我給你賠個不是吧！」

璞姑見他打躬作揖的神情，這才逗給他一個白眼，不再哭了。哀怨地說道：「大哥！我老實的告訴你，要娶我的人確實太多了。他們坐汽車住洋房，而且年青的也不少。但是愛情這件東西，決非金錢能夠買得到的，這些話我早已跟他們說過。我覺得大哥不但是我的愛人，而且還是我的恩人，所以我現在非嫁你不可。縱然貧窮得餓死了，我也甘心情願的。假使你不肯愛我的話，那我也祇有一死，以了我的殘生。……」

志毅見她說到這裏，已是站起身子來了。一時再也忍耐不住，猛可的把她身子抱住了。叫道：「妹妹！你太好了，我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知己於萬一的。妹妹！妹妹！你叫我怎麼的報答你呢？」

璞姑心裏是歡喜極了，她微微地推開他的身子，仰起了紅暈的嬌靨。她掛着淚水笑了，忽然抵起了脚尖，捧着志毅的臉兒，嘖嘖的吻了兩下。笑道：「好哥哥！你現在可是我親愛的丈夫

了，那你還用得到什麼報答兩個字嗎？」

志毅對於她這一個冷不防的舉動，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覺得她到底還帶有幾分孩子頑皮的成分。遂望着她得意地笑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侍者把熱菜送進來。兩人微紅了臉兒，遂從新在桌旁坐下。璞姑見侍者放下熱菜之後，向志毅微微的一笑，身子又退了回去。這就向志毅也望了一眼，經此一望，她嘆了

一聲，却笑倒了腰肢直不起來。

「妹妹！爲什麼這樣好笑？」

「你照着鏡子瞧瞧。……」

璞姑打開皮包，取了一面小圓鏡，交到他的手裏。志毅對鏡一照，自己也笑了。原來臉頰上有兩個小小的嘴印，回眸瞧瞧璞姑却別轉了身子，兩肩微微的聳動，從可知她是笑得這分兒有勁的了。遂拿帕兒擦揩了。笑道：「怪不得侍者對我一笑，我以爲他笑的什麼哩？」

璞姑聽了，益發笑出聲音來了。兩人笑了一回，方才又喝酒吃菜了。喝完酒後，璞姑叫侍者盛飯，那隻湯也般上。璞姑悄悄的道：「大哥！我從今天起，就不再上舞廳。那麼你也該計劃一下，別叫我一個人着急呀！難道你就不負一些兒責任嗎？」

「我如何敢不負責任？」志毅笑着道：「不但要負責任，而且更要努力奮鬥才好哩！妹妹！我的意思，我們今夜就去拍一張小照，算我們的結婚照。至於新房……我想另外再找一個地方好不好？……」

「我贊成你這個意思，反正我們又沒有什麼親戚朋友，至於結婚也無非是個形式，所以也不

必再舉行。待我們新婚那夜，點一對花燭也就是了。」璞姑掀着酒渦兒，笑盈盈的回答。

兩人商量既定，在飯後當然是拍小照去的。拍好小照後，而且還去瞧了一場電影。

璞姑和志毅終於月圓了，新房是在克德路的新安邨四號客堂樓。

從此以後，璞姑在家裏是個主婦的職務了。

光陰過得很快，又是雨雪紛飛的寒冬季節。

這是一個冬至夜，璞姑親自燒了幾樣可口的小菜，等待志毅回家一同吃飯。徐媽悄悄的走上來，說道：「奶奶！有信來。」

璞姑忙接過一瞧，見是哥哥阿狗的筆跡，原來璞姑和志毅結婚，早已寫信去告訴過他了。璞姑拆開一瞧，見寫着短短幾行字道：

璞姑妹妹！我報告你一個消息，就是你哥哥也討嫂嫂了。她的名字叫王杏英，也在廠內做女工的，因為她是個孤苦無依的女子，所以她很同情我的可憐，我們現在結婚已一星期了，將來我們見面的時候再給你喝喜酒吧！給我代為望望金大哥，祝你們快樂！

你的哥哥阿狗手上 十二月二十日

璞姑瞧畢這封信，心裏快樂得什麼似的。忍不住笑叫道：「啊！我哥哥居然也討了嫂子了。」就在這時，志毅匆匆的回家了。他見璞姑驚喜的神情，遂忙問道：「妹妹！什麼事情？這樣的高興。」

「你瞧吧！我哥哥也結婚了。」璞姑忙把信箋交給他手裏去，笑盈盈的說。

「妹妹！可見你哥哥近年來是並不傻了，所以也有姑娘同情他而嫁給他。這真是叫人感到

一件歡喜的事。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志毅瞧了這封信後，他也含了欣慰的微笑，環住了璞姑的肩胛，低低的說。

璞姑假在他的懷內，柔順地給他溫存了一回。徐媽把小菜端上，志毅遂拉了她的手兒，一同在桌旁坐下。他拿了筷子，先挾了一筷子炒肉絲吃。笑道：「妹妹！今晚的菜特別道地，都是你親手製的嗎？」

「噯！你嘗了滋味，鹹淡怎麼樣？哥哥！今天是冬至夜，我給你喝盃酒。」璞姑握了酒壺，一面給他篩酒，一面笑盈盈的告訴他。

志毅哦了一聲，笑道：「是了，今天是冬至夜。妹妹！你也喝一盃吧！」璞姑點了點頭，遂在自己盃中也倒了酒。夫婦兩人大家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談話，各人的臉上含了得意的笑容。雖然窗外的風聲是那麼的緊，但室中是暖和平的，兩人心頭的感覺，也是像春天裏一樣。忽然璞姑一陣噁心，似乎要嘔吐的樣子。志毅倒吃了一驚，忙問妹妹怎麼了？璞姑搖搖頭，紅暈了兩頰，說沒有什麼。徐媽倒上一盃開水，又擰了手巾給她抿嘴。在旁邊向志毅含笑告訴道：「少爺！你不知道嗎？奶奶是有了喜哩！」

這消息聽到志毅的耳裏，他不禁樂得笑出聲音來。忙問道：「妹妹！這可是真的嗎？你爲什麼早些不告訴我呀？」

璞姑拿手巾抿了一下嘴兒，兩頰上浮現了一層桃花的色彩。笑道：「我也不能肯定，也許是，也許不是。……」說完了這兩句話，不免又顯出赧赧然的樣子。

「奶奶！你也有趣，難道還怕難爲情不成？當然是有喜的了。」徐媽在旁邊偏這麼的追一句

說，同時笑了起來。

志毅也笑得嘴兒拉開了，望着璞姑的嬌靨。說道：「妹妹！以後你可要千萬小心一些，粗重的事情別做啦！想什麼吃？祇管對我說，明天我可以給你去帶了來。」璞姑聽了，又喜又羞。說道：「我祇想吃酸甜的東西，你明天給我買幾隻糖梅子來好了。」志毅連連的點頭，一面又向她再三的叮囑保重身子。璞姑想到自己得了這麼一個多情的夫婿，她樂得頰上的笑渦兒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光景，璞姑坐在房中正幹着活針。那是一件絨線背心，因為怕志毅身上不夠熱，所以璞姑這幾天是給他趕製着。正在靜悄悄的當兒，忽然徐媽氣急收壞的奔上來。叫道：「奶奶！不好了，克倫醫院來了電話，說我家少爺被汽車撞倒，受傷了。如今在醫院裏醫治，叫奶奶快些兒去呀！」

「徐媽！你……說的什麼話呀！」這消息不啻是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璞姑芳心一陣劇痛，祇覺兩眼昏花，身子已向後跌倒地下去。

徐媽連忙把她抱住了，一面伸手揉摸着她的胸部。一面叫道：「奶奶！奶奶！你別這麼呀！快醒醒吧！」

璞姑在經過她一陣子揉搓後，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天哪！這……是那兒說起的事？唉！叫我怎麼的好？」

徐媽忙道：「奶奶！這可不是哭的時候，也許是些兒輕微的傷，你快到克倫醫院去瞧瞧少爺是正經。」一面說，一面拿了大衣，急急的把她披上了。璞姑也來不及說什麼，她三腳兩步的走

出大門，坐車到克倫醫院去了。

璞姑到了醫院一問，知道是在三等病房裏。於是匆匆進內，祇見第十三號那個病床上躺着一個青年，頭上包裹着白布，手臂上也包紮着白布，這還不是志毅嗎？璞姑還沒有走到床邊，她先哭出聲音來。志毅似乎也發現，她到來，心頭尙感到十分的安慰，浮現了一絲微笑。叫道：「妹妹！你不要哭，我的傷勢是很輕微的。」

璞姑到了床邊，摸着他的手兒，眼淚像雨點一般落了下來。說道：「哥哥！你怎麼會被汽車撞倒的？醫生說要緊嗎？……唉！天吓！爲什麼要給我們遭到這樣的不幸呢？」

「大概不要緊的，你別傷心，這是我太大意，而且也是開車的太不小心。……妹妹！這個世界是永遠黑暗的，大概車內坐的是特殊勢力的人吧！所以巡捕沒有辦法跟他們交涉，竟眼瞧着他們逍遙法外而去……其實在這一環境，根本談不到「法」之一字了。……」志毅把她的手拉到自已臉部上去親着，一面安慰她，一面憤激地告訴。

璞姑憤怒地道：「那麼我們就這樣自認晦氣嗎？……唉！這世界太黑暗了，哥哥！但願天爺保佑，這傷是不要緊的吧！我想這裏太不舒服了，我叫他們把你換到頭等病房去好嗎？」

「不用吧！頭等病房費用太大了。……」志毅雖然感激她的多情，但搖了搖頭，因爲他是肉疼着錢。

「大不了多少的，哥哥！你別肉疼着錢，妹妹一切都會設法的。祇要哥哥好得快，我手上還有一枚鑽戒，也可以變錢的呢！錢是身外之物，那算得了什麼。奇。……璞姑一面安慰他，一面站起身子，向看護低低的說明主意。」

看護道：「你要住到頭等病房當然可以，不過……這兒規矩，請你先到賬房間去付五百元錢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馬上回家去拿取，不過請你們也立刻給他掉換吧！」璞姑雖然有些生氣，不過也祇好連聲的說是。這兒看護拿軟床把志毅揀到頭等病房。璞姑向他說道：「哥哥！你靜靜的睡一回，我回家去拿錢吧！」志毅點頭答應，璞姑遂匆匆的走出了病房，向醫院大門口走了。

在醫院大門口停下一輛自備汽車，車中跳下一個身穿海木龍大衣的西服少年。他似乎也正欲走進醫院裏去，突然見了璞姑滿臉是淚的奔出來。這就啊喲了一聲，搶步迎了上去，拉住璞姑的手兒。急急的問道：「盛小姐！你太捉弄我了，那夜和你一同吃了咖啡到現在，這將近半年來的日子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啊！可憐我爲你在上海每個舞廳裏都跑遍了，却找不到你的人兒。想不到今天有這麼的湊巧，被我遇到了。」

璞姑淚眼模糊的向他凝望了一下，方才認出他是張達四。一時也回答不出什麼話兒來才好？眼淚益發滾滾地落了下來。達四奇怪道：「盛小姐！爲什麼這樣的傷心？是誰病了嗎？」

璞姑這才收束了淚痕，向他正經的告訴道：「張先生！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我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因爲我是個已經有夫之婦了。」

「哦！」達四應了一聲，這才有個恍然大悟。遂忙問道：「那麼是你的丈夫病了嗎？他病幾天了？」

璞姑的淚又像雨點似的落下，說道：「他不是生病，祇有調羹或汽車撞傷的，因爲他是郵局內做事的。張先生！我不能和你多談話，我們再見！」她說完了這兩句話，身子又向人行道

上走了。

達四見她這樣急促的樣子，遂把她拉住了。說道：「盛小姐！你別忙，你此刻到什麼地方去呀？」

「我到家裏拿錢去，因為醫院裏要先付五百元錢的。」璞姑被他拉住了手，遂祇好又回過身子來，向他告訴着。

「那麼你別回家去拿了。我和院長去說一聲，一切費用憑我就是。因為你丈夫既然受了傷，你如何還能夠離開他嗎？」達四聽了，遂很真摯的情意，向她誠懇的說。

璞姑聽他這麼的說，也覺得不錯，遂點了點頭。說道：「張先生！承蒙你這麼的熱心關懷，我非常感激，那麼改天我送給你好了。」她說着話，兩人已向裏面走。璞姑又道：「張先生到醫院是作什麼來的呀？」

「這幾天我時常咳嗽，我怕患了肺病，所以叫院長給我照照愛克司光，因為我和這兒院長是很知己的朋友。盛小姐！你們幾號病房？回頭我來瞧瞧你們。……」達四告訴了她之後，因為已步進了走廊，遂又向她這麼問了一句。

「在頭等五號病房裏，那麼再見。」璞姑說着，和他一點頭，遂急匆匆的走到頭等五號病房內去。祇見床前圍了許多的醫生，都在用英語交談着。璞姑見這情勢十分嚴重，知道他的傷勢一定十分危險了。心頭這一疼痛，猶若刀割。遂分開眾人，走到床邊伏下身子，叫了一聲哥哥！淚水又紛紛地滾落了兩頰。

志毅見了璞姑，雖然淚水也掉了下來，但他臉上還含了微笑。把手抬到她的頰上，去抹她的

淚水。說道：「妹妹！你來了嗎？」

許多醫生搖了搖頭，他們都悄悄地退了回去。璞姑心中明白志毅的生命是完了，她捧着志毅的手兒，已是哭出聲音來了。但志毅並不肯引她的傷心，他依然含了微笑。說道：「妹妹！你爲什麼哭呀？我這個傷是不要緊的，明天就好了，你別難受呀！」

璞姑聽他還這麼的安慰自己，因此也祇好忍熬了無限的悲痛，收束了淚痕。把粉臉假在他的頰上，默默地溫存。志毅似乎很喜悅的樣子，他把手摸着璞姑的粉臉。低低的道：「妹妹！你是有身孕的人，你別傷心，我還沒有給你買糖梅子呢！但我明天一定去買來給你吃好嗎？……」

「好的……哥哥！……」璞姑的心是寸寸的碎了，她祇覺得空洞洞的疼痛得厲害。在她喉間是完全的哽住了，淚水像蛇行似的盤居了她整個的面龐。

志毅的手似乎摸着她的淚水，遂又微笑着道：「妹妹！你又淌淚了，別淌淚，明天我的傷就好了。我覺得上海是太暗無天日了，太萬惡了。我想我傷全愈後，我和妹妹就一同離開這惡濁的上海吧！我們到青山綠水的鄉村裏去過優游的生活。那邊有自由的天地，那邊有新鮮的空氣。我們在山上造一間木屋，屋前種一塊園地，植些蔬菜，再種些美麗的花卉。屋後造一個木棚子，裏面養些牛豬羊雞等的家畜，我和妹妹大家在這大自然的境地工作着。到了明年，我們又可以抱了孩子遊玩了，我逗他笑，我說這孩子像他的娘。……妹妹！你想，這是叫人多麼的快樂啊！……你也歡喜嗎？……」

「是的，哥哥！我們太歡喜了。……啊呀！哥哥！哥哥！你！……」璞姑聽他絮絮地說了這麼一大套的話，說到後面，聲音又有些斷續而且低沉。她含了悲痛的熱淚，祇好低聲的答他。

不料她臉部的感覺，已經是涼的了。她叫了一聲「啊呀！」突然的離開了他的身子，連叫了兩聲「哥哥」。祇見志毅的眼皮已經合上了，他臉上還是含了微微的笑容，和他過去一樣剛毅果決的笑容。正在這時，張達四匆匆的進來。他見璞姑搖撼着志毅的身子，似乎有些神智失常的情景。這就連聲的問道：「盛小姐！怎麼啦？怎麼……」

他的話聲未完，祇見璞姑身子已經仰天跌倒去了。

達四奔上去，望着床上已咽氣的志毅，把璞姑抱住了，含淚叫着盛小姐！

是寒冬的季節，沒有陽光，窗外的風吹刮得很緊。

天空老是這麼暗沉沉的，此刻是越發的黑暗下來了。

金屋淚痕到此作一個小小的結束，欲知璞姑以後之結局，且待他日在續集中再行奉告諸君吧！

作者於脫稿後的一個黃昏裏